



# 卡斯蒂利亚的花园

〔西班牙〕 阿索林著

徐曾惠 樊瑞华译



四季译丛

## 卡斯蒂利亚的花园

---

**作者：**〔西班牙〕阿索林

**译者：**徐曾惠 樊瑞华

**责任编辑：**潘 静

**责任校对：**华 沙

**装帧设计、作者画像：**张守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75千

**印张：**9

**插页：**2

**版次：**1988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153-9/I·152

**定价：**2.45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作者画像

## 前 言

阿索林于一八七三年出生在西班牙阿利坎特的莫诺瓦市。他原名何塞·马丁内斯·鲁易斯。他的父亲是木尔西亚省耶克拉市的一个律师，家道中衰，而母亲则是一位腰缠万贯的财主的继承人。他的童年是在面对严父的畏惧、慈母的泪花以及老师芬芳的烟草气味中度过的。易动肝火的父亲的严厉态度与无休止的家庭争吵在阿索林的幼小心灵里播下了性格内向的种子。他虽然是个孩童，却失去了玩耍的兴趣，自己整天关闭在阁楼中偷偷地翻阅旧书刊。不久，他被送进耶克拉市一所教会寄宿学校。他对教授的课程兴趣索然，学习成绩一般。唯独对博物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偏爱昆虫学。这就是阿索林喜欢歌颂大自然的原因之一。在他后来的文学作品《病人》及其他随笔中多次出现对昆虫的描述。为此伊斯马埃尔·德·潘教授曾发表题为《博物学家阿索林》的文章，惊叹他在这一学科领域的渊博学识和细微的观察力。此外，学校生活中最吸



引他的是每当在饭厅用餐时，听学友们轮流朗读塞万提斯和凡尔纳的作品片段。朗读活动把阿索林带向书中描绘的、遥远的神秘世界，引起他无限的遐想。

一八八八年他进入巴伦西亚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但他的兴趣爱好却在文学方面。他曾先后在马德里、萨拉曼卡、格拉纳达、巴利亚多利德大学读过书。在巴伦西亚期间，他大部分时间用来观看具有西班牙南方特色的菜园，逛外文书店、旧书摊，寻觅法国作家波德莱尔、意大利诗人莱奥帕尔迪等人的作品，听瓦格纳的音乐演奏会，看戏剧表演。这个时期他对戏剧兴趣浓厚，曾为《巴伦西亚商报》撰写剧评。后来，在一九三〇年曾尝试写戏剧，但未获成功。阿索林为西班牙著名作家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创办的《民众报》撰稿给他带来了作家的荣誉称号，使他得以在一八九六年到马德里，进入《国家报》担任记者职务。虽然他在故乡莫诺瓦时已开始尝试创作，发表文章，但他的写作生涯还是从巴伦西亚开始的。他在《国家报》上发表的抨击教士、统治阶层以及旧婚姻制度的言词激烈的文章甚至引起共和派分子的不安，不久阿索林便被社长辞退。一九〇五年阿索林进入全国最有影响的报纸《公正报》社工作。在这家报纸上发表了他的名作《堂吉诃德之路》(一九〇六)以及《悲惨的安达卢西亚》(一九〇五)的部分连续性的采访报导。这两部长篇报导

和一些随笔是阿索林在报社负责人何塞·奥尔特加鼓励下，沿着堂吉诃德冒险走过的路线进行实地考察和去安达卢西亚采访之后写就的。安达卢西亚是西班牙一个贫困落后的地区。他采访了“祖国的支柱”——农民们，也接触了把百姓的处境与耶稣受难相提并论的皮匠哲学家华基尼托大叔。从他描写乡村医生的报导中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阿索林具有敢于写真实、砭时政的社会正义感，但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对解决西班牙社会问题所持的绝望、悲观态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由于如实地报导了安达卢西亚地区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而被《公正报》不公正地解雇了。阿索林与同时代人一样，作为阔家子弟、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走上了继承父业——做律师的道路。但他的志趣却在于文学，渴望在这方面获得无上荣光。然而，摘取文坛桂冠却绝非是一件易事，尤其对于这个来自内地省城的二十三岁的青年更是如此。尽管阿索林怀揣九本自己出版的小册子和三部译著来到马德里，却接二连三丢掉谋生的饭碗。他感到还需长期的艰苦学习和自我奋斗才能达到目的。最后，阿索林在西班牙最保守的《阿贝塞》报社找到了工作，并同时为《白与黑》报撰稿。从此时起，阿索林的政治态度开始变得日益保守。

从一八九三年发表《在西班牙的评论》到一八九四年出版《滚地炮》，他一直轮流使用“查第格”（伏

尔泰笔下的文学人物)和“阿布尔曼”的笔名。直到一九〇四年才开始正式采用他的小说三部曲中的主人公阿索林这个名字作为笔名。由于他采用了这个笔名，“阿索林”从此成为西班牙莱邦托地区很普遍的姓氏了。阿索林是“九八年一代”作家中思想激进的“三人集团”成员之一。他在政治上象“九八年一代”其他重要成员乌纳穆诺、巴罗哈、马埃斯杜一样，思想混乱，摇摆不定。一度受克鲁泡特金的影响，成为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终于成为一个保守分子，数次被保守派推选为国会议员，担任过公共教育部高级官员。他的立场也从最初的反教权的激进分子转变为怀疑主义者，继而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坚定的教会利益维护者。一九二四年当选为西班牙皇家语言科学院院士。西班牙内战期间逃亡巴黎避难。一九三九年回国后，继续为报刊撰稿。由于他在文学事业上的卓越贡献，曾多次获得地区和国家的文学奖，获得过阿尔丰索十世勋章、天主教女王伊萨贝尔勋章以及国际文学奖。一九六七年在马德里逝世，享年九十四岁。

阿索林写过文学评论、随笔、小说、戏剧。作为小说家、戏剧家均无突出的建树，但是作为一位杰出的散文、随笔作家和文体学家，在西班牙语国家却有深远的影响。他的文学评论集《古典的和现代的》(一九一三)、《古典作品眉批》(一九一五)等不是建立在深入细致、准确无误的文献资料基础上

的论著，而是作家本人的主观印象和体会的记录。他对所评述的作品只是给予主观的描述，或者谈及原书作者及其背景材料，或者从潜历史角度作一番随意式的描述，文字优美动人。因此，他的这类作品的文学价值高于学术价值。

他的小说有三部曲《意愿》(一九〇二)、《安东尼奥·阿索林》(一九〇三)和《一个小哲学家的自白》(一九〇四)。这几部作品是以他在耶克拉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为背景，以在巴伦西亚、马德里居住时期所经历的事情和所熟悉的人物为素材写成的。他的小说突破了传统的形式，不注重故事情节，而着力于人物外型体态的细致描写，实际上是由一组组对话和主人公阿索林的冥想串联起来的、各种画面构成的印象派的散文。小说宣扬虚无主义，情调低沉，但是在文学上却刻意求精，字句铿锵，富有音响效果。小说每章均可各自独立成篇，犹如一系列文笔优美的新闻记录报导的剪辑和一张张静止的美术画片。阿索林的小说由于其独特的风格对“九八年一代”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起了统一思想的作用。

阿索林在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写过不少散文、随笔，作品大都着力于探讨西班牙文化中永恒的卡斯蒂利亚精神，号召保护西班牙古老的传统。他把西班牙比喻为古城里的教堂，说：“你们不要推倒古老的教堂！让它耸立在原地吧！”，“在旧建筑物

里尚有许多可以利用的东西”，“保护旧的本身就是革新”。他与巴罗哈一样谋求“西班牙是古老的，但祖国要新型的”这一目标。他著名的随笔散文集有《卡斯蒂利亚的灵魂》(一九〇〇)和《堂吉诃德之路》(一九〇六)。前者以十七、十八世纪卡斯蒂利亚人(特别是马德里地区)的习俗、服饰、爱情、娱乐和当地修士们的苦行生活为主题；后者表现阿索林重游堂吉诃德走过的路线试图探索和发现所谓“西班牙的灵魂”和“深奥的西班牙精神”。此外，还有《市镇——关于内地省城的生活》(一九〇五)，作者将关于一九〇五年安达卢西亚之行的报道收进了这本集子。这部作品对内地首府、市镇和各式人物单调的生活细部以及瞬间的印象作了描述，塑造了象罗里达、孔绮塔、胡安娜、贝比塔、堂娜伊萨贝尔、胡安尼塔、卡门西塔、堂娜玛丽娅、罗莎柳这样一些西班牙普通妇女形象。她们具有纯朴、刚毅、平静、默默无闻长期忍耐的美德。其中较好的篇目有：《节日》、《公正的法官》、《塞万提斯的未婚妻》、《萨里奥》、《看斗牛》等等。《西班牙》(又名《人与景》)，是作者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九年左右在《白与黑》报上发表的随笔短文汇编。这部作品通过对人物外形的描述，揭示了西班牙人所固有的本质特征。其中以《修伞人》、《一个小农的生活》、《皮糖郎》、《小胡安》、《托斯卡诺》写得最好。另外，他从阅读文学名著引起的随想写成的《德利卡多》、



《胡安娜和胡安尼塔》等也深受西班牙著名学者、作家梅嫩德斯·佩拉约、克拉林等人的称赞。《可怜的男人》中小人物对宗教裁判所的谈“虎”色变的恐惧表现，大人物“阿拉索拉”的健忘症读后令人忍俊不禁。《制帽姑娘》、《女仆》、《安娜》、《在莱昂的片刻》都写得朴实感人。在《面包房伙计》中对妇女们围着伙计嬉笑、斗嘴的场面写得风趣、逼真。《西班牙文学随笔》是阿索林一八九三至一九一二年阅读经典作品的读后感。他一贯主张，对一部作品不能只读一遍，应反复阅读，这样才能深化所领会的东西，写出具有新意的读后感。阿索林的散文随笔中的顶峰之作是《卡斯蒂利亚》。卡斯蒂利亚，是西班牙国土上埋藏着众多“宝物”的地区，被人视为西班牙的灵魂，也是“九八年一代”作家们共同讴歌的对象。阿索林的这部集子由十四个短篇汇集而成，各篇之间缺乏内在的必然联系，如书中关于卡斯蒂利亚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和铁路发展史的两篇文章与其他十二篇显得极不协调，纯系新闻报导性的文章，很少抒情意味。这部作品通过对堂吉诃德的侍者桑乔·潘沙所喜爱的村落、客栈、旅馆和斗牛的场面的描写，回顾历史。如在《小城与阳台》中作者回顾了卡斯蒂利亚地区一座小城经历的十六世纪初、十八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三个时代。岁月的流逝，沧海桑田，小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这座小城里却有一位“与现代格格不入的”骑士，怀着无



法消除的痛苦感，依然故我地生活。文章给读者留下历史前进、社会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思考。阿索林在重读古典作品的过程中，萌发了给名著写续集的念头，于是在《杯子的香味》和《命中注定》里，续写了塞万提斯的《大名鼎鼎的洗盘子姑娘》的最后结局和《小癞子》中侍从的坎坷遭遇。《夜晚的笛声》显示了阿索林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的表现手法，令人在同一单调、重复的笛声中领悟到世道发生了巨大变化。《关闭着的房子》讲一位离家出走十五年后双目失明的老人重返故居的辛酸、感人的故事。其他较好的篇目还有《大教堂》、《云》、《大海》等。

纵览阿索林的全部作品，可以看出他具有借鉴古人为我所用的卓越才能。他善于理解经典作品的内在涵义，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写出新篇，自成一家，使之成为传世佳作。他文思敏捷、笔力遒劲也得益于他博览群书、“心藏万卷”的功底。他在创作中善于捕捉转瞬即逝的细微事物，并以细致的笔触赋予其生命，注入作者的理想、情感。他的散文随笔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感化、引导读者去寻觅卡斯蒂利亚的灵魂。他的作品摒弃了十九世纪流行的富丽堂皇、冗长繁琐的文体，形成了风格朴实、用词精粹、音韵和谐、语言优美的特点，独具一格，成为西班牙现代抒情散文的典范，对西班牙语国家二十世纪的散文革新起了推动作用。

本书译者从阿索林的浩如烟海的散文、随笔中

精选出的这五十一篇，都是在西班牙语国家和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的优秀篇目。译者遵循鲁迅先生所倡导的“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方当然力求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的要求，在深刻体会原著内容、精神和艺术特点的基础上，精心翻译而成。这确实是一部值得一读的散文集。

罗 嘉

## 目 录

|                 |     |
|-----------------|-----|
| 前 言 .....       | 1   |
| 节 日 .....       | 1   |
| 萨里奥 .....       | 7   |
| 友人萨里奥之死 .....   | 14  |
| 塞万提斯的未婚妻 .....  | 20  |
| 看斗牛 .....       | 33  |
| 公正的法官 .....     | 39  |
| 挽 歌 .....       | 51  |
| 熬夜人 .....       | 56  |
| 小 城 .....       | 63  |
| 乌贝鲁阿加 .....     | 70  |
| 一个绅士 .....      | 76  |
| 蒙田的理想 .....     | 84  |
| 晚 会 .....       | 89  |
| 鱼和表 .....       | 95  |
| 萨迪瓦尔人物剪影 .....  | 101 |
| 乌贝鲁阿加人物剪影 ..... | 109 |

悲惨的安达卢西亚 .....116

(以上选自《市镇》)

坏农夫 .....147

制帽姑娘 .....150

一位学者 .....154

德利卡多 .....157

安娜 .....160

在莱昂的片刻 .....164

女仆 .....168

一个可怜的男人 .....171

阿拉索拉 .....174

一个马德里人 .....178

面包房伙计 .....183

修伞人 .....186

一位小农的生活 .....189

皮糖郎 .....193

小胡安 .....196

胡安娜与胡安尼塔 .....200

托斯卡诺，或逆来顺受 .....204

(以上选自《西班牙》)

|                |     |
|----------------|-----|
| 卡斯蒂利亚的花园 ..... | 208 |
| 绿衣骑士 .....     | 212 |
| 家 庭 .....      | 218 |
| 春天，阴郁 .....    | 223 |

(以上选自《西班牙文学随笔》)

|                |     |
|----------------|-----|
| 铁 路 .....      | 227 |
| 客栈、旅店、旅馆 ..... | 235 |
| 斗 牛 .....      | 242 |
| 小城与阳台 .....    | 249 |
| 大教堂 .....      | 256 |
| 大 海 .....      | 264 |
| 云 .....        | 269 |
| 命中注定 .....     | 275 |
| 杯子的香味 .....    | 281 |
| 你这野东西 .....    | 287 |
| 夜晚的笛声 .....    | 294 |
| 一点红光 .....     | 299 |
| 关闭着的房子 .....   | 304 |

(以上选自《卡斯蒂利亚》)

## · 节 日

诗人老年回乡记

堂华金由一位仆人陪伴；在大门口站立了一会儿。

“您好呀？堂华金。”堂娜胡安娜说。“我们知道您这星期已经到了；可我们没有料到您今天下午就到这儿啊！”

“您们呢？您们二位呢？……您们近况如何？哎！说真的，我们已多年不见了。就是这会儿，我们也不能见面……我是说，是我看不见您们。”

堂娜胡安娜搬过来一把椅子。

“堂华金，您这里坐吧。”

堂安东尼奥拉起堂华金的手，把他领到椅子前。堂华金小心地缓缓地坐了下去。房子的门大开着，黑白瓷砖铺地的门厅整洁干净；街上行人川流不息、声音嘈杂。

“堂华金，您在您自己的房子里歇着吗？”堂娜胡安娜问道。

“在我姐姐家里。”堂华金说。“我的房子大



概已乱得象牲口棚了。所有家具一定都爬满了蟑螂，结满了蛛网，盖满了尘土。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开门了，自我离家后就一直关着。维希尼娅在信里告诉我，她每年打扫两三次，但是我不相信。再说我也不想进那房子去，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要想认认伴我度过青年时代的那些家具，我就得去碰一碰，摸一摸，这碰碰摸摸就难免心里难受……”

“这么说，”堂安东尼奥说道，“您今年想起了故乡，想回来看看节日的。”

“对，”堂华金答道，“对。我想好了今年来。我对自己说：‘也许不会再有机会了，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既然这样，咱们就得利用这次机会。’我来了，来看看故乡，也就是说，来感受一下故乡，来拜访一下好朋友，象你们……”

传来一声响亮、欢快、悠长的钟声；爆竹在空中炸响；天空渐渐变成淡蓝色。

堂娜胡安娜突然站起身来：

“堂华金，您不认识洛拉、克拉拉了吧？在马德里您认作教女的孔绮塔，您也不认识了吧？”

堂娜胡安娜走到楼梯口喊道：

“克拉拉！洛拉！孔绮塔！……你们快下来！堂华金来了！”

“她们一定在阳台上。”堂安东尼奥说。说完他探身到街上，抬着头喊道：“你们下来，堂华金来了。”

楼上响起小巧玲珑的高跟鞋急促的咯登声。不一会儿，楼梯上裙子摆动的沙沙声、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嘻嘻哈哈的欢笑声响成一片。三位姑娘象变魔术一般蓦地出现在门口。她们表情严肃，笔挺直立；她们蓝色的、灰色的、黑色的大眼睛注视着堂华金。

“你们不认识堂华金吧？”堂安东尼奥问她们。

三位姑娘谁也没有吭声。

“克拉拉，你还很小的时候，他常带你去花园玩，你不记得了？”

“当然，”堂华金微笑着说，“她当然记不得了。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洛拉，你肯定记不得了。”堂安东尼奥对洛拉说。“他走的时候，你才两岁呀。”

“我可记得她。”堂华金说。“记得洛拉的眼睛是蓝色的。她的眼睛是蓝色的吗？”

洛拉的脸微微红了。

“她的眼睛的确是蓝色的，堂华金。”堂娜胡安娜应道。

“孔绮塔呢？”堂华金问道。“她在这里吗？”

“她在这里，就在您面前。”堂安东尼奥回答说。

“孔绮塔，”堂华金对她说，“十五年前，就是我抱着你在洗礼盆里受洗的。”

“是的，堂华金。”孔绮塔回答说。“我已知道

“您是我的教父。”

“她多次向我问起过您。”堂娜胡安娜说。

“我看不见你，孔绮塔。”堂华金说。“你是什么样的？孔绮塔长得什么样？”

“她又高又细。”堂娜胡安娜说道。

“她的头发什么样？”

“头发是金色的，长得很长。”

孔绮塔的脸颊红得象鲜艳的玫瑰。

“眼睛呢？眼睛是什么颜色的？”

“眼睛是灰绿色的，有时近灰色，有时近绿色。”

“那么嘴巴呢？”

“嘴巴小小的，嘴唇红红的。”

“孔绮塔！”堂华金大声说道。“你是位漂亮的姑娘。我非常高兴在你八天时抱过你……洛拉，克拉拉，你们也很漂亮，但是我谁也看不见……”

一位女仆端着盛满鲜花的大托盘走了进来。

“花儿来了。”克拉拉说道。

“送鲜花来了？”堂华金问道。

“这些花，圣母节一过我们都得扔掉的。”克拉拉回答。

“是什么花？”堂华金又问道。

“是玫瑰、丁香和茉莉。”洛拉答道。

“您摸一摸，堂华金，您摸摸。”孔绮塔一边把托盘端到他面前一边这样说。

“孔绮塔，”堂华金说着伸出他白皙、细巧的双

手，小心翼翼地抚摸着玫瑰花、丁香花和茉莉花。  
“孔绮塔，你给了一位热爱过鲜花但现在看不见鲜花的老诗人所渴望得到的安慰。”

远处的钟声欢快、宏亮、悠长；爆竹声嘭嘭不断；还传来悦耳的乐曲；明亮的天空已变得昏暗；昏星已开始闪烁。

堂安东尼奥倏地站起身喊道：

“拉斐尔！拉斐尔！”

拉斐尔走过来，进了门厅。拉斐尔是个农夫，堂安东尼奥的翁勃里亚庄园的监工。

“拉斐尔，你是今晚庆圣游行后回翁勃里亚，还是明天上午回去？”堂安东尼奥问道。

“今天晚上我们想看焰火，我们明天走。”拉斐尔回答。

“我说，”堂安东尼奥提醒道。“这星期你们得把埃拉达的全部活儿干完……把各个角落的栅栏埋严实。另外，把剩下的杏子都收完。”

“这位拉斐尔就是您们以前的监工拉斐尔大叔的儿子吧？”堂华金问道。

“对，就是他的儿子。”堂安东尼奥答道。

“拉斐尔，”堂华金对他说。“你不记得我了吧？你记不起堂华金了，对吗？”

“对，先生，对。”拉斐尔搔搔头皮，不知所措地回答。

“我去翁勃里亚时，你还是个傻小子……告诉

我：房子前面的那几棵大榆树还在吗？长得好看吗？长得绿油油的是吗？”

“对，还在。”堂安东尼奥回答。

“树上有很多蝉吗？有些蝉知了知了的没完没了地叫，是不是呀？”

“叫得可欢了！”拉斐尔大声说道。“整天就是叫。孩子们扔石子不让它们叫，但我对孩子们说，让它们叫吧，冬天快到了，它们快要死了……”

堂华金心中暗想：“我们这些诗人犹如那些鸣蝉。生活的灾难与不幸允许我们，我们就唱，不停地唱；当冬天也就是暮年到了，我们便无声无息地无依无靠地死去。”

爆竹的响声在空中回荡；庆圣游行队伍过来了。几个侏儒跳着舞过去了；竖笛：嘀，嘀，嘀；小鼓：咚，咚隆，咚……

## 萨里奥

这位杰出人物的朋友们和他的崇拜者看完这几行文字定会感到沮丧。萨里奥病了，萨里奥消失了……我在近中午时到达那个宁静、明朗的小镇。阳光照耀着宽阔的广场；房子屋檐的蓝色而凉爽的阴影落到广场的一角，遮住了房子的大门。教堂有两个石砌的扁平的尖塔，古老的尖塔，金色的尖塔，矗立在广场深处，耸入洁净明亮的天空。广场中央，水槽的四根水管流出水柱落入精工砌筑的池内，发出潺潺响声。我不由得停立片刻，欣赏着蓝色的阴影、紧闭的窗子、静谧的背景、悠悠的水声、燕子的飞舞、耸入天空的尖塔、古老时钟悠长而有节奏的响声。然后我在这位名人的门上敲了几下：当、当、当。大门半开着，但不敲就进去是莽撞的。门厅里没有人。我看到一张桌子上有只烛台，蜡烛已燃过一半；一只空杯子，也许是什么药物；还有一沓地方报纸，捆扎的带子原封未动。整个屋内一片寂静。家具上积满了灰尘。一把或两把椅子，坐垫已经磨穿。在空气中飘浮着一种东西，在每个细节



上都可看到；它象是一种彻底的废弃，一种严重的瘫痪，一种无可挽回的绝望。“奇怪。”我想。我挨着桌子坐了一会儿了，我已有点心酸，面对这使人预感到大难临头的不可名状的凄凉我已十分痛苦。“奇怪。”我又想。我站起身，我看见了通向果园的宽阔的后门，通过这后门我还望见浅绿色的柑桔树和深绿色的石榴树。但没有人出现，屋子里一点响声也听不到。我拍了几下巴掌，象乡下人那样大声喊道：

“有人吗？”

没有人出来。我已熟悉这类奇怪的房子，它们象是被遗弃了，里面住一个乡村厌世者。这种房子里，家具陈旧破损；房间的门窗紧闭，到处是蓬尘垢土；厨房里从不生火做炊；小果园里杂草丛生；房子里再没有别的人，偶尔听到一道房门的嘎吱声，看到唯一的居住者经过时那阴暗、沉默的侧影。

我熟悉这类房子，但萨里奥的房子不是这样的。一种痛苦的预感侵入我的心扉。我又狠狠地拍了几下巴掌。这样，过了一会儿，我才看到从通向果园的后门出来一个仆人。你们没注意到这类奇怪房子里仆人们的特殊神态吗？他们象是在等待什么，同时又象害怕什么似的，一脸忧虑、冷漠、神秘的表情。也许有人会说，他们在各个角落寻找隐藏的珍宝，他们想到了遗嘱，想到了遗产，因未发现任何东西而暗暗发狠。

我问这个仆人：

“堂洛伦索呢？”

他回答我说：

“他正睡着。”

那时正是上午十二点。那几个普通的字眼使我极为惊讶。

“怎么，他病了？”我又问。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

“他清晨三点起床，”他说，“然后再躺下睡觉。”

我惊呆了。萨里奥三点起床，然后又躺下睡觉？这是从未有过的事，这是荒唐的。当我从惊愕中清醒过来时，我想起了我杰出的朋友的三个漂亮的女儿：卡门、洛拉和贝比塔。卡门个子矮小，她的头发是栗色的，她的眼睛是蓝色的。

“卡门小姐呢？”我问。

“她出嫁了。”仆人回答我说。

我感到有点失望。我问起洛拉。洛拉个儿高大，她的头发是金色的，她的牙齿窄小雪白。

“那么，洛拉小姐呢？”

“她也结婚了。”

我又感到一阵轻微的沮丧。我想知道贝比塔怎么样了。贝比塔是三个女儿中最漂亮的。贝比塔是我偏爱的朋友。贝比塔带着呆滞、忧伤的表情，在钢琴上弹奏那《诗人的祈祷》。贝比塔拥有使女人具有不可抵御的、征服一切的魅力的一样美丽的东西：

美丽的双手和悦耳的嗓子。关于嗓子，一位希腊哲学家(芝诺)说“是美丽之花”。关于双手，我现在想不起任何哲学家的任何名言，但是无需求助古老哲学或现代哲学便可感到被长长的、白皙的、柔软的、尖尖的、和谐地点缀着弯弯红色指甲的十个手指所征服。

“那么贝比塔小姐呢？”我又问道，心里忐忑不安，满怀疑惧。

“她死了。”仆人答道。

我听到这几个字，强烈的情感难以形容。飘荡在这所被遗弃的房子里的全部奥秘已在我面前完全揭开。我们深深地爱过的人怎么能消失得如此急速？在我们爱情中，在偏爱的世界里难道没有任何固定的、不可动摇的东西吗？我伤心得目瞪口呆，无意识地看着那燃剩一半的蜡烛，那只空杯子和那包原封未动的报纸。突然听到楼上几声沉闷的脚步，听到一个叫唤仆人的喑哑的、低沉的声音。这是萨里奥的声音。过了几分钟，这位杰出人物出现在楼梯平台上。是他吗？不是他？萨里奥拖着双脚走路。以前，他的脸总是刮得干干净净，现在他留着一脸乱蓬蓬的长胡子。以前他总挂着一条漂亮的银表链，现在他不挂了。以前他总是穿着一件熨得笔挺、耀眼的衬衣，胸前挺挺的，十分潇洒，现在穿一件松垮的衣衫。我曾经说过，不穿洁白坚挺衬衣的男人是不可能精神与才气的。这一观点发表时，我的几位

可敬的女友大为恼火。一个女人不能相信一个男人不穿这必不可少的服装竟会没有才华与精力。然而，有几个女人终于相信了，但为时已晚了些……

萨里奥，他一贯衣着讲究，现在竟然没穿衬衣。有一个细节更能表明他已到了令人伤心的完全衰老了的地步，你们知道吗？我看到他深感伤心，在已经感到的忧伤上又添了一层伤感。萨里奥扶着楼梯栏杆，慢慢地走下楼梯的台阶。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在村镇里，有些平庸的、平常的、无足轻重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和蔼可亲，他们的简朴话语曾使你们十分喜欢，他们离开人世会使你们感到象是一个英雄或一个伟大艺术家逝世那样沉痛。我们在童年或少年时代认识的堂佩德罗、堂安东尼奥、堂路易斯、堂拉斐尔、堂阿尔贝托、堂莱安德罗，他们在哪里呢？也许你们不在村镇时、在你们忘记他们可亲可爱的面貌时，他们全都死了。也许他们中的某一位，如这位萨里奥，在他的家庭破败之后，在他的朋友们离世之后，在构成他那个时代气氛的一切事物消失之后，他仍然活着。所以，你们看到了这些可悲的、令人伤心的、孤独无伴的人物，他们在村镇的宅院内，要在生与死之间摇摆挣扎二年、三年、六年。已经失去了控制和平衡。也许这种惨状是由某种轻微的身体不适引起的。后来，精神灾难、不快和不幸一起袭来，压垮了精神。渐渐地我们发觉，象在恶梦中那样慢慢滑向深渊，我们想爬

上来但怎么也爬不上来。这样，今天我们不注意穿着整齐，明天我们忽视了房子的清洁；今天一日三餐失去规律，明天忘却了我们的休息娱乐，如打猎、音乐……房子内杂乱无章，个人生活懒于调理，整个气氛日渐阴郁凄凉，而我们已心灰意懒、一蹶不振，任凭致命的急流把我们冲向彻底的毁灭。也许，亲戚朋友们会作出最大努力，远出寻找名医，试试各种治疗方法……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时间一年年过去，青春活力已经丧失，终将吞食我们的气氛已经形成，想逃离这种气氛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

现在你们是否理解了萨里奥的悲剧了呢？他走下楼梯，从我身边过去，但却不认识我。我站到他面前：

“萨里奥！萨里奥！”我大声喊他。

他这才全神贯注了一会儿，他的疲惫无力、暗淡无光的眼睛看着我。后来，他张开嘴巴象是要说些什么但又不知怎么说。最后，他用低沉的、冷冰冰的声音惊叫道：

“啊，对！阿索林！……”

一阵绝对的沉默又可怕地落到门厅。我们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们能说些什么呢？我们没有必要说什么。在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时刻，比如我们遇见了一位多年不见的故交，你以为要说许许多多事，要表达一大堆复杂的情感，可是你往往一句最普通的

话也想不起来……

面对这位伟人，我沉默无言，暗自伤心，呆呆地站着。当我离开这所房子时，我又看到静谧的广场上凉爽的蓝色阴影、扁平的尖塔、窗子紧闭的阳台；我又听到了水槽的潺潺水声、空中飞燕的叫声以及无视人间痛苦、不停歇地、有节奏地打点的古钟的钟声……



## 友人萨里奥之死

十九日下午六点十五分。  
经过漫长而痛苦的挣扎，  
萨里奥于今天下午逝世。

当我拆开并读完这封简短的电报时，心里异常的不平静，这是我一生中受到的最巨大最沉重的冲击之一。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如何开头，也不知道写些什么。我闭上眼睛，看到寂静冷清的宽阔广场旁的一座陈旧的房舍；广场中央有股日夜潺潺不断的泉水；一侧，教堂的两座扁平塔楼耸入蓝天。燕子迅速地翻飞，发出婉转的叫声。那个古老的时钟有间隔地敲响几声悠长、宏亮的颤音。

一切都过去了；亲人们从我们身边消失了；一道爱与悲的痕迹留在了我们的精神上。这个小镇里，这座房子里，原住着萨里奥。他体壮身高，上唇蓄髭须，下唇下边也蓄一绺小胡子。他常穿一件窄襟背心，头三个扣子总是开着；他的最典型的标志：一根粗实的银表链，连着一个大别棒，别扣在背心上方的一个纽孔里。

“阿索林，咱们去散会儿步，您看好吗？”

“走，萨里奥，咱们散散步去。”

这样，我们就向园林走去。你们总该知道，这是个摩尔人小镇。街道狭窄但整洁干净，几乎每幢房子都有别致的木阳台；门厅里陈设着松木小桌；镇子外有个园子，凉风习习，浓荫蔽日，园林一直延伸到河谷深处。夏日黄昏时分，萨里奥与我漫步在菜园绿畦之间；河水在沟渠里淙淙流淌；宽展的核桃树下，茂盛的无花果树下，已是浓密的、蓝色的阴影。红色的、金黄色的、珍珠母色的白日的余辉已在东边天空开始变得苍白。一种深沉的、凝结的、神秘的宁静气氛象是大自然慈爱的灵魂似的从田野里悄悄地飘溢出来。

“阿索林，咱们回镇去，好吗？”

“好，萨里奥，咱们回镇去。”

当我们走在镇里的小街上时，当我们踏进宽阔的广场时，听到几支低声咏唱的歌曲，曲调婉转悦耳，歌声甜蜜动听，时不时地被热情奔放、银铃般的笑声所打断。萨里奥的三个女儿：贝比塔、卡门和洛拉在广场上散步，与她们的女友们在一起。她们三三两两，相互搂着腰，头微微后仰，小步缓行。天空已一片昏黑，繁星神秘地忽明忽暗，闪闪烁烁。白天静静地低声细语的泉水，此时潺潺之声已清晰响亮，夜晚将响彻整个广场。这些金黄色头发、浅黑色皮肤的漂亮姑娘一个个都有一双舒展的眼睛富

于幻想，一个个都有一双白嫩的手柔如丝绸，一个个都梳一头卷发在脑后翻波。这些美丽的姑娘唱着歌，在静谧的夜晚，在持久闪烁的星光下，以美妙的歌喉唱着悦耳的歌曲。

夏天渐渐过去了。果林里的核桃树、无花果树和杏树任凭黄叶离枝飘落，被风吹散在大道小路上。田野上亮闪闪的葡萄架挂毯已失去了光泽。有时候，单调烦人的绵绵细雨一下就是一两天，在地平线上挂起一道灰色的帷幕。那时候，阳台上的玻璃门紧闭着；广场上一小时、一下午才过去一个行人。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寂静中，在这种令人心烦的单调气氛中，几个舒缓的、悠扬的、和谐的、深情的、由钢琴弹奏出来的音符前来安抚我们的精神，带着我们的精神在梦幻地区来回漫游。这钢琴是贝比塔弹奏的；贝比塔是萨里奥的大女儿。

今年夏天我已跟你们谈过她们。我在萨里奥家里时，我知道了卡门已经结婚，洛拉也出嫁了，而贝比塔已经离开了人世。贝比塔，在秋天的日子里，当树叶纷纷飘落、天空灰蒙蒙时，她弹奏《诗人的祈祷》或《一个洋娃娃的丧礼进行曲》或《理发师》交响曲。在这白皮肤、金头发、蓝眼睛、爱沉思的姑娘与钢琴弹奏的悲凉音符和凄清秋日之间有什么深刻的神秘的相似之处呢？我再也见不到贝比塔了。一切都过去了，亲人们从我们身边消失了，一道爱与悲的痕迹留在了我们的精神上。

岁月流逝。一天，我离开了这个摩尔人的整洁静谧的小镇。那是夏末的一个宁静的下午，那是个我们常在果林散步的金色的黄昏。萨里奥陪我到设在河谷深处的僻远的车站。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核桃树、见到无花果树——那些果实累累、亲切可爱的无花果树。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杏树，见到涧底柔声细气的芦苇，见到从岩缝间一泻而下、珠光四射的溪水……火车停站时，我拥抱了萨里奥。

“别了，萨里奥！”

“别了，阿索林！”

机车愤怒地长鸣，列车启动了。我远远看到萨里奥站在月台上，在空中挥动着他那顶历史性的、传奇性的、史诗性的、十分滑稽可笑的蘑菇帽。

这顶帽子，一年后当萨里奥来马德里时，曾引起他生活中最不愉快的事件之一。我对你们仔细讲讲萨里奥在马德里逗留期间的情况吗？一天上午八点，我见他走进我的卧室，大声喊道：“哎哟，阿索林，怎么这般丢人？已经八点了！”我跟你们谈谈这是怎么回事吗？

这一切该是写一本大部头书的材料，这部书早已预告过，这位伟人的崇拜者们正焦急地等待着出版。萨里奥在马德里的遭遇不胜枚举。在马德里，他手杖的金属包头脱落了，给他安了个新的，结果手杖杆内留下了一粒小石子，石子发出的极细小的声响使萨里奥许多天焦虑不安。在马德里，一次萨

里奥去摸彩；一个月后他发现那次抽彩百分之十是虚假的，结果有一个小时他气得说不出话来。在马德里，萨里奥买了些夹心糖；当他发现糖心并非牌子所标的薄荷、柠檬、香子兰时，他证实了人们的放纵、疯狂行为……

所有这些小事，在萨里奥身上，不知道是真实的反应呢还是温和的讽刺，但却使我的这位朋友成了独特的令人惊奇的人，成了那些活在世上、离开人世但人们并不注意其存在的奇妙的艺术家之一。就这样，萨里奥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不久前，我曾谈过他生命最后几个月的情形。

今年夏天，我到过他家。房子的门大开着，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个人影；破旧不堪的家具盖满了尘土；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包报纸尚未开封。一见这情景，我产生了一种痛苦的预感。我重重地拍了几下巴掌，大声地喊叫。过了好长一会儿，我才见到萨里奥出来；他踉踉跄跄，双脚拖着行走；深陷的双眼疲惫无神；干瘦的面庞，苍白憔悴。

“萨里奥！萨里奥！”我痛苦而激动地大声喊他。

他看着我，没有认出来。他目光呆滞，一副孩子似的惊愕神情。

“啊，阿索林！”最后他声音忧郁地说。

我们相对而视，谁也没有说什么。现在我刚收到这封简短而可怕的电报。一切都过去了，亲人们

从我们身边消失了，一道爱与悲的痕迹留在了我们的精神上……

（选自《西班牙》日报，1905年1月20日）



## 塞万提斯的未婚妻

—

远处一只铃急促地响了，传来颤动的持续的丁零声。接着，近些的一只铃作出回答，声音响亮、热烈。又大又圆的电灯闪闪烁烁；有时好象要熄灭了，可过会儿又放射出苍白的光。在宽大的玻璃窗下，引擎发出轰轰的巨响。听到远处喇叭的低沉的鸣叫。运货小车嘎吱吱、哐当当地开过。一个报贩子吆喝着卖报，声调悲哀。机车又鸣响了长短相间的汽笛。在远处，在黑暗的天空上，号灯的红色光点耀眼醒目，一动不动。那些又大又圆的电灯阴冷的光又在默默地闪烁。

火车就要开了。一位穿孝的太太上了我的车厢；跟她一起的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四个孩子、六个孩子也上来了。孩子们都很小，额前披着金色或棕色的头发短而柔软，个个面孔通红。火车就要开了。一个四岁的小先生坐在我的右边，态度严肃，举止文雅。在我左边是位三岁的小小姐。在我膝盖上，坐着一位两岁的小少爷。火车就要开了；车厢里挤

满了人。我们大家聊天，我们大家说笑。突然，一声尖厉的汽笛震破夜空，车头呼呼喘气，列车开动了……照亮这个大城市的千百点金色污迹留在了后面；一股温和的空气从开着的车窗吹了进来。田野里黑黝黝、静悄悄；茫茫天际明亮的繁星神秘地闪烁着。

我是个壮实、快活、父亲般的小资产阶级；我抱着坐在我膝盖上的那个孩子，用他胖乎乎的小手拍拍我的脸。坐在我左右两边的孩子大声地向我问这问那。我给孩子们讲离奇的故事，边讲边笑；我感到高兴，感到满足。空气清新温和，群星闪闪发光。

我是个小资产阶级：住在海边一个小镇上；有一所由不同厅室和一条宽阔走廊组成的大房子；种着一片有葡萄架和白色架柱的浓荫蔽日的果林；藏有一批盖满灰尘的图书，旅行时围着两个、四个、六个金色或棕色头发的小孩子，他们嘻嘻哈哈、机灵好奇，额头披着短而柔软的头发，小手胖乎乎的，什么都要，什么都撕。生活是轻松的，甜蜜的。我象这些孩子一样尖声喊叫，我们一起大声叫嚷。突然，在笑闹声中，有一个声音唱起一首古老的儿歌，我们大家也随着大声地乱哄哄地唱了起来：

小寡妇，小寡妇，  
小寡妇想改嫁，  
嫁给伯爵卡布拉，



## 卡布拉伯爵将娶她……

火车的隆隆声为我们的儿歌伴奏。车厢在高低不平的线路上剧烈震荡，左右晃动；我们坐着一条小船旅行。我们的声音迅速地激奋高亢起来；火车站迅速地过去了。我的手反复抚摸着坐在我膝头的小先生额前柔软的头。对着这个可能成为祖国英雄的小小孩，不由得温情脉脉；一只酒瓶令人愉快地从我大衣口袋露出瓶口来。生活是轻松的；群星在茫茫黑暗中闪光……

正当我们闹得最欢的时候，火车停了。一个声音狂怒似的吼道：“耶莱斯到了，停车一分钟！”我惊呆了，陷入了深沉的痛苦之中。我得下车了。我简直不知道上哪儿去，要干什么。我为什么下车了？为什么我没有继续坐在车上？我的意图是什么？我在这僻远的车站怎么办呢？火车又开走了，在沉闷的隆隆声中通过黑暗的田野远去了。好长一会儿，我一动不动地站着出神，看着末节车厢的红灯，亮着的红灯，慢慢地、慢慢地在远处消失。这时候，象是一个尖刻的、阴险的声音在我心里说：“小资产阶级，你说过生活是轻松的？那么让我们瞧瞧这生活是不是轻松。”站台孤寂冷清，一个职员绷着脸冷酷地关灭了灯。

这时候，我心想是否步行继续去埃斯基维阿斯的旅行。但是我很快下了决心，因为有人告诉我从车

站到埃斯基维阿斯只有一个小时路程。“有没有车去那里？”我问。没有，这个时候没有车。“这么说，”我又问，“那么我可以留在耶莱斯吗？”不，我不能留在耶莱斯。我怎么会有在耶莱斯过夜的蠢念头呢？现在九点钟，人家都睡了；不，即使没睡着，也不可能找到客店……群星闪烁；在远处，在天地相接处已出现一片暗淡的蒙蒙亮光。月亮就要出来了。我请人指点去埃斯基维阿斯的道路，然后顺着所指的路慢慢地走去。我已不是一个拥有带葡萄架果林、跟两个、四个、六个金发或棕发孩子旅行的小资产阶级；现在我是个无可奈何听凭事物神秘而无情安排的小哲学家。道路狭窄且布满深深的车辙，弯弯曲曲地穿过开着平行犁沟的平坦的田野。不时出现橄榄树的黑乎乎<sup>1</sup>的树影。万籁俱寂；一轮圆月已在山岗后露出她黄色的大圆脸来。我走着，走着。远处一只杜鹃在唱：“咕咕”；近一些又一只杜鹃在唱：“咕咕”。这些可怕而刻薄的鸟儿也许在嘲笑我浅薄的哲学？我走着，走着。葡萄园接着庄稼地；走过葡萄园进入橄榄林。杜鹃吹奏着忧伤的笛子，月亮已渐渐升到宁静的天空。我走呀走呀，穿过葡萄园、庄稼地和橄榄林。

突然，在夜的寂静中，我听到了犬吠声。在我面前有一个石头台阶，上面立一根柱子，这是个古老的界标柱。再远些出现了一座大建筑物的庞大影子。我到埃斯基维阿斯了。街道上空寂荒凉；庭院的围墙构成狭窄的小巷；宽大的屋檐使大门遮上一

片黑影。远处传来小伙子们在姑娘窗前闹夜的歌声。客店在哪里呢？怎么去找这客店呢？几个熬夜的农民——此时已经十点钟了——做好事为一个哲学家导游。我举手敲门：当，当。经过简单的说明，我便进了洁白的门厅，坐在一条狭窄的松木凳上，跟客店老板谈起话来，我说话十分通俗，象当年塞万提斯可能做的那样。一个柜台上显眼地放着坛子和酒瓶；一个高架上放着一排小陶罐，光亮的罐肚上标着：“恩卡纳雄”、“孔苏埃洛”、“佩特拉”、“卡门”、“埃米利亚”、“罗莉利亚”……这客店同时也是酒店；在埃斯基维阿斯，又是跟一个酒店老板聊天，不谈酒还谈什么呢？我不是跟两个、四个、六个金发或棕发孩子一道旅行的小资产阶级了，也不是在命运面前惯于顺从的小哲学家了，现在我是个小小代理酒商了。在埃斯基维阿斯、跟一个酒店老板，不谈酒，你们还期望谈什么呢？“堂伊拉里奥有好酒，但也许他不愿卖。”客店老板对我说。长子堂安德烈斯的酒更好，但可能他要高价出售。毫无疑问，我不应亲自与他谈买卖，因为长子堂安德烈斯“会搞待价而沽”；肯定，那是当然的，他会看出我购买心切从而抬高价钱；最好是他，酒店老板，随随便便不象要谈生意的样子进去。近处，当、当、当，十一下低沉的钟声。我拿起一支蜡烛、客店老板带我去房间：房间在楼上，要经过一条堆满茜草的走廊。我把灯放到桌子上。墙壁是白色的，用石灰粉刷过；

房门宽大，上有方形和矩形的镶板；一张松木小桌放在床边。我打开窗子；月光柔和地照耀眼前屋顶和远处田野；远远近近的狗哀叫着，狂吠着；一只猫头鹰断断续续地叫着……

## 二

……几口大钟把我惊醒了；那是三口钟的声音。两口钟“当、当”声音高亢响亮，那第三口钟，畏缩、胆怯，在宏亮的伴奏声中，唱了一支悠长、柔和、忧伤的曲子。塞万提斯每天清晨在睡梦中大概象我现在一样会听到这悦耳的钟声。现在还是夜晚，晨光还没从门窗的缝隙里透进来。我又睡着了。后来，还是那几口钟，还是那宏亮的伴奏和那柔和的曲子又把我惊醒了。新的一天到了，明亮的阳光一条条一点点照到门板上象画一般。鸽子在顶楼上咕咕地叫，在天花板上面走动，发出轻轻的响声。麻雀疯狂地叽喳，远处一只乌鸦在鸣叫……田野碧绿苍翠。我打开窗子，看到远处一座白色耀眼的房子，孤立平原上；近处，左边一座古老的宅子，是典型的曼查地区的住宅，门总是紧闭着，露出三个大阳台，神秘的、勾人魂魄的窗子已经退色。

我离开房间，通过走廊，下了狭窄的楼梯，在院子里停留了片刻。这个客店是座古老的砖房，已破旧不堪。它坐落在罗莎里奥街，在它与阿维玛丽娅街构成的夹角上；这两条街完全是西班牙风格。

也许这座宅子过去住着一位可怕的绅士；现在阳台也关着、窗子也已翘棱变黑。一座高耸的鸽房突立在这房子拐角顶上，由此这客店起名叫“小尖塔”。也许这座宅子过去住着一位可怕的绅士；现在埃斯基维阿斯是座有贵族、武士传统的小镇。你们去查阅一下《风土集》，这部书尚未出版，它是按费利佩二世命令编辑的。一五七六年，即塞万提斯结婚前八年，市政会在回答国王时说：埃斯基维阿斯有二百五十个居民，其中三十七名是古老贵族的后代。这些绅士姓：比瓦雷斯、萨拉萨尔（如塞万提斯未婚妻的父亲）、阿瓦洛斯、梅希阿、奥多涅斯、巴罗索斯、帕拉修斯（如塞万提斯未婚妻的母亲）、卡里阿索斯（如《大名鼎鼎的洗盘子的姑娘》中的一个主人公）、阿冈多纳斯、格瓦拉斯、博斯梅迪阿诺斯、基哈达斯（如勇敢的堂阿隆索）。“在文学上，”市政会还说，“埃斯基维阿斯未曾有过杰出的人物，但是在军事上出现过许多百人长、旗手和勇士。”他们是——你们大概知道他们的名字——百人长佩德罗·阿尔纳尔特，“他被摩尔人所杀，死在阿尔卡拉·德佩纳拉斯”；百人长巴里恩托斯；百人长埃尔南·梅希阿；百人长胡安·萨拉萨尔；旗手迪埃戈·德索巴尔索；旗手阿隆索·梅希阿；旗手佩德罗·德曼多萨，正如你们知道的，“他在攻占哥莱塔时第一个把旗帜插上，为此卡洛斯五世皇帝奖给他二百五十个杜卡



多<sup>①</sup>。”“同时，”市政会的报告最后说，“在过去年月里，出现过许多为国王效力的战士，现在有许多士兵在弗兰德与堂胡安在一起。”

埃斯基维阿斯是冒险家和士兵的一个古老屯垦地，土地贫瘠干燥。在二千五百〇五公顷的可耕地中，没有一公顷是水浇地。居民们在这些破陋的房子里过着贫困的生活，或逃离我现在漫步的这些街道，逃离我眼前单调干燥的田野，远奔他乡去寻找自由的、飘泊的、多样的生活。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天空蔚蓝蔚蓝的；各种东西都显得昏昏沉沉、沉闷、干渴、压抑。我走进一个宽阔的广场。市政府楼就在广场的一侧，门关着，静悄悄的，它的陶立克式柱头的低矮门廊十分醒目。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点动静。偶尔有条大狗穿过广场，显出城镇里的狗特有的冷漠；它无目的地停留片刻，然后消失在远处一条坡面小巷里。一群麻雀迅速落到地上，跳跃啄食；忽然又一跃而起，快活地鼓动翅膀啁啾着在碧空中远飞而去。远处，一只公鸡的长声啼叫，象是金属切割声，振荡着，突然冲破了透明宁静的气氛。

我走遍窄街小巷和广场；我到处都去，被初春的热风熏得昏昏欲睡。家家户户已经打开大门，从门道可看见里面卵石铺砌的院子、一棵弯弯曲曲的

---

<sup>①</sup> 杜卡多，西班牙古金币名。



葡萄藤、一丛旺盛的卫茅。我从信仰街走到圣塞巴斯蒂昂街，从圣塞巴斯蒂昂街走到棕榈街，从棕榈街走到骑士街。该地区村镇的这些街道名称有一种吸引你们、使你们感兴趣的东西，而你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在短剑小街停留了一会儿。在一座古老的住宅里，除了这些静悄悄的、没有陈设的、有一道小门的、已经破败的大走廊之外，再没有更引人注目、更引人入胜的东西了？在一个古老城镇，除一条短小的街道，如短剑小街——无人居住、由院墙连接形成、也许有个大门楼（通院子的、永远关闭着的）、街尽头是田野，或许是山坡地——，除这类小街之外，再没有引人注目的东西了吗？

我观看了一会儿，又顺着狭窄的小巷走去。一五七六年，居民们说：“这里的房子式样是都有院子，有些带顶楼，墙是用土和石膏砌筑的。”粗大的栅栏十分严密；院子的古旧大门上宽大廊檐向前伸出，因年代久远，已高低不齐、破烂不堪。我一一读着用蓝色小字标明街名的小牌子。突然一个牌子使我大吃一惊。请你们注意！我刚读到：堂娜卡塔利娜街。接着转身走到街角，我看到另一块牌子上的蓝色小字：塞万提斯广场。这的确是惊人的、可怕的；毫无疑问，我已在那位小说家的房子前面了。于是我在大门前停下，想仔细看看这所非凡的、非同寻常的房子。但是一位老妇人，一位穿黑色衣服、

默默无语的乡镇老妇人，从里面出现，向我走来。我心想：“我，一个外乡人，一个陌生人，进入一个陌生的人家也许是严重的莽撞行为。”我脱下帽子，躬身施礼说道：

“对不起，我在观看这座房子。”

听我一说，那位穿黑色衣服的老太太请我进屋里去。这样——你们清楚地知道是因为某种心理现象——起初我以为进人家家里是荒唐的，现在我觉得老太太请我跨进门槛那是符合逻辑的，是极其自然的。一切，从太古时代起，都准备好了让一位默默无语的太太邀请一位同样沉默寡言的哲学家进她家去。我便坦然地走了进去。过了会儿，出来两位在我看来有文化修养的、谨慎知理的仆人，我向他们打招呼，以同样简朴的语气、以同样清晰的条理跟他们交谈。房子前面是个四面高墙的院子，院子里有个葡萄架和一口水井，院子地面用卵石铺砌。房子就耸立在院子里边，有两道门通向屋里横贯两侧的过厅。阳光熠熠，一只金丝雀在歌唱。我仔细观看两帧挂在墙上、表现圣经故事的灰暗的大幅油画。然后，我们从右侧有雕木扶手的大楼梯到了楼上。我们进了与楼下过厅一样格局的大厅。两个宽阔阳台的门敞开着。在地板上，在太阳照射形成的亮光方块中，整齐地放着几个花盆。我似乎看到了一双柔软而勤快的女人的手。一切都干干净净，一切都按乡镇房舍的整齐格调陈设着，这整齐显示出

天真、纯洁，同时必须指出，也显示了专断。我们通过大大小小带气窗的门，这是个由大厅、房间、过道、卧室等无规则地巧妙地连接起来的迷宫。这是个矩形大厅，有一套红色家具；一位一八三〇年的先生画像嵌在镜框内，挂在沙发上方，正看着你们。这是个狭窄的小厅，连接一条过道通到一个铁栏窗，当年塞万提斯就倚靠窗边观看那荒凉、静寂、单调、灰暗的茫茫田野。这是个卧室，有扇低矮的小门和一个玻璃屏风；当年塞万提斯和他的妻子就睡在这里。我凝望着那石灰粉刷的白色墙壁，它们曾目睹这位讽刺作家度过幸福的时光……

接着我又到了楼下过厅，坐在阳光下，坐在盆花的茂叶之间。那只金丝雀在鸣叫，天空明净蔚蓝。我已经说过，从太古时代起，一切都安排好了让一位哲学家在这座住过一个伟人的未婚妻的房子的过厅里享受这由衷喜悦的时刻。但是——这或许也是从千百万年前开始就安排好了的——一桩重大事件将突然降临到我的生活之中。住在这座房子里的人，待客的礼节真是精细。在附近有人说了几句话，而我马上就看见一位美丽温柔的姑娘朝我走来。我站起身，心里有点激动。她是这个家庭的女儿。在一瞬间里，我以为——谁能控制他想象的闸门呢？——我以为这苗条文雅的姑娘就是堂埃尔纳多·拉萨尔的女儿，就是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未婚妻。你们理解我的激动心情吗？但是有件紧迫的棘

手的事使我的想象没能展开。来到我面前的极为和蔼可亲的姑娘，一手拿着一盘糕点，一手拿着一只小托盘，托盘上摆着一满杯埃斯基维阿斯金色葡萄酒。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不好处理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乡镇人家都会发生。凭我的乡镇生活经验——这你们是很了解的——轻易地摆脱了困境。我心说：“假如我拿起一块乡镇人制作的大糕点，那么在我边吃糕点边喝酒的功夫，这位俏丽姑娘，也就是塞万提斯的未婚妻，就得在我，也就是在一个无足轻重的陌生人面前站着等我吃完。”这样不是有点尴尬吗？她进门时难道我没有看出她羞怯的神色吗？我从一块家制的大糕点中尽可能少地拿了一小块，并且急忙喝完了酒。姑娘站着一动不动，面孔羞得通红，两眼低垂。后来，在跟这家温文高贵的人谈话的短暂过程中，我想到了卡塔利娜·萨拉萨尔·帕拉修斯——一五八四年，即塞万提斯结婚那年住在这房子里的女子；我想到了罗西塔·桑托斯·阿瓜多——一九〇四年住在这房子里的女子，这个世纪中最可亲可爱的形象之一。我的想象把这两位合而为一了。告别的时候到了，我站在门口，在蓝天下，在花丛中，我最后看了一眼那美丽的姑娘，看了一眼塞万提斯的未婚妻。

我已想好下午到翁比达莱斯泉去，那地方离镇子不远，小说家的心上人过去在那边有葡萄园。原先说定，我去那里散步，由教士先生——主持塞万

提斯婚礼的佩雷斯祭司的当之无愧的继任人——和长子堂安德烈斯陪我一起去。萨拉萨尔家当年的葡萄园现在已不复存在。埃拉多尔、阿尔比略和埃斯皮诺的葡萄藤被拔掉了。泉水从一凹坑流出，一股细流通过一条固定在石板上的长铁管流进两个深水坑。宽阔的山坡，被犁耕过，平缓地向两侧起伏延伸。远处，一抹蓝山封住了视野。黄昏渐渐临近。

教士先生说：“这里是埃斯基维阿斯的情人们散步的去处。”

长子以强烈的讽刺口气补充了一句：“这里，当麦子长高了的时节，我发现过许多大事。”

夜渐渐临近。西边天空显出淡淡的珠母色。那单调的、灰色的、阴暗的茫茫平原静悄悄的；镇上灰黑的屋顶显露在一个山岗后面。星星象昨夜、象所有夜晚，永恒不变地闪闪发光。而我想到那位讽刺作家在黄昏时分，在这凄凉的平原地上可能对他的情人说的那些话，简单的、通俗的、伟大的话，比他书中所有的话都更伟大。



## 看 斗 牛

献给画家苏洛亚加

当我进屋时，一只狗狂吠起来。

“别叫，卡林！”女主人伊萨贝尔说。

“下午好，堂娜伊萨贝尔。”我对堂娜伊萨贝尔说。“堂托马斯呢？他已经出去了？”

狗走到我跟前，低着头，轻轻地呜呜叫着。书房里有个声音喊道：

“是您吗，阿索林？您请进来。”

我走进书房。堂托马斯站在一把椅子上，双手伸到一只柜子顶部，那上面放着几个帽盒。堂托马斯抓住一只，拿了下来，接着把其他几只也一一拿下来了。

“我在找一顶帽子。”他对我说。

“可这些都是高筒的礼帽呀。”我一边翻看帽盒一边对他说。

“对，这些都是高筒帽，不过我在找一顶宽沿帽，它应当在这里的。”

“这些帽子都是您的吗？”我问他。



“都是我的；这些帽子是我的生活历程呀。”他说。

“我知道您曾是服饰讲究的雅士。”我又对他说。

“那时候有可能讲究。”他对我说。“可现在，没有一个缝纫师能做那时候的大礼服了。”

堂托马斯从一个帽盒里取出一顶礼帽。

“您瞧这顶帽子。”他对我说。“这顶帽子我戴着参加了罗梅罗<sup>①</sup>研究者在喜剧剧场举行的会议，那是一八……”

堂托马斯停住思索了一会儿，然后问道：

“阿索林，罗梅罗研究者在喜剧剧场的会议，是哪年举行的？”

“堂托马斯，我不知道。”我回答他说。“但我的印象，大概在一八九八年前后吧。”

“您有把握吗？不会在我们在巴塞罗那大学展览厅举行的那次讨论会之前吧？”

堂托马斯说这句话时，又从另一只帽盒里取出一顶帽子来。

“这一顶，”他向我指指那帽子说，“是我参加巴塞罗那会议时买来戴上的那顶帽子。”

“既然您家里有帽子，为什么每次出去还要买一顶呢？”我问他。

---

<sup>①</sup> 罗梅罗(1754—1839)，西班牙杰出的斗牛士。

“我告诉您。”他回答说。“我常去马德里。每次到马德里都买一顶帽子，然后带回家来。几年后我再去那里时，那帽子已过时了，所以必需另买一顶。”

堂托马斯又从一个帽盒里拿出一顶帽子来。

“您瞧这一顶。”说着他把帽子举了起来。“这顶几乎跟新的一样。这顶帽子我是为参加我们在海阿莱壁球场举行的最后一次讨论会而买的，那是一……”

堂托马斯又沉思起来了。

“阿索林，您还记得吗？海阿莱讨论会是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堂托马斯。”我回答道。“好象不是一九〇〇年就是一八九九年。”

“不对，不对。”堂托马斯说。“我认为还要早。那时候我第一次穿大礼服，那件礼服我应当放在这里的。”

说着，堂托马斯迅速地打开了一只衣柜，立即翻出上装、裤子、大衣、短上衣。

堂娜伊萨贝尔出现在门口。

“托马斯，你这是干什么？”堂娜伊萨贝尔大声惊呼。“你瞧瞧，已经晚了。”

堂托马斯肩上搭着一件大礼服回过头来。

“来了，来了！”堂托马斯大声应道。“你梳洗打扮好了？怕就怕下午风暴又会……”

堂托马斯匆忙戴上一顶白色帽子。我们走到大门口。听到一阵丝绸摩擦的沙沙声，一阵轻轻的有节奏的鞋跟着地声、一阵柔声细气的咳嗽声。胡安尼塔来了。她活泼，精神饱满，包一块白色头巾，手里拿着几枝麝香石竹。

“妈，”胡安尼塔叫了一声，走向堂娜伊萨贝尔。但她突然停住了，好象心中有话又不好意思开口。胡安尼塔鹅蛋脸，微黑中透出青铜的透明感和彩虹色；是种精致的银白色的青铜光彩，在褐皮肤女人中间只有意外侥幸才能偶尔发现。

胡安尼塔的眼睛又大又黑，一道突然闪亮又突然熄灭的神秘的光照耀她的眼睛。她的嘴唇厚实红润。她弓形的双脚小而尖，在小巧的高跟鞋上划出一条平缓的曲线，黑色长筒丝袜镂空眼露出白皙红润的皮肤。我们的画像还得添上最后一笔：胡安尼塔的两缕细细鬓发柔软卷曲，为琥珀色的脸庞勾划出黑色的轮廓。一位西班牙的写实画家定会起誓说；胡安尼塔正是这个样子。

“妈，”胡安尼塔第二次叫道，同时把麝香石竹给堂娜伊萨贝尔看。但此时远处响了一声闷雷。

“天打雷了？”堂娜伊萨贝尔问道。

“我看今天下午还要下雨。”堂托马斯说。

“妈，”胡安尼塔第三次叫道；这次她已经不大耐烦，神经有点紧张。“妈，这麝香石竹我该怎么戴？”

“秘书，”堂娜伊萨贝尔微笑着说道，“秘书说过，可以插在头上也可以佩在胸前。”

“对，对！”胡安尼塔爽朗地笑着高声说道，此时她的胸脯的曲线缓慢地起伏波动着。

“那位是什么秘书？”我问。

“她是《时髦》的秘书，女订户们向她求教，她解答提出的问题。”

“让您看看吧。”胡安尼塔说。

她说完便迅速走开了：丝绸衣沙沙瑟瑟，高跟鞋咯登咯登。不一会儿，手里拿着张报纸又出现了。

“我们问过她，若去看斗牛，麝香石竹该怎么戴。”堂娜伊萨贝尔说。

“她，”胡安尼塔接着说，“这样回答：‘麝香石竹插在头上；但也可以别在胸前。这类麝香石竹一般为红色；然而也可用白色，红白两色能构成美丽的组合。’”

“我们都明白了！”堂托马斯说着手杖往地上杵了一下。

天色开始变暗；又打了个可怕的巨雷。

“大暴雨就在我们头顶了。”堂托马斯说道。

我们都沮丧得沉默不语，一个个探身到门外看看布满天空的铅灰色的云朵。一辆四轮马车停在门前；这是辆乡镇里使用的笨重的、可敬的、亲切的四轮马车。

“拉蒙，”堂托马斯对为他驾车的仆人说道，“拉

蒙，你看天气怎么样？今天下午我们会淋雨吗？”

“我看要挨浇的，老爷。”

一道极明亮的闪电，一声极响亮的霹雳。密闭的瓢泼大雨下来了。那边集市上，人们惊恐地拔腿便跑，仓猝地打开了雨伞。

## 公正的法官

阿索林，您想对《玛格瑙德审判长的判决》说些什么吗？

（马尔基纳）

### 一

我很乐意谈一谈，但我不知道是否将写成一篇悖逆性的文字。这是因为由诗人马尔基纳为文学部主笔的、巴塞罗那的卡博内伊——埃斯特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玛格瑙德法官的判决结论的西班牙文版。有一本已从巴塞罗那的书店转到了曼查地区某个省的省会，摆在一家商店的橱窗里；一旁是文具，一旁是红色封面的记事本，已经摆了六天、八天、十天。这本小书的封面上已积起一层薄薄的灰尘；高原上灼热的阳光已使标题大字变得苍白暗淡。城里没有人买这本小书吗？这本小书躺在积满尘土的橱窗里，躺在文具与记事本之间，在见了女信徒们、教士们、漂亮的姑娘们以及一声声咳嗽、手杖在人行道上嗒嗒作响的老头子们缓步经过后，还得回到巴塞罗那去吗？不，不必。一项崇高的、非凡的使命等待着这本小书去完成。一位先生在橱窗前停



下；他低矮肥胖，两只小眼睛炯炯有神，背心的黑襟面上挂一条粗大的银表链。这位先生瞧瞧橱窗里的破烂东西，念念那些书的篇名。这些书名他已读过百遍，但这本小书的题目却是第一次映入他的眼帘。

“好家伙！《玛格瑙德审判长的判决》，那天报纸谈论的那位如此奇怪的法官！”这位陌生的先生心中暗想。

这位矮胖先生想到这里，脸上露出特别的、独特的微笑，然后几步就跨进了商店的门槛。读者请注意，一生中任何言行无不带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位矮胖先生迈进商店的这几步，就是历史性的几步，具有特殊意义的可怕的几步。因为这位先生要去买下那本书，又因为那本书将要进入堂阿隆索的书房，又因为堂阿隆索读着那本书定会感到在他面前展现出一个陌生的世界。但是，这是后话，我们以后再表。这位爱嘲弄的胖先生走出商店时，脑子里仍转着进店时的想法。“我把这本书送给堂阿隆索。”他这样想着把书塞进了口袋。然后，到了旅馆，把这本书放进行李箱——请读者注意这本书的去向——放在一块荷兰干酪与一盒捕捉鹌鹑的诱饵之间。到下午，他与行李箱已乘上大马车去该省的一个镇子了。

在所有村镇，不管是曼查地区这个省的村镇，还是别个省的村镇，每到晚上（上午和下午也一样）

必须上俱乐部聚谈消遣。那位胖先生到达镇子的当天晚上就履行了这个规矩。在俱乐部，经常一起聚谈的先生们正等待着他。他向在场的所有人打过招呼，所有人都谈过了各种奇趣异闻，最后胖先生取出那本书，对堂阿隆索说：

“堂阿隆索，这是今天上午在雷亚尔城买来送给您的。”

堂阿隆索说：

“噢！谢谢您！”

说完双手接住这本小书。我再次提醒读者，请注意堂阿隆索接书时的表情，因为这对我们祖国的现代史具有极重大意义。堂阿隆索的表情是种微弱的好奇，也许心底里没有好奇的影子。这种好奇只不过是出于对送给他的礼品的看重。接过书后，堂阿隆索看了书名：《玛格瑙德审判长的判决》，而这个书名对堂阿隆索也不说明任何问题。但是那位带书来的胖先生说道：

“这位玛格瑙德是个很古怪的法官，在法国干过几件奇怪的事……”

“对，对，”堂阿隆索回答，他并不认识玛格瑙德。“对，对，我多次听人说起过这位法官。”

他们又扯了些什麼，然后大家散去了。堂阿隆索回到家里，把书放在了书房的桌子上。对事物有洞察力的人大概已能感觉到，在这本小书与桌上其他书籍之间突然形成了一股无声的然而强大的敌对

冲击流。我必须说明，其他书籍是：《民法》、《刑法》、《审判程序》、《抵押法》、《论法兵》、《司法杂志合订本》、《最高法院判案集》等。这些书都是严厉可怕的，铁面无私的。但是，如果说这些书与那本小书之间已产生了相互反感情绪，那么对面书架上另一些书却对那本小书发出了亲切的、热情的问候。那边都是些狂热的爱情故事、奇异的幻想故事、伤感诗、小说、任性胡为的狂想、更新地球表面的计划与方案等。所有这些书当中，有一本书对那本小书的到来感到最高兴、最满意；它的书名是：《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查》。也许人们会说，在那本小书落在桌子上的一刹那，它与塞万提斯的小小说展开了一次热烈的、诚挚的交谈；我们的杰出法官桑乔·潘沙<sup>①</sup>的精神对他的杰出接替者玛格瑙德法官的精神一再表示祝贺。

但是我们不要把话扯远了。堂阿隆索，一手拿了张报纸，一手拿个烛台刚才离开了书房，此刻又进来了。进了书房后在桌子前站定，从桌子上拿起一本盖了印的对折大活页本——这是他第二天要审理的诉讼案卷——，又拿起那本小书。然后上了楼梯，走过一间卧室前面时喊道：“玛丽娅，明天，八

---

<sup>①</sup> 桑乔·潘沙，堂吉诃德的侍从。他在任海岛总督期间，判过不少案件。他在判案中有一个原则：如果根据法律条文无法判定，就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从宽处理。

点！”接着便钻进他自己的房间。堂阿隆索开始脱衣服了。我们的朋友瘦高个，皮肉干瘪；他的年纪已近五十……

堂阿隆索躺下了。他拿起宽阔的案卷，然后翻阅起来。看来这案子不难审断，因为这位勇敢的骑士立刻又把卷宗搁到床头桌上了。那本小书正等待着；堂阿隆索抓起小书便读了起来。在他阅读小书时，脸上不断浮现出激动神情。新闻记者将不谈这起伏多变的激情，因为担心这故事篇幅过长。但是，为了能够传到未来世纪，有一点必须报导：当堂阿隆索看完这本奇妙小书时，天已大亮。他合上小书，摸索着放回床头桌上后，这位杰出的骑士重新拿起已马马虎虎、漫不经心地翻阅过一遍的卷宗，现在极为仔细地研究起来。这事非同寻常。这样一直读到门边有个声音喊道：“阿隆索，八点了！”

读者朋友，这闻所未闻、令人惊讶的故事的第一部分，我们就说到这里。

## 二

每当堂阿隆索穿上衣服，打扮完毕，下楼到餐厅寻找日常早点巧克力时，曼查的这个小镇赶早市的流动商贩刚刚开始用不倦的舌头把诸如“买木炭！”“面包烤吗！”等美妙的吆喝声送向天空。可今天不同往日，堂阿隆索没有下楼，堂娜玛丽娅觉得有点蹊跷，有点不可捉摸，便问他：

“阿隆索，你没有睡好？”

他的小姨子洛拉也看看他说：

“阿隆索，看样子你没有睡好。”

卡门西塔也注视着这位好心先生干瘦的脸庞，肯定地说：

“爸爸，你没有睡好。”

堂阿隆索，正慢慢地在芳香的巧克力杯中把金黄色的烤面包浸湿；他停了会儿，亲热地看着三个女人，然后微微地笑了。堂阿隆索的微笑十分美妙，放射出一种陌生的光芒，有磁石般的魅力；是那种每隔二三百年来才见人类露出一次的历史性的微笑。当堂阿隆索收起笑容时，已悬空停留了一会儿的那片可口的面包方被送进了嘴巴。但不论是堂娜玛丽娅、洛拉，还是卡门西塔，对堂阿隆索的微笑都不觉得满意。她们没有看到这微笑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她们是头脑简单、天真无邪、含情脉脉的女人，不可能想到今天早晨全家喝着巧克力将载入人类的史册。但堂阿隆索露出一副冥思苦想的表情，把头低向巧克力杯，堂娜玛丽娅已有点沮丧；洛拉已显得难过；卡门西塔摇动漂亮的金色脑袋不知道怎么思考。

“阿隆索，”堂娜玛丽娅说，“你总有什么事。”

“阿隆索，你坦率地对我们说吧。”洛拉接着说。

“爸爸，”卡门西塔喊道，“告诉我们你出了什



么事了。”

堂阿隆索抬头看着正以温柔绵长的目光凝望着他的三个女人，好象在人生困难时刻，我们常以这种目光来安慰我们所爱的人。

“你们不要担心，”他又微笑着对她们说，“你们不必担心。我什么事也没有……”

勇敢的骑士站起身，抓起手杖。堂娜玛丽娅、洛拉和卡门西塔仍然默默地坐着，好象傻了，好象被一股神秘的力量、被一种她们解释不清的气氛弄得目瞪口呆，而堂阿隆索，却雄赳赳气昂昂地离开了餐厅，然后出现在街上。

堂胡安站在家门口，双手交叉抱在背心上。

“早上好，堂胡安。”堂阿隆索向他问好。

“上帝赐给我们美好的早上。”堂胡安大声答道。

再过去些，堂安东尼奥站在门厅前，观察着出现在地平线上的一朵云。

“早上好，堂安东尼奥。”堂阿隆索也向他打招呼。

“好不好，我们到晚上才好说。”堂安东尼奥答道。他对自然现象颇有观察力，因此总有点怀疑。

堂佩德罗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前人行道上，打量着一位提着篮子过去的姑娘。

“早上好，堂佩德罗。”堂阿隆索第三次跟人打招呼。



“不坏，不坏。”堂佩德罗回答，眼睛盯着那位姑娘，暗示跟她度过这一天那可不好。

堂阿隆索也向堂拉斐尔、堂路易斯、堂莱安德罗、堂克里圣托和堂马特奥等问了早安，对他们几位我就不说什么了，以免使读者厌烦。堂阿隆索已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桌子上有一套银制文具和几沓白纸。堂阿隆索背后，天篷下立着耶稣基督。也许大家早已明白，这一切意味着堂阿隆索已在履行职责，或者说，勇敢的骑士将要处理那种微妙的、无形的、几乎是幻想的事情。这种事情一般地被称为正义，但人们断定，这正义在地球上是不存在的。然而我肯定，这一次这种棘手的但是美好的事情将要在这个大堂里出现。堂阿隆索对此已下定了决心，这也正是堂娜玛丽娅、洛拉、卡门西塔都未能理解的他那令人惊愕的微笑的原因。我来补充一下堂阿隆索对昨夜审阅的诉讼案件已经宣布判决的事吗？当听到这一判决时整个法庭小世界内个个目瞪口呆、惊异非常，这情景我能描述一下吗？我怎么做才能使你们想象得出曼查的这个小镇最机敏的律师弗鲁克托索当时的脸色呢？怎么说才能使你们想象得出资历最深的诉讼代理人堂华金双唇收缩时发出的声音呢？

下午，当堂阿隆索走进俱乐部时，屋子里顿时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当一个正挂在大家嘴上被议论的人突然出现在议论者面前，你们知道这时的沉默

意味着什么。这种沉默，或者是种无意识的肃然起敬，或者是种谨慎的无声责怪。但是不管属于哪种，沉默马上就被打破，谈话又继续下去。根据各人反映的态度是敬重还是指责，有的热情兴奋，有的阴郁低沉。此刻谈话反映出哪种情况呢？实际上没有理由抱怨堂阿隆索今天上午的判决。堂弗鲁克托索和堂华金，他们输掉了这场官司，他们就说荒谬绝伦。但在俱乐部里，谁也没到如此怒不可遏的地步。

“这是奇怪的判决。”堂路易斯说。

“这样判决是没有任何先例的。”堂罗多尔福说。他是个老头子，五四年在中央大学跟堂胡安·曼努埃尔·蒙塔尔班-埃兰斯学过民法。

“然而，”帕科大胆说道。帕科是个年轻的律师，颇有演说才能，读过两三篇圣塔·玛丽娅·德帕雷德斯的演讲词。“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一种超越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更高的利益的话，那么……”

但是严厉的先生们没让他说下去。

“好哇，帕科，好哇！”堂莱奥博尔多愤愤地说。“你把问题夸大了……”

“好小子，帕科！”堂佩德罗说道。“今天你确实够厉害的。”

“噢！帕科，看上帝分上！”堂胡安口气甜蜜地说道。“您企图摧毁社会秩序的基础……”

然而，帕科不想摧毁任何东西，帕科是个好青年。帕科一个月内就要跟堂路易斯的女儿结婚。争论一会儿之后，他跟堂路易斯达到了一致看法：堂阿隆索的判决是奇特的；甚至可用堂罗多尔福的话说：不可能找到先例。

我还得再说一下堂阿隆索到达俱乐部时那里出现了什么类型的沉默吗？要我说那是种介于嘲笑与同情之间的沉默吗？

后来在谈话过程中，对那著名的判决出现了许多谨慎、含糊的影射，我还得补充说明吗？不过，堂阿隆索没有失去他那优雅而高贵的平静。拉罗斯福哥<sup>①</sup>的一句名言说：“真正诚实的男子汉不为任何事情而恼怒。”这位好骑士任凭大家说长道短；到后半下午他在果园里散了一会儿步。

正当他远离村镇，在僻静的山道上行走时，今天上午的判决首先在讼师中间引起的惊讶不解逐渐扩散到了整个镇子。晚上，好心的骑士回到家里。女仆们已把街谈巷议带到了家中。晚餐时，堂娜玛丽娅、洛拉和卡门西塔都保持着沉默。最后堂娜玛丽娅实在憋不住了，开口问道：

“阿隆索，人家对你所作的事议论纷纷，这是怎么回事？”

洛拉暗示道：

---

<sup>①</sup> 拉罗斯福哥(1613—1680)，法国作家，著有《箴言集》等。

“女仆们告诉我们……”

卡门西塔愁眉苦脸地说道：

“爸爸，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

堂阿隆索回答：

“什么事也没有。”

但堂娜玛丽娅坚持认为：

“阿隆索，既然人家嘀嘀咕咕，那总有点缘故的。”

“阿隆索，对我们你什么都别瞒着。”洛拉又说。

“爸爸，”卡门西塔大声疾呼，“爸爸，你别这样对待我们。”

堂阿隆索微微一笑，说：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今天早上你们问我之前，我做了件有趣的事。你们都满脸愁容，其实我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夜里工作了而没有睡觉。现在我看你们又惊慌不安了。可没有什么事，只不过我宣布了一项判决；我离开了法律条文，但是我根据我的觉悟办事，我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个道理。正义的精神实质十分微妙难测，十分起伏不定；过了一个时期之后，人们制造出来框定这种精神的模式，也就是法律，已显得狭窄、陈旧。这时候在新的模式还未由立法者炮制出来，一个法官应当在他的觉悟工厂里为他的特定用处临时地制造些简朴的小模式。”

堂娜玛丽娅、洛拉和卡门西塔真想笑，但她们

心里还有什么疙瘩。

“我明白，”堂阿隆索说，“我明白，你们担心人们的议论。我知道镇里已议论纷纷，但这并不奇怪。地球上有两样伟大的东西：正义和美。美是大自然自发地献给我们的，在人身上我们也能见到美。但是正义却不同。如果我们观察一下生活在地球上的大小生灵，那么我们就发现，正义总是被飞禽、游鱼、走兽等所有生灵相互间的残酷斗争所否定。因此，正义，纯粹的正义，没有自私的正义是件十分稀罕、十分光辉、十分神圣的东西；一旦正义的一粒原子降落到世界上，人民便会惊讶万分、大呼小叫起来。正是因为这个道理，今天当正义的一颗微粒落到曼查的这个小镇时，它的居民们一反常态，吵吵嚷嚷，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

堂阿隆索微笑了，最后一次露出了那非同寻常的、无限欣慰的、每隔二三百年才见人类露出一次的微笑。

## 挽 歌

“阿索林先生，这是首挽歌吗？”

“读者朋友，这是一首挽歌。”

名字叫胡林。对胡林你们怎么想象的呢？你们认为这个男人名字是某个活泼、淘气的金发男孩的名字吧？不对，你们弄错了。胡林是胡利娅。胡利娅是个瘦削、苗条的姑娘；一对忧郁的蓝色大眼睛……我是在离开很久以后重新踏上我度过童年时期的那个色调单一的小镇时才想起她来的。已经是大上午了，我走在宽阔的街道上。两旁低矮房舍的大门已经半开，门厅里静悄悄的。太阳已渐渐照到房子的正面；不时传来教堂的有节奏的清脆钟声。铁匠铺，镇上所有的铁匠铺，黑色的铁匠铺，夜间沉寂的铁匠铺，此时已开始歌唱。我告诉你们，此刻正是镇上所有这类古老的、令人起敬的行业醒来的重要时刻。要是你们爱这些行业，要是你们对它们感到深深的同情，那么你们在凉爽、明亮、清新的时刻能够看到农具工场、皮革工场、五金工场如何开始营业。还可以看到那边一条陡峭、安静的小巷



里，象是受了惊吓、感到恐惧、躲藏起来似的、永存在门厅里的少量陈旧织布机如何开动起来。还可以发现那些铁匠铺用多么活泼、有力、节奏明快的叮叮当当声唱出它们的歌。我对这些锻造铁器的人们特别喜欢，希望我的木匠朋友们原谅我这句我一直未说过的心里话。这句话里没有一丝一毫冒犯木匠朋友们的意思，改天我将写篇诚挚的文字来谈谈这些加工木材、同样优秀同样可亲的人们。现在我要在一个铁匠铺里坐下来。炉火从炉膛里熊熊喷出；风箱在呼呼鼓风。铺子中央老旧的铁砧是铁匠铺的灵魂，有家长的权威，令人敬重，正等待着被锤打的煨红了的铁块。铁块从碳火中被夹出来。沉重的铁锤上下起落反复打在铁块上，愉快地唱着它们的千年古曲；粗笨的铁砧，想到铁匠铺里没有它就什么也做不成时，就骄傲自满，也许出于虚荣而洋洋得意。

每响一阵，铁锤声就停止一会儿。铁锤一停，师傅与我便谈起镇上的事情来，也就是谈谈活计多少，正在盖什么房子，也谈到工厂制造的铁器容易断裂——对此你们不必怀疑。我想，在世界级的大工厂里，在快节奏高杂音的工人群集地方，机械地大批量生产出来的铁锁、弹簧锁、插销等都没有灵魂，没有在旧时代锤炼出来的铁器所具有的难以确定的神秘特性；这类铁器仍在村镇里锻造，好象人类精神在这类铁器上凝聚了一股不可摧毁的、永不

枯竭的吸引力……

铁锤不断地唱着响亮有力的歌；风箱不停地呼呼鼓风。现在我和师傅不谈年景，不谈工厂，也不谈房子，我们谈起了已永远消失了的朋友。如果你们远离故乡几年或多年之后再回去，那么这种回忆是不可避免的。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谈起过这个问题。堂拉蒙、堂路易斯、堂胡安、堂拉斐尔、堂安东尼奥，他们都怎么样了？堂佩德罗怎么死的？堂赫纳罗盖了所新房子，一所富丽的房子，他把所有幻想都集注到了这所房子上，但搬进新房第八天他就死了，这是真的吗？堂拉斐尔把托米亚雷斯的产业留给了巴托洛梅大夫的女儿胡安尼塔了？

当我说出胡安尼塔这个名字时，师傅手中的铁锤和钳子停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

“哎！胡林死了您不知道吗？您还记得吗？胡利娅，堂阿尔贝托的女儿……”

我记得。听到师傅的话，我很伤心。把一个刚强的男子汉与一个细嫩、白皙、温柔，有双幻想、沉思、忧伤蓝眼睛的姑娘加以对比，你们不感到迷惑吗？也许你们不了解，村镇里的姑娘依然是罗曼蒂克的。换句话说，村镇里还有在钢琴上弹奏忧伤曲子的多愁善感的姑娘，她们整天一动不动，看看小说，背诵诗句，尤其是脸上常挂着不可言喻的微笑，反映出可敬的、神圣的天真烂漫。在村镇集市上，在舞会上，你们没见过这类姑娘吗？或某一天

你们乘火车，那千篇一律的报纸看得厌烦了，昏昏欲睡中探头车窗时，没见过她们在车站的月台上散步吗？

铁锤继续唱着欢快、响亮的歌；风箱呼、呼、呼……我已不能再平静地呆在铁匠铺里了，一股难以抑制的伤感情绪侵入了我的心灵。我离开了铁匠铺；堂巴尔塔萨尔正在家门口。

我向他打招呼：

“早上好，堂巴尔塔萨尔。”

他对我说：

“好家伙！阿索林！什么好事到这儿来了？”

堂巴尔塔萨尔是摄影师。你们也许会说，在村镇里还有比摄影师更有意思的人吗？但愿你们永远不会产生如此荒唐的想法。我也真诚地尊重摄影师，改天我也要为他们写几行热情的文字。现在我到我那位堂巴尔塔萨尔朋友的家里去待一会儿。我想跟这位普通人聊聊，顺便看看他镶在宽镜框里的相片。我坦白告诉你们，每当我来到一个陌生的村镇，首先想做的便是看看摄影师的橱窗。在橱窗里我看见生活在村镇而我不认识的杰出的先生们的照片；也许正因为不认识他们，才使我感到亲切。我也看到了我以前说过的姑娘们那形态各异、神秘莫测的脸庞。那一张张面孔意味着什么？在这些年轻女子的脸上隐藏着什么想法，什么追求，什么愿望，什么苦恼？这一切能否通过眼神、皱纹、嘴形、手形

与手势——看出来呢？”

我走近我朋友堂巴尔塔萨尔的陈列窗。我一个一个地地看着这些先生，这些太太，这些姑娘。突然，我的目光落到了一张引起我深刻、强烈激情的相片上。你们已经猜到了吧？她是胡林。我满怀激情地、全神贯注地凝望着她，忘掉了一切。

堂巴尔塔萨尔对我说：

“阿索林，你在看什么呢？”

我对他说：

“我在看胡林，堂阿尔贝托的女儿。”

堂巴尔塔萨尔感叹道：

“啊，是呀！我给她拍摄这张照片时，她已病得很重了。”

胡林坐在一条粗糙的小板凳上。她的脸比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时更长了、更瘦了；她的身体更瘦弱了；她的眼睛更大更深沉了；她的胳膊垂在裙子边，显得十分疲惫和忧郁。一把半展的扇子躺在细长白亮的手指间……房子的门厅里一片沉寂，一只大苍蝇来回乱飞，发出嗡嗡的响声。

我告别了我的朋友堂巴尔塔萨尔。铁锤在铁砧上唱着欢快的歌；悠远的钟声呼唤人们去做上午的最后一次弥撒。我慢吞吞地走着，我说：“美丽的事物应该是永恒的。”

.....

## 熬 夜 人

“再见了，堂胡安。”

“我还以为您今天晚上不会来了呢。”

“我晚饭吃得迟了些。”

“我们一起去散会儿步好吗？”

“您高兴就去吧。”

堂胡安拄着拐杖，低着头，在俱乐部门口停了一会儿。好象陷入了沉思。然后他抬起头来说道：

“今天下午您去清泉了？”

“是的。”我回答。

“从老远我就看见您过去，但看不清到底是不是您，因为您打着伞，可往常下午您从来不打伞的……”

银白色的柔和月光照亮了房子的正面；在白色的墙上投下了屋檐、阳台长而尖的影子。教堂尖塔上的猫头鹰时不时地发出神秘的叫声。我与堂胡安慢慢地走着。我们走完一条街，然后向右拐，又走了两条、三条、四条街，最后我们又转到了俱乐部门口。这可是要命了。堂胡安拄着拐杖、低着脑袋

又一次在门口停住了脚步。后来，他中断了沉思，抬眼说道：

“您在这里一定非常无聊吧？”

“不是这样，堂胡安。”我回答他说。“我在这里过得很有意思。”

俱乐部里，夜里聚谈的人群已陆续散去。四个玩耍的人挤在半明半暗的角落里，正使多米诺骨牌哗啦啦倒在大理石桌上。小小的电灯泡发出昏暗的光。周围笼罩着疲倦、厌烦、难以名状的单调气氛……

“我们上楼去吗，阿索林？”

“上去吧，堂胡安。”我回答。

我们慢慢走上通向主层的楼梯。堂胡安到大厅门口时又停住了脚步。我开始发现，在大门与堂胡安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的亲切关系。但堂胡安再次从他的沉思中明白过来了。

“阿索林，给我两个比塞塔<sup>①</sup>。”

我给了堂胡安两个比塞塔，一起进了大厅。一盏电灯的光亮照在几个全神贯注地低着的脑袋上。一个声音喊道：“开牌！”

“我们押在马花上。”堂胡安对我说，“我相信那张牌是马花。”

焦急不安的一分钟慢慢地过去了。突然，一声

---

<sup>①</sup> 比塞塔，西班牙货币单位。



响亮的叹息，金钱叮当作响。

“我们赢了，阿索林。您喜欢金杯花七还是剑花二？”

“随您喜欢什么吧，我无所谓。”

“那么，我们押剑花二。我对剑花二很感兴趣，比那金杯花七更喜欢……”

堂胡安赌剑花二。庄家开始缓慢地发牌；所有眼睛急切地、贪婪地注视着。电灯撒落绿色的光。

“慢！”突然，堂胡安喊了一声。“安东尼科，我不押剑花二，我改押金杯花七。”

金杯花七出来了。

“您瞧见了么，阿索林？”堂胡安对我说。“我已有灵感。这金杯花七是有把握的……”

堂胡安继续押宝下注，一会儿赌这几张，一会儿赌那几张。我观察着大家的目光、表情、和赌台上来回忙碌的手。就这样过了多少时间？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

“阿索林，”我听见堂胡安叫我，“我们已经有六个杜罗<sup>①</sup>了。”

“全部输掉才好。”我对他说。

他听了有点惊讶。

“您认为……”

“随您吧。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最后试一下，然

---

<sup>①</sup> 杜罗，西班牙钱币，一杜罗相当于五个比塞塔。

后咱们就走。”

“很好。”堂胡安坚定地说，“那么咱们就试试吧……您猜哪张可能性大？棒花十？还是金币花四？”

“对我来说都一样。”我回答说。

“我认为那棒花十是可靠的。不过那金币花四……”

堂胡安押棒花十。庄家开始缓慢地发牌。

“慢！”堂胡安突然叫了起来。“安东尼科，那六个杜罗转押到金币花四……”

棒花十出来了。

“糟糕！”堂胡安大喊一声后，顿时目瞪口呆，悲痛欲绝。

“堂胡安，”我笑着对他说，“不必难受……”

“哎，阿索林，我告诉您：我本来就猜是棒花十，我几乎肯定棒花十要出来。可是那金币花四……这张四……”

接着对棒花十和金币花四的可能性滔滔不绝地议论起来……

“咱们去散会儿步吧？”最后他对我说。

“您愿意去哪里咱们就去哪儿。”我对他说。

银白色的柔和月光撒满了宽阔的街道，投下几条长而尖的屋檐、阳台的影子。熟睡中的小城万籁俱寂，只有猫头鹰使劲地叫着，远处有人单调悲凉地哼着：

“巡夜人，一点钟！”

堂胡安和我慢慢地走着。

“堂胡安，”我对他说，“您每天晚上都晚睡吗？”

“我呀，阿索林，”他对我说，“我不看到天亮是从不睡觉的。”

我停住脚步看着堂胡安。还有比村镇里熬夜人更奇怪更有趣的人吗？这些幽灵似的熬夜人在死气沉沉的小城里，在那漫漫长夜，他们干什么呢？冬天黎明前漫长而单调的时间他们用来干什么呢？

“堂胡安，您整夜干些什么呢？”我问他。“这镇上很难找到可以消遣解闷的地方呀。”

“我告诉您，”堂胡安回答说。“从入夜到十二点或一点我在俱乐部；然后我们三四个朋友去其中某人家里做晚饭，最后我回到家里找些消遣的事情干。上个月我做了六个纸气球。后来他们要我裱糊俱乐部的图书室，我主动接下了这个工作，利用晚上时间裱糊，这一来所有伙计都走了……”

我们走过两条、三条、四条街，穿过一个广场。一座房子有个窗子里灯光亮着。

“阿尔弗雷多在干什么呢？”堂胡安问道。接着他大喊：“阿尔弗雷多！阿尔弗雷多！”

“堂胡安，还有那位朋友，晚上好！”他说。

“可是，您这么早就在家里歇着了？”堂胡安问他。

“明早八点我得去卡尔德隆内斯看葡萄。”阿尔弗雷多说道，“我打算星期四就开榨……”

我们跟他告别了。

“到我家里去喝几口，好不好？”堂胡安说。

“您喜欢就去吧，堂胡安。”我回答他。

走到门口，堂胡安又停了一会儿，陷入了沉思。然后对我说：

“真糟糕，阿索林！要是我没有改变下注的念头……！”

我们走进屋子，堂胡安随手把电灯一一开亮，一起进了餐厅。堂胡安从食橱里拿出杯子、一瓶酒、一根大香肠、一块奶酪……

“这里有几块肉条，阿索林。”他指着一个个盘子对我说。“咱们烤烤吃怎么样？”

厨房就在近旁。我们点起火，烤起肉条来。但我们没找到盐。堂胡安走出去，打开进口处的头一道门。

“洛拉！洛拉！”他大声喊道，“你把盐放在哪儿了？”

过一会儿他进来了，翻了翻碗柜的一只抽屉，找到了盐罐。

我们边吃边聊，又过几个小时了？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四小时？一只钟，一只村镇里可怕的钟，当、当、当敲了四下，远处公鸡已喔喔啼叫。从窗子的玻璃看去，天色已蒙蒙亮了……

“堂胡安，我走了。”我说。

“好，愿上帝与您同行，阿索林。下午见。”

门关上时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我举目望望框在两排房子中间的东方天空，已见东方染上胭脂红、珠母白和金黄色。

## 小 城

我想用简单的语言表达诸如古老宫殿、窄小街道、花园这些事物在某些时刻所显示的全部魅力。这座坎塔布里亚古城也与内地城市、东南部城市一样，有它强烈地自发显示其精神的特殊的时刻、沉静的时刻、短暂的时刻……那是上午八点钟。如果你们是艺术家，如果你们是商人，如果你们想紧张地工作，那么请与太阳同时起床。八点钟时的大自然与其它时间完全不同。此时，照在墙上的阳光格外明媚；树木呈现出我们平时见不到的色调与线条；地平线上光辉灿烂；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柔和、更纯正、更清新、更令人振奋、更有益健康。这是在陌生城市游览街巷、广场的好时光。我们在桑坦德。我们往哪里走？请你们放下地图，放下旅游指南，也不要去看什么人。也许在街巷的迷宫里随意漫游是旅行中的最大乐事。你若去访问托莱多，或塞维利亚，或布尔戈斯，或莱昂，可能不知不觉地来到大教堂前面，来到哥特式大门前面，那里有坐在地上呜咽的乞丐，有弯腰屈背、手脚瘫痪的老妇，有



戴圆帽、披褐色斗篷的男人；这种景象古斯塔沃·多雷<sup>①</sup>已搬上了他的画幅。在桑坦德，走了一小段路之后，你们也许会走到古老大门的门槛前面。

于是你们进了大教堂。桑坦德大教堂简朴窄小。然而它的窄小与简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其他宏大富丽的大教堂是没有的。此刻，教堂三大殿内空寂无人；唱诗堂里一只钟尖利地响了九下。教士们慢慢地露面了……你们对教士们不感兴趣吗？我向你们保证，他们是令人感兴趣的，他们相互之间有很大区别。那位脑袋剃得光光的、大眼睛闪闪有神、双手按在胸前的是谁？他住在哪所旧房子里？他是干什么的？他有什么观点？他的书架上有什么书？在人生精神大劫难面前，他的最初态度、他的第一个反应、他的第一个表情是怎么样的？当你们看到他悄悄地威严地走动时，也许你们想象面前是位大心理学家，是圣多明我会的、圣奥古斯丁派的或普通学派的，诸如修道士迪戈·穆里略或修道士安东尼奥·阿尔彪尔那样的大心理学家之一。那些心理学家写过有关意识问题的十分微妙的文章，甚至今天在现代大分析家中间也找不出更高明的……然而这个神秘的形象消失在唱诗班中间，现在另一个形象引起了你们的注意。这一位粗壮魁梧，走起路来

---

<sup>①</sup> 古斯塔沃·多雷(1833—1883)，法国画家，曾为世界名著《神曲》画插图。

左右颤动，他象伊塔的大司铎那样，粗脖子、浓眉毛、红光满面。你们又会问：这位教士是谁？在什么厅室里他的欢快笑声响起回音？也象胡安·鲁易斯<sup>①</sup>那样，坦诚地、真挚地去爱轻佻的姑娘？也象胡安·鲁易斯那样喜欢在熬夜苦读但天资愚钝的吵吵嚷嚷的学生陪伴下去逛古老城镇的集市吗？如果在无聊的时候偶尔读点书，那么他读的是什么呢？这个人象前一个那样，通过唱诗堂的小门走了。又有一个形象出现了。他是个年轻侍仆。他也许并不潇洒，但他聪慧、敏捷、利索、精力充沛。这个年轻人从哪个村子来的呢？在他少年时代，他的眼睛见过什么风景？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哪位伤心哭泣的女人反复亲吻过他，把他抱在怀里拍打抚摸，后来把他送到神学院去过那阴郁、单调的修炼生活？所有的教士一个个出来了，涌向唱诗堂。突然，拱顶下响起悠长、宏亮的歌声；高大的玻璃窗子放射出蓝色的、黄色的、红色的……柔和的光芒。你们全神贯注地站在阴暗处，任凭精神自由自在地去遨游吧。桑坦德大教堂紧靠码头，面对着在地球上无拘无束地来来往往的严厉的船舶大军；你们会想，在这世俗的忙碌气氛中，桑坦德大教堂正是保持信仰、进行默祷、实践沉思、慰藉痛苦的一片绿洲。这就是你们在这个时候和在这个地方大概会发现的景观……

---

① 胡安·鲁易斯，伊塔的大司铎的名字。他是西班牙中世纪著名文学作品《真爱诗集》的作者。

当你们回到大门边时，你们走下设有拱顶的阶梯，就到了大街上。另一个最重要的时刻到了。请你们停留片刻，请你们回过头去看看。这条街叫桥梁街；街不长，但在这个时刻却有极大的诱惑力。没有行人经过。窗户大开，象是为了接收早晨的清凉。墙壁是深褐色的。你们听到一只金丝雀的鸣啭。在玻璃观景廊上，你们看到静歇着一把把转椅；长廊尽头，那大教堂的宽面而结实的黑色尖塔，象是舞台上的布景，挡住了视线，巍然屹立在阶梯上方，它的顶部是大钟的白色圆盘。这些景物相得益彰，完美和谐，令人愉快，将使你们驻足静立片刻。但最后还有一个重要景点，不应当留在你们的视线之外。你们对面的右侧有一个药房。门楣上的金色招牌，并没写“药房”二字，这也许有点不协调。招牌上写的是当地典型名称“药铺”。药铺里你们会发现摆设齐整，十分干净。地面由小块花砖铺砌，白色的瓶罐上绘有质朴的风景画。而且你们也发现药铺里没有任何人。见了这情景定会激起你们对儿时的回忆，会出现在别处见过但已经去世的药铺先生们的形象；会想起在那里大声念报时听到过的事情；还会浮现这样的情景：在静谧的时刻，在阴暗、潮湿的药铺后堂先生们争论着你们尚不理解的问题，而一个药剂师助手在小石臼里捣制粉末，然后混合配制成散发出奇异香味的药品……

在内心感到一阵激烈的欢愉之后将上哪里去

呢？天色已渐渐转晚。我不愿意细细审查白天的日程而耗费你们的注意力，因此我们必须进行浓缩与综合。让我们跨越到黄昏时刻。你们在黄昏时刻到桑坦德的布兰卡街散过步吗？布兰卡街和圣弗朗斯科街是相接的同一条街道，我们就称整条街为布兰卡街。象这样的街道，你们在格拉纳达，在木尔西亚，在其他许多城市也见过；在格拉纳达叫萨卡丁，在木尔西亚叫帕拉特里亚斯。在我们西班牙的古老城镇里，再没有任何更典型、更独特的东西了，没有任何更能说明民族与环境特征的东西了。布兰卡街狭窄、曲折，路面铺砌瓷砖，两侧是高大的旧房子，房子的地面层开满了商店和东方风格的商场。你们不要羡慕世界大都会的宽阔、齐整、繁华的街道；当代可怕的建筑师们用愤怒的目光看待古老街道如画一般的高低曲折，你们不要理会他们。如果你们是艺术家，请你们到这里来；当透迤高处的窄带渐显白色的时候，当华灯初上时分，请你们去布兰卡街，或到萨卡丁街，或到帕拉特里斯街上信步漫游。在这个时刻，这些街道的全部内心情感和外在表现好象加剧了，加强了。它不是一条街，它是一座房子的走廊。人们可能会说，所有房子一下子融合进同一画面；全部商店都已灯火通明，它们把白天克制着的精神全都倾泻到狭窄的街道上；某种愉快的、奔放的，某种使你们仿佛置身于舒适而新奇的环境之中的东西融入了空气。



你们在布兰卡街上漫步吧，想走多久就走多久。当商店显示其精神的时刻渐渐过去时，你们就回家。如果住在萨迪内罗，在九、十点钟渐渐夜深的时候，又会向你们展示另一番景象。这个时候是我们可称为“千窗通明”的时刻，是向一位集分析家、幻想家于一身的诗人出题写本好书的时刻。在这时刻，窗子完全恢复了生命力；它们白天死气沉沉、昏暗无光，此刻灯光闪闪，灿烂夺目。在萨迪内罗区，在别墅、旅馆集中的地方，此刻窗子放射出光亮，活象一幅光的彩画；那色彩夺目的光芒，在昏黑的天幕上形成一个微微发亮的光轮，逐渐消失在高山上。在黑沉沉的地平线上，马约尔角的灯塔光芒四射，暗了，又亮了。马格达莱纳角的小灯塔不闪不灭，一直亮着，象是黑暗中的一架钻石显微镜……不过，请你们往下走，到海滩去；不从黑黝黝的远处观看窗子，你们就不能欣赏这一景观的全部奥秘。

海滩上的人寥寥无几。夜幕降落后的头几个小时，潮水已缓慢地退去。在远处，在夜色朦胧中，时而这儿时而那儿可以看见海浪掀起的黑乎乎的白色泡沫的影子。海浪涌来时发出的响声响亮、悠长、暗哑、可怕。你们走得更远些，向海边走过去；快跑……从远处充满活力的窗子放射出煤气燃烧时的白里透青的光焰。在你们前头是间杂着光亮的黑暗。在遥远的边际，一道闪电微微把黑暗照亮；连续不断的波涛巨声响彻了夜空。突然，你们听到一声长长

的、长长的、撕心裂肺的吼叫，使你们胆战心惊。在广阔的多水洼的沙滩上，你们看到各个绿窗里光辉耀眼的灯光一动不动……

你们专心致意地捡取这由声音、光亮和黑暗构成的奇妙的合成品。马约尔角的灯塔依然节奏缓慢地闪烁着。此刻，这灯塔一亮一亮想说些什么？这灯塔在跟哪些迷航于浩淼大海中的灵魂说话？在这无尽长夜里哪些眼睛望着这个灯塔？这灯塔能减轻什么样的焦虑与惶惑？也许在你们面前的茫茫黑暗中，你们望见了一星微弱的灯光。你们的心脏受到挤压。那丝微弱的灯光出现了，消失了，渐渐转向右侧。在黑洞洞的前方，出现一道闪电的微弱的亮光，喑哑的浪涛声继续……

时间渐渐过去；由窗子亮光形成的灿烂光轮渐渐缩小，灯一盏接一盏地熄灭了，窗子一扇接一扇地消失了。在上半夜的几个小时，在窗子、灯塔和浪涛之间象是展开了一场战斗，一场争论。但是窗子最弱小，它们脆弱易碎，不能持之以恒。这样，面对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灯塔和顽强不屈、桀骜不驯的波涛，它们带着嘲讽的神情，温和而大方地渐渐退让了。现在所有光彩夺目的画框无影无踪了。海上和海边一片沉寂、一片漆黑。现在，在神秘的夜里，在灯塔——人类的力量与汹涌澎湃的波涛——大自然的力量之间展开了一对一的，面对面的谈话——永恒的象征。



## 乌贝鲁阿加

奥蕾丽娅的眼睛

塞斯托纳是座优雅、讲究、舒适的旅馆；乌贝鲁阿加是座病人疗养院。塞斯托纳有宽敞得象大厅的对称走廊，也许你们会觉得它是耶稣会的极现代化的研究院；乌贝鲁阿加的过道狭窄而曲折，墙壁用石灰粉刷，屋顶低矮；也许你们觉得它是方济会的简陋的修道院。这两个温泉疗养地处于同一位置，都在一个河谷的尽头。但在乌贝鲁阿加，坡面更窄，溪流更加湍急，栗树林比较窄小；当你们走到门前时，由于先有了偏见，你们会有种轻微的压迫感、窒息感。但请你们努力掩饰住、控制住这种感觉，请跨进这个疗养院的门槛。整个房子是由逐年修建的厅堂阁室连接起来的。主体部分矗立在一个平缓的低凹地上，我们走下四层台阶……

我们到了门前，走进窄小的门厅。门厅背面有一条无墙的长走廊，通到一个由三根大柱分隔的地方。这里有一道小门，进门便可到达那个涌出一股有益健康的清澈泉水的岩洞。我们再往前走几步，

一个小厅就出现在我们面前；里面摆着沙发和搁着花盆的架子。然后我们走过另一条过道，又到了一个宽敞的地方，那里设有邮电所、医务室和摆着小玩艺儿的长长柜台。让我们继续走一段。你们通过另一个大厅和另一条长走廊就到了淋浴室和蒸气浴室……从里面出来后，我们往回走，我们又看到了岩洞、医务室、邮电所；我们再通过头一条长走廊寻找通往楼上的楼梯。到了楼上，便是一条有许多小门的窄走廊。厚实的木板楼面打过蜡，闪闪发光；一条狭窄的反射光带在远处尽头消失；一股新鲜野草的清香，一股氯化物、乙醚的气味扑鼻而来，沁人心脾。为什么不通过走廊往前走？还有什么比逐渐发现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陌生的事物更让人愉快的呢？

这条走廊通向另一条走廊。请你们往右拐；穿过一个玻璃小厅，上几级楼梯到一个宽阔的平台。平台尽头又有几级楼梯，下了楼梯就进了一个宽敞的大厅。大厅四周摆满长沙发，墙上装有横宽竖窄的玻璃和一架立式钢琴，使钢琴红色背面突现在墙背上。你们满意吗？对于你们刚刚闯入的新环境，在你们贪婪的思想中是否产生了一个综合性的感觉？所有这些走廊、这些平台、这些厅室都空寂无人；地板闪闪发亮；墙壁粉刷得雪白。在静谧中，你们不时地听到一声短促的干咳，或一阵持续的咳嗽。我感到在这个环境中存在着一些什么。这环境

中里里外外充满村野气息：地面高低不平的杂乱无章的厅室与走廊，粗糙简陋的陈设，凹凸不平的床铺，朴实天真的仆役，单调乏味的饭菜……然而此时，你们也象我一样，喜欢这些非常地道的西班牙东西。过不多久，当你们在这里再待一小时，你们就会完全满意了。因为你们将发现，你们呼吸着的周围环境不仅充满了纯正的乡村味，而且由于必然的逻辑联系，也充满了富于幻想、多愁善感的罗曼蒂克色彩。难道你们不承认这泉水的潜在作用吗？你们不知道从真正的本义上说的“美学”病人都求助于这泉水吗？你们怎么能否认在罗曼蒂克和苍白的面容、灰黑的眼圈、瘦弱的身躯及无限的悲痛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呢？那些乡镇的罗曼蒂克姑娘是那么温柔，那么忧伤，那么纤弱，那么富于幻想；她们长吁短叹，泪水洗面，一会儿高兴，一会儿突然愁容满面；在小抽屉里面保存着一张退了色的照片和几封印有某咖啡馆或某旅店徽章的书信；她们头发散乱，在钢琴上弹奏《一个洋娃娃的丧礼进行曲》；阅读坎波阿莫尔<sup>①</sup>和贝克尔<sup>②</sup>的用报纸包了封皮的书；突然对着镜子看看是否变老了；冬天阴沉的日子里，她们在透明的窗帘后面等着某个陌生

---

① 坎波阿莫尔(1817—1901)，西班牙现实主义时期的著名诗人。

② 贝克尔(1836—1870)，西班牙后期浪漫主义著名诗人。

行人经过，也许是位能使她们的生活起革命性变化的潇洒青年……如果你们爱这些姑娘，请你们到乌贝鲁阿加来吧。这几天我已认识了欧拉利娅、胡安尼塔、洛拉、卡门、玛丽娅、恩里克塔。特别是我看到了奥蕾丽娅没有神彩的忧伤的大眼睛。

“奥蕾丽娅，您干什么呢？”一位青年对她说。昨晚我看见这位青年跟她跳过舞。

“不干什么，”她回答说，“我看河水……”

奥蕾丽娅斜倚在桥栏杆上，一副全神贯注、优雅大方、无拘无束的神态，就是加瓦尼笔下出现在花园平台上或双臂搭在长沙发上的一八五〇年的纤弱苍白的女性神态。奥蕾丽娅看着缓缓的河水；她的双眼虽然目不转睛、全神贯注，但并没有看见缓缓的河水。她的侧影显现在黄昏时刻的苍白的天幕上。

这时刻正是公路对洗浴者专横拔扈的时刻，但你们可不必遭这不可避免的习惯性威逼。疗养院后边，挨着小河有条宽阔的杨树林荫道。你们就迈步到那里去吧。路面铺着精致的草坪，一边是栗树成荫的小坡，另一边是一行矮化苹果树，枝叉弯向水面。三四排杨树把林荫道分成几条宽阔的道路。杨树的树干纤弱、细长、挺拔，树叶只长在高高的树梢上，因而你们在这茂林间散步好象走在支撑着绿色拱顶的极细的圆柱之间。当你们走疲倦了，你们就紧挨着水流缓慢的宽阔河段，在岸边坐下。一群

豉虫伸开四条灵活的腿，在水面上无休止地滑行。忽儿迅速前进，忽儿停止不动，忽儿又急剧转弯。每动一下就在水面掀起一个水圈；无数水圈互相碰撞，交织成一幅幅短暂的、任意的阿拉伯式的花纹图案。

但是夜晚渐渐临近。你们必须回疗养院去。刚刚响过一声余音袅袅的钟声。你们穿过一层的走廊，然后到楼上走廊。所有的灯都已亮了；打蜡的木地板上长长的反射光带，象一条细小的水银带，消失在远处尽头。一阵嘈杂的人声，象是有节奏的低声合唱，传到你们耳际。原来，洗浴者们在旁边的神堂里象往日下午那样念着玫瑰经。那时候你们一边听这神秘的赞美诗，一边在走廊上踱步，而你们的眼睛将第一次看到挂在门上的令人感到亲切的旧式铃铛——疯狂的电铃的祖先。这个无关紧要的东西使你们陷入了罗曼蒂克的遥远的幻想。你们还有什么没有看到？还有顶重要的东西留待你们去了解。晚饭后，有必要去大厅待上片刻。在大厅你们又会遇见胡安尼塔、洛拉、卡门、恩里格塔；你们又会看见奥蕾丽娅没有神彩的忧伤的大眼睛，全神贯注地看着扇子上的风景画，但却没有看见。钢琴奏出几个缓慢的、浑厚的音符；所有这些美丽苍白的姑娘都站起身，走到大厅中央；前进，慢慢后退，互相碰一下手又互相离开，这是表示相互敬重的礼节。她们终于跳舞了，跳了个我们的母亲或我们的奶奶

穿着百褶宽裙常跳的和缓的蓝赛箩<sup>①</sup>。看来你们的伤感情绪已达到完全饱和程度，但是在场的姑娘们要求玛丽娅唱歌。玛丽娅愉快地笑着表示反对，但后来收敛笑容，并咳嗽几声，最后唱了一支低沉、伤感、凄惋……的歌曲。

你们退出大厅，脑子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受。走廊上静悄悄的。也许你们听到远处传来一声急剧的干咳或一阵顽固的咳喘。当你们习惯了，你们睡着时就会想起奥蕾丽娅好幻想的大眼睛，就会相信感受到了最大的荒唐，最大的天真，相信感受到了一种模模糊糊的爱。

---

<sup>①</sup> 蓝赛箩，一种古典舞蹈。



## 一个绅士

西班牙的根

那是在一五一八年，一五一九年，一五二〇年，一五二一年或一五二二年。这位绅士生活在托莱多，《托尔梅斯河上的拉撒路》<sup>①</sup>的无名氏作者描写过他的生活。房子高大宽敞，前厅略显昏暗，小瓷花砖铺地；大门上有个石制的宽大家徽；宽大的阳台围着锻打成的铁条。房子内有个大厅，大厅后墙有一道小门；通过大厅，左侧有个明亮干净、大瓷砖铺砌的天井，瓷砖接缝里长出青草。整个房子内既无地毯也无窗帘，既无桌椅也无板凳，既无烛台镜也无图画。甚至连汤锅、炖菜锅、炒菜锅也没有，连盘、罐、刀、叉都没有，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但这位绅士生活幸福，因为实际上的生活是通过我们表现出来

<sup>①</sup> 《托尔梅斯河上的拉撒路》，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中出现最早（1554年问世）、艺术成就最高、影响最深远的作品。作品主人公拉撒路是个流浪汉，给各种各样的人当仆人，如小时候曾当过瞎子领路人。拉撒路成了西班牙文学中的艺术典型，他名字的指小形式拉撒里略成了西班牙语的普通名词，意为瞎子领路人。该书中译本也译为《小癞子》。

的。在我们右手边的一个大厅里有张芦席和一条毯子，这便是床。在天井的一角，放着一只装满清水的坛子，这便是食粮。

房子内非常安静。门前的街道狭窄曲折。住在旁边的几个纺纱姑娘摇动纺车发出有节律的轻微响声，隐约可以听见；这类纺车就是你们在维拉斯克斯<sup>①</sup>的画里见过的令人感到亲切的纺纱机。时而传来一阵歌声，也许是古老的歌谣，象在小说《饶舌的职事修士》中咏唱塞戈维亚的起绒机的歌谣。或者偶尔有一阵清脆的钟声振动空气；这些钟在托莱多是由方济会修士，或多明我会修道士，或施恩会员，或圣奥古斯丁派成员，或托钵僧们敲的。如果钟声在早上敲响，我们的绅士从他的肉色床垫上起来。那时是六点，六点半，七点。在那寒碜的床铺一端，放着他用作枕头的袜子和绅士坎肩。他拿起袜子和坎肩一一穿上。然后拿起衣服，这衣服由他自己掸灰，自己洗。然后拿起剑。正要系佩剑腰带时，把剑拿在手里，珍爱地端详片刻，好象看着一个心爱的人儿似的。这柄剑是整个西班牙、整个民族的灵魂，这柄剑教我们懂得坚定、勇敢、大胆、蔑视低微，默默地高傲地忍受。

这位绅士如果没有这把剑，你们知道吗？他就

---

<sup>①</sup> 维拉斯克斯(1599—1660)，西班牙著名画家。他的主要作品有：《醉汉》、《纺纱女工》、《侍女》等。

不能够安静地、幸福地、愉快地生活在一个既无桌椅板凳又无锅罐瓢盆的房子里。他拿着剑看了又看，轻轻地抚摩一下宽阔的护手，接着在空中挥舞几下，对他当仆人的全神贯注地看着他的小伙子说：“噢，小子，你要知道这是柄多好的剑呀！世界上没有任何金银珠宝能换我这柄剑。”接着他把昨晚吹掸干净后小心翼翼地放在石凳上的斗篷拿起来，利落地披裹在身上。“拉撒路，”他对他的仆人说，“你把家看好。我去听弥撒了。”他从街上向前走去，他的脚步不快，他高昂着头，但不显得蛮横。斗篷的一头搭在肩上，他的左手摸在剑柄末端并按在上面，深感快慰与满足。街上响起一声沉重的关门声。邻家纺纱姑娘们放下手中的纺车，歇息片刻，从阳台上探出身来。“瞧，他多潇洒！”其中一个说道。“英俊的美男子！”另一个惊呼道。“是个出色的骑士！”第三个补充说。这些调皮的托莱多姑娘——布朗托姆<sup>①</sup>在他的《风流女人的生活》中赞扬了她们的活泼可爱——都哈哈大笑起来。她们有点鲁莽，有点冷酷，以清脆的笑声嘲弄杰出的、名副其实的、勇猛强悍的绅士。绅士沿着上行的街道缓慢地、威风凛凛地一步步走去。难道你们没把这活泼的笑声视为一个象征？你们在这些纺纱姑娘身上是否看到了这个象征？她们整天在纺纱机旁劳作，拿这位邻居，这位

---

<sup>①</sup> 布朗托姆(1540—1614)，法国作家、编年史家。著有《皮埃尔·德·布尔代耶回忆录》。

完美无缺、富于幻想、英勇顽强但没有饭吃的绅士开玩笑。在现实与精神之间，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单调劳动与生活中同样不可或缺的理想之间存在着一种象世界一样永恒的对立，这种永恒的痛苦的对立你们没有发现吗？

但是方济会修士、圣奥古斯丁派成员、多明我会修道士、施恩会会员；托钵僧们、圣三一会修士们的钟声在召唤人们去做弥撒。我们的绅士走进托莱多的一个洁白清静的小教堂。也许教堂的后墙设有一道铁窗栏，通过铁窗栏的空档隐约见到来回走动的修女们白色的或黑色的侧影。做完弥撒到外边去散会儿步是最适宜的了。天气晴朗、温和、宜人。正是深秋时节，树木已渐渐发黄，树叶已开始脱落，落叶在路上被风来回吹动。在光芒耀眼的蓝天上，托莱多城的圆屋顶、钟楼、金黄色或暗灰色的墙垣、高耸的观景台、尖尖的塔顶都显得分外突出。我们对面远处，塔霍河深谷的另一边，是一派炎热的、朴素的、浓郁的、充满格列柯<sup>①</sup>色彩——深蓝、暗赭、乌绿——的景象，是个广阔的庄园娱乐场。也许在上午这个风和日丽的时刻，有许多人离城到茂密的园林里去散步，如：堂罗德里格、堂洛贝、堂贡萨罗等几位贵族。他们被人们用轿子抬到那里，然后下来走一会儿；他们弯腰屈背，摇摇晃晃，肩

---

<sup>①</sup> 格列柯(1541—1614)，西班牙著名画家。原名多米尼柯·狄奥托科普洛。

负着支持堂娜伊萨贝尔和堂费尔南多<sup>①</sup>的光荣的战斗重任。或者是那些戴着宽大破旧的褶皱脖饰的美男子：他们梦想去弗兰德、法兰西、意大利，写便条与情人作卡杜洛和奥维迪奥式<sup>②</sup>的约会。或者是那些俏丽的少女：她们用黑披巾裹得严严实实，只留出一只手让人看；那手白皙、柔软、光滑、修长、十指尖尖，也许戴着阿隆索·努尼奥斯、胡安·德梅迪奥、佩德罗·迪埃斯等托莱多的高明金匠精工制作的金指环。或者是那些七老八十的老妪：她们穿着大拖鞋、戴着宽头巾；也许还带着一嘴发育不全的髭须；她们带着纱织花边和其他小商品挨门挨户去卖；而且可能还向你们提供一颗受绞刑死人的牙齿和一小段绞索……而我们的绅士正在这群求爱者和受爱者中间漫步。你们在维拉斯克斯的某幅画中，如《半人半鱼的海神泉》中，没见过一位美男子向一位贵妇人点头弯腰的样子吗？这种高贵的质朴直率的动作，显示了既倾倒又高傲、既没有恼人的生硬粗鲁，也无法国人的矫揉造作，而是谨慎的、优雅的、轻松的；这种独特的美好的动作只有西班牙才有过。

---

① 堂娜伊萨贝尔，指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萨贝尔一世（1451—1504）。堂费尔南多，指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多二世（1452—1516）。两位国王于1469年联姻，1479年两个王国统一。历史上通称伊萨贝尔一世和费尔南多二世为天主教国王。

② 卡杜洛（前87？—54？），古罗马诗人。他用优美的抒情诗歌唱他的情人莱斯比娅。奥维迪奥（前43—后17），古罗马诗人。著有《爱的艺术》（又译《爱经》）。



这种动作，这微微的躬身是西班牙相传已久的旧礼节。这种动作是希隆的、茵发塔多的、莱尔马的、阿尔瓦的、维利亚迪阿斯的。这种动作也是我们这位绅士遇见裹黑披巾姑娘在茂林前面经过时所做的动作。接着他跟姑娘们说话。他小心谨慎，有时笑有时微笑，还讲述他的冒险经历。也许这几位千金小姐在聊天过程中曾暗示——你们知道这个词的本义——想吃些点心或某种清凉小吃，这时候我们这位绅士一时感到轻度的难堪，然而马上借口有件不能拖延的事情就告辞走开了。姑娘们裹在黑披巾里微笑了。绅士慢慢地、潇洒地远去了。他一阵轻微的抽搐，紧攥着剑把。上午就过去了，大教堂里敲过十二响低沉而悠长的钟声。现在他必须回家去了，城内所有的餐厅已把白色的亚麻桌布或锦缎桌布铺上了餐桌。我们这位绅士向他的陋室走去。就在这家里、这个时候，一个痛苦的时刻开始了。你们，当深刻的矛盾压倒你们精神的时候，没有在你们家中的一个房间里默默地、冥思苦索地来回踱步过吗？你们不感到气恼，不感到愤怒；没有从你们的嘴里说出一句不满和埋怨的话。那是种平静的内心的痛苦，折磨着你们的是一种对命运光明磊落的容忍。这位绅士就是这样在他家的大厅里或走廊里来回走动。正当他这样走着的时候，有人叫门了。呀！原来是拉撒路。要是在以往，我们这位朋友的眉心上也也许已打了个结。可现在，他的脸色却豁然开朗了。



“拉撒路，你怎么没来吃午饭？”他微笑着对仆人说，“我一直等你来着。看你不过来我就先吃了。”

拉撒路没有吃过午饭，但是他带来了几块硬面包和一只奶牛蹄子；据他说是从城里乞讨来的。

“拉撒路，”骑士又十分和气地对他说。“我不愿意你去向人讨施；人家会以为你是为我去讨的……”

但是拉撒路坐到石凳上吃了起来；骑士一边来回踱步，一边看着他吃。

“拉撒路，你的吃相真好看呀！”他第三次对仆人说，“这是牛蹄子？”

“是的，老爷，是只母牛蹄子。”拉撒路答道。

“我告诉你，”杰出的绅士又说道，“世界上没有什么更对我口味的好东西了。”

这时候，拉撒路明白了他主人还没吃过东西，于是就敬给他一块肉。绅士犹豫了片刻，最后他吃了。我们原谅他这一次退让妥协吧！在这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刻，在这位刚强汉子的头脑里出了什么问题呢？

下午，骑士又去逛托莱多的大街小巷。可能他跟几位朋友聊天来着，虽然他说他没有朋友——请你们记下这又一个温和谦恭的特征。他也许站在峭壁上观看着深谷底里塔霍河发红的轻浪默默地流动。各修道院又一次敲起了钟。我们这位朋友要去参加九日斋、三圣颂、训诫活动吗？当他走到家时，对拉撒路说：

“拉撒路，今天天已晚了，不去买吃的了，明天白天咱们再去搞食物吧。”

说完，他小心地把斗篷放到石凳上，当然先把斗篷抖一抖，拍一拍灰尘；接着便脱衣睡觉了。

这事发生在一五一八年，一五一九年，一五二〇年，一五二一年或一五二二年。同一世纪，有个名叫特蕾莎·德·赫苏斯<sup>①</sup>的女人，善察人们的心灵。她在《创建》一书中写了这样的话：“有些人非常诚实，即使他们饿得要死也愿意忍着，而不愿意旁人看出他们在挨饿。”

这是西班牙人的伟大：纯朴、刚毅、平静的默默的长时间的忍受。这是我们祖国的已趋枯干的根之一。

---

<sup>①</sup> 特蕾莎·德·赫苏斯(1515—1582)，西班牙宗教文学著名作家。她的作品《一生》、《创建》均属于自传体文学作品。

## 蒙田的理想<sup>①</sup>

“您说他原是个开朗的人？”

“非常开朗。我锯开他的头颅时……”

“您锯开了他的头颅？”

“我是作为法医这么做的。亚历杭德罗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给他开颅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之一。”

“他死得痛苦吗？”

“他死得象活着时那样：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没有引起别人难过。”

“这也是另一位我十分尊敬的人的理想，他就是三四个世纪前的哲学家：蒙田。这位哲学家希望死在一个客店里。生前他常说：‘让我们在亲人中生活、欢笑，让我们在陌生人中埋怨、死亡。’”

“亚历杭德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到哪里就把荒唐的愉快带到哪里。”

---

① 蒙田(1533—1592)，法国哲学家、散文作家。

“在各种各样的愉快中，荒唐的愉快是最大的愉快；因为这是孩子们的愉快，乡民们的愉快，是未开化人的愉快。换句话说，是那些比我们更接近自然的人的愉快。亚历杭德罗他长得怎么样？”

“他个儿高大肥胖，脖子粗壮，脑袋很小。”

“他富有吗？”

“相当有钱。但所有钱都在娱乐游玩中花光了。到死的时候已所剩无几了，死神来得很及时呀。”

“他没有子女吗？”

“他是单身汉。他常说他没有使他的姓氏永存于世的强烈愿望。”

“这跟我刚才说过的哲学家又很相似。这位蒙田也不希望他的家族永存下去。他写道：‘当我离世时对世上发生的事不会有什么忧虑。’您说亚历杭德罗经常旅行？”

“他常去马德里，最后他在马德里成了个大名人了。有一天他走进一个咖啡馆，并说所有在场顾客的吃喝费用都由他来付。‘谁付钱？谁付钱？’顾客们一个个问道。当大家都注视着他的时候，他跳上一张桌子，开始发表一篇语无伦次的演说。”

“他酒精中毒了吧。”

“不，他从来不醉。他只是喜欢吃得好，吃得多。这是他死亡的原因。”

“他是中风死的？”

“对。一天晚上，我们正在老俱乐部谈笑……您

知道老俱乐部吗？”

“不知道。”

“老俱乐部拆除已好些年了。一天晚上我们在那儿吃晚饭，但亚历杭德罗却没有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大家都想他。但亚历杭德罗是不会不到的。过了一会儿我们就看见他出现在门边。这下子，愉快的气氛就出现了……我还记得，吃完晚饭喝咖啡。当送来咖啡时，我拿起一只杯子，倒满朗姆酒，就把酒杯递给亚历杭德罗喝。他接过杯子，拿在手里停了片刻，然后就一口喝了下去。但当他把杯子移开嘴唇时，做了个很不愉快的表情，对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好象仍在我耳边回响：‘这杯酒我觉得象毒药。’”

“他怎么能这样说呢？”

“我不明白，也许是种预感。朗姆酒没有什么劲，我们谁都喝……那时候是夜里一点钟。我走了，因为我喜欢早起。‘明天见。’我对亚历杭德罗说。‘你还来这儿吗？’他问我。‘来，中饭过后来。’我回答。有三四个朋友也跟我一起出来了，但亚历杭德罗跟另外两二个爱热闹的留在那儿了。”

“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呢？”

“聊天、喝酒。我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因为看门人跟我讲过好几次。当亚历杭德罗参加这种喝酒瞎聊时，最后总要跳一跳他自己编的一个舞蹈。”

“他编的舞蹈？”

“完全可能是他创作的。那舞蹈是一连串的蹦跳和胡乱旋转。那天晚上他也跳了。另外几个人拍手、唱歌，他那肥胖的躯体随着合唱蹦跳旋转。这样跳了好长一会儿，他突然离开大家，独个儿坐到一张桌子上。坐下后，胳膊肘放在大理石桌面上，脑袋捧在手掌上，闭上了眼睛。”

“其他人见了不觉得奇怪吗？”

“不，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们已经有点醉了；再说亚历杭德罗大吃大喝之后就睡觉大家都已习以为常了。”

“亚历杭德罗开始睡着时，他们在干什么呢？”

“他们走了。亚历杭德罗闭上眼睛时，打了几声呼噜。‘亚历杭德罗睡着了。’他们说，说完就都走了。所以看门人让他老婆拿来一条毯子和一只枕头。夫妻俩把毯子和枕头放到地上，把亚历杭德罗抬起来让他睡下。请您们注意，我说过亚历杭德罗打过几声呼噜，打过呼噜就死了。看门人对我说过几次，当他和他妻子抬起亚历杭德罗往地上放时曾说过：‘见鬼，今晚亚历杭德罗真沉呀！’亚历杭德罗就这样过了一夜。第二天，看门人走进大厅，发现亚历杭德罗仍象昨天夜里让他躺下时那个样子。‘堂亚历杭德罗！堂亚历杭德罗！’看门人喊他。但是亚历杭德罗没有动静。这时，看门人扯他的胳膊拉他的腿，惊恐地发现腿和胳膊已经僵硬了……当天我给他解剖验尸，锯开了他的头颅。当时我以为永远



锯不到他的脑髓了。我从未见过如此坚厚的颅骨！  
里面只有一点儿脑子。”

“那么说，为了愉快地对待生活，不长脑子才行  
吗？”

“也许……”

## 晚 会

堂胡安、堂娜玛丽娅和贝比塔坐在地炉前。火焰摇曳、波动，舔着炉壁的黑色瓷砖。外面，门口有人喊了一声。

“会是谁呢？”堂娜玛丽娅说。

“不知道。”堂胡安说，“是佩里科和洛拉吧。”

“得了吧！”堂娜玛丽娅反驳道，“你说这样的天气他们敢出门？”

下了一天大雪。古镇周围无边无际的平坦农田白茫茫一片。橄榄树戴上了白色的羽饰。葡萄树根埋在雪下成了白色的小堆儿。道路上也许能见到曲折的深深的车辙和行人的脚印。

“是他们。”听到门厅里的说话声，堂娜玛丽娅说道。

不一会儿，客厅门边传来一个清晰的女人声音说：

“晚上好！”

又听到一个浑厚有力的男人声音说：

“晚上好！”

你们从没考虑过这句简单的话所表达的愉快、力量和内心情绪吗？在村镇，这句简短的话具有在别的地方所没有的某种含义。我们在地头，在我们的葡萄园干了一天的活；我们谈论过浇水、整枝、播种；也许我们从一直关闭着的书柜里取了本积满灰土的书读了一会儿；可能在俱乐部厌烦了两小时；榨橄榄的季节，我们待在油坊里看着压榨机榨出的油从槽边滴流下来；到晚上吃过晚饭后，我们坐在地炉前。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听见了这句简短的“晚上好”。当时，我们手里拿着火钳，用火钳把火拨旺。听到这句话，我们放下手里的火钳回过头来。

“好家伙！”堂胡安喊道。“我以为你们今天晚上不会来了呢！”

“不来，我们俩在家干什么？”堂娜洛拉反问。

“我可不怕冷。”堂佩德罗快活地说道，一边裹紧斗篷坐在一把椅子上。

过会儿，他用低沉的声调转了话题：

“喂，今天路易斯跟你谈了吗？”

“没有哇，你怎么问这个？”堂胡安回答。

“今天上午，”堂佩德罗说，“我在埃拉达见到他了……”

“今天上午你去埃拉达了？”堂胡安打断了他的话。

“对，我去那里看了看橄榄。我打算星期二就开始收了。路易斯回家时，我遇到了他。他跟我谈起

了他想跟你换地，用他丰塔纳的新葡萄园换你卡尔德隆的葡萄园。他问我你觉得是否可以接受。我说：‘哎哟，这我可说不好，最多晚上遇到胡安时我把这想法告诉他。’”

堂胡安，手里拿着火钳，猫腰往炉膛内张看，轻轻地拨动不吐火苗的木柴。他把一块滚到一边的火炭拨过来。将一段粗大的橄榄木翻了个个儿，让它燃烧得通透些。

短时间的沉默后，他慢吞吞地问道：

“你说拿丰塔纳的新葡萄园换我卡尔德隆的葡萄园？”

“他是这么说的。”堂佩德罗回答说。

堂胡安又拨起柴火来。堂娜玛丽娅、堂娜洛拉和贝比塔，她们本来在低声说话，这时都沉默了。屋外，风不时地发出一阵怒吼。远处，不时地传来窗子的碰击声。是那些翘棱、松动、神秘的窗子，是阁楼、杂物间、正厅、从来无人进出的我们儿时感到恐惧的那种房间的窗子，每逢刮风的夜晚便嘭嘭作响。火焰在摇曳、波动。听见几声悠长、低沉的钟声。

“喂，我跟你说。”最后堂胡安大声说道。接着又沉默了一会儿。

“换卡尔德隆的葡萄园？”堂娜玛丽娅问道。她一直等着听堂胡安说什么，可终于憋不住了。

“路易斯这么想。”堂佩德罗说，“他在丰塔纳只

有这块葡萄园，到那里干活要走很远，而你们换过来可能是合适的，因为新葡萄园旁边的萨拉纳，你们还有土地……”

“对。”堂胡安说，“不过我觉得卡尔德隆的葡萄园比丰塔纳的新葡萄园大得多。”

“这个我同意。”堂佩德罗分析道，“可是你想想，新葡萄园的葡萄长得很好，今年就可产不少。”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墙上挂着两三幅退了色的、旧得亮铮铮的油画。关在笼子里的石鸡一动不动；有一只偶尔张开眼圈带红点的圆眼睛，微微移动一下身子，在结实的笼条上嗒嗒啄几下。镇上的旧钟又低沉地、悠长地响了几声。蓝色的幽幽火焰在粗木段上游动。堂佩德罗卷了一支烟，轻轻拍了几下掌上的烟末。然后转了个话题，声调先低沉后活泼，说道：

“糟糕！”他惊呼道，“贝比塔，你有啥想法？你喜欢卡尔德隆葡萄园还是丰塔纳的新葡萄园？”

贝比塔这姑娘身材瘦削，皮肤白皙，长一头金发。她的脸膛微呈鹅蛋形。她灰色大眼睛有几道不大明显的蓝眼圈。贝比塔白净而细长的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贝比塔微笑着弯起两道眉毛，缩回双手，开口说道：

“我不知道，堂佩德罗。可能两个都不错……”

“得了，等于什么都没说！”堂佩德罗说着做出一副意味深长的滑稽相，“你要是不说我们应该做什

么，那我们可一步也不敢动了。”

说完，他看着烟圈冉冉上升，慢慢消散；突然以更亲密、更随和的口气大声说道：

“喂，你知道我下午在阿尔巴迪街看见谁了？”

贝比塔微微一惊。也许在她的脸颊上出现了几朵洋红色的野玫瑰，烘托出她鬓角卷曲、光亮、耀眼的金头发的色调。也许看到了贝比塔心中有点不快，堂佩德罗好长一会儿没再说话，但后来他说：

“我看见了罗莎柳和安东尼奥。听说他们已经和好，而且据我见到的情况看，肯定他们和好后很合得来。”

贝比塔胸部平缓和谐的曲线有点波动。归根结底，这位爱管闲事的一肚子坏水的堂佩德罗所说的事，并不是贝比塔所担心的。

“对，对。”贝比塔大声说道，象某种危险临到头上似的，说得急促有力，“对，对。行呀！嗨，如果罗莎柳打从安东尼奥不理她就病倒了，而且如果是她主动想重新建立关系……”

“我，”堂娜洛拉说，“我今天下午看见他们俩在旧教堂作九日斋。”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外面街上，不时响起一个行人沉重而急促的咚咚咚脚步声。我们在夜间、寂静、孤独中听到的这种脚步声有点奇怪。街上黑沉沉的，没有行人。也许在那边远处，传来巡夜人



拖长的悲哀的声音。如果这些古老的小城有铁路，也许还能听到不响亮的、难以听到的机车的汽笛声。如果是这样，脚步声、喊叫声、汽笛声、窗子碰击声、地炉内木柴的劈啪声、石鸡啄笼声，所有这些声音会组成完美的交响曲，深沉的神秘的合唱，那是事物的尚未被理解的永恒的声音。

堂佩德罗用火钳把火拨旺；堂娜玛丽娅、堂娜洛拉和贝比塔在聊天。是不是夜已深了？旧钟又响了。歇息的时间到了。当大家走到门口道别时，看到夜晚的黑暗把铺盖着街道的雪毯的茫茫白色衬托得分外突出。墙角上神龛的彩灯闪闪发光，在风中摇曳。

堂佩德罗和堂娜洛拉两人的身影踏着响亮的脚步声远去，消失在远处……

## 鱼 和 表

这是我送给亲爱的幽默作家路易斯·加巴尔东的一番怪论……我深感伤心。我面对大海坐在浴场疗养院的一把轻巧的椅子上；也许面对这茫茫无际的大海，我的思想在无休无止的时间和无穷无尽的人事变迁的海洋上漫游。但是一个不讲礼貌的小伙子走过来，向我索取十个生太伏<sup>①</sup>。这是坐椅子的代价。我把十个生太伏给了他。我又一次摆脱了这现实的瞬间的肮脏，我的思想在无限的时空中热情地、急速地飞翔起来。我站起身；一个逍遥学派哲学家不能坐着。在一群群身材苗条的姑娘之间，左转右拐地行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看着鼓鼓囊囊、曲曲折折的女性的上身眼前翡翠色的海洋上美妙而和谐地显示出侧身轮廓。每隔一会儿来一辆有轨电车；洗浴者的杂乱人群闯进浴场疗养地。他们说呀笑呀，坐在椅子上围成许多圈。下面沙滩上，金色的地毯上，一些黑色的人影在移动，在行走；穿着

<sup>①</sup> 生太伏，西班牙最小货币单位，值百分之一比塞塔。

短小泳衣的洗浴者在他们中间不停地通过。也许从海浪里钻出一位标致的姑娘，湿淋淋的，蜷缩着的，泳衣贴住了身子。这时候，一群人停住了脚步，默默地贪婪地看着她；而她缓慢地穿过细软的沙滩，带着那种——你们已经知道——与其很有关系却装作若无其事的表情。也许从可怕的海洋里出来的洗浴者是个男子。这时候，海滩上文雅的姑娘们注视着他，向他微笑，而且她们还窃窃私语。而他，穿着已退了色的短短的泳裤，有点不好意思；一阵轻快的小跑，一直跑到更衣棚。

我观察了这一切，又坐了下来。作为亚里斯多德的信徒，我为什么老坐着呢？这位躲避不开的小伙子又走近我，向我收取十个生太伏。十个生太伏的坐椅费。我付了十个生太伏。我又胡乱地想到了永恒、时间、生命起源、死亡原因以及有关认识的问题。我目光注视着淡绿色的海水，木然地坐了一会儿又站起身来。变换花样是生活的一大乐趣，你们在生活中应当常作些变换。这是我所以离开疗养院的大厅而下到海滩的原因。在海滩上可以看到女人们斜靠在藤篮边上美丽的脚。穿着高雅的崭新皮鞋的弓形的小脚，是女人最吸引人的部位之一。你们要力求你们所爱的女人有一双小脚。我一向以一个普通的生活观察者应有的谨慎观察着女人们的脚。也许我从那位太太身边走过去时距离很近，使我有机会进行观察。请你们注意，这时候我故意把

我的手杖落到她面前；自然罗，我便弯腰去捡手杖……

当我从这边走到那边时，强烈地希望能在一只藤篮上坐下。这些藤篮，对我这类哲学家来说，真是种令人惊讶的新事物。读者已经了解，这种篮子象是一种藤制的小型神龛。但是，我声明，以前只在照片上见到过，当然也从来没在藤篮里歇息过。在人们的生活中有些希望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对我们来说却有重大的意义。我跟你们坦白地说吧，从我童年起，每当我去学校时，我内心深处就隐藏着强烈的愿望，希望在旅客的喧闹声中，在火车站的铃声与机车的汽笛的交响中，能在火车站的饭馆里吃饭。后来长大成人了，已多次实现了小时候的幻想，而且深为痛苦地感到在火车站吃饭真是桩伤心事……

此时此刻我还要经受一次严酷的失望吗？在我面前有一具空藤篮；我坐下了，心里非常激动。藤条嘎吱作响。一阵温柔的愉快与满足使我的神经颤动起来。我自言自语地说，这东西妙极了。同时我以为，我伸开双腿、手杖把靠在嘴边，将帽子稍稍压到额头，我一定有上流社会杰出人物的模样。我小心地左顾右盼，想看看自己是否引起了那些文雅姑娘的注意。但我确认，这些千金小姐没有看我一眼。相反，一位穿白色衣服的男人，手拿一张绿色纸片朝我走来。我有点惊讶。这个男人是谁？他

要干什么？向我递来的这张纸片意味着什么？这个人要我付十个生太伏：十个生太伏的藤篮费。坐在一个藤篮里付十个生太伏。也许一种迷茫的失望情绪已在我心中产生。难道就象那匆匆涌来消失在沙滩上的海浪那样，生活是条无尽头无休止的失望链子吗？这一肤浅而平庸的认识引起我更深刻更令人沮丧的情绪。但是在这些姑娘笑逐颜开，处处有声、轻松愉快的浴场疗养地，怎么能坐愁行叹呢？不能，绝不能，这是荒唐可笑的。为了驱散这悲哀情绪我回到了大厅，然后上了露台。露台的用途是不可否定的。从露台可以极目远眺广阔美丽的景象。一片蓝色平原展现在我的眼前。我站着只看了一会儿，因为我面前有把椅子。我为什么不坐在这椅子上呢？我坐下了。当我的思想又在哲学领域驰骋时，我看见一位陌生人向我走来。我又感到一阵奇怪的激情涌上心来。这位陌生人向我要十个生太伏。这是坐在露台看海洋的花费。我给了他十个生太伏。我感到痛苦，感到已处于绝望的陡坡上，开始向无底的深渊滚落下去……

必须离开海滩，到海岸边上去走走，然后去乘有轨电车。我看乘有轨电车是个好主意。我乘上电车，到了桑坦德，在码头上漫步。这里我见到几位渔夫。渔夫是可敬的人，他们能教给我们耐心。如果什么时候，对你们的妻子不耐烦了，你们也设法到渔夫身边去散会儿步。我看到，我注视观察的那



位杰出的渔夫每隔一段时间，就拉动那条坚韧的细线，钓起一条银白色的鱼来。可惜间隔时间很短暂。开始，在远处浅绿色的水下，出现一个形状模糊的白色斑点。这斑点很快就渐渐扩大，轮廓逐渐清晰，同时划出一条曲线。然后，这鱼就被提离它的基地，在空中扭动身子，然后落入了渔夫的手中。这是可怕的时刻。渔夫把鱼儿摘下钩，丢进黑洞洞的渔篓里……不过这是普通渔夫的笨拙的钓法。我观看的这位渔夫，当他手里抓住这种银鳞金鳍的大鲷鱼时，当他经过长时间耐心等待钓上一条这种鱼时，先把鱼拿到耳边，装作默默地听了一会儿，然后转向在旁观看的人，微笑着大声说道：“它说他想回到下边去，但我跟它说了，叫他在哪里跟我们待一会儿。”在旁观看的人也笑了，鱼儿在篓里狂蹦乱跳。而我却自言自语道：“这个渔夫是桑坦德最大讽刺家……”

这一发现使我很高兴。这是我伤心难受的避暑期间最重要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也就在这个时刻，我愉快地满意地离开了浴场疗养地。重要大事也得用简短的语言来表述。当时我手里拿着表，是块小小的沃索姆牌怀表，扁平得象这条鱼。我把怀表掏出来，自然是为了看看时间。但就在我注视白色表盘时，这位渔夫，已把鱼饵挂在钩上，为了把鱼钩抛得更远些，便把鱼钩往后甩。我怕鱼钩钩走我的帽子，便猛然跳一下。随着这一跳，我的小怀表也



跳进了水里。你们理解我惊愕的程度吗？我目不转睛地望着鱼钩：它轻盈地、飘飘然地、象一条自由自在、欢蹦乱跳的鱼，落到险恶的波涛之间，最后沉入水底。我，木然地待了一会儿之后，离开了这可悲的地方。我又自语道：“这条在渔篓里蹦跳的鱼，应该愉快地自在地待在水里，而不应留在陆地上；这只跳进波涛之间的表，应该待在我的衣袋里，而不该去跟鲑鱼、舌鳎、比目鱼、鲷鱼和狗鳕一起生活。为什么事物的自然次序会这样颠三倒四？由于什么神秘莫测的原因产生了这种现象？这不是有点象我们幻想美好的事物而可悲的现实却把我们带上另一条道路的现象吗？这不是我们被意外的不幸扰乱和颠倒了命运、生活、爱情和雄心的写照吗？”

这是我送给亲爱的幽默作家路易斯·加巴尔东的一番怪论。我深感伤心。

## 萨迪瓦尔人物剪影

### 一 坎图埃拉

我在什么地方认识坎图埃拉的？在加尔多斯<sup>①</sup>的某本小说里？在《曼索朋友》、在《禁止》、在《森特诺博士》、在《安赫尔·格拉》中？坎图埃拉他已坐在桌前，坐在你们对面。坎图埃拉圆圆的脑袋，梳得贼亮，太阳穴两侧留着长长的角状鬓发。他留一撮小胡子，看来经过精心修剪，会使你们想起一八五〇年时公务员的小胡子。小胡子又浓又黑，两端急剧变窄，形成两个尖头。坎图埃拉穿一身朴素的灰色羊驼毛料衣服，戴一条难以定类的领带；你们认为这种领带在年轻公务员胸前、咖啡馆里演奏的提琴手胸前、旅行推销员胸前、医学院学生胸前已见过千百次了。坎图埃拉象所有在座的人那样，象坐在左边、右边或对面的人那样，默默地吃饭。

<sup>①</sup> 加尔多斯(1843—1920)，西班牙著名现实主义小说家。西班牙语国家的文学评论界，把加尔多斯与塞万提斯并称为西班牙文学史上“一对并峙的高山”。《曼索朋友》、《禁止》、《森特诺博士》、《安赫尔·格拉》都是他的重要作品。

你们注视他片刻之后会说：“这是个地地道道的粗人，是个可怜的人，可能是内阁的一位职员，也可能是个小工业家。”

但是你们猜错了。现在坎图埃拉正跟贝尔多纳多说话。他说道：“一次，我在布鲁塞尔——巴黎的快车上……”这时，你们会把送往嘴里的叉子举在空中，目瞪口呆地望着坎图埃拉。坎图埃拉继续吃着，显得单纯朴实，彬彬有礼。你们又会说：“肯定，这位可怜先生偶尔乘坐外国快车旅行过。”但是坎图埃拉却与堂埃米利奥聊了起来。你们听见他在谈论一位陌生人：“对，我见过他，因为他有皇家剧院的长期戏票，紧挨着我的座位。”你们一听又抬起头来，更惊讶、更吃惊地看着坎图埃拉。就这样你们逐渐认识了坎图埃拉——一位赫赫有名的银行家的继承人——有一笔巨额财富，到过不少国家，住在一所堂皇的房子里，每当高兴的时候就乘着汽车出去兜风。这样，你们就沉思冥想起来，把你们的印象综合起来后，你们又会说：“他是个平常、朴素、自然的人；他是个奇怪、独特的人；他是个显贵要人，以高超的艺术把自己掩饰得无足轻重。”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跟坎图埃拉经过长时间交谈之后，你们发现这位可怜的人是个真正的马德里人，是马德里人的典范和缩影，也就是说：温文尔雅，性情温顺，言谈风趣，不甚热情，彬彬有礼，勤奋、敏锐、聪慧。没有坎图埃拉，萨迪瓦尔的生

活不能设想。坎图埃拉每年到萨迪瓦尔来，再去圣塞巴斯蒂昂，从圣塞巴斯蒂昂去比亚里茨。坎图埃拉是大家的朋友，两三句话就会让你们知道某个洗浴者的生活；还常常对你们说一句惊人妙语。坎图埃拉，因为适度的、合时的和蔼热情很讨女人们的喜欢。他先询问她们刚进行的郊游过得怎么样；常在汽车踏板上伸手搀扶她们；因为某件小事佯装生她们的气。

“侯爵夫人，我很生您的气呀。”

佩尼亚-富恩特侯爵夫人，这位谨慎的侯爵夫人有点天真，这你们是了解的。一听这话，她愕然了：

“为什么，坎图埃拉？”

“今天您在公园，没跟我打招呼。”

“埃图埃拉，看在上帝分上！”侯爵夫人叫道。她的声音象在哭泣似的，这个你们也想得起来。

但是坎图埃拉低头吃菜，装作沉默不语，绷着脸，样子可怕……

## 二 堂贝尔纳多

这一位正好相反，就是说，他是个会引起你们这样那样揣摩的人，但事实上并无任何不寻常的地方……当你们在桌上最安静的时候，会听到一个粗嗓门愤怒地喊道：

“太不象样了！难道你一辈子就这样？”

他是堂贝尔纳多，他在呵斥一位女仆，因为女

仆上菜的间隔时间拖得太长。堂贝尔纳多的暴怒让你们奇怪吗？你们认为这样的怒吼也许是作威作福吧？对此你们不要感到奇怪，因为据他自己说，三十九年前他就到萨迪瓦尔来了。他怎么没有发火的权利呢？如果他的牙床骨被闲置三四分钟，他怎么没有权利发怒呢？你们想象：有一块鲜红的、火红的卵形墨迹，在这摊墨迹点上两个小点儿，在小点儿下面用白色添上一竖，然后画一条与竖道垂直的白线……这样你们就画成了堂贝尔纳多的肖像。

“堂贝尔纳多，”坎图埃拉说道，“你知道那天我在索拉莱斯看见谁了吗？我看见贝尼托了。”

“是嘛！”堂贝尔纳多粗声粗气地应道。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正当你们以为这急促的对话的主题已被忘掉时，堂贝尔纳多大声说道：

“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

“他现在胖得很。”坎图埃拉说。

“不，”堂贝尔纳多说，“我是说我很久没看到索拉莱斯了。”

“大概是座新房子吧。”坎图埃拉说。

“是座老房子，”堂贝尔纳多回答，“不过大概经过了改建。”

关于堂贝尔纳多的生活和谈话，请你们不要再问我什么了。我不知道别的了，谁也不知道更多的了；知道得更多倒是荒唐的。当你们离开座位去衣帽间去取衣帽时，会发现一根极粗的藤条，确切

地说，象一段大木头。这是堂贝尔纳多的手杖。这是他从树林里砍来的，用折刀一刀一刀地在藤青上划了千万个花叶或图案。吃过饭，堂贝尔纳多拄着这根粗杆在绿树林中行走。他的显微镜似的小眼睛欢快地转动，他的脸烧得通红，他的白色下巴颏儿象是个孤独的、凶恶的半人半羊的农牧神……

### 三 玛丽娅

我谈谈玛丽娅·埃斯特万-科阳特斯。

“玛丽娅，您的表情怎么这样忧伤？”

玛丽娅沉默不语，她不知道怎么回答。

“玛丽娅，您稍微笑一笑。”

玛丽娅微笑了。那些生性忧郁的女人微笑起来所具有的神秘的光芒你们是想象不出来的。

玛丽娅和玛诺利塔是姐妹俩。玛诺利塔活泼开朗，玛丽娅沉闷忧郁。你们一眼就可看出她俩各有不同气质。玛诺利塔细巧、灵活、轮廓分明；玛丽娅体态比较丰满，表情动作比较呆板迟钝。玛诺利塔坐下来弹钢琴，某个音弹得不准，她并不停下来而是不顾一切地、疯狂地、笑嘻嘻地一直往下弹。玛丽娅如果有一点失误，不管多么微小，她总要停下来从头弹起，不完全改正错误决不往下弹。

玛丽娅不大声说话，不哈哈大笑，不爱穿引人注目的衣着。十点钟，客厅里正热闹的时候，玛丽娅吻一下她的伯爵父亲后便上楼睡觉去了。但是玛



丽娅并没有睡着。她的卧室紧挨我的房间。一小时后当我上楼时，发现从她的房门下射出一道光亮来。玛丽娅在干什么？她在写信？她在看书？玛丽娅在看什么书？玛丽娅在给谁写信？都不对。你们别猜想玛丽娅在读一本伤感诗，也不要想象在写一封凄惋动人的长信。玛丽娅不是个罗曼蒂克的姑娘。有些女人生来就适宜成为情人，有些女人生来就适合当修女，有些女人生来就是顽固处女的性子，有些女人生来就是嫁夫作妻的角色。而玛丽娅·埃斯特万-科阳特斯生来就是做妻子的料。

你跟玛丽娅结婚了(这只是个假设，你没有这个福分)。婚礼后一星期、两星期或一个月，一天你走到她面前站住，一面搔搔头皮，一面犹疑不决地说：

“玛丽娅，今天晚上我不回家了……”

玛丽娅，既无不快的表示，也未露出微笑，而是自然地应了一声：

“唉。”

过不多久，又有一天，你又是含含糊糊、抖抖索索地说：

“玛丽娅，明天一天我得在外头。”

玛丽娅又是以同样迷人的自然口气答应了一声：

“唉。”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你被家务事压得喘不过气来；欠下了一年半载还不清的债务要还，有许多刻

不容缓的事情要办。你垂头丧气，愁眉苦脸。玛丽娅发现了你的苦恼。

“玛丽娅，”你对她说，“我要买东西，可我现在没有钱……”

这时候，玛丽娅不言不语站起身，打开一只柜子，拿出一只装满了钞票和硬币的小盒子递给你看。这些钱是她一分一分，日复一日地积攒下来的。

这就是玛丽娅·埃斯特万-科阳特斯。

#### 四 梅塞迪塔斯

我能漏掉梅塞迪塔斯·阿雷查瓦拉吗？我能只谈论正当芳龄的伯爵小姐们而忘掉梅塞迪塔斯·阿雷查瓦拉吗？梅塞迪塔斯不是伯爵小姐。对你们这些与贵族头衔不沾边的可怜的资产阶级，梅塞迪塔斯她没有一丝一毫美丽的蔑视的表情。梅塞迪塔斯是位古巴姑娘，她甜蜜、温柔、聪敏、深沉……；她高个儿，体态丰满、仪表大方；头发黝黑，面孔微白。当她穿上一套那种美洲女性十分喜欢的、比较讲究的蓝底白细条缀有红、白饰物的服装时，你们会以为眼前是一张古老的退成浅白色的照片，她是一位陌生的，不知在哪里生活过，也不知姓甚名谁但会立即引起你们深刻同情的女人。

“梅塞迪塔斯，请您唱段《托斯卡》<sup>①</sup>，第二幕的

---

<sup>①</sup> 《托斯卡》，意大利普契尼(1858—1924)的著名歌剧。

那一段……”

梅塞迪塔斯端庄地、亭亭玉立于钢琴前面唱了起来，低声地、甜蜜地、柔和地、亲切地、妩媚地唱起那支动人的曲子。这时候，年当妙龄的伯爵小姐们畏缩在长沙发的边角上，好象被那类永葆青春的情感和智慧的贵族镇住了。

## 乌贝鲁阿加人物剪影

### 一 群众

堂胡安、堂安德烈斯、堂拉斐尔、堂胡利安、堂费利克斯、堂亚历杭德罗、堂帕卡西奥、堂托马斯、堂拉蒙、堂何塞和堂伊格纳西奥围着桌子坐着。堂胡安、堂安德烈斯、堂拉斐尔、堂胡利安、堂费利克斯、堂亚历杭德罗、堂帕卡西奥、堂托马斯、堂拉蒙、堂何塞和堂伊格纳西奥跟你们在马路上、电车上、剧场里、办公室里、编辑室里、在代表大会上、在科学文化协会等处与之打交道的所有人没有两样。也许堂伊格纳西奥嘴角挂着一丝模糊的微笑；也许堂拉蒙的脸色有些苍白；可能堂拉斐尔暗淡无神的眼睛没精打采地看着你们；可能堂帕卡西奥在某些食品面前露出痛苦的表情，因为他对这些美味不敢问津。但所有这些都爱笑、爱说，都抽烟、喝酒，都愿意在林荫道上漫步，在公路大道上行走，也都敢到山上去冒险。堂胡安、堂安德烈斯、堂拉斐尔、堂胡利安、堂费利克斯、堂亚历杭德罗、堂帕卡西奥、堂何塞、堂伊格纳西奥他们都服用塞

斯托纳泉水。但是肝病患者的疼痛是隐隐约约的，不会只在肝区产生针刺刀割的剧痛，而是扩展、渗透到全身，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你们明白为什么在塞斯托纳旅馆可以象在任何别的舒适讲究的旅馆里那样生活的道理吗？但从塞斯托纳到乌贝鲁阿加，环境气氛有剧烈变化。在乌贝鲁阿加你们看不到一个孩子。在塞斯托纳，孩子们叫喊奔跑，走道上过厅里从早到晚都象打雷一般。在乌贝鲁阿加你们连一点声响也听不到。在塞斯托纳，避暑者在高雅、明亮、清洁、卫生的浴室里快速地洗完澡，其余时间就可自由自在地随意活动；可以说，在塞斯托纳，洗浴者都是偶然地或任性地在热水里泡十分钟的老爷。在乌贝鲁阿加，渴望、焦虑、热情、忧愁、潜伏在内心的绝望情绪压抑着你们。在那里，洗浴者不是避暑者，而是病人。在乌贝鲁阿加可不是在塞斯托纳轻松愉快的十分钟，而是脖子上系着毛巾在过道上激烈紧张的行走几小时。洗浴、淋浴、药浴、气浴、服泉水和急切而恼人的就诊是每天必须进行的，必须忍受的讨厌的复杂活动。在乌贝鲁阿加怎么会有时间干别的事呢？除了关心这泉水的疗效，你们脑子里哪有余地考虑别的事情？那里所有脸色苍白、皮肉干瘦的形象，有的止不住一连串的干咳，有的发出一声接一声的咳嗽；他们情绪激动，身体虚弱，考虑着各自的身体，想着某种痼疾不知不觉的发展过程；在充满乙醚味、氯化物味以

及从浴室溢出的蒸气的各个诊室之间来回奔忙。

## 二 那两位

什么时间我都看见那两位：他十分苍白，她十分苍白。他慢吞吞地走着，穿一身浅色衣服；她慢吞吞地走着，穿一件白色衬衣，系一条蓝色裙子。那两位都是高个子，瘦身材。那两位都默默无语，一个挨着一个。那两位坐在门前空地上的一棵树下。那两位捧着一本书看，他们深沉的目光一连注视几小时。他们是兄妹？他们是夫妻？我不知道，反正我看见他们什么时候都在一起，或沿着公路散步，或坐在大树底下。我看到他们的共同生活是单调而痛楚的。在我的脑子里常出现他们俩长时间的沉默、渴望的神态、厌倦的面容。有时他们俩也急促地说几句话。他们说什么？从他们嘴里说出的是什么神秘的话语？他，靠在转椅上，直起上身，跟她快速地说话；她也用同样的速度来作回答。他沉默片刻后又向她开了腔……这时候，她站起身，那清秀、苗条、潇洒的身影向住室走去，过不一会儿又从住室回来了。在她离开这会儿，他没精打采，帽子歪到脑后，额前散落一绺黑发，胳膊肘支在大腿上，双手抱着脑袋……

## 三 玛丽娅

玛丽娅是疗养院里青春活力的象征。



“玛丽娅，您给我一朵麝香石竹吗？”

玛丽娅摘下一朵麝香石竹丢到街上。洗浴者经过：他是个年轻小伙子，戴一顶宽沿巴拿马草帽，穿一双锃亮的红靴子。

“玛丽娅，您给我一朵麝香石竹吗？”

玛丽娅摘下一朵麝香石竹丢到街上。洗浴者经过：他是位先生，留一脸大胡子，戴一顶帽舌耷拉的帽子。

“玛丽娅，您给我一朵麝香石竹吗？”

玛丽娅剧烈地大声笑着、喊着、抱怨着离开了阳台。因为玛丽娅已经没有麝香石竹了，或者剩下的几朵她不愿再摘了——这个可能性更大。

你们看过戈雅大师<sup>①</sup>的《奇想》吗？你们记得那些苗条轻盈、曲折起伏的女性形象吗？我眼前就有一幅《奇想》画：她是个马德里下层姑娘，她站立着，漫不经心的神情，梳个低平的发髻，披巾围到眼睛，扇子抵住嘴巴。在她身后一个女乞丐走近她乞求慈悲；她轻盈地无拘束地转过脸去，显出一副轻蔑的表情。图下方一行说明：“看在上帝分上，请宽恕……她是您的母亲。”

言归正题。图上这位姑娘就是玛丽娅。我不是说玛丽娅无情、冷漠、凶狠。不，不是这个意思。

---

<sup>①</sup> 戈雅(1746——1828)，西班牙著名画家。《奇想》是一组铜版画，共84幅，多为幻想的内容，对社会的虚伪作了深刻的讽刺。

我引用这幅《奇想》图，因为也许在这幅画上画师塑造了一个最苗条、最美丽、最爽朗、最优雅的女性典型。玛丽娅就酷似这种典型。但是，如果你近前看看她，如果观察一下她的举止、她的表情、她起坐行走和穿堂入室的姿态，那么你们会发现她独特的迷人之处：玛丽娅集马德里下层姑娘的典型与毕尔巴鄂女性的最新典型于一身。你们听到这里也许要问：“不过，确实有毕尔巴鄂女性的典型吗？这不是会是种想象吧？这也许是句奉承话吧？”不，读者，不是的。几天前我去过毕尔巴鄂。头一天下午，我就在桥对面的一个咖啡馆里，通过咖啡馆的大门我注视着不断从桥上轻快地经过的美丽的姑娘们。

天灰蒙蒙的，气候凉爽。汽车、卡车、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在那里通过、奔驰、穿越、交汇。左边，拉罗布拉车站的钢铁与玻璃构筑的大拱门前，升起一股浓密的黑烟。右边，大道旁的茂盛树木宛若一道稀疏的幕布。尖厉的汽笛声、机车呼哧声、司机的喊叫声、的的达达的马蹄声，有轨电车的哐当声……响成一片。宽阔的大道中央，毕尔巴鄂的姑娘们在嘈杂声中穿梭似的来回走动。有的向桥上走去，有的从桥上过来。她们戴着白色的、红色的、蓝色的凉帽，身体微微前倾，有点呆板，个个结实、强壮，也许脚大了点儿。但她们都穿着厚袜子，这一细节是不能忽略的，她们都穿一双无可挑剔的靴子，黑色的靴子，光闪闪的靴子，高雅精致的靴

子……

我已三言两语地把毕尔巴鄂姑娘的特点粗略地作了说明。在急剧富裕起来的时代生长、培养起来的姑娘，如果属于上流阶级，也许你们会发现在她们服饰打扮上有一丝细小的区别，反映出她们想炫耀一下的天真心理。然而这一切，由于她们健康严肃的美貌、坚定果敢的举止、强悍傲慢的个性，你们很快就会忘掉……

玛丽娅也是结实、强壮的姑娘。她柔和的下巴颏在挺拔平直的脖颈儿上转动起来有种非凡的魅力。玛丽娅走动时上身也微微前倾，她的胳膊轻松地垂于身体两侧。玛丽娅走起路来——走路姿态也许是毕尔巴鄂姑娘最明显的特点——并不是脚步飞快、连续不断，步伐并不始终如一，而是快慢相间的和谐的步伐系列，与她的风度和体态完全协调一致。上午，玛丽娅白衬衣上搭一条披巾；当她做弥撒回来时，披巾半遮住面孔，然后出现在麝香石竹的阳台上。这时，你们就认为看到了我讲过的戈雅笔下的马德里下层姑娘。或者看到了戈雅大师画的斜倚在栏杆上的常去圣安东尼奥神堂的另一一些马德里姑娘。

夜晚，用过晚餐以后，玛丽娅在钢琴伴奏下唱一曲索西科或跳一圈华尔兹和里戈冬<sup>①</sup>。佩斯塔瓜

<sup>①</sup> 索西科，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民间舞蹈。里戈冬，一种交谊舞。

的年轻侯爵，身子直立、双脚紧靠，以绅士的僵硬动作对玛丽娅躬身说道：

“玛丽娅，您能赐给我荣誉跳曲华尔兹吗？”

玛丽娅站起身，两人便在大厅里，在锃亮光滑的地板上翩翩起舞，快速旋转。因为玛丽娅是个寡妇，所以在她跳舞、走路、起身、落坐时，你们能发现某种温和、某种威严、某种平静，也许流露出无限的失望与惆怅……

## 悲惨的安达卢西亚

### 一 在塞维利亚

一天清晨，天已大亮，火车站的一个伙计慢吞吞地、哭泣似地、有节奏地叫道：“洛拉…德尔…里奥…到了。”这时你们还没醒吗？坐了一夜火车，你们疲乏了；到达这个小镇时，你们眼前仍是曼查的严峻景象对吗？请你们探头窗外，请往田野那边看。这里景色是柔和的、甜蜜的、明朗的、宁静的，令人心旷神怡。我们已不在西班牙内地的荒凉的、灰暗的、橙黄色的、金黄色的草原上了。我们头上的天空已不是令人厌烦的单一的深蓝色了。纵目远眺，已没有难以到达、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现在是白天的头几个小时。柔弱、暗淡的光亮照在田野上。地平线上紫里透出珠母色，一层薄雾挡住了视线。在这雾濛濛、甜滋滋、静悄悄的背景衬托下，村镇的白色房舍分明可见，一个教堂的尖塔显出挺拔、巍峨、高耸的轮廓，零乱地出现几条弯曲的孤枝和棕榈叶。在这景色里，有什么东西诱使你们想象片刻？有什么东西在你们的思想中产生了巨大的魅力和深

刻的启迪？是那远处隐约可见、沐浴在弱柔晨光中的村镇？是那些冉冉升起的太阳照耀下的白色墙垣？是此刻我们呼吸着的和缓的暖气？但是刚才听到过的哭泣似的声音又在站台上喊起来了，火车又要开动了。村镇渐渐隐没、消失在远处，那小小的墙面放射的白色光芒也渐渐模糊了。我们看到了广阔的绿色牧场，宽弯道的蜿蜒远伸的道路，灰色橄榄树方畦，蚕豆畦和金黄色的庄稼地块。对面远处，一道深蓝色、暗灰色、铅灰色、浅黑色的宽阔的背景幕布界定了眼前景色，把从深绿到浅绿的整个绿色田野衬托得分外翠绿。

白色的农舍、耸立着精巧尖塔的小村、一排排相间而立的杨树和长着青葱大麦的宽阔田畦在这块大幕布前一一列队通过，持续好几分钟。列车飞快地奔驰。现在出现一段河，它形成一段弓形的深水河曲，两岸灌木枝叶弯垂到水面。现在出现一个古老风貌的小园子，四周是花满枝头的果树。现在忽隐忽现的大块小麦，盛开着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小花。火车在奔驰，飞快地奔驰。我们的目光又发现了一个村庄，那是坎蒂亚纳村。山脚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与铁路线并行的一行灰色的龙舌兰飞速而过。往上些，是一片广阔的淡绿带。再高些，挺立着一行白杨。从白杨枝叶的空隙间露出村庄的白色农舍。往更远些看，在房舍的上方是严峻阴森的山峦，成了村庄的青色背景。山坡上相隔一段便出现



一块长方形浅绿色的斑迹，打破了青灰色的严肃和呆板。

时间渐渐向中午靠近，碧蓝柔和的天空被几条平行的白色长带划出印迹。我们就要到达此行的目的地了。在远景的枝叶丛中又露出一个村庄，那是布雷内斯。接着我们又看到了河流的另一段水呈土色的静静的弯道。然后看见一条消失在山峦间的道路。再后来，成百次地出现过的草原又展现在眼前；这个草原平坦广阔，象天鹅绒似的；公牛在上面缓步行走，在火车通过的短暂时刻，它们抬起头来……

火车继续奔跑。在远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尖塔的轮廓，笼罩在薄雾之中，难以看清。我们突然在一个喧闹的车站停了下来。你们没有看见在月台上来回走动的真正的塞维利亚人吗？你们还没有觉察到这些形形色色的人非常特殊、非常独特的表情、姿态和动作吗？你们没有把他们时不时地看看脚尖、不慌不忙地走路的行色，收存在你们的记忆库里吗？那么，当他们急匆匆赶路而晃动垂在身体两侧的双手的不显轻佻而显潇洒的姿势呢？那么，他们带着某种最大的忍耐倚靠在墙壁上或树干上的样子呢？还有，一个农民，或一个工人把窄小的上衣搭在肩上时那种洒脱的散漫相呢？还有向你们投来的，把你们上下打量一番的，显示出迅速而深刻理解的那种目光呢？还有，当他们一口喝下一杯烈酒

后的屈背缩肩的表情呢？人们沿着月台来回走动，比划喊叫，“马努埃！”“拉斐尔！”“米格！”等呼叫声此起彼伏。车门砰砰震响，机车汽笛长鸣，列车开动了。这时，那远处巍峨尖塔的侧影迅速扩大；在浓密的树丛上方，在黝黑的柏树林中，在美丽的蔚蓝天空下，它那苗条的英姿渐渐清晰了。大城市周围的作坊、工厂、商店开始列队而过。我们已到了塞维利亚。火车刚刚停稳。当你走出车站时，旅馆服务员、翻译员、搬运夫们蜂涌过来给你们提行李。一连串旅馆、饭店的名字突然进入你们的耳朵。然而你们清楚这些旅馆在各地都是一样的。你们急切地打听在哪个古老客栈，在哪个具有当地特色的客店，诗人缪塞<sup>①</sup>想对所有塞维利亚本地姑娘唱支可怕的小夜曲，“使所有市长，从托洛萨到瓜达莱特，都暴跳如雷。”

A faire damner les alcaldes  
De Tolose au Guadaleté<sup>②</sup>

可这些该死的服务员和马车夫听不懂你们的话，或许古老的客栈和客店在塞维利亚已经绝迹。他们就这样热情而快速地把你们送到一个中央有个

---

① 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派作家的主要代表之一。

② 法文，意思就是上面引号内的那句话。

洁白干净的天井，里面有几把转椅和一架钢琴的旅馆。无疑，这些会使你们喜欢。然而，你们不一会儿便离开了那个天井，那几把转椅和那架钢琴，乘上了从门前通过的第一辆有轨电车。街道是狭窄的，路面用卵石铺砌，清洁干净，嗒嗒有声。好象在这些街道上，欢悦的气氛、快活的情绪、自由而紧凑的生活发起了阵阵冲击。你们通过低矮的栅栏和玻璃门窗可以看见明亮而宁静的天井。古老宅子的正面挂着具有象征意义的线团。头戴红花或黄花的塞维利亚姑娘们节奏鲜明地捷步通过。在那些曲折而狭窄的街道的拐角会看到十分高贵、十分响亮的姓氏：马尼亚拉、安杜埃萨、罗德里格斯·德萨帕塔。阳台上一排排花盆泛着翠绿。电车横穿窄街小巷，穿过广场，沿着宽阔的林荫道奔驰。

“身体怎么样了？”站在人行道上的一位妇女向男售票员大声问道。

售票员是个身材矮小但风度潇洒的塞维利亚人，肩上挎着精美雅致的售票袋。

“今天好些了！”响亮地回答。

我们从大教堂旁边过去了，四方形的吉拉尔达塔楼留在了后边；我们从圣贝尔纳多门前面穿过，离此两三步就隐约出现了屠宰场。这些聚在一起聊天的小伙子不就是塞万提斯在《毛德斯之狗》中向我们讲到的，技巧熟练、心硬手狠的塞维利亚屠夫吗？

接着，我们在城外，绕过锯齿状的古老城墙又

进了蜿蜒曲折的狭窄街道。商贩们不间断地、忧伤地、单调乏味地吆喝着。在一块买卖场地上，一个老头儿在耍纸人，操纵纸人儿沿着长竿上下爬动。你们不把这位老汉视为真正的哲学家吗？你们不喜欢跟这位塞维利亚人作一次愉快的交谈吗？

然而在塞维利亚还有更富哲理的人。你们想想我们经过理发店前时看见的那些一技多能的理发师吧。也请你们想想那些让大小各异、五色斑斓的小鸟儿作精采表演的驯鸟人吧。这个城市的气氛不是有点荒唐、疯狂、热烈、轻松和讽刺性的味道吗？这种既有节奏又有强度的轻松不就是一种再好不过的高雅方式吗？

各种想法一一产生了。生活已进入大白天了。所有房舍都打开了大门，所有阳台都打开了窗子。金丝雀飞跃鸣啭；手摇风琴已在街上奏鸣。小伙子们在人行道上迈着华尔兹的优美步子，人们在街巷里上上下下。有的发出悠扬动听的喊声；有的在清新温和的空气中自由地活动筋骨，身上穿着薄软的紧身衣衫。那种洒脱豪爽的举止风度就在这样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滋生了；一种贵族式的漫不经心和无忧无虑使我们惬意地度过时光，远不象北方村镇的空想和可怕的幻梦……①

---

① 唉，阿索林先生，小心这是1905年写的！请您注意。（1914年，阿索林注）

我们的漫游已经结束，离开塞维利亚的时间已经临近。在安达卢西亚的土地上还有另一些人过着艰难痛苦的生活。那就是现在记者前来寻找的悲惨的安达卢西亚。

我们因那些乌黑头发上插着鲜红花朵，在街上行走的优雅的塞维利亚姑娘而引起的幻想到这里告一段落。

## 二 在莱布里哈

我已到了莱布里哈。我不愿欺骗读者。我不是社会学家，不是杰出的新闻记者，也不是机敏的特写记者。我是个普通人，普通人不会有什么大事。“我所遇到的事，”如蒙田所说，“就是我的全部物理学和我的全部形而上学。”我，甚至连老师这几句话也不能用来说我自己。

我已在莱布里哈了。

“您怎么称呼？”我问这位小伙子。

“贝尼托·洛佩斯·卡诺。”他回答说。

我又对他说：

“好，贝尼托·洛佩斯·卡诺。我要感谢您，另外给您两个里亚尔<sup>①</sup>。”

这个莱布里哈的小青年，光着脚，皮肤晒得黑黑的，两只眼睛滴溜溜地转；他把我那条破旧的绅

---

<sup>①</sup> 里亚尔，旧时西班牙通用的银币单位。



士斗篷搭在肩上从车站拿到旅馆。十一点时，火车已到达莱布里哈。从车站就可望见莱布里哈镇。一个精巧细高的尖塔耸立在白墙黑瓦上方。浅蓝色的天空，明亮柔和。光芒四射的灼热的太阳照耀着田野。山岗上庄稼起伏荡漾，平原上橄榄树灰色方畦间铺展的庄稼发黄了，萎缩了，几乎枯焦死亡了。我们行走在一条积满尘土的大路上，路旁种着两行芦荟。

“贝尼托，莱布里哈有很多旅馆吗？”我问我新结识的朋友。

他停立片刻，回过头来，眼睛睁得大大的，回答道：

“哪儿呀！先生，只有一家旅馆！”

那么只好上这唯一的旅馆了。我们已踏上了莱布里哈镇的街道。房子是白色的、宽大的，分上下两层。门与阳台都关着。在现代住宅之间，每隔一段距离有座古老的宅子，上有白灰粉刷过的家徽。栅栏，莱布里哈的古老栅栏，这些宽大的栅栏，这些高贵的栅栏，都延伸到人行道上一块很大地方，形成了内部用玻璃封闭的小型厅堂。整个镇上听不到一声喊叫，听不到一点声响，也听不到任何歌声。那几条宽阔的街道上，偶尔有一个戴着积满污垢的白色宽边帽子的农民通过，停下来注视我们一会儿，接着又冷漠地、忧郁地、无可奈何地，也许没有目标地继续赶他的路。



我们到了广场。几棵棕榈树的光亮叶子一动不动地弯向广场。棕榈树之间夹着柑桔的深色枝叶。广场中心，一个花岗岩台基上竖立着内布里哈<sup>①</sup>光脸面、长头发的半身铜像。太阳在白色的墙壁上闪闪反光，空气是闷热的。广场的一侧有几块凉爽的大阴影；阴影里有十五个、三十个农民坐着歇息，他们显得厌倦、惊慌，帽子顶在前额上。几只鸽子拍击着翅膀发出响亮的声音，从透明苍白的高空缓慢地飞过。一阵钟声留下清晰悠长的颤音。

“贝尼托，”我问我的向导，“旅馆在哪里呢？”

“到了！”他举手指着一座房子说道。

旅馆座落在大广场的一角。

“祝你平安！”我一踏进旅馆门厅便大声说道。

没有人答应。我又重复了一遍，声音更加粗硬：

“这里没有人吗？”

“康索拉松！康索拉松！”里面一间屋里有人在喊叫。

我通过一个窄长的过厅，看到一道大门，于是大着胆子走了进去。我终于到了一个洁白、明亮、干净、宁静的天井。有只猫蜷缩着睡在太阳下。一

---

<sup>①</sup> 内布里哈(1444—1522)，西班牙语法学家。1492年发表了第一部《卡斯蒂利亚语语法》。内布里哈生于塞维利亚的莱布里哈镇。

只金丝雀在快活地鸣叫。墙上挂着几幅粗糙、刺眼、纯朴的风景画。还有一幅卡斯特尔的肖像，本是装订在他的一篇议会演讲词里的。另外还有一张“分发给《公众教育》订户的图片”，印着塞拉诺、帕林、门德斯·努涅斯、埃斯帕特罗和洛佩斯·多明戈斯的肖像。天井四角放着几盆女贞和卫茅，地面由红色瓷砖铺砌。楼上有一排漆成绿色的栏杆。

但康索拉松没有露面。我拍了几下巴掌叫唤店主。一切都是静悄悄的。突然我听到了有节奏的、轻盈的高跟鞋的声响。不一会儿，一位女招待出现在我眼前，出现在一道门前。她高高的个儿，体态优美；一对乌黑的大眼睛，额头上方插一朵火红的鲜花。毫无疑问，这姑娘就是康索拉松。

“对不起，康索拉松，”我对她说，“我来问问这旅馆有没有房间。”

康索拉松很漂亮。我为什么不讲这些细节呢？正好，旅馆还有一个房间。

“您吃过中饭了吗？”女招待问我。

“没有，康索拉松。”我微笑着回答她，“我还没有吃饭。”

康索拉松领我进了餐厅。我怕讨人嫌，不然我还得说一遍康索拉松的姿态优雅动人；特别是当她摆桌上菜时，当她撤走盘碟时轻盈洒脱的一转身，她的衣裙微微飘起露出细直的高跟上那双弓背尖头的小脚来，那姿势更加迷人。我吃着饭，一边看着

康索拉松；这样中饭象吹口气似的很快吃完了。至于我吃完饭以后的事情嘛，我想必须做在其他村镇做过多次的事，而且还得重复千百次。你们已猜到暗示要去俱乐部。俱乐部就在广场。广场上没有行人，静悄悄的。农夫们仍然低着头，帽子顶在额头，一动不动地坐在几块凉爽的大阴影里。

“您不是安东尼奥吗？”我问俱乐部的服务员。

“不，我叫胡安。”他回答说。

“胡安，这个镇情况怎么样？”我又问。

胡安深深叹了口气，皱起眉头，咬紧嘴唇，最后说道：

“糟，很糟，这里没有……”

说着他右手在嘴巴前做了个动作，表示吃的东西。我孤单一人待在俱乐部内。我还从未见过任何村镇俱乐部有这样家庭式的亲切气氛。这是古旧宅子的一个四方形的宽敞大厅。从四个宽大的阳台照射进充足的阳光。当百叶窗关闭时，一股柔和爽身的暖气充满这古老的厅堂；两张十分舒适的小床和两张黑色防水布面的十分朴素的古老长沙发躺在幽幽的昏暗之中。一根石柱支撑着天花板，一条洁净的席子铺在地上……

俱乐部里还没有人；是下午两点钟。

“胡安，谁也不上这俱乐部来吗？”我问道。

“是的，先生，谁也不来。”胡安不无伤感地答道。

“可是，俱乐部成员呢？镇上的老爷们呢？”我说。

“老爷们是一个也不来的。”他依然愁苦地说道。

老爷们是不离开家门的，他们的脚底板是不踏上街道路面的。“几天前，我有事到本地一个镇子去看一位朋友，他说两个月前他就不上街了。”塞维利亚的一位有声望的记者曾对我说。大批农民不是坏人，他们只是挨饿吃不上饭。当前毁灭性的干旱造成庄稼枯死，葡萄蚜吞噬了葡萄。如何消除即将来临的庄园主与农民之间的可怕冲突呢？莱布里哈镇有一万四千人口，其中有三千短工。这三千短工中，一千五百左右是小地产主，有自己的小块土地，有自己的驴子。另外一千五百来人，除劳动所得外，没有任何地产。但是所有人，不管有地产的还是没有地产的，现在都处在同样艰难的境地。过去，这些打短工的还有一个办法，几乎所有人都可到赫雷斯的邻近葡萄园找活干。但是赫雷斯正遭受深刻危机，不可能提供工作机会。莱布里哈的短工们在那里已找不到出路了。

所有人都失业了，没有活干了。“令人痛心，”庄园主们对我说，“看到这些善良的劳动者进入我们的家，听到他们说吃不上饭，他们的妻子儿女在挨饿，真令人痛心。”从二月十八日起，庄园主们一直向农民提供维持生活的手段。镇政府向他们分发募捐得来的消费品。但这些资源逐渐枯竭。分到每

个农民手里的东西勉强能维持他们的生命。危机还在日益加深。耐心正渐渐消失。前天，前天晚上，愤怒的人群闯进一个食品店抢走食品。那么，八天、十天、二十天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难道目前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吗？

有的，读者们，目前有一个结束冲突的办法，但是必须记住我们是在西班牙。

去年，莱布里哈的所有工人也遇上了类似目前的困难，不过不那么紧迫，后来在修筑通往蒙特亚诺的乡间大道工程中找到了工作。今天，修筑通往特雷布赫纳的公路可以缓和目前的危机，但是开工的命令还未下达。得到这样的命令需要跑多少办公室呢？必须取得多少个人的签字呢？又需要翻动多少本厚得可怕的文件簿呢？又有多少个身披饰金丝带的职员在各部大楼的昏暗过道上来回奔忙呢？工程总负责、某部主任、某司第三司长、某局第二局长等等又要举行多少次工程论证会呢？

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善良的农民在特雷布赫纳街上缓慢地、伤心地、沉闷地徘徊着；心灰意懒地在广场上坐下，又站起身来，走进家门。他们听到妻子儿女的抱怨，又出了家门。他们又第一百次在街上徘徊，心急如焚，满腔愤怒……

这就是两个西班牙。你们，挤满了各级议会大楼和各部办公楼的人们，不要使住在工厂和农村的人们认为你们就是他们痛苦的根源。



### 三 莱布里哈的工人

前一章我们简略地说明了背景，现在我们来描述人物。我们都聚集在俱乐部的一个套间里，围着一张大桌子，面对面肩挨肩地坐着，准备从容地谈话。

“我们来谈谈吧。”我说着把目光转到坐在我左边的佩德罗，“我们来说说吧。我希望您们想什么就对我说什么，坦率地谈谈当前形势。”

佩德罗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其他人。其他人就是：胡安、贝贝·路易斯、乌努埃尔、希内斯和安东尼奥。他们都穿着单薄的白色粗布紧身短上衣。他们的脸都是黑黑的，瘦瘦的，皮肤松弛，眼窝深陷。他们坐着的姿势都有点僵硬，把帽子搁在大腿上。佩德罗，有一双明亮活泼的眼睛，目光炯炯有神；他把手中的帽子翻动一下，向我转过身来，开口说道：

“这个嘛，您都看到了，不能比这再糟了……”

“我看到了，”我说，“我正在观察。但是我希望各位说说目前形势下您们是怎么生活的。您们有妻子，有儿女。在这困难时期，您们家里是怎么维持呢？”

佩德罗又沉默了片刻。

“今天，”他答道，“我们没有工做。莱布里哈的劳动者，我们都被分散到各庄园主家里。这些庄园



主每天给每个日工六十生太伏；您可以设想，我们是不能过日子的。用这六十生太伏，我们买回面包，放在水里煮，这就是我们吃的东西。”

“是呀，”我感慨道，“这样是维持不下去的。您们必须有工做。在莱布里哈，在通常情况下，您们每天挣多少钱？”

“在通常情况下，”佩德罗回答说，“我们挣三个雷亚尔<sup>①</sup>和一特莱拉面包。”

“一特莱拉面包？”我问。“一特莱拉有多少？”

“一莱特拉等于三磅。”马努埃尔说。

“另外，”佩德罗补充说，“还有半帕尼亚油和一点儿醋。”

“一帕尼亚是多少？”我又问。

“一帕尼亚，”佩德罗说，“是百分之一桶。”

“这里一桶有多少磅？”

“这里的一桶是二十五磅。”

“明白了，”我说，“明白了。靠三个雷亚尔、一特莱拉面包、半帕尼亚油和一点儿醋，我认为是不能生活的。”

“但请您注意，”佩德罗补充说，“我们还不能全年都挣到这点日薪。十二个月中，六个月有活儿干那就是很幸运的了。”

“那么，”我说，“您们认为最低日薪应当有多

---

<sup>①</sup> 雷亚尔，西班牙钱币，各时期的币值不尽相同。本文所讲的事发生在本世纪初，当时一雷亚尔等于二十五生太伏。

少？佩德罗、胡安、贝贝·路易斯、希内斯、安东尼奥、您们愿意把您们吃饭所需的钱细细算算吗？”

大家都微笑了一下。

“来吧！”佩德罗大声说道。

“好，您给算吧！”胡安、贝贝·路易斯、希内斯、马努埃尔和安东尼奥大声说道。

“首先，”我说，“佩德罗，假设您的家有您，您的妻子和三个孩子。”

“我家正好有这么多人！”佩德罗大声说道。

“这么说，”我说，“我们就不必假设了。佩德罗，您需要面包。您每天需要多少面包？”

“可能得吃三公斤。您觉得多了吗？”

我急忙表示道：

“不多，不多，佩德罗，一点儿不多。我认为三公斤正合适。”

“三公斤，我们以每公斤三十六生太伏算吧。”

“那得买黑面包，黑的才能买到！”贝贝·路易斯发表了看法。

“油，多少？”

“两帕尼亚，也就是说，一雷亚尔。”

“菜豆多少？”

“一公斤，得花三十六生太伏。”

“土豆呢？”

“土豆嘛，我们算它十生太伏吧。”

“肉呢？”

佩德罗一时答不上来。胡安、贝贝·路易斯、马努埃尔、希内斯和安东尼奥微笑了。

“肉，”佩德罗终于慢慢地说道，“肉，我们不尝了。”

“酒呢？”

又是一阵沉默，又出现一阵微笑。

“酒，”贝贝·路易斯说，“每隔三个月一小杯。”

“那么我们再说说房租吧。”我说。

“房租每月从十四、十六涨到了十八雷亚尔。”

佩德罗继续说道，“房租算它每天十五生太伏吧。”

“现在咱们再算算穿着。穿着上您们要化多少？”

“您看见我们穿的了。”

我看到他们单薄的上衣已破旧不堪，裤子已磨破，靴子已开口，帽子沾满污垢且千疮百孔。

“您看衣着上我们算多少呢？”我又问道。

“我们算它每天三十生太伏吧。”佩德罗说。

“那么烟呢？”

“烟，每天十生太伏。”

“都齐了吗？不是漏了理发费、洗衣费吗？”

“理发，我们不算，我们自己理。至于洗衣费嘛，用五十生太伏买肥皂；另外，每天化十生太伏买柴烧菜，您看怎么样？”

“好。”我说。“现在我们来合计一下。”

合计结果，每天两比塞塔四十九生太伏。

“佩德罗、胡安、贝贝·路易斯、马努埃尔、希

内斯、安东尼奥，”我对我的朋友们说，“我们刚才算的帐里面，没有一笔因为太挥霍而可以省掉的。各项开支都是估算得相当节俭的。那么好，您每天挣三个雷亚尔、而您的开销，往低里算需要九雷亚尔二十四生太伏，这可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矛盾呢？我感激您们充分信任我，象对一个伙伴那样跟我谈话。我们大家等待的公路工程只能缓和眼前困难；问题还会重新出现。您们已多次考虑过这个问题，那么您们认为我们应当怎么办呢？”

佩德罗、胡安、安东尼奥、希内斯、马努埃尔和贝贝·路易斯相互默默地瞧瞧。他们对于一个陌生人说出埋在心里的话有顾虑吗？这个安东尼奥，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没有开口，这会儿突然抬起头，开口说话了。安东尼奥是个胆小、怯懦、畏缩类型的人。这类人不急不躁，不言不语，一切忍在心里，但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发作，说出激烈的言词、做出果敢的行动。我希望你们，对那些你们以为无足轻重、不起眼的人，对那些不被生活所重视的人，希望你们对他们要敬重三分，要畏惧三分；他们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会指导群众，鼓舞群众起来革命。

“在莱布里哈，”安东尼奥说道：“有大批没有耕种的土地。这些土地，我们认为政府应从庄园主手中没收过来，卖给我们长期耕种。现在镇上有小片土地租给农民耕作，但这种租地对我们没有好处，

只富了中间人。比如我吧，种着一法内加<sup>①</sup> 租地，要付三十二比塞塔二十五生太伏的地租。收我这笔地租的不是土地的主人。这个人租来这块地，只付给真正的地产主十一比塞塔。这样，我们交出去的钱和他交出去的钱就有个超差。这个超差，我认为就是从我这里不公正地收取的。可是，这不是什么新奇事。我得提醒您，在莱布里哈这种做法已普遍起来了。地产主把他们的土地出租给为数不多的几个屯积居奇者，而这些人呢，把土地转租给小地产主。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情况。请您注意，最严重的问题是，开垦出一片荒地后，把一块土地租给一个短工耕种，这个短工精耕细作，尽量使土地长好庄稼；可是当地种得肥肥的了，主人却把土地从短工那儿收了回去，然后以更高的价格租给另一个要求租地的人。这就是说，一个农民辛勤耕作几年，改良了土质，而且土壤已相当肥了，可结果却让地主捞钱发财……”

安东尼奥沉默了片刻。

“不过，安东尼奥，”我说道，“即使把这些荒地没收，分配了，您们怎么种这些地呢？要种好这些地，您们不需要工具吗？”

“这个我们明白。”安东尼奥答道。“我们知道，

---

① 法内加，土地面积单位，西班牙各地不尽相同，有的地区约合6,600平方米。

政府若不同时促进农业借贷，那是不可能发起那种改革的。现在缺少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的银行和财源。比如在莱布里哈，今天没有一个产业主肯向短工提供一个杜罗的，只肯赊给短工的保人，直接贷款是不存在的。劳动者需要有钱人给他们作担保。借二十五比塞塔，签字人至少得拥有价值五百比塞塔的资产。然后，还要考虑到信贷利率上升，一般为百分之二十五，另外还要付给经纪人佣金，请他吃喝，当然还需为借贷证化费二十五生太伏。”

我聚精会神地听着安东尼奥说的话，他的同伴们都同意他说的。

“刚才您们对我所说的事，”我最后问，“您们曾公开提出过要求吗？”

“不知提过多少次了！无数次了！”大家异口同声地答道。

安东尼奥更激动、更激烈：

“当我们提出这个要求时，当我们申请允许我们举行一次会议时，给我们派来了四五十名治安警察。政府不知道用别的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他们不听我们讲的理由，也不作任何回答；只亮出枪口给我们看。部长们以为这样就完成了他们对社会承担的使命。”

一会儿，他平静些了：

“我们已经厌倦了。”

莱布里哈的善良的农民们已经厌倦了。整个安



达卢西亚的农民厌倦了。整个西班牙的农民厌倦了，工人、商人、产业主们都厌倦了。我们这些握笔杆子的人，向管治我们的人们要求一点儿诚意、善意、怜爱和反思的人，我们也厌倦了。这厌倦之后将会出现什么呢？

这不是一个特大问号吗？

#### 四 祖国的支柱

今天上午八点钟，堂路易斯来找我。你们不认识堂路易斯吗？你们不认识这位那么聪敏、那么谨慎、那么善良、那么勤劳、那么和蔼的人吗？堂路易斯细高、瘦削、纤弱；脸色略显苍白，走起路来背有点儿驼，还时不时地咳嗽一两声。当他在镇内街道上兴致勃勃、疾步行路时，若遇到街坊邻居聚在一起便会停下来站一会儿。现在，堂路易斯呼呼地吐气，手抬到额头轻轻地理理头发，然后以有力、生硬但悦耳的声音开口说话了，但声音逐渐降低，最后突然停住，手按在胸口上轻轻地喘气。

“阿索林先生，咱们可以走了吗？”

“可以走了，堂路易斯。”

我们沿着镇子的宽阔街道向前走了。绿色的宽敞的栅栏凸出到人行道上。

不久我们进了工人区的街道，进了一个白色的、用卵石铺砌的小院子，我们的脚步声在院子里回响。

“有人吗？”堂路易斯大声喊道，“医生来了！”

整个院子周围七八家的门都打开了。我们掀起其中一家的门帘。这时候，住在这院里的人从其他几道门里走了出来。我看见了这些农民松弛的、贫血的、虚肿的、黑乎乎的面孔。我也看见了这些面黄肌瘦的姑娘，象是心里害怕，一个个畏缩在角落里，也许卷曲的头发上还插着一朵已经萎蔫了的花儿。我还看见了这些干瘪的、干果似的老太婆，这些从未吃过一顿饱饭的安达卢西亚老太太，这些把葡萄藤似的双手对合、嘴里哼着“贞女卡梅！贞女卡梅！”的老太婆。堂路易斯利索地、深情地给所有人检查、瞧病。他走进这家肮脏的小房间，走出另一家小房间；拍拍这个小伙子的肩膀，摸摸那个小孩子的下巴。当我们从那所房子出来到了街上时，好心肠的大夫摘下帽子，手在额前一抹，然后按住胸口，深深地舒了口气。

“大夫先生，”我对大夫说，“这确实是可怕的。”

“阿索林朋友，”他对我说，同时他的大眼睛看着我，“这样是不行的。”

我们的脚踏进了另一个白色的用卵石铺地的院子。

“喂！”堂路易斯喊道，“大夫来了！”

我们又一次看到痛苦的、凄惨的面孔，我们觉察到他们困难的呼吸，我们听到疼痛时的低声哭泣，我们注视着蜷缩在角落里、呼唤着“贞女卡梅！”

贞女卡梅！”的老太婆们。看来堂路易斯在短暂的时间里为这些人作了巨大的、最大的努力。也许有人会说，他企图为自己增添光彩。他问诊时低声细气、和颜悦色。他迅速地从这家跑到那家；他脸上挂着微笑；他让人看到希望。然而他渐渐不支，再一次松弛了，他突然精疲力竭了。他的眼睛失去了光芒，他的语言又变得迟缓含糊了。这位使你们想到一次失败的、没有达到最大成效的努力的、杰出的、极其谨慎的堂路易斯他怎么啦？这位使你们想到那些本应有更广阔、更光明前景而现在却生活在一个不适合的环境中的人们的堂路易斯他怎么啦？

“堂路易斯，”我大声说道，“这太可怕了。”

“阿索林先生，”堂路易斯对我说，“我再也干不动了，我病了。每当我走进这样的一所房子，我总是作出努力，但这种努力我再也无法坚持下去。”

停歇片刻后他说道：

“所有这些人，所有我们看到的病人，都是穷人。他们需要吃肉、吃蔬菜、喝奶。对一个连最黑的面包也买不起的人建议吃这些食品，您不认为是可怕的讽刺吗？可是每天在每个家庭，还必须重复提出来……贫困的范围日益扩大，蔓延到每个角落：城市、乡镇、农村。阿索林先生，我们刚才看到的病人，几乎所有人都是结核病患者。这是安达卢西亚的地方病。人们没有吃的，缺乏营养造成贫血，贫血带来肺结核。在马德里，死亡率高达百分

之三十四；在塞维利亚，百分之三十四多一点；而我行医的这个镇上，在这莱布里哈，超过百分之四十五。”

我们缓步来到郊外。眼前一片平川，青苗已经枯萎、干瘪，有些已经焦黄。地平线上，奔驰在瓜达尔基维尔河上的一艘汽船把柔细的黑色烟团吹到阳光灿烂的天空。

“我不知道，”善良的大夫继续说道，“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但确实无疑的、不可否定的事实是照这样子是难以生存下去的。我们不是在生活，而是在死亡。我已把本镇的平均死亡率告诉您了，现在我想说得具体些。一八九九年，这里有四百六十一人死亡。您知道死于结核病的有多少？百分之四十六，即一百六十一人，他们是由于消化器官疾病引起的，也就是说由于缺乏营养或营养不良造成的。一九〇〇年，死亡四百五十人，其中四十四人死于结核病，一百六十四人死于营养方面的其他疾病。一九〇一年，死亡三百五十五人，死于结核病的三十八人，死于其他营养不良疾病的八十二人。一九〇二年，恐惧突然上升：那年死亡三百四十一人，死于结核病的竟达六十人，死于其他生理要素短缺的达二百一十九人。一九〇三年，死亡三百八十四人，其中结核病五十五例，上述其他疾病一百三十三例。”

“大夫先生，”我对堂路易斯说，“这是真正的恐

怖。”

“阿索林先生，”大夫对我说，“这就是我不得不每天都来看视的现实。您把工人和雇主之间日益激烈、日益可怕的这种敌对、这种仇恨放到这里的惨状中，放到这里衰败死亡的环境中来看吧。一种巨大的差别把一些人与另一些人分开了：雇主尽可能降低、压缩工薪；工人在工作中尽可能延长休息时间，用最低的热情干活。土地马马虎虎的耕种。大批土地仍荒芜着，而短工们没有活干。老爷们钻在家里，闭门不出；他们对劳动者的事情什么都不想知道，既不跟农民打交道也不与他们通信息。这些走投无路、满腔愤怒的农民，仇恨不断加深，不断发展。一九〇三年，在莱布里哈的著名罢工的浪潮中，全镇的女仆们站在了罢工者一边。姑娘们在她们未婚夫的煽动和威胁下离开了主人家；在我们身边干了十五、二十年的老年女佣们也离开了，给老爷的孩子喂奶的奶妈们也离开了……”

“大夫先生，您说的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阿索林先生，可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实。在这场日趋激烈的斗争中既不可能有休战也不可能同情。这些安达卢西亚的工人是善良的、纯朴的、温顺的。但在他们的头脑里确立了两个罕见的基本想法，构成了目前他们的整个心理状态。这两个想法是：一、‘主人就是敌人’；二、‘法律是为富人利益而制定的’。您不要再寻求别的什么了，那是完全



徒劳无益的。这不是有条有理的、出自书本的、文学性质的蛊惑煽动，而是一种本能的、必然的、自发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加剧了产业主老爷们的漠不关心、加剧了政府不管不顾，加剧了结核病给这些贫血患者造成的缓慢的死亡……”

“大夫，当深入分析这些现实状况时，本来我们怀有的不久重建西班牙的全部希望都消失了。我不是出生在这块土地上。我一点一滴地认识并了解了我国东南部爽朗、快乐的人民。而在这些乡镇，我也听到您的朋友们抱怨结核病在农民中造成的灾难。”

大夫忧伤的、富于幻想的眼睛又死死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接着，一边向我伸出手一边说道：

“这就是我们谈话的必然结论：西班牙是个农业国，我国人民稳固或不稳固的根基在农村。在西班牙的农业地区中，我们认为东南部和南部是发达繁荣的。可这两个地区的农民，即祖国的支柱，他们却饥肠辘辘、面黄肌瘦，大批大批地被结核病夺去了生命。”

我对善良的大夫什么话也没有说。他细高干瘪、身体微微前倾。他咳嗽着、急切地大步迅速远去，象逃避一种恐怖，逃避一种无形的痛苦……

## 五 阿尔科斯及其哲学家

什么更能激发你们艺术家的灵感，是齐整的平



川还是陡峭的山峦？哪些村镇你们更喜欢，是铺展在明朗的平原上的呢还是高据在险峰峻岭之间的呢？阿尔科斯·德·弗隆特拉是后一类的村镇。请你们想象一下：某座高山上有块狭长的平缓起伏的高地，在这块高地上有白色的房舍和古老的黑色宅子；高地两侧是直上直下的悬崖峭壁，象一堵巨大城墙；城墙脚下一条静静的、缓缓的、土色的河流轻轻地冲刷着黄色的岩石，一点一点地阴险地掏挖着石基；完成这破坏活动后，通过前方的田野，曲曲折折地绕过土堆和绿色山包，戴着蔷薇花，披着黄母菊斗篷奔向远方……当你们想象到这一切的时候，那么你们就有了阿尔科斯村的明晰形象了。

在这一山区，没有更美丽的村镇了。在那山顶上，一批摩尔人的房舍挤成一条长线，绵延四五公里。村庄从一个小山头的缓坡开始往下延伸到山脚，然后顺着高山陡坡蜿蜒而上，然后再下行到一块狭长的平地，最后在另一山峦的斜坡上停止。在高处，在村中心，在该村最古老典型部分有几条很窄的街道，弯弯曲曲的，有时居然折成直角；街面铺砌光亮平滑的卵石。当走到那边低洼处，在你们下方，可看到一块绿色平地或一段太阳下闪闪发光的河道。行路人的脚步声不时地发出轻柔的回声。你们在一座古老宅子的门厅前面经过。那座房子的门半掩着，里面阴暗的小院里有一棵苍翠碧绿的桔树挂着金色的圆球。

空气中飘浮着一股柑桔花的芳香。蓝色的天空象一条带子挂在街道两侧房子的上方。你们继续漫游：在街巷交织成的一张解不开理不清的网络中，一会儿上行到山头，一会儿顺坡向下；这陡坡上每迈一步你们都可能突然滚下去。现在，在你们左边，出现了一堵长墙；每隔一段距离墙上开一道栅栏门。你们走近其中一道，先让你们疲乏的身子靠着栏杆歇息一会儿，然后探头往外看：一幅你们从未见过的图像映入你们的眼帘。我们站在了一个两三百米高的墙口上。绿色的田野消失在平缓起伏的背景下；成千上万棵灰色的橄榄树在鲜艳的地毯上映出褐色圆形树冠；天地衔接处是一条山峦绵亘的蓝线，由一座插入云天的淡紫色的巍峨壮丽的山峰控制着。下面，墙脚下，是悲惨不祥的瓜达拉特河，它流过来冲刷岩石，形成一个巨大的马蹄潭，然后又默默地、慎重地远去。外突的岩石缝里，野生荨麻和无花果树枝繁叶茂；棕色羽毛的兀鹫和雀鹰在你们的目光下面来回盘旋；从大河的一个滞流处，一个磨坊向我们传来引水渠的淙淙水声；河水经过引水渠，四处流散成噗噗的泡沫。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或许一小时一小时地，不知不觉地快速地过去了。从这广阔的景象里透出一种肃穆、一种崇高、一种特殊的威严。在我们背后，在高据山头的街道上，一个铁匠铺也许正在打铁，传来一阵阵欢快的叮当声；也许一只警戒的公鸡对

天发出喔喔啼叫。为了仔细观看全镇面貌，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村镇里古老的令人崇敬的各行各业，使记者很感兴趣，对你们没有吸引力吗？我不是已千百次谈过这些铁匠、这些木匠、这些锡匠、这些皮匠、这些摩尔人裁缝吗？我还要讲千百次。在阿尔科斯，当你们走过街道、穿过广场时，你们的目光会往店堂和作坊里面搜索。也许，你们的脚步会把你们带到一条曲折僻静的小巷尽头。左边是墙口的栅栏；右边又出现了岩石山，山头是白色房子，山腰点缀着藤蔓野草。街尽头是个弯道，你们在一道小门前停住。你们站在了阿尔科斯最杰出人物的房子前面了。你们不必为之震惊，不必在你们的记忆里寻找任何印象，你们不认识这个人。可是他已经看见你们对挂在他小铺里的驮鞍、笼头、后鞮、胸皮带观看了一会儿。现在他请你们进店里去，他将逐年、逐日、逐时地给你们讲述他的生活。你们怎么能怀疑他是不是安达卢西亚人呢？人们亲切地称呼这位杰出人物为华基尼托大叔，对此也许你们不能理解吧？

华基尼托大叔矮胖个儿，圆圆的鼻子；一张大嘴，富有嘲讽的表情。他不出店门；他是个哲学家。他观察乡邻们沿着陡峭的街道上上下下。在他的小店里有废旧铁器、坏了的钟表、生了锈的手枪、没有锁的钥匙、丢了钥匙的锁、三条腿的炉架、捕鸟

的网具等。他不象斯宾诺莎<sup>①</sup>那样磨制玻璃，但他有一根细而长的针，用这根针慢慢地缝制大的马鞍；过一会儿，叹口气，站起身，走进旁边的仓房，然后吐着酒气从仓房出来……

“华基尼托大叔，”你们，因为跟他谈得很开心，就以对待一个老相识的口气对他说，“华基尼托大叔，现在形势可不好哇！”

华基尼托大叔在马鞍上拍打了几下，说：

“坏透了，糟透了，糟糕极了……”

接着，他的大拇指和食指在嘴角上抹了一抹：

“您是个有知识的人。我生在一个磨坊的粉堆里，所以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到过许许多多地方。您知道我们在哪个方面很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

你们有点愕然，瞅着那位哲学家。他继续说道：

“我们，西班牙人，正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样在受难。三枚钉子是三个季度的捐税；矛枪扎刺是第四个季度；那荆冠是个人的身份；正抽在我们身上的鞭打便是消费品。”

接着，华基尼托大叔又轻轻地拍打了几下马鞍，叹了口气，最后总结道：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很快就坐上了抬架，上

---

<sup>①</sup>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

天去了，可我们正在这里忍受政府抽在我们身上的鞭打……”

“这是，”你们心里想，“这是整个西班牙的思想，表露在一家大报的社论中，表露在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中，表露在一个隐居崎岖山地的皮匠哲学家的谈话中。”你们准备从原路走出相互交织的街道网。你们又探身墙口看了片刻：这不祥的、悲惨的河<sup>①</sup>默默地流入谷底；棕色的雀鹰扑扇着柔软的翅膀在空中缓缓地盘旋，盘旋。

1905年4月

(以上选自《市镇》)

---

<sup>①</sup> 阿索林先生：这一章里，您再次把“不祥的、悲惨的”用于瓜达拉特河。我提醒您……(阿索林注，1914年)

## 坏 农 夫

(一二三七年) ①

这是个最使我们恶心的农夫。诗人贡萨洛·德·贝塞奥②曾为我们描述过农夫的生活，他对这类农夫确实非常气愤。这个农夫也许生活在里奥哈风光绮丽的土地上，也许生活在卡斯蒂利亚的某个景色宜人的角落，也许生活在安达卢西亚某个广阔的田野里，这谁能肯定呢？这是因为这个农夫有座宽敞而舒适的住宅，我们不知道他的住宅是在田野上还是在某个小镇。我们倾向于认为——根据艺术大师贝塞奥的这个农民“珍爱土地胜过崇爱上帝”的说法——他必定设法住在离这些心爱的土地最近的地方，尽可能近的地方。我们刚才说了，他的房子宽敞而舒适；墙壁用石灰粉刷得雪白；房子正面有一个用塞哥维亚或巴伦西亚③的瓷砖砌成的圣母玛丽娅的

① 表示故事发生的年代。

② 贡萨洛·德·贝塞奥(1195? ——1264? )，西班牙文学史上第一位知名知姓的属于学士诗流派的诗人。

③ 塞哥维亚，西班牙著名城市。巴伦西亚，西班牙南部的一个省份，省会也叫巴伦西亚。



神龛——过一会儿我们就知道它有什么用处。房子四周种了许多树木。屋子内厨房宽大，薰肉炉旁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放着煮水锅、炒菜锅、玻璃钵等用具。几间宽敞的卧室，每到夜里房门便神秘地嘎吱作响。一间小屋令人垂涎三尺，里面放满了食物：装在罐里的蜂蜜和葡萄汁；腌在盐里的猪腿、猪尾、猪耳朵，还有香肠；放在大桶里的核桃；挂在长杆上一串串葡萄和槲寄生果。一排长长的猪圈养满了黑猪、白猪和微红猪。还有一间简陋的作坊，每到秋季榨葡萄酿酒。还有几个深底粮仓装满了谷物。还有几口凸肚大缸装满了油和酒。最后，房子顶楼还有一间鸽子房，鸽子从几个小洞口出来飞向四周田野……

所有人都喜欢这个坏农夫。坏人常受人喜欢，这种事并不稀奇。在田里耕作的小伙子们对这个农夫很有好感，因为他眼明心灵，什么乱子他都能很快解决。那些操持家务的姑娘(她们强壮、结实、健康，给我们城里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也崇拜这位农夫。也许是他常跟姑娘们开几句不堪入耳的可怕的玩笑(在农村是不忌讳这些的)，而且可以肯定，每逢她们的命名日，他会送给一只戒指或一副耳环。看来，这一切都很好。但如果我们认真地观察一下事物，我们将发现这个人是个令人作呕的坏人。这家伙，在家里十分平易近人，通情达理，可是他挖空心思扩大他的财富，损害他的邻居和毗

邻地产主的利益。他动辄告他们的状，把他们缠在法律的无数网眼里。没等公鸡啼叫他就跟他们吵闹。请你们想象一下吧，当他不知道怎么来扩大他的田产时，竟趁别人熟睡之际，深更半夜起床，到地头移动界桩。“为争得田产改变界标”，好心的贝塞奥愤怒地说……

由于这种不法行为和其他伎俩，这个农夫被魔鬼带去见死神。魔鬼们拖拉他，推搡他。眼看就要被打进地狱，我们的圣母出来干预。我们的圣母救了他。这个坏农夫一生崇拜圣母，天天如此。上午起床后，每当进出家门时刻看到我们开头说过的圣母像时，他就想到了上帝的母亲。上帝的母亲在最危急时刻救了他的性命。让我们永远崇拜她吧，那受人爱戴的诗人说道：

我们的舌与喉不会痛楚，  
我们都赞颂：万灵的圣母！

## 制帽姑娘

(一五二〇年)

你们认识赫拉尔达吗？认识菲尼莎吗？认识伊萨贝尔吗？认识拉克尔吗？认识吉奥玛尔吗？她们都是托莱多姑娘，个个娇小白嫩、顽皮刁滑。赫拉尔达有一双细巧的手，手指甲微微弯曲，染成红色。菲尼莎有一头金发，柔软光滑。伊萨贝尔的两片薄嘴唇，鲜艳红润。拉克尔身材苗条，走起路来一摆一扭。吉奥玛尔象她的同乡梅丽贝娅<sup>①</sup>，有双绿色的大眼睛。这些姑娘都在托莱多一所大房子的一间屋里干活。那是十六世纪初期。房间里有一两架纺纱机，转动时发出轻微的响声。还有几个奇怪的模具，几大块海狸皮和几大块光闪闪的丝绸。这些

① 梅丽贝娅，《塞莱斯蒂娜》的中心人物之一。这个故事讲英俊潇洒的青年卡利斯托看上了容貌出众的小姐梅丽贝娅，经拉皮条能手塞莱斯蒂娜从中撮合，卡利斯托得以乘夜越墙入梅丽贝娅家花园与她幽会；一天夜里，由于仇家的恣意捣乱，卡利斯托依依不舍地匆忙告别了情人，但在翻墙离园时不慎坠墙身亡；梅丽贝娅得知后，决心追随她的情人而去，哭别双亲后，毅然从一塔楼跳下，以身殉情。

漂亮的托莱多姑娘有的纺纱，有的制做礼帽和便帽。

谜已经揭开：我们到了托莱多的一个古老的制帽厂。这些历史性的、传奇性的、高贵的西班牙工厂对你们没有吸引力吗？在木尔西亚、在巴伦西亚、在塞维利亚织造奇迹般的丝绸。在奥卡尼亚制做名闻遐迩的手套，供给那些让潘托哈<sup>①</sup>和维拉斯克斯画肖像的老爷们使用。在阿霍弗林制作精巧别致的踢马刺，其质量比任何地方的都优良，你们应当不厌其烦地去寻找这种踢马刺。在塔拉维拉，烧制几种盘子、水罐和奇特的陶器。在这京城，经验丰富的兵器工人制作的剑举世无双；还有几家制帽厂，生产出最高雅、最华贵的礼帽，有舌帽和可以戴在骑士脑袋上的四角帽。堂吉诃德——据塞万提斯说——当他坐在床上时，就戴着“一顶托莱多生产的红色四角帽”。因为这一章谈到了帽子的种类，我们要补充一句，西班牙人有点儿怪僻，他们追求新奇，爱好最奇形怪状的流行式。巴尔塔萨尔·格拉西安<sup>②</sup>，他在《爱评头品足的人》一书中，有几段谈论西班牙帽子的高低宽窄的各种样式。如果进入这个托莱多的小工厂，那么无需格拉西安对我们讲，

---

① 潘托哈（1549—1609之后），西班牙画家。

② 巴尔塔萨尔·格拉西安（1601—1658），西班牙著名散文作家。其代表作《爱评头品足的人》是一部哲理性小说，以寓言形式描写一个人从青年到老年的人生历程。

我们自己就可证实西班牙帽子的花色品种多得难以置信、令人惊讶。那是在上午，女工们刚走进车间。车间内洋溢着愉快的气氛。劳动就要开始。赫拉尔达准备其中一架纺纱机。菲尼莎整理亚麻和羊毛。伊萨贝尔剪裁大块的呢子。拉克尔把丝绸剪成形状不同的帽筒和帽檐的里子，你们在维拉斯克斯和何塞·莱奥纳多的画里已见过这种劳动场面。再有，吉奥玛尔，那个绿眼睛姑娘，也许在窗口张望片刻，看看是否能瞅见某个神秘莫测的过往男人。所有姑娘都快活而满意地干起活来，偶尔哼几句民谣。这些姑娘们唱的也许是侍童维希里奥斯的古老歌谣，或者是克拉罗斯伯爵的那个歌谣<sup>①</sup>。如遇到某个买主，比如一个讲究穿戴的绅士要定做帽子，或者一个尊贵的修道院长，或修道院的或区教会的代表走进车间，你们就会发现这些淘气的姑娘窃窃私语，向来客投去不怀好意的目光，车间里马上出现微笑，响起银铃般的咯咯笑声。我们别去招惹这类轻浮的嘲笑，这些托莱多姑娘是可怕的。天主教女王伊萨贝尔常说：“在托莱多总觉得自己愚笨，”也就是说，在这些泼辣而尖刻的姑娘面前，她自觉不如。这工厂旁边住着一位可敬的骑士，今天上午我们还得上去拜访他。《托尔梅斯河上的拉撒路》的无名氏

---

<sup>①</sup> 维希里奥斯、克拉罗斯伯爵，均是西班牙文学名著古谣曲、传奇谣曲中的人物。

作者在这部优秀著作的第三篇里讲过这位骑士。作者在同一章里暗示过这些年轻的制帽女工，对她们我们写了这几行文字。



## 一位学者

(一五二五年)

这是胡安·路易斯·比维斯<sup>①</sup>在他的《拉丁语对话》中向我们介绍的一位学者。我们深深地羡慕这位好人。他有两三个仆人，有一所宽敞而舒适的房子，拥有各种设备。每天晚上，他都要学习一段时间。为了研究工作，他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穿得暖暖和和的，让仆人们做好各种准备。他让一个仆人给他拿来需要的书籍，让另一个寝室侍仆待在他身边以防万一有什么事。我们，这些不管怎样都在斗室内写作的普通记者们，对这一切打心底里感到羡慕；当然我们都认为只有在这样条件下才能写出深刻的、不朽的文章……

我们非常简略地来说说这位博学者所做的事。根据比维斯给我们的描述，每到下午五点这位可敬的学者就让关上他书房的窗子。比维斯还说，这时

---

① 胡安·路易斯·比维斯(1492—1540)，西班牙哲学家和人文学家。他的作品几乎全用拉丁文写成，包括他的主要作品之一的《拉丁语对话》。

刻是“万物静息的时刻”。我们只想简单地说，这种下午五点歇息的现象在西班牙是不可能有的。毫无疑问，作者指的是在布鲁哈斯<sup>①</sup>，即作者生活的地方。这是因为，在布鲁哈斯，下午五点<sup>钟</sup>时候，不管有没有响声，这位学者便下命令，正如我们说过的，关上阳台上的窗子。窗子关上之后，或关窗之前，这位学者就让侍仆准备给他点灯。用什么灯呢？用油灯还是用烛台呢？用什么灯光好呢？这使我们这位人物惴惴不安。“油脂的气味并不令人愉快，”他说，但是油灯的光线更柔和悦目。那么，我们就用油灯吧。问题算解决了。现在需要他的侍从把“夜读斗篷”给他拿来，就是说，一条宽大而厚实的、学者工作时披裹的斗篷。另外还需侍仆把搁置书稿的阅读架放在桌子上……

贴身仆人做完这些准备工作之后，学者让他叫来另一位仆人迪迪木，他是“我上学时侍候我的那个仆人”。学者不但认为迪迪木必须待在他身边，而且还认为让他的秘书来也是适宜的，“因为，”他说，“我要口述一些东西。”我们的文学家们和社会学家们看到这种令人咂嘴的工作方式一定赞叹不已。但是还不止这些。钢笔搁在桌子上，我们主人公不能伸手去拿。他命令其中一个仆人把笔移过来，另一个仆人给他搬过来他需要研究的书籍：德

---

<sup>①</sup> 布鲁哈斯，即比利时西北部古老城市布鲁日。

摩斯梯尼的、格列哥利·纳夏塞诺的、赫诺丰特的、西塞罗的……

因为书籍放在阅读架上，当然其中一个仆人得为他翻页，让他自己翻那可是非常麻烦的。我们的学者读几段西塞罗或德摩斯梯尼，就大声地作几句轻松谨慎的评论。我们不知道他坚持学习多长时间，但当任务结束时刻临近时，这位学者便命令把床铺准备好，放好足够的被褥。

“给我脱鞋，”然后他对其中一个仆人说道，“把铰链椅子放在这里让我坐。预备好水杯，放在靠背椅子上，挨着床。点一些香或者烧点刺柏把房子熏一熏。按照毕达哥拉斯<sup>①</sup>的习惯，你用吉他伴奏给我唱一段曲子让我快点睡着，睡得更香些。”

仆人唱道：

噢，睡梦你使万物宁静！

噢，甚至神明也热爱！

我们再说一遍，我们深深地羡慕这位学问家，我们也向往用这种方式撰写我们的文章。

---

<sup>①</sup> 毕达哥拉斯(前580? —500? )，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

## 德利卡多<sup>①</sup>

(一五三〇年)

德利卡多是个乡村神甫。这个村庄是安达卢西亚一个明亮、开阔、风景优美但略显凄凉的村庄。德利卡多身体微胖，眉毛浓密，双唇红润；肉墩墩的双手亲切地抚摸女乡邻们的孩子。白天，德利卡多象苏格拉底在雅典时那样，挨门挨户地走访，与所有人交谈，如木匠佩德罗、铁匠何塞·路易斯、织工阿尔瓦罗、裁缝罗毛尔多等。当他通过广场时，总要在水泉前停留片刻，微笑中打着主意，跟罗莎、卡门、玛丽—贝帕或胡安娜·玛丽娅说些什么。某个女邻居要做杏仁饼，她就向德利卡多讨教。某个大嫂要买羊毛絮旧褥垫，也来找德利卡多商量。某个女孩病了，脸色苍白，身体消瘦，那么德利卡多就给孩子的母亲一些草药，三四天就使孩子

① 德利卡多，西班牙十六世纪小说家，生卒年月不详。1528年左右在威尼斯出版了小说《精明强干的安达卢西亚女人》。作品以现实主义手法描述这个女人婚前的各种经历，类似流浪汉体小说。

恢复健康了……

德利卡多，象我们儿时认识的所有男人那样，有点儿好享乐。我告诉你们，他最喜欢清洁干净、调味得当的饭菜。在这方面他见多识广。他喜欢“结实的绿香菜小丸子”，喜欢“木尔西亚卷心菜拌蕒蒿”，喜欢“沙锅茄子”，喜欢“沙锅鱼鲞辣菜”。他眉飞色舞地列举我们只能在奥苏马、卡布拉、鲁塞纳、赫雷斯或沃特雷拉才能吃到的安达卢西亚的可口的甜食：蜜炸果、杏仁核桃仁面包圈、油炸芝麻面包、核桃仁糖及蜜炸薄饼。他想起“儿时在哈恩吃过的咸肉麦仁饭”感到十分亲切，以后再没吃到过更可口的。他指出，用陶器在文火上煨制的饭菜比用铜锅煮的味道鲜美得多。不管用水还是用油，他都能把这麦片调成可口的饭食，他一顿能吃上“满满一脸盆”。他在罗马时吃过用“面粉、开水、盐、茴香和少许食糖”做成的美味可口的意大利的查贝拉，而且还学会了怎么做，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满意的事情之一。

所有人都喜欢德利卡多，有事都去找他商量。这位好神甫只求在这个美丽的安达卢西亚村庄过平静安宁的生活，除此没有别的幻想。在青少年时代，德利卡多曾在罗马待过，在那里最纷乱繁华的社会中生活了三年，认识了千差万别的人物，了解到五花八门的生活方式。在罗马他不是跟“原是木尔西亚的犹太姑娘”交上了朋友吗？他不也认识了“一

位前来为一个小神堂取圣谕的油盐店老板娘”吗？他不是跟“几位卡斯蒂利亚的卖衬衫的姑娘”打过交道吗？他不是也跟我们谈起过“一位在铜钵里捣黄瓜籽的胡米利亚女人”吗？

但是三年时间渐渐过去了，罗马那种极度喧闹不适合我们那位作家，他的理想是过乡村生活。因此他终于回到了他在安达卢西亚的恬静的村庄。住在乡村他觉得幸福满足。白天，他到处串门子。在安达卢西亚灼热的中午，或在冬天黄昏时分，他拿起笔一页页地写作，写出了那些在我国流浪汉文学中独一无二的篇章。这些篇章——有点儿放荡不羁——向我们讲述了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对那琐碎、平淡、不为人知的小事最深刻的感受。这些篇章的题目是：《精明强干的安达卢西亚女人》。



## 安娜

(一五五八年)

“保佑平安，保佑平安。上帝保佑你，尊贵的小姐。上帝保佑你。施舍一点，上帝保佑你永葆金子般的脸，未婚妻的脸。”这是洛佩·德·鲁埃达<sup>①</sup>的一部喜剧《欧非米娅》中一个名叫安娜的女人上门求乞时所说的意思。在任何别的书里，别的文学作品里我们都没有发现过比这“永葆未婚妻的脸”更亲切、更恭维、更热忱的话语。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女人在乞求年轻姑娘施舍时，祝愿她永远象她被情人爱上的时候、被她的情郎长时间注意的时候那样美丽、那样动人；她的爱人每次看到她都能发现新的美丽动人之处，都能发现促使他去爱的新因素。我们重复说一遍，不可能有更令人愉快、更深刻含蓄的祝颂词了。使用过这句祝颂词的是一个

---

<sup>①</sup> 洛佩·德·鲁埃达(1505—1565)，西班牙剧作家。他首创取材于人民现实生活的新剧种，叫做“巴索”，为西班牙“黄金时代”的民族戏剧开了先河。

狡猾的、精于算计的女人；是一个人类心理学女教师，从这点说我们热烈地赞扬她。

这使我们想象这走运的安娜将来会怎么样，她将为世人做些什么事。如果我们认为，说完那几句美好中听的话，安娜企图给那位受人追求的姑娘算命，那么可以有把握地说安娜属于吉卜赛人血统，可能她知道无数种令人费解的但确实有用的秘诀、技巧、方法和手段。首先，安娜一定会做能起这样那样作用的祷告；一定了解公正的法官<sup>①</sup>的祷文、圣格雷戈里奥的祷文——现在我们先不提它起什么作用——一定会做灵魂离体升天的祷文。当她念完其中一种祷文接收一份施舍时，安娜肯定还会说：“愿上帝受到颂扬，愿他神圣的名字祝福所有的造物，愿上帝在您的神圣侍奉中指引您，帮助您摆脱道德罪孽，摆脱伪证陷害，摆脱叛逆控制和恶语中伤。”要是安娜住在托莱多（因为听说这里是她的同行塞莱斯蒂娜住的地方），那么她在河边斜坡上紧挨着制革厂有一所破烂的小房子；这所破屋里有个堆杂物的阁楼或小洞穴，这里面安娜放着许多药草、蜜丸和沁人心脾的药水。这里面一定还有受绞刑死者的牙齿（为有更大价值，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拔下来的），也有一段绞死那个人的绞索；不会缺少从鹰窠里取来的石头，不缺孩子的粪便，

---

① 公正的法官指上帝。

不缺雌狼的眼珠，也不缺牡山羊的胡子。安娜收集了很多草根和草茎。大大小小上百瓶药水和软膏放在一个架子上；一只关得严严实实的盒子装着极细的针和极细的红线，作为极重要的东西放在一个角落里。我们用不着说这亲爱的安娜会做什么事：她会去除脸上的不合时宜的皱纹（漂亮的女友们，所有的皱纹都是不合时宜的）；她会拔除从可爱的唇边冒出来的茸毛；她会用细小、轻巧的银镊子修眉毛（这办法过去用，现在不用了）；她能彻底去除长在与无与伦比的双手上的雀斑。我们这位女友的高超技术，还能搞许多名堂，但现在不是谈论这些名堂的时候，另外详细的说明和评论就会离题太远。想想我们说过的针和线吧。现在我们只想说，安娜掌握了奇妙的秘诀，这秘诀塞莱斯蒂娜是不曾知道的。这就是说，安娜比起她的同行来，更有价值，更有学识。让读者大吃一惊吧。我们的女友认识一种神秘的草，奇妙的草，独一无二的草，它有开锁的功能。你们不必惊讶。这种草叫比科。法朗西斯科·维托里亚神父——梅尔乔尔·卡诺的老师——在他的《神学篇》（1586年出版）中谈到了这种草。他有一段话：比西草，在西班牙叫比科，它也能打开各种铁锁。不管怎么复杂，怎么难开的锁，都抵挡不住这种奇草的作用。我们说过，安娜非常了解这种草，而且她还有个小小的草库。

我们不在家的时候，负有打开我们的房门、柜

子和写字台使命的高尚的人们请向我们的女友致敬。

## 在莱昂的片刻

莱昂是个古老而光荣的城市。其他古城，如托莱多、因方特斯新镇，象是冷落凄清的博物馆。狭窄的街道几个世纪来已无人居住。深宅大院已经关闭。偶尔才有一扇沉重的大门随着铰链转动，一位沉默的老婆子出现在雄伟的大门口。没有人在广场上通行。也许有一座显眼的红砖大楼——省议会大楼或一家银行——破坏了整个和谐气氛，在古瓦旧砖之间吹进一丝新鲜温和的微风。归根结底，古城已没有生气，它的精神已消失多年。只有宫殿、尖塔、瓦屋顶、风向标、家族门徽、宽阔的屋檐、外凸的阳台和铁栏杆、教堂的半圆屋顶依然保留在一个已不属于它们的气氛中……

但在莱昂情况就完全不同。古城的纪念性建筑物并不使人着迷。富丽的宫殿寥寥无几，街道两侧都是简陋的房舍。除去大教堂，任何其他东西都能在卡斯蒂利亚的任何古老小镇里见到。然而，在这些街道，在这些杂乱的门厅，在这些油盐食品店，在这些衣帽作坊，在这些整个上午来来往往、胖胖

的、安详的、庄重的卡斯蒂利亚男人及明亮的大眼睛充满幻想的、皮肤白皙的女人身上，到处都显示出古西班牙的精神——这就是一切。

街道的灵魂在于它们的名称，而莱昂的街道的独特名称表明古老的贵族殊荣。对你们说来，巴里亚斯街、雷维亚街、卡萨莱里亚街、卡尔迪雷斯街都毫无意义吗？帕莱加里亚街呢？鲁纳伯爵街呢？在店铺和大门牌子上的姓氏并不说明什么，但使你们联想起一个模糊而遥远的世界。这里有一块牌子：伊西多罗·皮拉尔制帽厂。那里有一块招牌：托马斯·罗德里格斯糖果店。再过去些有块灰底黑字大招牌：诉讼代理人赫·佩尔尼亚。招牌标明的这些暗淡的行业反映了什么样的理想？什么样的痛苦？什么样的短暂的欢乐？什么样缓慢而单调的日子？这些钻在小店里和埋头研究的陌生的、阴暗的人，象一个英雄或一个诗人那样，将引起多么深沉而强烈的感受呢？

我们继续在街上漫步。当我们拐过街角时，常常看见大教堂的两座细而高的尖塔出现在对面黑色屋顶上，出现在蔚蓝透明的天空里。也许在某家的阳台上，一个正默默地缝纫的姑娘，她抬起头，眼睛盯着我们看。她叫孔斯坦莎？还是布兰卡？还是鲁辛达？或是莱奥诺尔？不知被一种什么力量吸引住了，我们停留了片刻。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不知为什么心里有点难受。我们到了一个僻静的宽阔



的广场。此时我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的孤独寂寞感。广场地面的卵石缝间长出鲜亮的青草；广场四周一圈白杨，树冠突现在古旧的墙上。窗户都关闭着；偶尔有几只鸽子缓缓落下，在卵石地上走动，一会儿又飞走了。在孤寂的广场上散落着破碎的纸片，任风东吹西刮，象是被遗弃、遭破坏的象征。在这些纸片中，我们会发现残缺不全的话语，这很好地说明了什么是不可理解或荒诞无稽。我在这古城的伯爵广场废纸片中寻找拣拾；一张奇怪的名片在洞察事物的智慧的偶然力量吸引下到了我的手中。它不可能落到别人手中，只能落到一个不理睬大事而注重琐碎小事的观察者手中。这张白色名片是一个修女的，上面印着：修道院长，莱昂方济会圣母领报修女会。下面是女人清秀的字迹：

“我最亲爱的堂帕科：我把帐本给您送上，错误已校正。为达到收支平衡，应减掉的您可从酒精和商品中减掉，特别是从堂西帕里亚诺·普恩特的商品中减掉。您也应减掉一些酒。

谨致上帝之爱

您虔诚的女仆

修女加布里埃拉·德拉普里菲卡松”

想象的翅膀已经展动。面对在莱昂荒凉的古老

的伯爵广场上捡到的这张名片，谁能不使他的想象展翅飞翔呢？修女加布里埃拉是某修道院院长。修女加布里埃拉该有一双透明的、蜡色的白嫩的手。她的眼睛看起人来是平静而甜蜜的。她的嘴角该隐隐约约挂着一丝忧郁的微笑。修女加布里埃拉该是缓缓地、默默地走动。修道院里，通向她卧室的回廊该是用白灰粉刷的。地面上的红砖该被擦洗得干干净净。一盏明亮闪烁的灯不管白天黑夜该放射出同样强烈的光芒。修女加布里埃拉桌子上该有一尊象牙基督雕像，或许还有一本格拉纳达或内伦贝格的神秘主义作品<sup>①</sup>，而且可以肯定，还有一只大概插着晚香玉的粗瓷花瓶。白天，修女加布里埃拉一定要读一会儿这本书，过会儿打开另一个白色大本子写下她那隽秀的小字。修女加布里埃拉在这些纸页上写的是修道院的详细帐目。

特雷莎在她的《巡视女修道院的方式》中，要求一笔不漏地记下帐目。她写道：“我想说的是非常仔细地检查这些帐本。”

这位神秘女博士说的帐本正是修女加布里埃拉象在名片上写的那样交给堂帕科去检查的帐本。

修女加布里埃拉住在哪里呢？从她卧室的窗口能看见哪个宁静的、种着月桂和坚柏的院子呢？

---

<sup>①</sup> 路易斯·德·格拉纳达神父(1504—1588)，西班牙宗教文学中的苦行主义作家。胡安·欧塞维奥·内伦贝格神父(1595?—1658)，西班牙宗教文学中的神秘主义作家。

## 女 仆

(一五九〇年)

女仆是我们生活中最亲切的形象之一。我们小时候，那位常跟我们闹着玩的，名叫玛丽娅、伊萨贝尔或雷梅迪奥斯的，活泼、轻盈而美丽的蓝眼睛姑娘，谁能不记着她呢？当她的形象出现在我们心里时，我们不就看见了一座花园、一个乡村广场以及广场上盖满尘土的野草和被冬天怒吼的寒风吹得微微倾斜的木柱上的路灯吗？不就看到了我们的房间，我们的床铺，我们的洗脸盆，我们的课桌及桌上的一本转印图画册、几张从报上剪下来的版画、几本边角已磨损的书本吗？不就听到了愉快的大笑吗？不就看到了从红润的嘴唇发出狂笑时一头金发蓬松的脑袋前俯后仰的姿态吗？当一只温暖的光滑的手握紧我们少年的手时产生的感觉，过了那么多年之后我们不是又体验到了吗？

我们不说这个了，说起来心里有点难受。后来我们长大了，走南闯北，到过许多地方。又有一些轻盈美妙的姑娘形象与那个使我们童年时代产生最

初幻想的形象结合在一起了。也许某一天，当我们厌倦首都生活了，会来到乡下的一座古老小城。夜晚，我们在镇子静寂宁和的气氛中熟睡。第二天早上，我们打开阳台的门窗。我们一觉就睡到了天亮，我们开始感到乡下的歇息是精神上甜蜜的真正快乐。阳光照耀街道，天空蔚蓝明亮。一个小贩吆喝着，或一个老铁匠的敲击使街上响彻回声。此时我们看见对门阳台上有一个漂亮的姑娘。她满面通红，半裸着胳膊；她在唱歌，也许还在擦拭玻璃。在一瞬间里，我们觉得那清晨的时光、那清晨的光亮、那古城的静谧，那蔚蓝的天空、那姑娘天性的愉快，一切都和谐协调。这令人愉快的短暂时刻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在乡镇客栈、旅馆、农家、田野所遇见的一些又一些姑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愉快的、喜悦的短暂时刻。这种瞬间即逝的、突如其来的，并非我们寻找的事物，去得也非常迅速。正是这种短暂性在我们心中留下了甜蜜的、动人的印象，比起那些有思想准备的、我们急切寻找到的、持续时间较长的时刻所留下的印象来，更深刻也更强烈。

一位名垂千古的西班牙人，米格尔·德·塞万提斯，他对这类姑娘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他闯荡过许多地方，常在客栈、客店和旅馆留宿，懂得这瞬间快乐的价值。怎么会记不起来呢？他把最有意思

的女性形象之一描写成一个客栈的女仆。我们指的是《大名鼎鼎的洗盘子姑娘》。这篇小说里还有一个并未出场的女仆，只是作者偶尔提到她，但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兴趣。这位女仆叫玛丽尼娅，住在特哈达客栈。两个去托莱多的赶路人谈论起那位出众的洗盘子女仆。说到她的美貌时，一个对另一个说，她非常美丽动人，跟她比起来，那位特哈达客栈的女仆实在“令人恶心”。别的我们就知道了。这位玛丽尼娅长得怎么样？她在荒凉的曼查平原上那个僻远的客栈里干什么活？她经常唱歌吗？那些时而欢快，时而悲哀，现在当某位学者谈起来还使我们兴奋的轻快短歌，她常常唱吗？她也常常突然地神秘地发笑吗？我们一无所知。一切已经失去，一切都已衰败，美丽女仆的传统在古老西班牙土地上已经终结。当伟大的诗人加尔西拉索<sup>①</sup>在法国时，曾给他的朋友博斯坎<sup>②</sup>写过一封信，对他朋友说在那里他只遇到了“刺激的酸果汁、丑陋的女招待”。加尔西拉索对女仆也是个热心人，当他去外国时，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注意女仆。时间改变着一切。那时的西班牙女仆的声望比法国的女仆高得多；今天的法国女仆却要高得多——这么说并不违背爱国主义……

---

① 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1503—1536)，被称为“西班牙的彼特拉克”的著名诗人。

② 胡安·博斯坎(1495?—1542)，西班牙诗歌格律最重要的革新者。



## 一个可怜的男人

(一六〇〇年)

这个可怜的男人在他的果园里散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三样东西能使人幸福：一本书、一位好友和一个枝繁叶茂的果园。我们这个男人有一个果园。果园内有枣树、梨树，有苹果树、樱桃树、榲桲树，有先开红花后挂沉甸甸石榴的干粒树，挂满黄橙橙香喷喷杏子的杏树，也许还有柑桔树。在这一长串各种果树中，他把主人和农人的爱与心思全倾注在一棵美丽奇妙的梨树上了。这棵梨树结的果最鲜美香甜，当地农夫们谈起来个个露出惊讶的神色。正当他观看着这棵梨树时，看见一个家童向他奔跑而来。家童一见到他便停住了脚步并开口说明来意，但我们这位朋友不明白他说些什么。这孩子好象激动得惊慌失措，再说从家里到果园这一阵长跑使他气喘吁吁，说起话来便断断续续。可是那可怜的男人终于听清楚了几个字：“宗教法庭法官”，“在家里等您”。我们那位朋友那副惊慌失色的模样，我们不作描写了。宗教法庭法官，这意味着



什么？难道宗教法庭在他家里等他？他茫然地、慌乱地走出果园，冷汗污染了额头。到了家里，我们的朋友已经站立不稳。他脸色蜡黄，双手颤抖。当他进入大厅时，看见一位差役在他面前弯下腰去，并以差役的应有口吻郑重地对他说：“我的法官老爷请求您阁下……”差役下面的话，这位可怜的农夫再也听不清了。他突然两眼发花，双腿发软，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他被抬到了床上。这可怜的人，在他的幻觉中看到了他面前放着法官们用来施刑的砖石、滑轮、细绳和钉笼。也许他害怕的是令人好奇的钉笼。钉笼用来施困倦刑。萨拉曼卡大学的著名教授堂贡萨罗·苏亚雷斯·德·帕斯在他的《古老的宗教实践》中谈到了钉笼。当然，困倦刑有许多不同方式，其中有西班牙式和意大利式。即使有损我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我们也得承认，正如苏亚雷斯先生说的，“意大利式，在效果和风格上都比西班牙式强得多。”苏亚雷斯·德·帕斯在他的著作（1790年版，1583年第一版）第二四二页这样写道：“法院制作了一种刑具，形如计时沙漏，稍高于一般人体，有九根或十根木条。刑具是圆的，安满了钉子，钉尖朝里，钉长一拃，非常尖利。受刑人被剥光衣服，只留一小片遮羞布，然后被装进刑具。刑具十分窄小，只能容下受刑人。受刑人的皮肉正好接触钉尖，双手反剪捆住。笼内钉子很多，每隔四五指就有一枚。受刑人被关进这种钉笼，法官认

为需关多长时间就关多长时间。因为受刑人是站在笼内，既不能坐又不能靠，不论往哪侧一靠，钉子就会扎进皮肉，所以法官就可有间隔地问他：‘招不招？’睡觉是绝对不行的，一合眼就会大叫起来，这是种非常厉害，非常残酷的刑罚。”

我们的朋友看来已被塞进了这种灵巧的装置。因此，当他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时，感到莫明其妙。他惊讶地问围在他身边的家人与朋友。他们告诉他，他的邻居——宗教法庭的法官——要求他把他果园里那棵茂盛奇妙的梨树所结的梨子送几个给他。这时候，我们这位朋友喜出望外，在众人惊奇的目光下，他一跃而起，跳下床便向园子跑去，摘下梨子，全部地一个不剩地统统送给了宗教法庭的法官。

H·德鲁纳先生在他的《托尔梅斯河上的拉撒路》续篇的序中讲了上述奇闻。这一奇闻可以告诉我们，为惩治异教徒堕落而建立的神圣宗教法庭引起了我们的太爷爷们多么巨大的恐惧和尊敬。

## 阿拉索拉

(一八六〇年)

堂洛伦索·阿拉索拉是部长会议主席。在西班牙当部长会议主席并不很困难。当堂洛伦索上午九点起床，走出卧室时，就开始处理政务了：这正是可怕的事情。堂洛伦索戴一顶小帽。缓步走了出来。他的脸刮得光光的，只有两缕短短的、窄窄的、稀疏的鬓发从太阳穴垂到耳朵旁边。堂洛伦索微驼着背，慢慢地走进他的书房。雷米希奥已在书房等他。雷米希奥是他的私人秘书，是他的亲信。

“早上好，堂洛伦索。”雷米希奥说。

堂洛伦索在桌子前停下，咳嗽几声，本能地抚摸着一本书说：

“雷米希奥，怎么样？今天我们有什么事要办？”

雷米希奥一下子沉下了脸，变得严肃了，象是要报告一条耸人听闻的、令人不快的消息。确实，他带来了一条消息，而且正需要向堂洛伦索报告。

“堂洛伦索，”雷米希奥说道，“发生了一起严重

的事：昨天晚上，在科尔多瓦……”

但是还没等雷米希奥把发生在科尔多瓦的惊人大事说出来，堂洛伦索拉了一下铃而铃不响，因而气恼地喊道：

“哎，真糟糕！我不明白为什么不修理一下！”

堂洛伦索拉铃想叫仆人把早饭给他送来。因为铃不响，雷米希奥只得出去通知。过了一会儿，雷米希奥进来了，一位女仆端着一大碗加糖的咖啡和几块饼干也进来了。堂洛伦索开始用早餐，雷米希奥重新开始讲科尔多瓦的重大事件。

“堂洛伦索，我刚才说，”雷米希奥继续报告，“昨天夜里在科尔多瓦出了严重事件。据刚刚收到的消息说……”

雷米希奥说到这里，堂洛伦索轻轻叫了一声：“哎唷，糟糕！”一块饼干已在加糖的咖啡碗里沾得很湿，快送到嘴边时碎了，扑通一声掉进碗里，弄污了桌子上一本书，溅湿了堂洛伦索的大礼服。

“糟糕！”堂洛伦索丧气地重复道。“我不明白，”他又补充说，“现在的饼干是什么东西做的！”

他和雷米希奥俩便擦拭被弄脏了的书，接着擦拭被溅湿的大礼服。这种情况不过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小事，这种小小的不快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它使我们扫兴，好长一阵子我们会常想到它，尽管我们不愿意。堂洛伦索大礼服上的污迹没有完全擦掉，这就需要雷米希奥到卧室弄点水来。为什么

这些污迹偏落到堂洛伦索的大礼服上了呢？这不是真正的不愉快吗？雷米希奥反复擦过污迹之后，自然他准备继续报告情况。

“堂洛伦索，我刚才说，昨天夜里，在科尔多瓦……”

但这时候，端来咖啡的女仆进来收餐具了。

“伊萨贝尔，你瞧瞧，你瞧瞧，”堂洛伦索指着大礼服上的斑点对她说。“你瞧瞧这刚刚溅上的污迹。我把这礼服脱了，你把它送到洗衣铺去，今天下午洗好放在这里。”

堂洛伦索走进他的卧室，在卧室里停留了一会儿，换了件礼服穿上，手里拿着那件脏礼服出来了。一只时钟当当响了十下。一只小杜鹃探出脑袋叫道：咕咕，咕咕，咕咕……

“好家伙！”这位堂洛伦索小老头儿说道，“已经十点了！”

十点钟正是堂洛伦索约好跟一位重要人物会见的时间。他与雷米希奥走向大街。车子等在门口送他们去部长会议主席办公室。堂洛伦索上了车子落了座，跨上车子正要落座的雷米希奥准备再次报告发生在科尔多瓦的可怕事情。

“昨天晚上，”他说，“发生在科尔多瓦的事情是这么回事……”

但是雷米希奥无法再继续往下说了。

“见鬼！”堂洛伦索喊道。

原来，堂洛伦索一摸口袋，想到了他要用的镇咳药片盒留在那件脏衣服口袋里了。堂洛伦索没有这药片是不行的，因此雷米希奥下了车，跑上楼梯去取药片……



## 一个马德里人

(一八九〇年)

“您呢，堂富尔亨西奥，您不厌烦吗？”

“得了，怎么会呢！您胡说什么！真是岂有此理！”

堂富尔亨西奥六十开外年纪。面孔刮得光光的。挂一条细巧的金表链，穿一身黑色衣服。

“您为什么不觉得厌烦呢？”

“啊！因为我一天到晚无忧无虑，自有乐趣。”

堂富尔亨西奥当时正用白手帕擦拭眼镜。他戴上眼镜并扶正了，然后看着他的对话人，微笑着大声说道：

“就这个道理！”

所有参加谈话的人都赞同堂富尔亨西奥的话。其中一个说道：“可不是！”，另一个说道：“有道理！”又有一个说道：“各人的时间想怎么消磨就怎么消磨呗。”

“不对！”堂富尔亨西奥听到那第三位的话大声说道：“时间不是想怎么过就怎么过，而是能怎么过

就怎么过。”

这些谈话人都聚在卡雷塔斯街的一家小书店里。这家书店只有少量新书，而且都是些不重要的书。所有书架都摆满了古旧书籍；那些书谁也想不起是谁写的，从来没人提起它们。然而当我们在农村某人家的柜子里，在文件捆里或纪念品堆里发现这种书的时候，我们却会高兴一阵子的。这些都是红切口或绿切口的精装书。有些是小开本，在海牙或阿姆斯特丹印刷的翻译作品；标题是烫金的，而字体很粗糙。有些是大本书，八开本，由伊巴拉或贝尼托·卡诺印刷；印刷精美，有宽幅插图，纸张高级，翻动时哗哗有声；从这些书里发出一股潮湿霉烂的气味。

堂富尔亨西奥脸刮得光光的，戴一副眼镜，穿一身黑色衣服，坐在一个书架旁边。他的脑袋时不时地往《阿纳尔卡西斯游记》上靠。参加聚谈的有一个神甫；有一个为省内几家报纸写文章的记者，口袋里总装着纸，写过一本论王权的书；有一个总是陪着那位记者的小伙子，他从不说话，在共和派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言词激烈的文章。参加聚谈的还有书店老板和书店的职员。在书店阴暗的后半间放着一堆堆的书，还有几个摆满书籍的架子。

“好，堂富尔亨西奥，我们来谈谈：如果您能够在—一个比马德里更有趣的城市生活，比如在巴黎，那么您会在那里生活吗？”

“您别跟我提巴黎！讨厌！我在马德里过得很不错，我不向往别的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知道自已的事。您别跟我说巴黎。”

那位小年青，正在翻看一本书，此时停了片刻，看了看堂富尔亨西奥。

“世上不幸福的人，”堂富尔亨西奥继续说道，“多半是因为不甘心按现状生活下去。应当沿着我们眼前的路走下去，不要三心二意……我是个马德里人，我在马德里生活了一辈子。在这里我有亲戚朋友，我已养成了自己的习惯，有了自己的经验。我用几小时做这件事，用几小时干那件事。这里我能找到我喜欢的东西。我生活清苦，但不担惊受怕……我为什么还要希望别的东西呢？”

一个买主走进书店。

“您们有堂费尔明·卡巴耶罗的《农村人口》这本书吗？”他问。

“这是本好书。”堂富尔亨西奥说着站了起来。

店主和店员分头寻找这本书。

“唉，先生们，再见了。”堂富尔亨西奥说道。

“再见，堂富尔亨西奥，明天见。”大家回答。

这是个明朗而温和的冬日，是个马德里的冬日，碧空万里，空气清新。上午十点钟。堂富尔亨西奥，裹着他的黑斗篷，缓步走下卡雷塔斯街，漫步在阿尔卡拉街，向着卡斯蒂利亚街走去。他在阳光下散了会步就回家去了。他的家离市中心不太远，然而

那里很静谧、安宁。那是不通任何大动脉而离市中心却只有几步路的街道之一。

堂富尔亨西奥住的房间宽敞、干净、安静。屋里有几件陈旧的家俱：几把靠背椅，靠背长而窄；几张镶嵌细工靠墙小桌，精巧的桌腿曲折盘弯；几个凸肚橱柜。通阳台的门上窗子，不管冬夏总是虚掩着，几乎就是关着的。一只猫蜷缩在一把椅子上，它的金色眼睛迷糊地看着四周。一个书架上，紧挨布雷通·德洛斯埃雷罗斯的喜剧集，放着一部法律集。

堂富尔亨西奥一点钟吃午饭。然后坐在长沙发上打一会儿盹。下午，他拿起斗篷去一个咖啡馆，在那里跟几个朋友聊天。一八六八年，堂富尔亨西奥受政府委派在伦敦供职，一个仆人跟他在一起。当穿越加莱海峡时，轮船遇难，他们险些丧命。后来在伦敦，主仆二人也遭受了一连串艰难困苦。有几天下午，堂富尔亨西奥去看望他那个老仆人时，两人还常常回忆当年在伦敦所经历的风险。有些时候，下午天气不好，他关在书房里撰写他的《革命议会史》。每当夜幕降临，一位侄儿和一位远亲参议员来看他，他跟那位参议员争论阿尔卡拉·加利亚诺、奥洛萨加和卡诺瓦斯<sup>①</sup>的演讲术。来看他的还

<sup>①</sup> 阿尔卡拉·加利亚诺(1789—1865)，西班牙著名演说家、政治家。奥洛萨加(1803—1873)，西班牙政治家。卡诺瓦斯(1828—1897)，西班牙保守党领袖，也是一位史学家。曾任总理大臣，是西班牙复辟时期的政治精神支柱。1897年被无政府主义者暗杀。

有一位老妇人，她总是坐着由几匹瘦马牵拉的一辆四轮大车来到门前。他们一起坐在饭厅里挑灯聊天。那只猫半睁着眼睛一动不动，或躲在椅子下玩弄参议员的裤管。一只旧钟慢悠悠地响了几下，每响一下停顿片刻，每响一下之前发条先发出低沉的声响，好象费尽力气才报出时间似的。从厨房飘出一股沸油和炖肉的混合味。

堂富尔亨西奥晚餐吃的第一个菜是凉拌莴苣，晚餐非常简单俭省。遇上天不下雨也不下雪，晚饭后，堂富尔亨西奥便裹着斗篷到那位大腹便便的老妇人家去。十点钟他回家睡觉。在这寂静的房子里，那时钟的发条发出声响，接着是缓慢的、非常缓慢的响亮的钟声，每打一下便留下悠悠消失的颤动。

## 面包房伙计

在那座古老的小城有两家、三家或四家面包房。面包房女主人有个丈夫或兄弟；这丈夫或兄弟就是面包房伙计。伙计一早起床，吃罢早饭便与女主人着手往面包房里备足劈柴和干草，然后就点火生炉子。一股蓝色的烟雾充斥炉膛，冉冉升空。空气中飘溢着烧迷迭香和烧桧柏的香味。在这清晨时刻，鸽房里的鸽子在城市上空飞翔或展翅停留；钟声、铃声响彻全城。这时面包炉已经点着，伙计就离家上街，开始了他重要职业的关键时刻。伙计要跑遍全区所有人家。到了堂佩罗家门口，探头喊道：

“和面了吗？”

堂佩德罗家今天没和面，屋里有人大声答应道：

“没和！”

伙计来到另一街区。现在到了堂胡安的古老住宅。我们这位伙计朋友把门推开一条缝又大声喊道：

“和面了吗？”



停了一会儿。堂胡安的宅子很大。很可能那个老女仆伊萨贝尔，或堂胡安刚雇来的年轻美貌的女仆莱昂诺尔（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还要雇一个，屋里的活很少，实际上并不需要），我们重复一遍，很可能伊萨贝尔或莱昂诺尔正在很里边的哪个厅里忙碌什么。伙计又喊道：

“和面了吗？”

过一会儿，一个声音答道：

“明天和。”

伙计到别处去了……

我们那位朋友来到堂娜亚松森家门口。堂娜亚松森是堂安塞尔莫的遗孀。堂安塞尔莫曾于一八七七年当过特鲁埃尔省省长（我们都见过他）。这座住宅有个装着栎木门的大门楼，但这门一直关着，进屋得走另一面的一道小门。面包房伙计推开那道小门，喊道：

“和面了吗？”

一个声音答道：

“和了！”

我们的朋友进了宅子。面包房伙计走廊穿堂终于到了和面房。和面房是个比较昏暗的房间。几个架子上放满了炒菜锅、沙锅、杯子。墙上挂着几面筛子。一个角落里蹲着一口放酵母的小缸。一个大的松木和面盆放在两条砌入墙里的搁板上。木盆上搁着排满刚揉制出的白面包的木板，盖一块红、绿、

黄、蓝四色盖布。

“您当心别象上次那样烤糊了。”胡安娜说着向伙计转过脸来。

“对，对。您放心。那天火太旺了。”伙计答应道。

说着，把一块圆垫放到头顶，端起面包板放在头上就走了。

从各家收集面包到面包房来烤制，这就是面包房伙计重要的、最重要的工作。

当伙计到家时，左邻右舍的大嫂们已挤在面包房里说笑打闹。贝帕、蕾梅迪奥丝、维森蒂塔、佩特拉、托马莎等都在那里。她们一起谈笑，五花八门什么事都讲。堆在屋角里的迷迭香的香味与刚出炉的面包的香味交相弥漫。伙计把面包板放在一条石凳上，跟大嫂们开起玩笑来。她们都哈哈地笑。贝帕被一句玩笑话激怒了，向伙计扑过去，装出要砸扁他脑袋的架势。那伙计转过身来也装作要给贝帕一记耳光。贝帕尖叫一声急忙逃走了；裙子翻动时露出了穿着红色、蓝色、黄色长筒袜的细嫩美妙的小腿下端。

## 修伞人

修伞人走街串巷，口里喊着：

“修雨伞、阳伞！”

古城内静寂无声。每隔一段时间，从某个教堂传来一阵悠远的钟声。每家房子的街门都紧闭着，门楣上挂着宽阔的家徽。

“修雨伞、阳伞！”修伞人又喊道。

一只狗从他身边走过，嗅了嗅他，又无目的地继续走去。修伞人也缓慢地、忧郁地继续往前走。这个城市象死了一样。

“修雨伞、阳伞！”我们这位朋友又吆喝了一声。

远处，一个铁匠铺里锤子在叮当敲打。一座大房子的宽屋檐下一扇小窗开了，一个老太婆探出头来，尖声叫道：

“喂，喂，修伞的！”

修伞人停住脚步，环顾四周，没看见谁在门口或在窗口。

“唉，唉，修伞的！”老太婆又叫道。

修伞人抬起头，看见了她，问道：

“您要修什么？”

老太婆叫他在门口等着，她下来给他开门。我们的朋友走向宽阔而威严的大门，等了一会儿。

老太婆把门打开了，修伞人与老太婆简短地交谈了几句。这位善良的女主人让修伞人修理一把雨伞；修伞人说马上就给她修伞。这是把古老的雨伞。这把伞大概已经给几代人遮过雨了吧？

老太婆和修伞人一起走进一个大厅。大厅里没有什么家具了。有一个古色古香的斗柜已经歪斜，而且歪斜得可怕，因为已缺了一条腿。还有几把坐垫已经磨蚀的旧椅子。另有一个已经破裂的玻璃罩，罩着圣婴耶稣像，圣像衣服上的金属饰片已被取掉。墙上挂着几幅没有画框的黑乎乎画。修伞人坐在一把椅子上修起伞来。老太婆也在一把低矮的椅子上坐着，默默地注视着他修理。两个人就这样过了一会，听到里面有一个声音喊道：

“莱昂诺尔！莱昂诺尔！”

莱昂诺尔就是这位女主人，她站起身过去答应。但正在这当儿，大厅门边出来一位绅士。

“啊！”这位老爷叫道，“您们在修雨伞？”

老太婆一句话没说。那绅士捻捻他那花白的长胡子。他脸色苍白，衣服污迹斑斑、邋遢破旧。

“这雨伞能修得好吗？”老爷问修伞人。

“能修得很好。”修伞人回答，“象新的一样。”

“象新的一样？”绅士重复一遍，显出怀疑的神

色。

“对。就是您听到的那样。”修伞人断然地回答。

这个修伞人是个信念坚定的人。他已在江湖上闯荡了多少时间了？他干过多少活呀？他来回走过多少路，住过多少店呀？一生中又经受过多少磨难？老绅士默默地看着他；老绅士从未离开过他的宅子。他的土地已经消失了，甚至屋里的家具也消失了；他什么事都不干。他目光忧伤、迟钝。当有什么不幸落到他头上时，他总是说：“我们有什么办法！”修伞人刚修好的雨伞还要为这位绅士的子孙后代挡雨吗？不，用不着了。曾经荣耀过一时的名门望族到这个可怜人一代就要绝种了。修伞人完成了他的任务，走到了街上。也许那老太婆向绅士说过修理雨伞化了多少钱，因此没钱买晚饭了。“这有什么办法呢！”绅士可能悲哀地说。与此同时，可能听到一个走街串巷的人喊道：

“修理阳伞、雨伞！”

## 一位小农的生活

我写几行文字说说一个可怜人的历史。这个穷人的第一个特点是没有名字。有些人提起他时就说“一个人”，有些人则说“那个人”，还有些人亲切地称他“大叔”。然而，这个可怜的人不是任何人的叔叔。至于“一个人”，地球上许许多多。说到“那个人”，地球上所有人都可被称为“那个人”。这一切可能向读者表明这个可怜的人谁也不是，没有任何供人识别的标志；死了之后谁也不会记得他，因为他连名字都没有。

现在我们谈谈他的房间或栖身之所吧。这个人住在农村。他的房子远离城市。这房子是几堵泥灰墙、一张床、几把椅子、一张桌子和几件厨房用具。房子后面有个四堵土墙围起来的畜栏。这对于习惯于穿着华丽的读者来说，可能是艰难的、恶心的、可怕的。这可怜的人既不认为好也不认为坏。他冷漠地活着，没有别的愿望。

这个可怜的人生活十分简单：太阳出来之前他起床，太阳落山之后两小时他就睡觉。起床后上



床前这段时间，他在地里耕地、翻土、整枝、除草、整地、上粪、耙地、锄地、收割、脱粒、给葡萄和瓜豆搭架、给他的三四箱蜂清理蜂房。他不榨橄榄油，因为没有油坊；也不榨葡萄汁，因为没有压榨机。他以“人家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的价钱把橄榄和葡萄卖给某些投机商。这个可怜人的午餐非常简单：吃点菜豆、土豆、黑面包、洋葱、大蒜，另外一年吃两三次肉。吃上一把核桃或一把杏子便是他最大的口福了。劳动中有点空余时间，这可怜的人就跟某个与他一样穷的人交谈几句。趁聊天功夫还编几寻草辫或搓几寻草绳。他所谈的事都无非是天气、雨水、霜冻、冰雹。有时候也回忆起青年时代某桩无关紧要的小事。这个可怜人的知识相当贫乏。他从云相能看出是否要下雨；他能大概齐估计某块地可打多少升麦子，某块地用一套骡子需耕多少时间；他能判断一只绵羊是病了还是没病；他叫得出地里山里各种花草：母菊、苜蓿、莢蓬、迷迭香、薰衣草、薰香草、山萝卜、茛菪那草；他根据羽毛和叫声能区分出田野里各种鸟类：朱顶雀、丘鹑或鹌鹑、灰林鴉、煤山雀、凤头百灵、赤胸朱顶雀、伯劳、田鸫、角鴉、磡弱鴉。他听人说过省政府官员的一些事，但他不知道哪些人是政府官员也不晓得他们干些什么。他的道德规范只限于不损害别人，同时尽自己能力辛勤劳动。

遇到年景不佳，或死了一头母骡，或家里有人

得病，或没钱交纳捐税，这可怜的人不抱怨、不诅咒，而总是说：

“哎！这有什么法子呢？上帝会作主的，上帝会帮助我们摆脱困境的。”

这可怜的人强颜欢笑，拿出他肮脏的烟盒，卷了一根烟，抖了抖手上的烟末就抽了起来。

这可怜的人已年迈体弱。他的妻子也成了老太婆。他们生了三个孩子。一个在古巴战争中阵亡。另一个，原是火车站小职员，被夹在两节车厢之间的缓冲器上也死了。第三个孩子是位健壮美丽的姑娘，一天跟她的未婚夫走了，一去再也没有回来。这可怜的人，当他回忆起这一切时，就叹了口气；但他马上就振作起来了，微笑着，而且总要这么喊一句：

“哎，还能怎么样呢？上帝是这么安排的。”

这可怜的人对什么是前途，他一无所知。前途是许多人的恶梦和折磨。这可怜的人从不操心明天。“哪天的事儿哪天操心”，福音书这么说。今天的事儿还不够我们忧虑的吗？如果再忧虑明天的事儿，岂不在忧愁之上又添忧愁了吗？这可怜的人既不抱希望也没有愿望。他所注视的是眼前的山峦、田野和天空。

随着时间的流逝，那可怜的人将要死去，或在他妻子之前死去。如果他先去世，他的妻子将孤苦伶仃。她妻子将祈祷、叹息。也许她会到镇里去，她

将穷困无援，她将伸出蜡黄的手向过路行人乞求施舍。如果他妻子先他而死，他也将孤独无伴。他那心甘情愿的忍受，他那坦然自若的镇静仍将一如既往。偶尔会从他的嘴里发出一声叹息，然后大声说道：

“哎！我们有什么法子呢？一切凭上帝安排。”

## 皮糖郎

“精美皮糖！买皮糖了！”

皮糖郎吆喝着走过集市。那是一月初，古城的面貌凄凉阴郁。玉米地上淡绿色的挂毯已经消失，荒凉的田野上兀立着铅灰色的橄榄树。天空再不是蔚蓝的，有时大风呼啸，刮得顶楼的小窗嘎吱作响。

“精美皮糖！买皮糖了！”皮糖郎重复着。

一场绵绵细雨驱使人们离开了集市。赶集的商贩们在他们货亭间狭窄的通道里上下奔走，有些已经关上门，在货亭前面挂上了白色的帐篷。偶尔有两三个农民经过，脚步迟缓，行动踟躇。黄昏已经来临。提早到来的寒冷使家家户户关上了门窗。铅灰色的天空下一片阴暗萧索的景象。牧师会教堂敲响了幽幽的缓慢的奉告祈祷钟。那边，一条小街的尽头，走过一位长袍被风鼓起的牧师。

“精美皮糖！买皮糖了！”皮糖郎又吆喝道。

这个皮糖郎干吗还要大声吆喝？他伤心地走着，从集市走过。他挎着只大篮子，篮子里装满了这种精美的皮糖。但是没有人，没有一个人，没有

任何人去买他的皮糖。市内已渐渐灯光通明。突然从一个商店射出一道光束，照在黑乎乎的街上。一个药铺的橱窗里有个红灯泡闪闪发光，古老尖塔上大钟的钟盘闪烁着白色的柔和光辉。钟声已经静止，不敲奉告祈祷钟了。有一段时间里黑夜茫茫，寂然无声。突然，一只小钟和一口大钟的忧伤的钟声交响在一起，告知人们明天做安魂弥撒。

“精美皮糖！买皮糖了！”皮糖郎在集市上吆喝着。

一个在场地上或旅馆里表演的小丑，一个可怜的小丑，站在他茅屋门口看着皮糖郎。

“卖皮糖的，”他对他说，“今天大概卖得不多吧。”

“一块也没卖出去。”皮糖郎回答。“您们呢，进项不少吧？”

“一分也没得。”可怜的小丑回答。

悠长的、揪人心肺的钟声继续响着。古城的老俱乐部里，三五个绅士坐在一个角落里，偶尔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

“您认为，”其中一个问道，“这场雨会下得很久吗？”

“不知道，”另一个答道，“这天好象钻进水里了。”

“不过整个秋天没下过雨呀。”又有一个发表着意见。电灯泡的光线非常微弱暗淡。有一道门每过一会儿就发出一声猛烈的撞击。

城里的所有房子都关门了，街道冷清清的，空荡荡的。集市上所有摊点都挂上了帐篷。小丑已熄了他茅屋里的灯光。皮糖郎挎着他的大篮子从一条小巷默默地、慢慢地走了。

当他回到家里，一个女人会这么问他：

“托马斯，卖掉很多吧？”

他一定会把皮糖篮子往桌上一放，说：

“一块也没卖掉。”



## 小胡安

他的名字叫小胡安，出生在拉罗达的一个庄园的雇工集居点——帕里埃托斯。他的父亲是胡安·佩德罗，他的母亲是安东尼娅·玛丽娅。胡安·佩德罗原是帕里埃托斯的工头。帕里埃托斯属一个住在马德里的大富翁所有。胡安出生的地方是一片茫茫无际的平原，土壤是黄褐色的。房子旁边有几棵老榆树。树上没有鸟鸣；整个原野上没有飞鸟，几只灰鸽在蔚蓝的、终年明静的天空中缓慢地非常缓慢地来回飞旋；有时冲向庄稼地；夜晚飞回鸽房。

小胡安五六个月时，一天被放在一条石凳上，他母亲在屋外干活。这时一只猪进了屋，叨走了小胡安，咬他、啃他的一条胳膊。听到哭叫声，他母亲进来看他。胡安的胳膊被咬掉了一块肉，成了终生缺陷。两年后安东尼娅·玛丽娅谢世了。胡安·佩德罗又与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寡妇结了婚。

后娘不喜欢小胡安。不给他东西吃，经常打他，把他关在顶楼上，一关就是几小时。这时候，胡安·佩德罗开始酗酒。家里的事没人料理。住在马德里

的主人破产了，帕里埃托斯换了新主人。新庄园主辞退了胡安·佩德罗。胡安·佩德罗到镇上去谋生，没干多少活，一年后他就死了。小胡安留在后娘那里与两个异母兄弟作伴。长到八岁了，小胡安没有一点儿聪敏相，没有送他去上学，他没有学文化。“这孩子贼笨。”人们这么说。“耶稣，这小东西多笨呀！”人们大声嚷嚷。小胡安比以前更经常遭打骂了，几乎什么东西也吃不着。他瘦高个儿，黑褐色皮肤，相貌丑陋；但他有一双大眼睛，一双悲哀的眼睛，一双明亮的眼睛。十二岁时，他开始在一个短工集居院里干活。他的工作是当个小伙计，给在远处干活的短工送饭，要干最累最脏的活，要受这宅院里伙计们野蛮狠毒的捉弄。圣胡安节的一天晚上，伙计们拿他取乐，把他抬起来往空中抛。一次掉到地上，摔断了一条腿。他躺在一个马棚的草堆里养伤，待了两个月。他的伤差不多快好了，走来走去能干点屋里的杂务活了。正巧屋里出了件偷窃案：从工头或代理人的箱子里拿走了几枚硬币。小胡安对失窃的事一无所知，但他被抓到城里，让他坐了三个月牢。

狱吏的老婆对小胡安起了怜悯之心。这囚犯一点不麻烦人，一句话也不说，一声抱怨也没有。狱吏的两个儿子得天花病倒了。因为小胡安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他就在监狱长的家里干杂务。两个孩子生病期间，他从未离开过他们的病床。他服侍他们，

给他们服药，夜夜守候在他们身边，没睡过一个小时的好觉。

小胡安出狱时，他不知怎么办。他去找活干，进了罗布莱多镇的一个短工集居点，在那里种了六年地。

因为收成不好，庄园主裁减短工。小胡安一无老婆二无儿女，他就成了裁减的对象。他睡荒郊，靠施舍，东讨西要走了几个月。一天在公路上遇到一群去海港的农民。他们叫他一起去，他就跟着他们一起走。他离开了西班牙，在美洲混了十二年。

当他回到曼查时，一切还是老样子。小胡安仍象以前那样：举目无亲，身无分文。他到几个短工集居点找活干，结果种起地来。有一对短工夫妇把他留在了家里。小胡安用挣来的钱报答他们：一八八五年西班牙霍乱病大流行。当时，小胡安在克里帕塔纳，镇里有钱有势的人家逃走了。地里的农活中断了，或只限于少量非干不可的活。小胡安失业了。在克里帕塔纳，他常进霍乱病人的家，给大夫当下手；他躺在病人的床上照顾他们。一个大夫对他深感同情，把他安排在自己的一个庄园里工作。

那时候，胡安·佩德罗之子小胡安年已半百，跟他少年时候一样瘦弱，一样苍白。他清晨四点起床，从马厩牵出两匹母骡，装上马具就跟它们一起到要耕作的地里去了。从早到晚，他整天在外耕地，开出一条条向两侧翻泥的长长的平行的犁沟。几只伯

旁在蓝天盘旋；那边远处另有几头骡子在缓慢地、非常缓慢地行走。

黄昏来临了，太阳已下山好一会儿了，小胡安才歇工往回走。与其他短工一起吃晚饭，一起睡觉。

在大夫的庄园里干了七年后，庄园主人死了，庄园分给了两个继承人。小胡安又失业了。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瘦弱、更苍白了。他几乎没有力气了，还经常昏倒。他没有活干，他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开始在路上行走流浪，天上的小鸟和无主的野狗是他的旅伴。一只瘦弱的、两眼闪闪发光的野狗加入他的行列，一直陪伴着他行路。

小胡安赢得了野狗的亲近，他们共享挨门挨户讨来的面包。因为自小离开之后，很久没去帕里埃托斯了，而且又没有什么活干，因此一天他产生了去那个短工集居点的念头，想去看看是否还是老样子。一个风雪交加十分寒冷的傍晚，他走到帕里埃托斯。小胡安跟集居点工头谈了一会儿，要求让他过夜。工头指给他一个堆满粪便的棚子。小胡安就在粪堆旁躺下了。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已经死了；那条瘦狗，两脚着地坐在他身旁，在仰天哀叫。

## 胡安娜与胡安尼塔

胡安尼塔长得怎么样？住在什么地方？她干什么工作？她的家在安达卢西亚的哪个高贵的古城？我觉得在我的旅行中到处都见到她。胡安尼塔是胡安娜的女儿。对这位胡安娜，亲爱的文学大师巴莱拉<sup>①</sup>跟我们讲过，她的邻居们都用外号“高个儿”来称呼她。作为遗产，人们把这个外号判给了胡安尼塔。胡安娜年已四十，而胡安尼塔才一十六岁。胡安娜这个年龄正是女人们使弯着身子坐在学校板凳上的孩子们欣喜若狂的年龄；胡安尼塔这个年龄，正是女人们引起我们已进入晚年的人们痛苦地怀念过去的年龄。从胡安娜身上透出那些阅历丰富的人所具有的沉稳、安静、高洁、庄重的气质。胡安尼塔天真、活泼、大胆、任性、情绪饱满、敏感好动。各位读者，这二者之间，你更喜欢哪一种？我在胡安娜的审慎和胡安尼塔的天真之间犹豫不决。胡安

---

<sup>①</sup> 巴莱拉(1824—1905)，西班牙作家。《高个子胡安尼塔》是他的杰作。



娜是制做各种美味佳肴的艺术大师，她会做精美的千层饼，会做洋葱西红柿馅的大开口的美味包子，还会做奶油糖酥饼、酒味蛋卷、蜜炸果、蜜炸蛋糕、薄饼、葡萄汁、葡萄羹。巴莱拉大师满怀喜悦之情列举了胡安娜擅长制做的各种珍馐美味。这位文学大师不就是另一位与他思想十分相似的艺术大师——《精明强干的安达卢西亚女人》的作者——弗朗西斯科·德利卡多神甫的同乡吗？他在那部著作中同样热情洋溢地谈到了这些正宗的美味可口的甜食。胡安尼塔却不一样。如果说她不懂这门学问，那么她在裁剪缝纫女人服装方面却是无与伦比的。巴莱拉大师极为惊讶地谈到了胡安尼塔的这种本领。“我在维亚莱格雷见到过，”他写道，“胡安尼塔做的几件衣服，我看后惊呆了。”接下去一行又加了这么几句史诗般的话：“请注意我的鉴赏力是很高的。这一点全世界都知道……”

胡安娜和胡安尼塔生活的城镇已被提到，是维亚莱格雷。维亚莱格雷有生石灰精心粉刷的白色房舍，街道是宽阔的，房子正面往外突出的宽大栅栏被油成绿色。镇子外面有个惹人喜爱的果满枝头的园林。再远些是一大批灰色的、阴森森的橄榄树林。镇边上，其中一条主要干道的尽头，有一池凉爽、透明、沁人心脾的泉水。几棵浓荫杨树把它们宜人的阴影罩在容纳淙淙清流的水池上。杨树之间有条花岗岩大石凳。镇里那些严肃的、聪慧的、重要的、



杰出的、沉思的、谨慎的、明智的人每天下午拄着拐杖缓步来到这里歇息。胡安娜与胡安妮塔的家就在这镇里。关于她们，你们要我谈些什么呢？谈谈她们怎样生活？她们做些什么？她们想些什么？可能她们什么也不想，这也许是她们最大的快乐。她们什么也不思虑，她们平平静静地生活，她们不伤心、不压抑、不忧虑、不恐惧、不烦恼，跟我们这些想成为哲学家的人截然不同。房子宽敞而清洁；象所有安达卢西亚的房子一样，中央有个亮堂、明快的天井。胡安妮塔在天井里放满了各种大小花盆。胡安妮塔爱种花卉。“我讨厌懒惰的手，”诗人奥拉西奥说，“你们种植玫瑰吧。”胡安妮塔的手，这双白皙、细嫩的手，到处种植玫瑰。因此，在橱柜上放着玫瑰，在椅子上放着玫瑰，在饭桌上插着玫瑰。而胡安娜则在一只洁白的上釉陶盆里打着蛋清，准备制作美味可口的食品……

胡安妮塔和胡安娜就这样生活。傍晚时分，天空中闪烁的蓝色渐渐消失在安达卢西亚的使人产生一种柔和、悠长、茫然的阴郁感的黄昏中。麻雀叽叽喳喳在屋上跳跃飞翔。老教堂的钟楼发出一声声奉告祈祷钟。这个时候，正是胡安妮塔拿起一只小瓦罐去水池的时刻。“她喜欢到公地的水泉取水。”巴莱拉大师写道。这个时候正是坐在杨树下水泉旁那些严肃的、令人尊敬的人观看强壮、挺拔、朝气蓬勃的胡安妮塔形象的时刻，是他们拄着拐杖感到我开头

对你们说过的、我们逐渐度过了青春年华而进入冷漠年龄的人所体验着的那种茫然的、深沉的、不可抑制的悲哀的时刻。

## 托斯卡诺，或逆来顺受

托斯卡诺住在一条僻静的小街里。他的房间是个开天窗的阁楼。阁楼上有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柜子，一个脸盆架、两三把椅子和一只书架。墙上挂着四五幅古老的木刻画。

托斯卡诺先生戴一副眼镜，蓄着长长的胡须。他的衣服质料粗糙，但总是干干净净的。粗布衬衫每天都保持得很清洁。

“托斯卡诺先生，”有时候一些头脑简单的人问他，“您曾经很富有，是真的吗？”

托斯卡诺微微一笑。

“我想是吧！”他回答道，同时做了个滑稽的大惊小怪的表情。“比许多引人注目的坐汽车的人富，富得多……”

一八七〇年，托斯卡诺拥有一万四千杜罗的收入。他的妻子美丽而聪颖。夫妻俩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托斯卡诺喜欢艺术和大自然。他的家是宁和平静的。这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很平安舒坦。靠这笔固定的年金，他们住在马德里，谁也

不会怀疑他们可以比实际支出花费更多钱，多得多的钱。他们不坐车，只接待几位家里的老朋友。屋里的房间总是那么整洁干净。家具简朴而实用。一种令人称奇的宁静——精神上的安宁——充满着这个家庭。墙上挂的不是显眼的中世纪的画幅，而是几帧美丽的优秀油画的照片、风景照片和古老教堂的照片。家里不用声音刺耳的铃铛。仆人们都静悄悄地来回忙碌。早上八点，全家人起床之前，一切都已打扫干净，收拾整齐，象施了魔法似的竟听不到一点儿轻微的响声。饭菜简单但调配得当。桌布洁白干净，易碎的玻璃器皿闪闪发光。白桌布上几枝鲜花正喷香吐艳。

托斯卡诺先生和他一家人在马德里住了几个月，然后离开了，谁也没听到一点动静。他们悄然去欧洲旅行了。

一天，那是一八九〇年二月二十四日，巴黎的一位银行家宣布破产。托斯卡诺的资产损失殆尽。托斯卡诺的妻子病倒了。几年后，托斯卡诺的儿子，一位炮兵军官，在古巴战争中阵亡。又过两年，另一个孩子，一位美丽的姑娘，文雅而聪慧，一天感到不适，四天后就死于急性肺炎。托斯卡诺的妻子，被这一连串的落到家里的灾难压垮了、发疯了，被送进了一家疗养院；在连续不断的折磨中生活了两年，两年后离开了这个世界。

到一九〇二年，托斯卡诺的那笔老资产已完全

耗尽了。一万四千杜罗的年金，只剩下每月二十杜罗了。这样，托斯卡诺就搬到现在的简陋的阁楼里生活了。

托斯卡诺先生早上八点起床。他既无男仆也无女佣。他自己整理房间，他自己在小炉子上做他的粗茶淡饭。

“穷，我不在乎，”托斯卡诺说，“衣衫陈旧我也无所谓。没有舒适的安逸的生活条件（我过去全有过）也能过下去。现在我要全力保住我的衣衫整洁干净。若有一天衬衫不清洁，我就无法过。我怎么也不习惯一件衬衣穿三天，不习惯穿又脏又邋遢的衬衣。”很多次我遇见他在国家图书馆，或在普拉多博物馆<sup>①</sup>。

“托斯卡诺先生，您好吗？”我问他，“生活得怎么样？”

“马马虎虎。”他说，“谁能跟我比呢？您瞧，图书馆和博物馆是我的了。我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画，我拥有我喜欢的全部书籍。另外，我还有一个可以散步的最美的公园：雷蒂罗公园<sup>②</sup>。”

虽然有几天我看见托斯卡诺在国立图书馆，但

---

① 普拉多博物馆，坐落在马德里普拉多大道上，人们都习惯地称之为“普拉多画宫”。馆内收藏有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各国杰出的油画珍品三千余幅。

② 雷蒂罗公园位于普拉多大道东侧，居马德里市中心地带。园内有不少色彩各异的“园中之园”，成为欧洲著名园林之一。

他并不读很多书。他说所有图书讲的内容都大同小异，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本书概括了人类精神，这些书应当经常反复阅读，以达温故知新、养性怡情的目的。

每逢天气晴朗，托斯卡诺先生便出门作长距离散步，游玩马德里的所有去处。他到郊外田野，一连几小时边缓步漫游边观看房舍。

“我去过许多地方。”他经常说，“我现在希望有个地方能把我在世界上获得的经验告诉有头脑的年轻人。不过这需要职称和证书，可我没有。”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对托斯卡诺来说都毫无二致；一年十二个月，他也一个样儿地过。整理他的小房间，去博物馆和图书馆，去城外漫游。他总是穿着一身干净的粗衣，衬衫总是洁白干净的。一天，这所房子的女门房没见到他下楼，后来才知道他病倒了。几天之后，一口黑色的粗糙的棺材将从大门口抬出去。

“我没有什么可以悔恨，也没有什么可以挂念。”托斯卡诺说。“我将象现在活着那样平静地死去。”

这种精神宁和的奥秘、这镇定自若的秘密，这幸福快乐的秘诀究竟在哪里？在于逆来顺受，在于任凭我们无力挽救的事情慢慢地、无情地、持久地按它们自身的规律继续运行。

（以上选自《西班牙》）



## 卡斯蒂利亚的花园

请读者去卡斯蒂利亚作一次——虚构的、想象的——短暂漫游吧。我们不去看历史遗迹，也不去观赏城市风光，也不去欣赏乡村景致，我们去参观花园。请读者们闭上眼睛。我们已到了第一个公园。我们在卡斯蒂利亚的微型城市，小城中心有个街心花园或叫花园。花园四周有树干粗壮、树皮皱裂、树叶粗糙的老榆树。花园中央有几行积满尘土的卫茅，有的枝叶已经枯黄。花园内的林荫道或通道都很狭窄而且高低不平。一条小沟或浅渠横穿某些通道。许多尖尖的卵石突出在地面。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盏路灯挂在原木柱上。卡斯蒂利亚城镇里杂乱的市立小花园的路灯样子很特别。那是些古老的煤油灯。灯上装着凸肚圆筒，这类灯筒我们只有在古老的照片里才能看到。煤油灯已被电灯替代了。

路灯筒里已安上了灯泡。灯筒积满尘土、肮脏不堪，玻璃已经掉落，或已经破裂。有些灯柱，或因严冬劲风吹刮，或因城里小孩的折腾，已经摇晃歪斜。在这些荒芜破败、满目尘土的花园里，一

副完全被遗忘的凄凉景象、令人伤心的无可挽回的颓败面貌。也许在花园中心还有一个石砌水泉，从某座古老宫殿或宅第迁到这里的古老而高贵的水泉。泉水从山石中流出，但却安上一尊粗制滥造的、可笑的鲁莽的铁铸雕像，践踏了水泉，破坏了水泉景观。花园是荒芜凄凉的。在榆树梢上，映掩着远处教堂的尖塔，树干间隐现着稍近些的广场周围的廊柱和高低不齐的凸肚阳台。偶尔有个乞丐通过花园，坐到板凳上歇息，或进来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卡斯蒂利亚小城的警察。每到春天，在卫茅枯黄、古城寂静的气氛里，几棵玫瑰树开放出红色的、白色的玫瑰花；这些短暂的、一时的玫瑰花，鲜艳不了多少时间，更使那树老灯裂的小花园分外悲凉。

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到了卡斯蒂利亚的另一个花园。这是一个古老美丽的宫殿内花园。三个世纪前，那宫殿是很美丽的。原住在这宫殿内的高贵的主人已经逃走了。自那以后，很多人在宫殿内住过。这宫殿还作过省政府的办公处，财政部代表办事处，省长办公室，等等。宫殿后面有个花园，三四十年来没有任何园丁管理过它；到经常有无情的野蛮的手砍断树枝，还把有些树木连根挖走（当劈柴供楼内取暖），而且打那以后花园没有变化……不是没有变化，而是被糟踏得七零八落。花园里有月桂树、柏树和玫瑰树。白杨林荫小径已不能通行；

杂草丛生，侵袭到所有花坛，遮蔽了所有小径。一个小水塘里，静水发绿，落满了枯枝败叶。早晨麻雀叽叽喳喳。阳光照耀的时刻，行动迟缓的蜥蜴和体态细长的小蜥蜴出现在通路上，爬到围墙墙头，半闭着眼睛安详地游逛。春天，圆圆的金龟子在玫瑰树上笨拙地盘旋，慢慢爬进新鲜清香的叶丛，津津有味地吃食鲜叶。

任何嘈杂的声响也传不到花园内。花园后面的旧宫殿，有些窗子的玻璃已经破裂，有些积满了灰土。这些窗子已多年不开了，三四十年里没有人在窗前出现，没有人从窗口探出头来。这个被遗忘了的花园说明了什么？这些私人花园里的紧闭的窗子，象市立花园内残破的路灯那样已积满了尘土和破裂的玻璃，给我们提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继续漫游。让我们再合上眼睛。我们到了另一个当地的小型花园。我们缓步行走在大教堂或牧师会教堂的回廊上。这些封闭的、被关禁的内部花园有种特别的魅力，一种与那些在开阔地上或城中心的花园所不具备的魅力。在我们的大教堂里，比如在莱昂，在阿维拉，大教堂里有这类为数不多的、象前面描述过的、被完全遗忘了的、十分悲凉的花园。

几乎说不上是花园。这些花园曾经受到过很好的管理与照料，然而已经很久没有人理睬了。野草杂树在园内自由生长。因为可供生长的范围有限，

所以一放松管理，就疯狂地侵袭全园。另外，由于这些大教堂和教堂连续不断的一次次修缮，花园内堆满了砖瓦和石块。沿着回廊的墙壁是五六个世纪前的骑士、主教和神学家的坟墓。在这些令人起敬的回廊的拱顶下，瓷砖地上很偶然地才有脚步响动。从高耸的尖塔上传下来清脆的呼啸似的钟声。有时候，上午时分，一道小门开了，那低沉的、和谐的风琴声传进安静的花园。从远处传来某个修道院的钟声。黄昏已经来临。昏暗的天空上已出现一颗闪烁的星星。这时候才是这些受禁锢的小花园最适宜、最独特的时刻。这时刻，这些小花园与其周围环境及事物：骑士与主教的坟墓、高耸的尖塔、回廊的柱子、星星的闪烁及响亮、缓慢、断断续续地落到全城的奉告祈祷钟声……形神相合，和谐一致。

## 绿衣骑士

堂吉珂德来到绿衣骑士的家时，他兴致勃勃，非常高兴。他刚刚结束他一生中最重大的冒险行动之一：冒险斗雄狮。堂娜克里斯蒂娜和洛伦索正在门口等候着他；由于他姗姗来迟，也许他们已有点儿急不可耐了。堂娜克里斯蒂娜是堂迪埃戈的妻子，洛伦索是他的儿子。堂娜克里斯蒂娜正值女人们使在校念书的孩子常常梦见的年龄。也许她紧身背心窄领子上的下巴颏已微微起皱；也许她的眼睛里有那种隐约的忧伤，那种甜蜜的温情，那种缱绻的思念，即你们，善良的女友们，当你们临将告别青春年华时所具有的那种情感。洛伦索，她的儿子，是个荒唐的，好幻想的小伙子。塞万提斯说他的父亲想尽办法也未能使他学习法律，这赢得了我们最热烈的同情。塞万提斯还说他的父亲也没能使他研究神学，这使我们对他有更强烈的好感。

堂娜克里斯蒂娜和洛伦索站在家门口。刚才一个仆人报告说在街上看见了堂迪埃戈和一位陌生的老爷。听到这个消息，堂娜克里斯蒂娜和洛伦索就跑



下了楼。堂吉诃德已出现在他们面前，母子俩感到非常惊讶。一群吵吵嚷嚷的小孩，也许一直跟着他们走街串巷而来，此时围住了宾主几个人。那些善良的老妇人，她们可能什么事情也不干，此时已从宽屋檐下专门用来张看的窄小窗口探出头来；也可能一些老爷，戴着圆帽子、左手按着剑柄，出现在他们自己的家门口。他们也许在想：“堂迪埃戈带来的，这位穿简陋的甲冑，带一个护盾、握一杆长枪的陌生人是谁呢？”此时，堂迪埃戈面带微笑下了马，转身过来，目视着堂娜克里斯蒂娜，手指着堂阿隆索说道：

“太太，请您以您一贯的和蔼可亲迎接曼查的堂吉诃德老爷吧。他就是您面前这位游侠骑士，世界上最勇敢最聪敏的人。”

堂迪埃戈说完这几句活，堂阿隆索深深地施了一礼，堂娜克里斯蒂娜点了点头，并露出了那样一种微笑：好心的女友们，即你们常有的那种微笑，使我们觉得模棱两可，因为我们不明白是天真的甜笑还是嘲讽的讥笑。不管属于哪种，最后介绍了洛伦索之后，宾主四人进了屋子。塞万提斯十分细心，他告诉我们说，这所房子是宽敞舒适的。房子中间有个敞亮的天井；一个贮藏室，存放着压榨机；还有个地下室。挨墙整齐地放着几口圆肚大缸，这些都是托波索著名陶瓷工场的产品。一见这些大缸，堂吉诃德见物思人，触景生情。在片刻的瞬间，他



竟然想起了杜尔西内娅。桑乔，更讲实际，缺少幻想——诸位不要因此对他抱恨——可能只想到了曼查的醇和的烧酒。接着大家进了大厅的门。那大厅是这所房子的主要房间。大厅里只有一只柜子，放着富有趣味性和知识性的书籍；几幅图画，当初它们色彩鲜艳夺目，不象今天那样色泽减弱而显得暗淡；几副烛台镜；一只黑檀木的或桃花心木的写字台柜；几把座面和靠背都蒙上毯子的宽大椅子。堂吉诃德装腔作势，威严地把头盔放在了其中一把椅子上。所有人都默默地看着他，一个个瞠目结舌，呆若木鸡。塞万提斯描写了不少个性鲜明的女仆（如在《大名鼎鼎的洗盘子姑娘》中的阿尔奎略和加耶加）；有一个女仆站在门边，惊讶得睁大了眼睛。洛伦索和堂迪埃戈在一个角落里低声细语，时不时偷眼瞧瞧堂吉诃德。

“这个怪模怪样的人到底是谁？”洛伦索问他父亲。

“不知道，”堂迪埃戈回答道，“我不知道。有时候看来象个疯子，有时候我又觉得他是我打过交道的人中最聪敏、最机智的。总而言之，我说不清他是个疯子还是个聪敏人。”

这次奇妙冒险的全部魅力，全部吸引力，全部深刻的奥秘在于堂迪埃戈的茫无头绪。堂迪埃戈是个质朴、诚实、谨慎的人。在他家里充满平静宁和的气氛。家具摆设整齐和谐。所有日常事务每天都

在同一时间处理。每天正午吃中饭，每天天黑吃晚饭。上午按时打开门窗，晚上按时关闭。家庭的节日或大事都牢记不忘，到时纪念。桌布总是干干净净，床上铺的、罩的从未见过有个口子。洁白的衣服都收藏在几只放有榲桲果和好闻的刺柏根的大松木箱里。食品柜里放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和山珍海味。油桶里食油满满的。上釉的面包瓮里装满了金色大圆面包。整所房子里有种深沉的寂静，一种理想的寂静，一种能使你们神经松弛、适合工作的寂静，一种塞万提斯认为是“奇妙的”并说最令堂吉诃德感到吃惊的寂静。赋予本文重大而深刻意义的正是这种对照。在这所房子里，就是这有条不紊的精神，处理日常事务的合理得法，这默默地享受着的稳定而舒适的生活，在居住者中间促发了一种轻微的个人主义。我不愿意你们现在把这个词当作贬词来理解。堂娜克里斯蒂娜、堂迪埃戈、洛伦索都是优秀公民；认真地履行义务，忠实地对待朋友；他们态度和蔼，行动谨慎。但是，也许从这所房子的真诚、宁静的气氛中产生了某种东西使他们感到吃惊。也许他们不能忍受某种大胆行为，某种曲解，某种冲动，某种狂热和激昂的行动——会摧毁我们平常处事的全部方法、我们全部小小的乐趣、我们全部预先设想、我们全部求实的逻辑。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当这位愁容满面的奇怪人物到达后在绿衣骑士家里引起了一阵巨大的激情了吗？堂吉诃德

既无计划又无方法，他是个自相矛盾的人物。对他说来社交礼节无足轻重，他滑稽可笑，言行不合逻辑，行动没有目标，他蔑视金钱，不预见未来，也不注意世上无意义的小事。这是什么样的奇妙人物？他的人生观是什么人生观？他这般的东奔西走有什么打算呢？

这些堂迪埃戈不知道。他说不出他带来的这位骑士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是疯子？他是智者？冲突已在这所房子里出现。两种精神——堂吉诃德所代表的和堂迪埃戈所代表的——已处于对抗之中。对抗的结果是什么呢？斗争将在青年人洛伦索心灵深处决定胜负。洛伦索模棱两可：他爱诗歌、理想、模糊的浪漫的悠远、虚幻的陌生的东西。堂迪埃戈，他的父亲，未能使他从事有利可图的更稳当的商业活动，但他的激情、他的爱好、他的倾向一直受到这住宅宁静而有规律的气氛的压抑、制约。也许随着时间的推延，已看破了他的虚幻和梦想，可能已成了一位杰出的农夫或一位不怕辛苦的商人。突然，这位荒唐的堂阿隆索·吉哈诺出现在这所住宅。洛伦索与堂吉诃德在热烈地交谈。洛伦索给这位游侠骑士朗诵他的诗作。

“天呐！”堂吉诃德兴奋地喊道，“上天有灵！慷慨的小伙子，你是世上最优秀的诗人。”

斗争已经失败，或者，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说，斗争已经胜利。洛伦索既不会成为农夫也不会成为

商人。我的女友们，善良的男友们，我问你们：对我们伟大的民族和她的发展来说，什么更重要？是这些高远的、无目标的、富于幻想的和追求理想的精神呢，还是那些求实的、讲究方法的、尊重传统的、爱好法律的、积极活跃的、勤劳诚实的商人、工业家、手工业者和农民们呢？

让我们对前者抱有真诚的好感吧，但同时——这是塞万提斯描写过的人类永恒的自相矛盾——让我们希望拥有一笔不大的年金，一片小商店或几块新葡萄园吧！

## 家 庭

……白玫瑰上的白珍珠……

——贡戈拉<sup>①</sup>

一座古老的城市。在那座古城里，一座古老的房子。冬夜。街上偶然回响着行人的脚步声。牧师会教堂里的钟刚向各大宅院敲过几下悠缓而哀伤的钟声，告知人们举行一次葬礼。那座古房子的顶楼上一扇窗子被风吹动，不时地发出碰击声。全家人聚集在餐厅里。餐厅是个宽敞的房间，地板上铺一条厚实的青针茅席子。天花板上挂着一盏大灯，在白色桌布上投下一个光圈。一家人在平静地吃饭。他们细声细气地说话，谈话中常有长时间的停顿。

在这平静而亲密的时刻，在这全城一片寂静、好象万物在夜晚短暂的休战中都在沉思默想的时刻，这家人在谈论一位大家都敬爱的祖宗。

“爸爸，你说他曾在伦敦待过？”一个孩子问

---

<sup>①</sup> 路易斯·德·贡戈拉(1561—1627)，西班牙巴洛克时代夸饰主义文学代表作家。他以其夸饰文体在西班牙诗坛上形成“贡戈拉主义”流派。

道。

“对，”父亲回答道，“他在伦敦待过一段时间。他常讲伦敦的许多事情。你记不得了，那时候你还很小。克拉拉·玛丽娅还没出生呢。”

“可是，”克拉拉·玛丽娅说道，“我听妈妈讲过他许多事。他是个很干净的老人，不是吗？”

“他非常干净。”母亲说道。

“他是个脸刮得干干净净，衣服整洁朴素的老人。”父亲说道，“他只爱干净和书。”

“可是，”佩德罗·安东尼奥说，“你说过好多次，他很爱树。”

“的确。你还记得原来咱家的园林吗？”

“我不记得了。”克拉拉·玛丽娅说，“爸爸，那个园林很大吗？”

“你怎么会记得呢？你没见过。”父亲答道。“房子后面原来有个很大的园子。修筑新街道时，我们在园子里盖了三座房子。祖父胡安很喜欢他的园子。他常待在园子里。他拿着一本书，坐在树下看。园子里有很多无花果、玫瑰和月桂。”

“还有棵柏树。”佩德罗·安东尼奥说。

“一点不错。一棵很高的柏树，黑油油的，坚硬笔挺。胡安爷爷很喜欢这棵柏树。他常说，柏树是时间的象征，是永恒的象征；万物变化了，它四周所有的树木都光秃秃了，只有它一如既往：坚硬挺拔，巍然屹立。”



“有很多玫瑰花吗？”克拉拉·玛丽娅问。

“很多，有很多玫瑰花：红玫瑰、黄玫瑰、白玫瑰。爷爷很喜欢玫瑰花，但从来不肯摘一朵；谁要是碰一碰，他就会很生气。‘柏树’他说，‘在春天的玫瑰花丛中，柏树是最好的。它始终如一：它那尖尖的梢头，看得见下面玫瑰树丛中玫瑰花在绿叶间不断地变化，看得见春天里如何结蕾开放，在秋天又如何凋谢、枯萎。’他还补充说，柏树是生命的写照；是永恒的形象，它永远是一个模样；也是随时间而变化的短暂但美丽的事物的象征。”

长时间的停顿。

“克拉拉·玛丽娅，”母亲说道，“你见过在大厅被剖开过的一条小狗吗？”

“我见过。”佩德罗·安东尼奥说。

“我也见过。”克拉拉·玛丽娅说。

“那条小狗，”母亲继续说道，“是胡安爷爷从马德里带来的。你们不会记得吧，它的一条腿断了。一天，那些孩子向它扔了一块石头，砸折了一条腿。爷爷治好了小狗的腿，但小狗再也走不利落了。那是家里的一件大事，大家都很难过。”

“胡安爷爷真好。”克拉拉·玛丽娅说。

“他非常善良。”父亲说，“他也很喜欢安静。他不喜欢任何人在家里吵闹。他把一切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在他生病的日子里，在他弥留之际，谁若把什么东西弄乱了，他显得非常痛苦。”

“他病得很重吗？”佩德罗·安东尼奥问。

“很重。”父亲回答，“他得了种可怕的病，结果眼睛差不多全瞎了。他是那么喜欢看书的人，这下可不能看了；他让人读给他听。但镇上没有人会念英文和德文的外国书，他只好忍痛不听这些书了。他眼睛瞎了，他让人领着上园子。让他坐在玫瑰树前面，他轻轻地抚摸玫瑰花，摸遍所有玫瑰花。然后引他到柏树前面，他就抚摸柏树。在他还健康的时候，每天给麻雀捎面包屑去。所有麻雀都认识他，每当他出现在园门时，就飞过来落在他面前。后来眼睛瞎了，他仍然带面包屑去，但他再也看不见小鸟儿了。‘麻雀来了很多吗？’他问。当告诉他来的麻雀比前天少了，他微笑着说谁也不喜欢他了。还说他的最好的朋友是玫瑰花……玫瑰花，因为它们不会离开。”

“爸爸，”佩德罗·安东尼奥说，“图书室里的书都是他的吗？”

“所有的书都是他的。胡安爷爷买书花了很多钱。起初，他一本书也不肯给别人，但后来许多书被从图书室拿走了。‘书里说的我都知道了。’他常常这么说，因此在园子里待的时间，在田野里散步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了。最后他只有两三百本书了，只剩下他正在看的或装作在看的书了。镇里人都喜欢他，有事都去找他商量。他常在上午走进织布厂、木工作坊和铁匠铺。铁匠帕斯夸尔·阿隆索——帕

斯夸尔·阿隆索的父亲——是你们爷爷最好的朋友。他很喜欢铁匠铺，在铺子里一待就是好几小时，听着叮叮当当的铁锤声，看着铁锤打击下红铁块迸出火星。他知道各行各业的活儿；铁匠、木匠们说，他知道的比他们还多。”

“爸爸，”克拉拉·玛丽娅说，“大家对他的死一定很难过吧。”

“很难过。”母亲说。

“很难过。”父亲说。

长时间的沉默，深沉的、寂然的沉默。也许有人会说，某种不可名状的痛苦在空气中飘浮。一只旧自鸣钟发出九响悠长而响亮的钟声。

## 春天，阴郁……

一位朋友在欧洲跑了许多地方之后来到了我家里。

他对我说：现在我要到那个镇里去住过隐居生活，您了解那个镇子。那是莱班特地区的一个明亮而宁静的小镇。我不想跟谁交谈，也不想见到谁。我在镇子边上有所房子。房前有个花园，房后有片园林。屋子的各个房间通风好，宽敞明亮。冬天阳光充足；夏天我关上百叶窗，关上窗子，屋子便阴凉舒服。春天我观察阳光逐渐变化；一切事物从冬到夏都要经受一场深刻变化的。上午我在花园和园子里散步。我早晨很早起来。

树上的麻雀叽叽喳喳把我吵醒。我认识所有麻雀。我听到晨钟召唤人们去做首次弥撒。在这清晨时刻，空气清新、透明，在其他时候是没有的。空气象是玻璃做的，远处的山峦象是瓷做的。某个老农走过，发出一声咳嗽。老妇们通过街道走向教堂，她们的手象老树皮一般，穿一身黑色衣服。我离开房子来到镇子的广场上。我跟早起的老头儿们交谈

几句。这些老汉好象都在急切地、焦急地等待着曙光。天刚蒙蒙亮，他们就离开家，在柱廊下小步走动。他们是老农夫，是土地的老朋友，他们的一生是看着东方发白、曙光初露这么过来的。他们也很熟悉清晨叽喳的麻雀和响亮的晨钟。他们咳嗽得弯下腰去，对白天要发生的事他们都心中有数。

当我回到家里时，一切都已打扫得干干净净，整理得整整齐齐。我不能容忍拍打家具，弄出声响。我要他们打扫时不要弄出响声。一束阳光照射到我早餐的桌子上。我深深地呼吸着充满丁香和茉莉花香的空气。一只早早离巢的勤劳的蜜蜂此时已敏捷地飞到花丛中。它急速地、非常急速地移动着，足上沾满了黄色的花粉。大肚子金花龟还在玫瑰花的柔软的怀抱里酣睡。它们需要充足的阳光，要待到上半晌空气浓烈时才从藏身处出来，才会笨拙地来回飞舞。我的狗已在花园里转了几圈。它这么做是要让我相信它不会放松它的首要任务：警戒。然而，它什么也不守护。它知道不会出什么事，在花园里无聊地转悠一会儿之后，又回来躺在我坐着看书的扶手软椅旁边。

我所看的书都是简单明白的，我讨厌冗长含糊的书籍。如果到我手里的书信很长，我就看不下去。我给远方的朋友和熟人写信，总是用张普通白纸，只写上几行匀称的小字告诉他们我的生活情况。我不会弹钢琴，但我有一架自动钢琴，在钢琴旁边伸

手可及的地方放着一堆贝多芬、莫扎特和瓦格纳的作品。我家里墙壁上没有油画。我无力拥有维拉斯克斯、维罗内斯<sup>①</sup>、蒂西阿诺<sup>②</sup>和戈雅的伟大作品，但我有这些杰作的精美的照片。我喜欢这些作品，蒂西阿诺、戈雅和维拉斯克斯的作品我尤其喜欢。每当我读书或写作疲倦的时候，我就坐在转椅上，面对着那静谧而芬芳的花园打个盹。

我的书桌是简朴的。我不喜欢装饰过度的东西。我吃的主要是水果和蔬菜；我喜欢在我离开餐桌时仍感觉没有吃过似的。要我喝一匙碳酸氢盐，我感到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我喜欢看到桌子总是明亮干净的，柜橱必须保持发亮闪光。我在桌布上放一束玫瑰和野草。我喜欢山上的各种花草：迷迭香、茉乔栾那草、鼠尾草、熏衣草。这些花草给我带来了一种花园里的花草所不能给我的印象，一种孤身独处、自由自在、坚韧不拔和真诚坦率的印象。

每天下午我到我的农田作长时间散步。跟农民们交谈，我问他们许多有关耕作的事情。他们向我讲述他们对生活的印象：他们平庸的生活，简单的生活，在他们的生活中从未发生过什么大事。如果有人到远离家乡的外地割麦子时到过马德里，他就跟我讲在马德里的见闻。我渴了就喝山涧的清泉。

---

① 维罗内斯(1528—1588)，意大利画家。

② 蒂西阿诺(1490?—1576)，意大利画家。



我观察默默无言的蜘蛛在乳香黄连木间织好的网。如果我搬动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发现小虫子见到阳光和听到声音后便蠕动起来。在水潭或水塘边，我观看鼓虫不断地转圈，激起一个个水花。我羡慕这些小虫，它们的任务只限于用长腿在水上不停地跑动。我也观看如何灌溉菜畦和麦垅。看着清水在沟渠里流动，观察干燥的土地吸收清水并与之交融，是我的最大的满足之一。

当黄昏来临时候，我便停住脚步，聚精会神地观看天空渐渐昏暗，万物经过一天争斗又恢复了平息。星星已开始天空闪烁。周围一片宁静。远处传来一曲悠长而忧伤的歌声。百鸟已停止鸣唱。在离我很远的镇子里，微弱的电灯光已闪闪烁烁。当我回到镇里时，如果从一条僻静的街巷经过，我听到一架钢琴在黄昏时分弹奏的古老的罗曼蒂克乐曲——由一双纤细白嫩的手弹奏的曲子——我听了感到伤心，一种隐隐约约的难以名状的伤感侵袭到我的心中。二百年、三百年之后，象这样忧伤、这样悠长、这样柔和的乐曲也会在这黄昏时分，在这条僻静的街道奏响。谁来听这乐曲呢？是哪个忧郁的、多愁善感的人来弹奏这乐曲呢？将会激起什么样的幻想和忧伤呢？

（以上选自《西班牙文学随笔》）

## 铁 路

西班牙人是怎样看待欧洲最早的铁路的呢？在西班牙，最早的几条铁路是：一八四八年建成的巴塞罗那——马塔罗铁路，一八五一年建成的马德里——阿兰胡埃斯铁路。这些令人惊讶的新道路通车之前数年，一些西班牙作家曾去法国、比利时和英国旅行过。他们在旅行见闻里向我们谈到了对铁路的印象。一八四一年，梅索内罗·罗马诺斯<sup>①</sup>发表了他的《回忆法国、比利时之行》，翌年出版了《修道士赫龙迪奥游记》第二卷。拉富恩特比梅索内罗更详细而系统地讲述了铁路情况。

堂莫德斯托·拉富恩特是幽默风趣的新闻记者兼历史学家。生于一八〇六年，卒于一八六六年。他写下了我们所熟知的《西班牙历史》；他长期写作讽刺文章，颇有声势。他的其中一篇讽刺文章招来了堂胡安·普里姆（他当时是位陆军上校）在一八一

---

<sup>①</sup> 拉蒙·德·梅索内罗·罗马诺斯(1803-1882)，西班牙著名世态小说作家，被视为西班牙批判现实主义的先驱者。

四年对他的猛烈攻击。我们在《思想》杂志第六期上看到，这一攻击博得了热烈的赞赏。该杂志由堂米格尔·德·洛斯桑托斯·阿尔瓦雷斯任主编，埃斯普龙塞达、恩里克·希尔、加西亚—塔萨拉、罗斯·德·奥拉诺任编委。拉富恩特拒绝与普里姆论战，他对保卫荣誉的传统观念没有作出响应。

“个人受到污辱，”《思想》杂志写道，“在任何国家，都会亲自公诸于众。西班牙这块崇尚勇气和豪侠的古老土地，难道会以他的怯弱而毁伤自己高尚的品格吗？”“这不就使人联想起”未署名文章补充道，“那种不敢前往荣誉召唤他去的地方而去求助于法律的胆小鬼吗？”

一位以此方式与西班牙传统的最深刻、最深远的一个方面断然决裂的作家，必然成了第一位最全面、最热情地向我们谈论铁路的人，这就是说，介绍一种给人类关系带来革命性变化的交通工具。“修道士赫龙迪奥”曾在法国、比利时、荷兰以及莱茵河畔游玩、察看。他什么都瞧，一切都想打听，一切都想探求。他观察城镇、马路、古老笨重的马车、讨论会场、商店、街道，以及各国特有的食品。他与人们的谈话是愉快的、随和的、轻松的，有时却是尖锐的、严肃的。拉富恩特早就打算好到比利时考察铁路，因为“比利时是铁路最普及、设施最完善的国家。”我们这位作家把铁路情况向我们一一作了叙述。

“从我在多次交谈中所听到、注意到的情况判断，”拉富恩特写道，“并不是所有西班牙人都确切地知道铁路的具体样子。”“修道士赫龙迪奥”十分详细地向我们讲述了铁路、隧道、高架旱桥、车站、车厢等。我们别谈这些了。火车即将开动；让我们上车吧。“从铜制的机车头烟囱里冒出来的煤烟变得浓黑了，弥漫到空中。它预示火车即刻启动。”机车头已经挂上了十节、十五节、二十节车厢。这些车厢分为三类别：软座客车厢、旅游统车厢和客货车厢。软座客车厢，内设二十六或二十八个舒适的软座，分隔在三个小间里，相互间有小门相通。旅游统车厢，是不分隔的大统间，可容纳三十人。客货车厢，是敞篷车厢，是给“钞票不多的人搭乘的和装载货物的。”几声紧密急促的信号钟后，旅客们上了各自的车厢。末节车厢上一个职员吹起了小号；火车头上的一个职员也吹号回答。于是，列车开动了，速度越来越快，“景物神速地消失了”。旅客的眼睛最好别注视从车边滑过的景物，而是看着远处。如果眼睛盯着车厢两侧，那么只能看到“连接成的一条带子，而且很容易头晕目眩。”梅索内罗也谈起近物快速消失的状况，他说因此最好眺望远处，或确切地说，什么也不要看。车速每小时八至十西班牙里<sup>①</sup>。“我记得，”梅索内罗写道，“火车从布鲁日到榧

---

① 一西班牙里相当于五公里半。

特,用了一小时又两分钟,两地相距十二西班牙里。”一八四〇年,当拉富恩特和梅索内罗正在考察外国铁路的时候,在古巴已有了一辆火车奔驰在哈瓦那与奎内斯之间。这是拉腊和埃斯普龙塞达的朋友堂哈辛托·德萨拉斯—基罗加在他的一八四〇年出版的专谈古巴岛的《游记》第一卷中告诉我们的。火车每天从哈瓦那开往奎内斯;两地相距四十四英里。“当然,”萨拉斯写道,“我感到车速比我在英国乘坐的几次要慢。”“每小时,”他接着说,“不到四西班牙里。”萨拉斯—基罗加抵达古巴后,看到乱七八糟的旅店、设施落后的城市与铁路形成了奇怪而强烈的对照。这使他想起他一位著名的朋友的一句话:“脑子里,”他写道,“自然地出现了我的朋友拉腊<sup>①</sup>的那句名言:‘这个家先上咖啡后上汤。’”

让我们在“赫龙迪奥”陪同下继续乘比利时的火车旅行吧。再没有比乘火车更舒服的了。正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不必担心乘火车难受或呼吸憋闷。摇晃是轻微的,“象颤抖似的振动”。火车上可以聊天,玩耍,也可看书报;有时候,列车员还坐在当办公室用的车厢里在写些什么。大群旅客挤满了一列列火车,在各条铁道线上通行。人们在火车上或火

---

<sup>①</sup> 马利亚诺·何塞·德·拉腊(1809—1837),西班牙著名的散文杂文作家。以其笔名费加罗发表的《世态杂文集》最为脍炙人口。



车站里相遇，象在巴黎、伦敦、“甚至象在马德里”的大街上相见那么频繁。整个比利时象座大城市，所有人都可以方便地旅行。常常看见“穿着华丽”的漂亮姑娘钻进车厢。即使车厢里挤满了男人，也不用害怕谁会有越轨行为或无礼语言来冒犯、侮辱哪位年轻的女旅客。“类似的情况，”拉富恩特这样写道，“如果在西班牙将会发生什么，好奇的读者便可想象了。”突然，火车上了一条长长的高高的旱桥。火车在那些从下面桥洞里穿行的汽车上面飞速行驶真是“绝妙的场面。”有时候，火车钻进了隧道，这是令人畏惧的时刻。机车的轰鸣与车厢的振动声在拱顶下可怖地回荡；只有零星的光亮刺破浓重的黑暗，机车迸出的煤炭火星风驰电掣而过，把黑暗刺破撕裂……但是倏忽之间，阳光、风景、无边无际的田野又出现了。还有什么比这更愉快、更美好的艺术享受呢？梅索内罗·罗马诺斯对那些“诗人先生们”颇为不满：铁路分明具有“令人惊奇的场面”，他们却说“本世纪缺乏诗意”。梅索内罗描写了铁路在白天或黑夜的不同时间的浓重的诗意。这壮丽的景象也使拉富恩特着迷。“宏伟壮丽的奇异画面，”他写道，“即使见过千百次了，如果你在漆黑的夜里身临其境，依然感到意趣无穷，诗意盎然。大城市宽敞的火车站就充满诗情画意：满载旅客的火车进进出出，络绎不绝，生活永远是熙熙攘攘的。尖厉的汽笛声在巨大的玻璃拱顶下回响；锅炉的蒸汽发出呼噜呼



噜的响声；手推小车刺耳地嘎吱吱地叫；人群在忙碌奔走；疾驰的快车蓦地冲进车站；正由长长的闪亮的车厢联挂起来的豪华列车很快就要开出；在此起彼伏的“再见”声中，我们不知道隐含着什么样内心的痛苦；火车开远了，驶向遥远的静寂的原野，驶向蓝色的海洋。夏日的上午慢车长时间停靠的小车站，也是一派诗的景象。灿烂的阳光照耀大地，使人不能睁眼远眺；四周一片宁静，车站对面胶树上小鸟啁啾；一条孤零零的、尘土飞扬的公路上，一辆破车朝小镇开去，小镇里那黑色的石板屋顶上耸立着高高的钟楼。那些靠近古城的小车站也富有诗意。每逢星期日下午，在夕阳西下时刻，姑娘们来到车站，手挽着手沿站台悠闲地漫步，好奇地打量车厢里的人们。总之，火车清晨到达某个省城车站的情景是富有诗意的。火车停稳了，候车的旅客上车了，等大家坐定了，车站上又恢复了平静，又寂然无声；机车喘着粗气，接着一声长鸣，列车又隆隆开动了。那远方，黑黝黝的夜色里，深夜、拂晓前的昏暗中，已隐约可见闪闪烁烁的光亮，这就是沉睡中的小城的点点灯火。这是个古城，街道狭窄。它有个高大的教堂，一个又脏又乱的小旅店。现在，一个刚刚下车的旅客就去这个旅店住宿，叫醒了熟睡中的招待；而我们此时正乘着火车欣赏着这忽隐忽现的、最后完全消失的点点灯火，穿过黑沉沉的原野远离而去。

一八四六年，在伦敦出版了一本书，题目是：  
《铁路；铁路的兴起、发展与修建；铁路事故分析及  
预防措施的提出》。该书的作者是工程师罗伯特·里  
特切。在那个时代，找不到比这更详尽地论述铁路  
的著作了。“铁路能消除成见，”里特切写道，“也将  
促进人类大家庭成员之间加深了解；并以此来促进  
世界文明和维护世界和平。”五年以后，即一八五一年，马德里到阿兰胡埃斯的铁路通车的那一年，出版了一本阿兰胡埃斯城的《旅游指南》，由弗朗西斯科·纳尔德编写的。为火车旅客提供的这本《旅游指南》附有铁路发展史料，尤其是马德里——阿兰胡埃斯这条最新铁路的历史讲得更加详细全面。作者热情赞颂了新兴道路的优越性。铁路对国际关系和人民福利将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在这方面，”作者说道，“连一些最深邃的哲学家和最高明的外交官都办不到的事，铁路却给我们解决了。”当只需一周时间就可跑遍整个欧洲时，所有国家的各民族之间将能更好地互相了解，将能通过有别于外交色彩的其它途径团结起来。“总之，”作者最后说，“将来想要发动战争将会象今天维持和平一样困难；各国人民由于有了铁路，他们将相互握手拥抱，和睦幸福。”无论是这位英国工程师还是那位西班牙作家，以及所有其他在铁路兴起时说过同样意思的人，在使铁路成为世界和平的传播者时，都未能预测到这些话语的影响，都没想到反面的、负面的影响。当面临

一场战争带来苦难时，我们——今天的国际无产阶级若能使这些铁路停止运营，那么世界和平将成为事实。铁路线就是和平。

## 客栈、旅店、旅馆

里瓦斯公爵<sup>①</sup>在他的《客店老板》一剧中描绘了一个西班牙的古老客栈。这类客栈，诗人写道，有的“高大而宽敞，有的低矮且窄小，但外观都很可怕。一般建在山坳里、弯道处或树林中。”也有建在高山隘口处的。在西班牙的有些地方，疲惫不堪的旅客，在艰难地爬上一段山路后，会看到广阔、灿烂而明亮的景色。这些地方就是高山隘口。古老的导游图用形象生动的名称标明这些通道，也标出建在山口上的客栈。在卡斯蒂利亚通往加利西亚的大路上，有“河叉”山口、“苹果林”山口和“大麦岭”山口。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有“快来瞧”山口和“揭斗篷”山口。在安达卢西亚，有“石墨”山口和“落狗崖”山口。在木尔西亚和阿尔巴塞特，有“最高监狱”山口。在阿维拉，有“尖嘴崖”山口。客栈的名字有叫“犹太人”的，有叫“摩尔人”的，也有叫“峡谷”和“盗贼”的。

---

<sup>①</sup> 里瓦斯公爵(1791—1865)，西班牙浪漫主义作家。代表作有戏剧《堂阿尔瓦罗》(又名《命运的力量》)、《历史谣曲》。

这些客栈和曼查地区的客栈一样，前面有个宽阔的院子，院子进口有门楼，院子里有口水井和底座用墨绿色渗水沙质石块砌成的水槽。院子里边便是房子的大门。宽敞的厨房里，地炉的大抽气罩下几只沙锅在噗噗地沸滚，时急时缓地喷出一股细小的蒸气，发出轻轻的咕噜声。在卡斯蒂利亚盛夏炎热的白昼，强烈的阳光熠熠反射，使人看不清眼前景色。客栈的院子里偶尔听到水井辘轳刺耳的响声。几只蜜蜂飞近井台，贪婪地喝着清水，一边痛快地抖动着娇小的躯体。

我们继续在西班牙旅行。在穷乡僻壤、崎岖不平的峡谷斜坡上，我们发现另一些客栈和歇脚的去处。有一些建在明亮的山口高处，有一些则在狭窄的山坳或小溪谷里的小路旁。其中不少客栈早已被丢弃不用，因为新建了公路和铁路后，原来的小路和山道已无人通行。这些客栈只剩下被太阳烤得灼热、晒得发黑的断墙残垣，屋顶已经坍塌，露出断梁和已腐蚀的顶篷芦席。在一个村中，年复一年地流传着可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种种罪恶，诸如用斧子劈开颅骨，用石头砸裂脑袋等。有些客栈还和这种悲惨的传说有联系。时间在流逝，这类可怖的景象也渐渐淡化，被人遗忘。如今走过客栈的废墟，这血腥的模糊的印象已与这些坍塌的屋顶、腐蚀的断梁、空荡的窗架混合在一起了。我们不必在这

里停留，让我们继续向前。让我们沿着一条宽阔、干燥、多沙的泄洪通道往前走吧。我们发现干河床两侧是荒芜的、发黄的低矮山坡。我们脚踩着河床的沙子和圆圆的白色砾石行走。当我们爬上一个山头就望见了尚在远处的小城。阳光在教堂的圆屋顶上闪耀。小城四周的田野镶嵌着一片片绿色——那是一畦畦麦地——和一片片褐色——那是已经翻耕的休闲地。供不在城里留宿而稍作歇息便继续赶路脚夫歇脚的客栈都设在城边。

客栈在西班牙文学中有其重要意义，它们与西班牙的风光紧密相连。谈到了客栈，我们也应当谈谈旅店。堂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在他的小说《安赫尔·格拉》<sup>①</sup>中曾描写过一家托莱多旅店。那是地地道道的卡斯蒂利亚风格的旅店。一进那旅店，首先看到的便是当作院子的宽大的门厅。门厅里边有几道门。“里边的几道门中，”加尔多斯说，“有一道大概是通厨房的，因为门里边闪着火光，从门里冒出烟雾和卡斯蒂利亚的佐料香味、整个历史上全民族喜爱的西班牙荤素什锦菜的香味和富有爱国精神的沸油味儿（因为滚油曾用来击退外国入侵者）。”在失去光泽的夹墙中间门厅左边有道松动晃悠的楼

---

<sup>①</sup> 《安赫尔·格拉》（1890—1891出版），是西班牙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加尔多斯的另一个著名作品。这部作品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透露作者转向宗教寻求出路的苗头，成为其创作生活中产生“精神危机”的信号。



梯，通楼上的几个房间。院子的地面上撒满了供老母鸡啄食的秸秆碎末。靠院墙零乱地停放着马车，车辕向上竖起。旅店的名字也象客栈的名字一样，纯正的当地风格。让我们翻阅一下一八五四年出版的福特编的《手册》。在托莱多，有“瞭望台”旅店；在阿兰胡埃斯，有“葡萄藤”旅店；在昆卡，有“太阳”旅店；在梅里达，有“晚祷钟”旅店；在萨拉曼卡，有“斗牛”旅店；在萨莫拉，有“胸铠”旅店；在罗德里格城，有“峡谷”旅店；在塞戈维亚，有“大客店”旅店。作者在一八四七年版的《手册》中说，这个“大客店”是“全西班牙最糟的旅店之一”。这与拉博尔德的说不谋而合。拉博尔德在他的一八〇九年出版的《旅行指南》中，说到木尔西亚的位于胡米利亚和皮诺索之间的“罗曼”客栈时，他断言这是“人们所遇到的最糟的客栈”。

旅店种类繁多。有些旅店建在小街里。这种小街里，呢绒商店门前五彩缤纷的毛毯迎风飘动；金银匠的敲击声叮叮当当，回音四起。另一些旅店开在宽阔广场的形状各异的拱门柱廊里。拱门有宽有窄，有石柱的高大的拱门，有木柱的已倾颓的拱门。这些旅店，有些门上方有个小阳台，玻璃已经破碎；有些有个窄长的门厅，地面用尖头卵石铺砌。旅店的房间里，有几张鼓鼓囊囊的窄小的床铺，盖着印花床罩。木板门上有洞孔，用纸填塞；门闩和门眼上下左右摇动，无法关得严实。屋子里散发出一股

刺鼻的霉味。楼上的一条走廊里一位姑娘在唱歌，从邻街传来铁匠铺急剧的锤击声……

我们不能只讲客栈、旅店而不讲旅馆就搁笔掩卷。莱奥波尔多·阿拉斯在他的小说《弄虚作假》中用了一定篇幅描述了一个古城中杂乱的小旅馆。克拉林<sup>①</sup>在他的同代人中以他的理想、对事物的敏锐和深沉的激情而著称。阿拉斯在他的小说中所刻画的人物乘一辆快要散架的公共汽车于晚上到了小城的旅馆。“一辆窗子玻璃已全部破碎的公共汽车费劲地爬过一道山坡把他拉到一家应该看作旅馆的客店门前。在旅馆宽阔而杂乱的门厅里，迎接他的只有一条嗥叫着向他龇牙咧嘴的大猎狗。公共汽车把他一人拉到那里后，载着其余乘客到另一家旅馆去了。悬在天花板上的煤油吊灯把猎狗的身影投射到秃墙上。”乘着剧烈颠簸、车窗玻璃乒乓作响的车子，经过弯曲而黑暗的小街，在夜间到达旅馆，这是初期的事。如果在清晨抵达，那么小城仍在寂静中沉睡。我们向小城走去；火车站的灯火留在了我们身后；火车呼啸着远去了。一切沉浸在寂静之中。在那个杂乱而肮脏的旅馆里，一个穿着破旧的白胸襟上衣的男仆坐在扶手椅上打盹。墙上贴着一张斗牛海报。门厅楼上是一条走廊，所有房间的门都朝这

<sup>①</sup> 克拉林(1852—1901)，西班牙著名作家，莱奥波尔多·阿拉斯的笔名。

条走廊。在夜晚的宁静中，从远处传来一阵钟声——一所修道院的清脆细弱的钟声。我们躺下休息了，心里想着：“这陌生城市的大教堂座落在哪里？这里有没有一条枝繁叶茂的古榆树林荫道？河边有没有象阿维拉的圣塞贡多小神堂那样的神堂？在僻静的街巷里有没有旧铁器铺能让我们进去坐一会儿以消除长途跋涉之后的疲劳？”

第二天早晨，我们起床后将又脏又乱的旅馆仔细察看了一番。那窄长的走廊地面铺着发红的花砖，有几块已经松动；走廊通到厕所前的柱廊。厕所里跟房间里一样，客商们陆续贴上了涂胶的小张广告，兜售白兰地酒、肥皂、蜡烛、葡萄酒及日用小五金。旅馆的房间门跟旅店里的情况一样，有洞孔和裂缝。墙上挂一幅色彩鲜艳的石版画，或是伊萨克·佩拉尔<sup>①</sup>的肖像或是埃菲尔铁塔。晚上，走廊上的灯光通过房门的气窗照进房间。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时时都可听到摔打声、叫喊声、歌唱声以及拖拉家具的响声。走廊上一场单调持久的谈话，吵得我们迟迟不能入睡。我们几次想到，一个民族的敏感度——因此也是对文明的感受力——也可以根据对嘈杂声忍受力强弱来判断。这些善良宽厚的西班牙人在城市的家里和旅馆里，要忍受最嘈杂、最刺耳、最揪心的噪音：小贩的叫卖声、运铁马车的

---

<sup>①</sup> 伊萨克·佩拉尔(1851—1895)，西班牙海员，曾研制、发明一种潜水艇。

咣当声、看门人的大声闲聊、钢琴声、铁锤声、留声机声以及钟声，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坚强和迟钝的神经呢？随着文明渐臻完善、日益精细，我们要求在长居久住的家中和在留宿歇脚的旅馆中有更安静、舒适和惬意的环境。啊！我古老西班牙的杂乱喧闹的旅馆！一八五一年，堂安东尼奥·玛丽娅·塞戈维亚在他的《旅行者手册》中写道：我们粗犷豪放的性格看不起主要由英国人所达到的称为“舒适”的高度的居住环境的优雅。人家希望木门缝隙不要进风，家具不要蒙上尘土，大厅里的椅子和沙发是为坐人的不是为摆设的，一年四季室内要有适宜的恒温，床上不要臭虫横行，厨娘在住客睡觉或工作时不要大声唱塞基迪亚<sup>①</sup>，仆人不能穿着脏衣服，口里叼着烟卷，也不能汗流满面地上前侍候客人，而我们中有些人把这些希望看作是可笑的、过分的娇贵。啊！我古老西班牙的嘈杂而脏乱的客栈、旅店和旅馆！

---

<sup>①</sup> 塞基迪亚，西班牙的一种民间舞蹈及乐曲。

## 斗 牛

诗人阿里亚萨描绘过村镇里用披风引逗斗牛的活动。胡安·包蒂斯塔·阿里亚萨生于一七七〇年，卒于一八三七年。他是位热情的专制主义拥护者，他热爱费尔南多七世<sup>①</sup>。他写过大量的赞美诗、歌词、贺婚诗、祝酒词，为凯旋门题过词，为献给国王的鲜花飘带题过词。他的诗歌在伦敦被印成精美的集子；他的诗句犹如使他产生灵感的环境已匆匆过去了。在这一大堆跟贝克林纱<sup>②</sup>和彩色纸灯一样脆弱的、被蛀蚀的、破旧的诗稿中，有一幅描写村镇斗牛的画面引人注目。

哪些村镇？巴夏马德里、哈德拉克、赫塔费、平托、科科莱斯。村镇周围，茫茫一片干燥的、火热的、石灰质的、尘土飞扬的平原。

---

① 费尔南多七世(1784—1833)，西班牙极权主义国王。曾在法军帮助下镇压了1820年的西班牙革命。他的专制政策受到多数西班牙人民的反对。在他执政期间，曾有一个被史学家们称之为“黑暗的十年”阶段。

② 贝克林纱，一种轧光高级细洋纱。



在三月和八月，旷野里会突然升起一股黄尘，沿着道路滚滚前进。既没有树木也没有泉水。庄稼已经收割，旷野里一片黄褐色。庇护神节到了。大广场的各街口已用粗大的栅栏及带篷的双轮大马车堵死。红色的、火红色的床罩已在阳台上熠熠发光。斗牛活动就要开始。全镇的青年男子都聚集在这儿，他们的腮帮子黑里透红。窗口探出镇上姑娘们的美丽面容：有些圆脸盘，头路两边压得平平的头发油光闪亮；另一些，清秀的瘦长脸，一双碧眼清澈明亮，透着绿光。在这粗犷豪放的气氛中，姑娘们还保留着也许是几百年前的特征：举止上反映出骄矜、娇贵之态，使人陷入深深钟爱的眼光中流露出忧伤和追求理想的心绪。

斗牛将要开始；诗人开始他的描述。突然，一阵“巨大的喧闹”；“在那里”，“在这里”的叫喊声不绝于耳。人人争先恐后地到木板看台上落座。一些骑着劣马的士兵出场了。突然吹响了号声。司仪官西蒙站到斗牛场中央并大声宣布：“国王御旨……”突然，一头尖角上翘的大公牛狂怒地冲上场来。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中立刻出现了一阵恐慌；大家急忙向栅栏奔去，爬上带篷双轮大马车，呼喊声震耳欲聋。公牛在斗牛场中央站立着，一动不动。谁也不敢离开栅栏。过了好长一会儿，“一位自诩轻捷”的吹牛大王走上前来；“粗鲁、笨拙、低贱，不象斗牛士，活象个搬运夫”。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一步步



向公牛靠近。还没等斗牛士接近，这公牛就狂怒地向他发起猛冲。这小丑一见便惊恐万状地拔腿逃跑。人群中爆发出喝倒彩声、叫喊声、大笑声、呼哨声。“快跑呀！马上把你踩倒了！”一个人对他喊道。“站住，笨蛋！”另一个叫骂着。被公牛追赶的小伙子不再出场。这公牛再次单独站在场子里。又过一会儿，公牛朝着马车和栅栏走去。“在那里，那帮胆怯的贱民，安全无虑，勇气倍增”，野蛮地跟公牛较劲：凶狠的棍棒落到公牛头顶；用折刀和长枪刺戳牛身，揪着尾巴制止公牛前进。公牛环顾四周，悲哀的大眼睛充满惊恐的神情。

好不容易从人群中脱身了，公牛又回到了广场中央。这时一个“面目可憎的无赖”出来接近它。他“斜视眼”，“双手叉腰”，“轻蔑地唾了一口”，大叫“畜牲你敢过来！”公牛朝他奔去，这无耻家伙向公牛亮出披风；公牛迅捷地从他一则冲过，牛角尖带走了红布。那个吹牛大王，一弯腰一侧身，迎接另一次……号角又吹响了：要么把公牛杀死，要么重新把它关起来。如果把公牛关起来，那么“驯牛手和牧牛人”就上场把这可怜的牲畜赶进牛栏……“更多的公牛则留在了斗牛场上”。

诗人的描写到这里结束。阿里亚萨没有向我们描述被牛顶倒的可怕情景。一个小伙子受了重伤，身上被顶了个窟窿，面无血色，双手捂着肚子，缩成一团，在地上打滚。这种顶伤事故也许正好在黄

昏时分，天空也许是青灰色的、灰蒙蒙的，象暴风雨来临之前那样，在这卡斯蒂利亚平原上空，在灰岩石块砌筑的村舍上空投下不祥的、惨淡的光芒。阿里亚萨也没有向我们叙说小伙子们相互争吵、流血冲突、喝了紫色浓葡萄酒后长时间喧闹的情景。人类野性发作的几小时将在这卡斯蒂利亚村镇留下不会消退的痕迹。

堂欧亨尼奥·德·塔皮亚使他的大胆而尖刻的缪斯描绘了斗牛场面。塔皮亚生于一七八五年，卒于一八六六年。他写了一部西班牙文明史，创作了无数辛辣的诗篇。其中有《旅店和鬼怪》、《巫婆和宗教法庭》。《巫婆和宗教法庭》那本小册子中包括了那篇斗牛诗。塔皮亚具有现代、进步和自由的精神。

斗牛就要开始。你们别跟我谈论伦敦、巴黎、罗马；在这几个城市没有斗牛活动。“能在马德里欣赏这类光荣的表演的人太幸福了！”没有什么比有斗牛活动的日子更令人愉快了。“吃过午饭，乘一辆敞篷马车，向广场飞奔”。斗牛场上挤满了人。开始清场了。“饥饿的低贱平民”向栅栏边奔跑。斗牛士队伍出场了，“服饰华丽，已准备好迎接死亡”。斗牛士队伍的前导官上前来接斗牛场的钥匙，接过钥匙便在观众的呼哨声、喊叫声、大笑声中走了。号声一落，一头公牛猛冲进场。勇士塞维利亚——一名

长矛手——正等着公牛，在公牛的脖颈上扎了一枪。“欢声雷动！”从未见过如此疯狂的热情。与这一举动相比，“当年熙德<sup>①</sup>的战绩有什么价值？”又一位长矛手向公牛逼近，这野兽突然发起猛冲。他刺了一枪，连人带马被冲倒在地。“这匹有用处的倒霉的马，横祸飞来，毫无防备，竟这样悲惨地断了气”。引逗手走近公牛，用胭脂红色的披风引开了公牛。那位长矛手，“无足轻重的斗牛士”“象乌龟似的”爬起来，骑上了另一匹马。

旗枪手登场了，把旗枪扎在了那头可怜的公牛身上。喑哑的号角拼命地吹。“牛皮大王”拿着斗牛剑和他的红色棒布向着他光辉的胜利走去。“噢！好，好手！”“祈求上帝保佑他！”但是命运与他作对，第一着就丢了丑。观众台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呼哨声。所有人都冲着这位斗牛士高喊：“奴才！”“平民的喊声象猎狗的狂吠”，昨天全为他喝彩叫好，今天责骂他，羞辱他。公牛并非头头凶猛；有时候对披风和红色棒布的挑逗漠然置之，不加理睬。如果这样，就让它受火刑。爆竹炸响了，公牛“吼叫着狂蹦乱跳”。公牛越过了栅栏，“在近前观赏这全民族的斗牛活动的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们惊慌失色，互相

---

① 熙德(1043—1099)，西班牙传奇性的历史人物。他以与人侵的摩尔人的英勇斗争而闻名。晚年一直守卫在巴伦西亚，抵御摩尔人的进攻。

挤撞，仓皇逃奔”。公牛喘着粗气，流着鲜血，精疲力竭地又回到斗牛场上。又开始引逗它。“兽性大发！”诗人喊道。有时候，由一群狗来激怒那可怜的公牛。最后公牛气绝身亡。骡子上场把公牛拖走。“平民百姓”歇息了，大口大口地喝着酒。

“你们放开我，”诗人接着说，“你们让我逃走。杀了一头已经足够。”“我不想看到更多公牛，它们让我痛苦难受。”“我怎能安然欣赏，那匹忠诚而顺从的马，任自己五脏六腑遭受践踏？”“西班牙人，我的同胞，”诗人最后说，“再见吧，我要去得土安<sup>①</sup>，我宁愿看驯母猴，不看这残杀公牛。”

十九世纪初，罗伯托·森普尔到西班牙作了两次旅行。罗伯托·森普尔是个好奇而单纯的英国旅行家。他的书写得既尖锐又谨慎。第一次来我国是一八〇七年，他没有看到斗牛。一八〇九年春天他第二次来西班牙，又没能看成斗牛。但是那次他参观了格拉纳达的斗牛场。在他《一八〇九年春在西班牙第二次旅行》一书中，向我们谈了他的观感。陪同他参观的是斗牛场的看守。这个人陪同英国人参观斗牛场时，表现出火一样的热烈情绪。在王室包厢里，挂着一幅费尔南多七世的肖像。看守走过画像前面时，恭恭敬敬地脱下帽子，甚至还冒险去吻

---

<sup>①</sup> 得土安，现摩洛哥城市。曾为西班牙的保护地。

了吻画像上的手：“甚至还显露出极其谦恭和忠诚的神情冒险去吻他的手。”这位英国游客观看了斗牛场。对看守一次次表露出来的热烈情绪，而且不是看到斗牛场面而是只看到举行过斗牛的场地所表现出的热烈情绪，这位英国人承认他无法理解如此洋溢的激情。如果罗伯托·森普尔看到过一场斗牛比赛，可能他也无法理解成千上万西班牙人洋溢奔放的热情。

## 小城与阳台

无法消除我痛苦的感觉……

——加尔西拉索

让我们进大教堂吧，教堂刚修葺得洁白如新，光辉灿烂。圣母金塔·安古斯蒂娅神殿旁边的角落里有一道通钟楼的小门。我们上尖塔吧，从塔顶可鸟瞰整个小城和广阔的原野。我们有个美妙而神奇的望远镜，通过望远镜我们能发现最微小的细部。我们把望远镜对准远处，看吧。那边，在那天地相接的地平线上，几个圆圆的小丘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向前移动着，掀起一股薄薄的尘埃。这是一群随从、仆人和侍童，陪着一位贵族老爷。绅士老爷走在他的仆役们中间。他帽子上的彩色羽毛随风飘动，剑柄闪闪发光，他胸前一块金片金光灿灿。他们都是往城里来的，此刻他们正从山丘下来进入平地。一条河流穿过平原。江水发红，缓缓流淌；时而蜿蜒于平缓的弯道，时而潜入深深的山涧。平原上生长着茂密的树木。河边丛林向旁边的高地扩展、上升。一条宽阔的棕色山路掩映在绿树丛中，它从小城开始，直到远处，翻越陡峭的山坡。在秋



去冬来时节，镇里的畜群通过这条小路，转移到埃斯特雷马杜拉的炎热地带。现在，小城周围的高地上，肥沃的平原上，河边的山包上，漫山遍野都是白色的绵羊，象是宝石上落了层鹅毛大雪。

小城靠羊毛和皮革为生。河边有呢绒厂和几个制革作坊。从镇子的出口处，即从“老门”下坡可到达河边。这些制革作坊就在斜坡上。在制革作坊之间，有间快要倒塌的小破屋。在这破草屋里住着一个善良的老妇人，名叫塞莱斯蒂娜。她天天早上拿着一只缺口水罐出门，打满佐餐酒回来；然后进城，走家串户向姑娘们兜售针线、褶皱领、女用发网、围裙以及其他小东西。小城里，各类工匠按行业集中在不同的狭窄的街道上。这条街上，剪绒工、拉绒工、梳理工、弹毛工和起绒工；那条街上，鞣皮匠、马具匠、皮囊匠和鞋匠。天一破晓，小城就活跃热闹起来了。拉绒工们唱起了布兰卡弗洛尔<sup>①</sup>和熙德的古老歌谣，象小说《饶舌的职事修士》<sup>②</sup>中的塞戈维亚的梳理工们那样。剪绒工修剪着呢绒，拉绒工用细

---

① 布兰卡弗洛尔，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中一部著名文学作品《弗洛尔与布兰卡弗洛尔的情史》中的人物。西班牙也有一部内容类似的小说，也有关于布兰卡弗洛尔的谣曲。

② 这部小说被视为继《小癞子》之后的另一部流浪汉小说，全名为《一仆多主的阿隆索或饶舌的职事修士》。书中主人公阿隆索在修道院担任不受神品的办事修士，讲述自己过去服侍各种主人的经历、遭遇。作品描绘了当时的习俗，同时也揭示了社会上的某些弊端。

巧的剪子剪掉羊毛，梳理工们理着白色羊毛；鞋匠们设计并缝制便鞋和女用软木厚底鞋，皮囊匠缝制盛酒贮油的皮囊并涂上焦油。小城的小修道院里，修女们已经醒来，敲响了清脆的铃声；当天色大亮后，她们走出修道院在城内消磨时光，或者在绅士家里进出，或者在街上来回游逛。工匠们在门口或在门厅里劳作。这家小铺门上挂了个小羊羔的图像，那家门上挂口锅，那边一家挂了个星形图案。每个店铺都有自己的标志。商店都是窄小阴暗的。

每天上午这个时候，拉绒工们的歌唱声中加进了一个瞎子<sup>①</sup>单调乏味的祈祷声。在城里，他是有名的爱祈祷的人。公正法官的祷文、圣格雷戈里奥的祷文和其他许多祷告文，他挨家挨户去念，声音洪亮但悲哀。他知道治疗各种疾病甚至起死回生的秘方。一个小青年领着他；小青年的目光里闪耀着机智和诡秘。小店里看到一张张犹太人清秀的脸庞。穿着白色或棕色毛哔叽的修道士在狭窄的街道里走过。大教堂敲响了悠长的钟声。那里，河边上，一些妇女在清洗和梳理羊毛。

（一个新世界被发现了；新世界的土地广袤无垠；在新世界有广大的森林、宽阔的河流、藏金的山峦、光着身子饰着羽毛的奇特的人。在欧洲各大城市，印刷所成倍地增加，发行成千成万册图书广

<sup>①</sup> 瞎子，指的是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中的主人公拉撒路服侍的第一个主人。

为传播。古代文化已经复兴，柏拉图、维吉尔重新回到了世上。古人类的树干繁花似锦了。)

小城广场上盖起了一座石砌大屋；建筑物正面有四个大阳台。门上一个大的家徽引人注目。左起第一个阳台上有一位男子，坐在软椅上。他的面孔苍白无力，他的下巴消瘦灰暗。这位绅士的眼睛蒙着一层深沉的悲哀；胳膊肘支在椅子扶手上，他的头托在手掌上……

我们用来观看城市和田野的望远镜出了什么毛病。

什么也看不到了。无疑是镜片模糊了。我们把它擦一擦吧。好，擦干净了。我们重新观察。围绕城市的森林已经不见了。那边，在那圆山丘与蓝天相接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向前移动着，掀起一股尘埃。这是一辆笨重、庞大、响声嘈杂的汽车。天天这个时候，汽车出现在小山丘上，从平缓的山坡上开下来，穿过平原进入城里。那平原地本是茂密的丛林，现今是可灌溉的小麦地、果园、草场、菜园的方畦和瓜豆架；在穿越平地的沟渠里、排水渠里和进水沟里，从河道水闸那里截来的清水，波光粼粼，默默地流向整个平原。河边的作坊已经消失了；水磨坊还在，象往昔那样，一直在磨面。在城门口的斜坡上只剩下一两家制革作坊了，一年里多数时间关门停产。那个天天早上带着罐子去买

酒，然后挨家挨户卖小玩艺儿的老太太住的那间快要倒塌的破屋连它的痕迹也见不着了。

城里没有拉絨工唱歌了。皮革和羊毛行业的工场几乎全不见了。因为在这条从平原穿过的棕色的宽阔的山路上，过去从这里转移到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大群牲畜已经见不到了。只剩下几个皮囊匠在阴暗的门厅里劳作。在山坡上的小街巷里，有架古老的纺织机仍在有节奏地运转，小城一片宁静；一位爱祈禱的老头儿，口里念着公正法官的禱文偶尔从街上经过。那些大房舍关着门。两棵柏树挺拔的尖树梢已窜到一个花园的围墙之上。大教堂的钟，象三个世纪之前一样，发出缓慢、庄严而热烈的钟声。

（一场猛烈的革命使世界充满了恐怖；成千上万的人被砍了头；一位国王和王后上了断头台。公民们聚集在国会，投票通过并颁布了一些法典，宣告人人自由、平等。大量书籍、小册子和报纸在全世界飞传。）

广场上那所房屋左起第一个阳台上，从远处望见有一位男子。身穿一件做工粗糙的绣花上装。圆脸庞刮得干干净净。这位绅士坐在一把扶手椅里。他的胳膊肘支在椅子的扶手上，头托在手掌上。双眼蒙着一层深沉的难以名状的悲哀……

我们的望远镜又模糊了，什么也看不见了。让我们再擦一擦吧。已经擦干净了。让我们把焦距重

新对着城市和农村。在那边地平线上，耸入清澈天空的山岗象被刀子割开了似的，被划出一道深深的笔直的闪亮的裂缝；在这条地面裂缝上，有两条长长的铁条，一条挨着一条，平行穿过整个旷野。突然，在山丘旁边出现一个小黑点，晃动着，飞快地前进，渐渐在天空中留下一片片长长的烟迹。已经在平原地上行进了。现在我们看到一辆奇特的铁车及一个喷着浓烟的烟囱。铁车后边是一串带小窗的大箱子，这些小窗里面隐隐约约有许多男人和女人的脸。每天上午，这辆铁车带着许多黑色大箱子在远处钻出来，喷吐着羽冠状的烟云，发出尖厉的呼啸，风驰电掣地飞奔，进入小城的一个郊区。

那条河带着发红的水默默地前进。在河边，过去水磨坊和呢绒作坊所在地，建起了两幢大楼，都有个高耸的烟囱，不断地向平原上空排放浓烟。小城的许多狭窄街巷已经拓宽；从前蜿蜒在山脊和山坳里的窄街小巷以及两旁的小店铺，如今变成了笔直宽阔的街道，夏日里太阳烧烤着两边的住宅，冬日里寒风凛冽、刮起弥天沙尘。在小城郊外，“老门”附近，有一座圆形建筑，它的四壁是设有许多座位的宽敞的看台，中央有个围着木栅栏的圆形场地。小城的另一侧，也有一座宏大的建筑，它有无数的小窗户；上午、中午和晚上，从这座大楼传出高昂、悠长、抑扬起伏的号声。夜晚，千百盏自明自灭的灯火照亮小城。



（整个地球覆盖着一张铁路网；列车在上面飞快地行驶；其他车辆——也是依靠自身力量运动——在农村、城市和山区飞速地奔驰。人类的声音可以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人类的思想通过大气层，通过太空，从这一大陆传到另一个大陆。乘坐着奇特的装置，人类在太空升腾遨游。乘着怪异的舰船，潜入大海深处在海底漫步；海上风暴，从前令人恐惧，如今人们坐在巨轮上对它置之一笑。全世界的工人们冲破国境的限制，相互握手拥抱。）

广场上那所房子左起第一个阳台上，坐着一个男子。他似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有一口两角上翘的漂亮的小胡子。这位绅士坐在阳台上，胳膊肘支在椅子的扶手上，脸托在手掌上。一种深重的悲哀模糊了他的双眼……

永久的、无尽期的痛苦！人类将取得辉煌的进步，将实行最有成效的变革。在一座小城、在一所房子、在一个阳台上，永远会有个男子；他沉思的悲哀的脑袋托在手掌上。无法消除他那痛苦的感觉。



## 大 教 堂

古罗马人统治时期——公元前八十年——在这城里修筑了一座由三个殿组成的宏大坚固的建筑：这是一座公众体育馆和一个公众浴池。在温水池或冷水池里，浸泡着体魄强健的小伙子和身段优美的姑娘。一个古罗马人，已过了青春时期，他远离罗马，显得疲惫无力，他喜好诗歌和雕塑；也许他在这座建筑物里会背诵起维吉尔的诗句：

Hos ego digrediens lacrimis adfa-  
bar abortis; Vivite felices, quibus est  
Fortuna peracta Jam sua; nos alta ex  
aliis in fata Vocamur.

修士路易斯·德·莱昂大师<sup>①</sup>，在他译的西班牙文本《伊尼特》中，上述片段是这样译的：我，忍不住眼泪扑簌簌的落，岔开话题对他们说：你们要

<sup>①</sup> 路易斯·德·莱昂(1527—1591)，西班牙著名抒情诗人。

生活得快快乐乐，因为你们的命运已经结束，而我们，厄运更加险恶……

浴池的楼房是坚固的，稳固的；两个世纪以后，一位西哥特国王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王宫。九一五年，另一位国王，把他的也是他祖先的这座王宫改作了教堂。在中央正殿设了圣母祭坛；在两侧配殿设了基督教使徒祭坛和圣母胡安·包蒂斯塔的祭坛。九九六年，阿尔曼索尔进了这座城池；他的野蛮士兵到处破坏抢掠。捣毁了房舍，推倒了城墙，拆除了这个教堂。这位军官带着从教堂抢来的灯具回到了科尔多瓦。一〇〇二年，主教弗鲁米尼奥重修了教堂；为了这项仁慈的工程，他献出了自己的财产。在旧建筑周围——现在重新修复了——为教士们盖起了住房，使他们过上了有规律的生活。这批新建筑一直沿用到十二世纪末。那时的欧洲已盛行优美的哥特式建筑艺术。另一位主教，奥多尼奥，他想在这旧教堂原址建造一座哥特式教堂。当时，国王堂阿尔丰索九世和堂娜贝伦格拉在位。迪戈·德·普拉多大师设计了大教堂的蓝图；整个工程前后持续了一百年。

大教堂精致而美丽。它的大小塔楼映显在明净的蓝天。雨天，滴水嘴的狗、龙、狼和驼背小人，从咽喉喷吐出弧形水柱哗啦啦落到地面。十四世纪中叶，该着手改建南门墙和西门墙了。当掀起一块方石时，发现了一段滚木。这是一百年前丢在那里

的。北门墙是最安全的，狂风暴雨吹打不到。小城镇民房在教堂北侧分布最多；从北门口延伸出一条狭窄的街道，住满了鞣皮匠、马具匠、皮囊匠、鞋匠。一五六四年，在正门，即南门墙上，修了屋檐饰，雕塑着圣母领报像。四十年后，发现交叉拱顶严重损坏；四根中央粗柱已渐渐偏斜。起初，把栋柱弯斜归咎于建筑技术低劣，后来发现原来是柱脚地基松软的缘故。

这座大教堂没有圆屋顶，而其它大教堂都是有的。教士会和市政府都认为他们的大教堂也不能缺少这种精致的圆屋顶。一六〇八年开始建造了，但一六一二年工程中断了。一七五二年的一个下午，即圣地亚哥节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刚做完夕祷，快子神殿<sup>①</sup>突然倒塌了，其实神堂的外墙早已向外倾斜了六西班牙寸<sup>②</sup>。一七七五年发生了里斯本大地震，很远很远的地方都有震感。大教堂正门的圆花窗被震裂；大教堂的砖墙石壁出现了很多裂缝。自那时起，大教堂进行了多次小规模修缮。一七八〇年，堂胡安·加西亚·埃查诺主教拆建了古旧的猴门，因此几幅姿态粗野的猴子雕像消失了，一

---

① 耶稣十二岁那年，父母带他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他独自到圣殿听讲去了，父母以为他走散或丢失了。此时的耶稣被称为失子。

② 一西班牙寸约等于二十三毫米。

切旧的都被拆除了。在原门地基上建了一座最纯正的希腊罗马式大门，与整个大教堂的风格大相径庭。埃查诺主教十分虔诚，天使般的仁慈。他满腔敬神热忱，却没考虑到艺术的外在形式。一八三〇年，雷电击碎了一扇玻璃窗，于是便拆除了其它窗子上的玻璃，砌墙堵住了大窗子。

大教堂是瑰丽的、脆弱的、令人感怀的。正面有两座尖塔，确切地说是一座，另一座尚未完工，石砌塔身上盖着瓦屋顶。正面开三道门：一道叫鞋匠门，一道叫宽恕门，另一道以主教的姓命名叫埃查诺门。各神殿都有不同的名字：失子神殿、埃斯基维尔神殿、蒙特隆神殿、金塔·安古斯蒂亚神殿、孔苏埃拉神殿和萨格拉达·莫尔塔哈神殿。在孔苏埃拉神殿安葬着卓越的法理学家，《法律之花》的作者马特奥·法哈多。蒙特隆神殿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由堂希尔·冈萨雷斯·蒙特隆下令修建的，工程耗资三万二千马拉维迪<sup>①</sup>。墙上刻着这样的碑记：“本工程由卡斯蒂利亚统帅、内夫拉达领主堂希尔·冈萨雷斯·蒙特隆下令修建；由其子，塞罗斯侯爵堂路易斯·奥索里奥督建，于一五三〇年三月十五日竣工。”神殿中央地面上有块墓穴大理石盖板，板上刻着一个骷髅和两根相互交叉的胫

---

① 马拉维迪，西班牙古币。

骨，下方刻着：“生命在此停歇。”在埃斯基维尔神殿，安葬着克里斯托瓦尔·德·埃斯基维尔和他的几个子孙。堂克里斯托瓦尔·德·埃斯基维尔于一五五三年前后参加了征服阿劳科<sup>①</sup>的战争。康塞普西翁城受到了野蛮部队的威胁，受惊吓的居民纷纷逃离；埃斯基维尔的妻子是争相逃命的妇女中的一个。埃尔西利亚<sup>②</sup>在他的令人叫绝的诗句中述说了那些妇女恐惧地从山岗崎岖的山地，“没穿软木厚底鞋、赤脚踩着烂泥、拖着裙子，没命地”逃跑的情景。堂克里斯托瓦尔和他的妻子回到西班牙后，就修了这个神殿。

圣器室是个窄长的房间。圆屋顶下的天花板由千百块石雕怪面像镶嵌而成。这一大群脸谱，形态各异，没有一个是重复的。每个都有它细小独特之处；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妇女，有男人；有些苦恼，有些愉快。圣器室内保存着古十字褙、雨披、祷文、托盘和圣体龕。十字褙中，有一件是十三世纪的，肉红色的底子上有细金丝绣的奇妙的窗花格。有一次卡斯特拉尔<sup>③</sup>参观这大教堂时，这件圣物使他惊讶万分；这位大演说家为这件古十字褙说了许多赞美

---

① 阿劳科，现智利的一个省。当时西班牙征服者遇到了智利土著居民阿劳加人的顽强抵抗。

② 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1533—1594），曾参加征服智利的战役，写下了有名的史诗《阿劳加纳》。

③ 卡斯特拉尔（1832—1899），西班牙著名作家、演说家、政治家。



的话。从那以后，它竟被称为“卡斯特拉尔十字襟”了。圣器室内还保存着德高望重的埃查诺主教用过的黄铜和玻璃制作的胸前十字架。

档案室在那边楼上。到档案室得从一条狭窄的楼梯上去，还得通过几条窄小而阴暗的过道，最后进入一个宽敞的地方。那里有一批桃花心木架子。在那里书架上摆着一些八开本书和乐谱。窗子开在紧挨天花板的上方。房间中央的突出位置放着一张厚实的桌子，地上铺着青针茅席子。那里环境十分安静，没有什么声音会打破这房间的宁静。

大教堂有屋顶层、阁楼及顶楼，放满了旧家什、画板残片、横幅幕布和一位主教的葬礼上用过的灵柩框架。回廊边的一个小园子里长着一棵高耸的柏树，几棵月桂和玫瑰。拉布兰卡神堂就在回廊边上；堂内的祭坛现在已经破裂，积满了尘土，无人膜拜。据说在这祭坛的一块画板上，西班牙天主教国王被画在圣母的两侧。回廊小花园内已长满了杂草。白天麻雀叽叽喳喳；到夜幕降落，昏星初现时，蝙蝠离开墙洞，上下左右默默地翻飞。

大教堂是瑰丽的、脆弱的、令人感怀的。它受强风吹袭、烈日烤晒和雨雪侵蚀。沙质石块慢慢地风化、剥蚀；粗大的柱石逐渐偏离位置；滴水在墙上流出了深深的沟印，冲蚀了粘结方石的灰膏。几个世纪中，大教堂几经变迁；而在一天内也呈现不同



的面貌；在不同季节里向我们展示不同的外观。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晶莹的雪花覆盖了大教堂哥特式的尖塔、拱扶垛、滴水瓦、檐饰、花枝饰；这时白色的大教堂矗立在白色的城市里。在大雨连绵的日子里，当房檐沟里的雨水哗哗啦啦倾泻到小街上时，我们透过水帘可模糊看到大教堂。在月光明媚的夜晚，站在环绕小城的远处山头上，我们可能眺望到大教堂的尖塔耸立在明净、清澈的天空上。在盛夏的许多日子里，在酷热的中午，我们总是带着书本来到环绕园子的安静的回廊：园子里种着柏树和玫瑰。

你们没见过劳伦雷特在一八七〇年拍摄的西班牙城镇的照片吗？这些照片大都已经退色了，发黄了。但正是这老旧的样子更使城镇具有难以形容的魅力。这些风景照中的一个景点就是我们小城的一角。看得见一部分瓦屋顶、拐角、街道、小尖塔、阳台、圆屋顶；大教堂耸立在一大批千姿百态的建筑之上，分外妖娆。在这张城内风光照中，几棵种在园子里的树木的树冠已穿越出院墙。让我们仔细瞧，在这张照片上我们能看到一座高房子的正面。这座建筑物的后部有条宽阔的长廊和一排木栏杆。对着长廊有道结实的大门，大门上有几扇玻璃小窗。站在长廊上远眺，可望见一批瓦屋顶；再往远些看，有一批窗户；最深处就是大教堂的尖塔。这座房子的宽大的门厅里，在红砖铺地的过道里，不时地响

起一阵疲惫的干咳声；每天上午一打开长廊的窗户时，两只眼睛注视着教堂的尖塔。在那大教堂所在的地方，在那安葬着骑士和神学家的地方，两千年以前，一个古罗马人也许在背诵维吉尔的诗句：

Hos ego digrediens lacrimis adfabar  
abortis……

我，禁不住眼泪扑簌簌的落，岔开话题对他们说：你们要生活得快快乐乐，因为你们的命运已经结束，而我们，厄运更加险恶……

## 大 海

生活在地中海边的一位诗人曾为卡斯蒂利亚痛哭，因为卡斯蒂利亚看不到大海。几个世纪前的另一位诗人——《熙德之歌》的作者——把罗德里戈·迪亚斯的妻子和女儿们从卡斯蒂利亚的腹地带到巴伦西亚；在那里让她们站在一个尖塔上观看——肯定是第一次——大海。

她们观看巴伦西亚城的风光，从另一处又看到大海的景象<sup>①</sup>。

荒芜凄凉的卡斯蒂利亚看不到大海。大海离开这些平坦的、光秃的、荒芜的、尘土飞扬的田野，离开这些乱石遍布的深谷，离开这些被汹涌的洪水冲出一道道深沟的贫瘠的红色土地，离开这些山间怪石嶙峋的悬崖峭壁，离开这些远远望去有条曲折小道通到小溪的山丘和平原，都非常遥远。海风吹

---

① 引自《熙德之歌》第二歌中1613、1614两行诗句。

不到这些由简陋房舍组成的、旁边有块山杨林的褐色村庄。从那顶楼的小窗，从那房子顶楼看不到波涛起伏的蓝色海洋；遥望那边山丘上，有一个四周种着坚挺的黑色柏树的小神堂，耸入明净的天空。一阵阵节奏强烈的海浪咆哮传不到在村口延伸的榆树林；在上午的寂静中，在中午的蓝色的宁静中，那里能听到公鸡响亮而悠长的啼叫，能听到从铁匠铺传出的铁砧上的锤击。这些干瘪的、面色灰黄的、满脸尘土的农民看不到大海，他们只看到种植五谷的平地；他们看到田园里平淡无奇的长犁沟，但看不到尽头。这些穿丧服的老妪，双手象秸秆，象葡萄藤似的；她们在黄昏时分不会在护祐着出海人的圣母像前点上蜡烛；她们通过陡峭曲折的窄小街道去做九日祭，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她们仰头望天，合手祈祷，但不是祈求海上风平浪静，而是祈求乌云不要投下摧毁庄稼的冰雹。

古老的卡斯蒂利亚看不到大海；卡斯蒂利亚，连同她的古老城镇、她的大教堂、她的修道院、她的挤满商贩的狭窄街道、她的封闭在宫殿内的花园、她的石板砌顶的尖塔、她的黄色的曲折道路、她的肮脏杂乱的客栈、她的无所事事的贵族儿孙、她的去车站散步的姑娘、她的穿绿色袍服的教士、她的无数个把一切搅得复杂、混乱和模糊的律师，都看不到大海。既然从那顶楼的小窗不能望见大海，那么就让我们在这里，在这卡斯蒂利亚的古老城镇

回想一下大海吧。一切都是静悄悄的。那边，在村子的一个打麦场上，掀起一小股尘埃；再远些出现低矮的、黑褐色的、没有树木也没有房舍的山峦。大海是怎样的呢？大海意味着什么呢？在大海上人们干些什么呢？让我们回忆一下吧。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绵长的、金色的、孤寂的海滩，束一条与大海平行的、在陆地上延伸的绿带。大海向远处扩展，茫茫无边，由蓝色变成青色、变成褐色。一片片圆滚滚的云朵象是停留在极远的海天相接处的水面上。眼前没有任何东西挡住视线。柔软的沙滩向两侧延伸，直到海湾两岸的陆地。海浪缓缓涌来，消失在沙滩上。一只海鸥高高地飞过蓝天。

让我们换一下回忆的内容吧。现在不是白天站在海边。现在是夜晚，村庄已离得很远。远处看不到一点灯光。大海就在我们面前，但我们几乎看不到大海。我们知道，从这里，从我们脚下，从这悬崖绝壁底部开始，便是茫茫无际的大海。但是我们已听见冲击岩石后四处飞溅的海浪所发出的连续不断的沉闷声响。黑暗的夜空群星灿烂。几个世纪，几百个世纪终将过去，而这些星星仍将把闪烁的光芒送到大地。这些汹涌澎湃的海浪将冲击岩石，泡沫飞溅，而夜晚将把它的黑暗抹在大海上，抹在天空上，抹在大地上。在时间的永恒交替中，另一些人将象我们现在那样，聚精会神地细听海浪的声音，将观看天上

永恒的星光。夜晚，站在海边观看灯塔，观看矗立在海边小山上的灯塔，观看屹立在悬崖峭壁上的灯塔，观看出现在深海水面上而固定在受海浪冲击的礁石上的灯塔，也是令人激动的，可大饱眼福的。夜晚，灯塔向我们闪耀它们明亮的眼睛，有时持续放光，有时忽明忽暗。谁的眼睛将从黑夜茫茫的大海上看到灯塔的闪烁？对离开故乡远去他国的人将激起什么样的情感？

让我们从夜晚回到阳光灿烂的中午。我们已不在海边柔软的沙滩上漫步。我们站在一个山顶上；山坡平缓，充满葱绿的生机。我们远离开城市的买卖与喧闹，摆脱了日常的紧张与不安。我们在这宽阔大海的岸边与和平的天地里深感轻松愉快。我们目光所及的茫茫大海，不是透明清澈的地中海，而是混浊而神秘的大西洋。山坡尽头是几块大岩石。一片石滩突出在海岸，伸入大海，海浪翻过石滩脊背，汹涌澎湃，咆哮翻滚，变为白色的泡沫。这白浪翻滚的景象出现在我们眼前，它与远处海面上风平浪静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大海的颜色由远而近地逐段变化：蓝色、土色、绿色、棕色、深褐色。一条铁青色的色带圈出一块宽广无边的蓝色墨迹。那边，海天相交处边沿出现一个小点，逐渐在它背后天空上留下一个黑色的痕迹。一会儿它消失了。海浪在山脚下咆哮，拍击着岩石、碎成白色的泡沫。



由于这些回想，出现另一番联想。我们看到了那些居民众多的港口。港口里挤满了大大小小来自世界各国的船只：烟囱粗大、帆樯如林、船头如刀尖似的。空气中飘荡着柴油味。码头上一队队汽车穿流不息。吊车和粗铁链嘎吱作响。一艘轮船缓缓驶出港湾奔向海洋，汽笛长鸣三声。不一会儿便消失在远处海天之间。我们看到了风平浪静的小海湾和小城镇的宁静的泊船码头；看到了海峡或窄海峡伸入两山之间陆地；看到了沙洲或沙滩，其漫长的柔软的边沿消失在清澈透明的海水下面。我们想到一切都呈现出灰蒙蒙的混浊的上午：天灰蒙蒙，水灰蒙蒙，地灰蒙蒙，我们的心充满了灰蒙蒙的思念。我们想到狂风暴雨的日子——埃尔西利亚对暴风雨作过淋漓尽致的描写——大风吹折山上的树木，海水跃过峭壁，海面突然凹陷，海浪掀到难以置信的高度，黑沉沉的天空下波浪冲击着海岸的基础。

翻滚的巨浪咆哮着  
在附近破裂的岩石后边。

但我们的回想已经结束，从遥远的海边回到卡斯蒂利亚的古老城镇。从这顶楼的小窗望见尘土滚滚的荒凉原野；空气干燥、闷热。一个修道院的钟缓慢地敲响了。卡斯蒂利亚看不到大海。

## 云

卡利斯托和梅丽贝娅在花园幽会被发现后不几天他们俩便成亲了——读者可能知道的，如果读过《塞莱斯蒂娜》的话。一天，卡利斯托追赶一只猎鹰进了梅丽贝娅的园子，他爱上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这个姑娘。这事距今已十八年了。那时候卡利斯托二十一岁。现在夫妻俩住在梅丽贝娅祖上留下的宅院里，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取了她祖母的名字，叫阿利莎。从房子后面的宽阔阳台，可以看到梅丽贝娅和卡利斯托当年谈情说爱的整个花园。房子宽大富丽，石砌的楼梯起自门厅里边。楼上有宽敞的大厅、僻静的卧室、昏暗的走廊；最里面有一道带气窗的小门，象维拉斯克斯的《侍女》中所画的那样，从小门看到一块明亮的院子。主厅铺一块橙底绿枝黄果图案的地毯，侍女们席地坐在丝织垫子上。厅内零散地放着蒙红皮的单人沙发椅，或穆德哈尔式的镶嵌细工折叠椅。一个细雕彩画的桌柜存放着证件和珠宝。大厅中央有一张四边及四腿均雕刻图案的、用三角铁加固的核桃木桌，桌上放着一副象

牙、珍珠母和白银镶嵌的精致的象棋。一架装饰大镜上映出挂在对面墙上的金底木板画上的飞鹰。

房子里静谧宁和。梅丽贝娅在卧室和走廊上轻轻地缓步走动。她察看一切，照料一切。大小柜子里放满了洁白好闻的、用粗大的椴树果熏过的衣服。食品贮藏室内，一缕阳光使一排塔拉维拉产的圆肚彩釉陶器闪闪发亮。厨房里，炊具板上的炊具和黄铜器皿象是一面面镜子。由神奇的陶工在附近陶器厂制作的各種菜坛水罐摆放得整整齐齐，一个个凸着圆溜溜、亮铮铮、水汪汪的肚子。勤快的梅丽贝娅预见一切，她一切都想到，一切都看在她甜蜜的绿眼睛里。在房子里的宁静气氛中，偶尔听到一架击弦古钢琴的低沉悦耳的声音；那是阿利莎在弹拨。有时候，园子的林荫道上一个姑娘细高苗条的身影在默默地移动；那是阿利莎在林间散步。

园子里林木茂密，景色宜人。夹竹桃与茉莉树齐生；四季常青的柏树下，玫瑰树奉献出红色的、白色的、黄色的花朵——短暂得犹如人的生命。放眼花园，满目三种颜色：天空的蔚蓝色、粉墙的白色和树木的绿色。在静谧中可听到蓝天飞燕的叫声——象是玻璃上添了一块宝石。一股清泉从大理石喷水嘴淙淙地流出，象垂下一条流苏。空气中可呼吸到茉莉花、玫瑰花和玉兰花的沁人心脾的芳香。

“你从我园子的墙上进来，”十八年前梅丽贝娅甜蜜地对卡利斯托说。

卡利斯托在晒太阳，坐在一个阳台旁边。他的胳膊肘支在沙发扶手上，他的脸托在手上。他家里有美丽的图画；当他想听音乐时，他女儿阿利莎就用美妙动听的乐曲来满足他的愿望。如果他对诗来了情绪，那么他的书房里可以找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最优美的作品。全城人都崇拜他；梅丽贝娅殷勤的手照料他。他看到他的门第已有人继承——要是说不是个男丁，至少现在他已有了个天资聪颖、心地善良的美丽千金。然而，卡利斯托手托着脑袋在那里出神。伊塔大司铎胡安·鲁易斯在他的书中写道：

……我相信那寓言说的话：

为过去的事你不必手托着下巴。

卡利斯托对于往事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过去与现在他都是幸运的。没有什么可使他不安，没有什么可使他伤心。可是，卡利斯托手托着下巴，看着云朵在远处蓝天飘行。

云给我们一种既变幻不定又永恒不变的感觉。云象大海一样，总是形色多变又总是同一模样。看着云我们感到；我们人和万物都在走向乌有，而那

么短促地飘忽而过的云却永恒地存在。我们现在看着的云，二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三千年前的另一些人也与我们现在一样苦恼地、焦虑地观看过。当我们在某个幸福时刻想抓住光阴时，我们却发现时间在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过去了。然而，云却是那么不同，它每时每刻、每日每夜在天空运行。有圆圆的云团，满身闪亮的白色，在春日上午半透明的天空中分外突出。有轻薄如纱的云片，在乳白色背景下飘忽游动。有灰色的云出现在灰蒙蒙的天边。有洋红色的、金色的云，出现在平原地区令人深觉凄凉的漫长的日暮黄昏时分。有无数相同的形似羊毛的云朵，从其空隙间露出一角蓝天。有些云缓缓飘行，有些云快速流动。有些云，灰色的，当布满整个天空时，让灰暗的、灰蒙蒙的光筛落到大地，给秋景增添一层迷人的色彩。

卡利斯托手托着腮帮子出神的这一天以后几个世纪，一个伟大的诗人——坎波阿莫尔——将用他的一首题为《哥伦布》的诗来歌唱云朵。云朵，诗人说道，向我们表现了生活情景。生活是什么？不是形形色色的云吗？也许有人会说，云是“概括地表达的思想”，云象是我们“不可捉摸的前景的写照”。“生活，”诗人写道，“就是看着通过。”是的，生活就是看着事物通过，看着云在高空运行。我们说，生活是看着回来。是看着一切在永久的、永恒的往复中回来，看着痛苦、欢乐、希望等一切，象那些永远各异

又永远相同的云朵，象那些短暂地飘忽又不会变更的云朵一样，去了又回来。

云是时间的写照。有人感觉到时光流动，有人感觉到现在看到了过去，在过去又看到了将来，还有比这更可悲哀的感觉吗？

花园里一片静寂，可听到飞燕的叫声。泉水从大理石喷水嘴流出一条线。柏树下开放着白色的、黄色的、红色的玫瑰。一股茉莉花、玉兰花的浓郁芳香熏染了空气。白粉墙头，茂盛的枝叶显得格外青翠。在白墙绿叶上面是蔚蓝的天空。阿利莎在花园里，她坐着，手里拿着一本书。她的玲珑小脚从细呢裙下露了出来，穿一双黑色天鹅绒面软木厚底鞋，鞋头缀有流苏，包着闪光的银片。阿利莎的眼睛，象她母亲的眼睛一样，是绿色的；她的脸圆圆的，更确切地说，是椭圆的。谁有她白皙柔软的双手？对于她说话的温柔甜蜜，有多少词藻我们不能使用呢？

花园里一片静谧、宁和的气氛。阳台上，卡利斯托靠着栏杆，如醉似痴地看着他的女儿。突然，一只猎鹰又迅猛地从树林中飞了出来。猎鹰后面出现一个小伙子，惶惑地追赶着猎鹰。当他来到阿利莎面前时，便收住了脚步，全神贯注地看着她，对她微笑并与她说起话来。

卡利斯托在阳台上看到了这一情景，并隐约听



到他说的话。几团白云，缓缓地在远处蓝天中飘行。

## 命中注定

《托尔梅斯河上的拉撒路》的无名氏作者讲过，进入房子首先看到的是用白色小卵石铺砌的小院子。墙是白色的，用石灰粉刷过。院子深处有一道小门。请你们进这小门，你们会看到一个宽敞的房间，墙壁也是白色的，没有任何装饰品。没挂壁毯，没有橱柜，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没有任何东西；整个房间是白色的，没有装点的，象沙漠似的。在楼上宽敞的卧室里，也不见任何摆设；窗子一直关着，没有人踏进这些房间。在太阳照耀的时刻，从已经蛀蚀、翘棱的门窗缝隙和洞眼透进几丝极细的亮光，在红砖地面上留下几条明亮的线条。在房子最高处，顶楼的窗子也紧闭着。房子中央有个小天井，石板的接缝间长出青青的杂草。

上午、中午和黄昏时分，楼下房间里响起轻轻的脚步声。一个绅士和一个仆人在谈话。绅士坐在院子的一张石凳上，仆人站在他对面正吃着从怀里掏出来的硬面包块。看他狼吞虎咽、那么快速地吃午饭，绅士微笑了并问他那面包是否真的那么好

吃，那么香甜。仆人肯定地说那种面包确实极好吃，因此绅士从他手里拿过一块吃了起来。他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象是跟仆人闹着玩，而在他内心深处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楚。

大教堂中午宏亮而悠缓的钟声已响彻古老、高贵的城市上空。一切是静谧安宁的。在天井上方，在四壁白墙之间，一块蔚蓝的天空闪闪发亮。从窄小的街道传来一个商贩悠远的吆喝声，接着是更深沉的寂静。到了下午，那绅士系上佩剑带，把斗篷披上双肩，打开门就要走了。出门之前，他抽出宝剑——一把托莱多产的精致的、弯曲的、寒光闪闪的剑，——对着既惊讶又钦佩的仆人，在空中抖动了几下。当我们的绅士跨出门槛时，右手按住胯部，左手握住剑柄，便缓慢地、英姿飒爽地沿街上行而去。仆人的眼睛一直盯着他远去，直到他消失在拐弯处。仆人对主人怀有深厚的感情。对，他知道他的老爷贫穷，但是他也知道主人善良、高尚、忠诚。如果在巴利亚多里德的房子和鸽房完好无损，没有倒塌，那么他的主人此时此刻可以乘着四轮马车出去兜风，房子里也可以挂上美丽的壁毯，陈设高雅的家具。

十年前。那位富有的绅士，虽然现在生活在巴利亚多里德，住在高贵的深宅大院里，可是以前却住在托莱多的一所简陋的小屋里。小屋里既没有壁

毯，也没有家具；一口缺口的小坛子、一张芦席和一条毯子便是他全部家什。绅士穷得连那小屋的房租也无力支付。一天，他十分伤心，悄悄地离开了托莱多城，一步步来到巴利亚多里德。命运之神帮了他的忙。一个远房亲戚留下一座小庄园由他继承。有了这份相当可观的地产，绅士才重修了已经倒塌的房舍，重新耕种荒芜了的土地。没过多久，他的财产大大增加。他坚韧不拔，勤劳苦干。他和蔼、谨慎、讨所有人的喜欢。对普通平民他平易谦和、慷慨大方，但对高傲的显贵却不能容忍。“一个绅士，”他常说，“除了上帝和国王，对谁也不欠什么。”一天，他在街上遇到另一个绅士，他不想脱帽致敬，因而发生了几年前的不愉快，被迫离开了托莱多城。

现在绅士居住的房子宽敞高大。那房子有一个中央有盏大灯的门厅、几间宽敞的卧室和一个院子。贮藏室里有各种食物和美味，够最精细的食客选用。在大厅的墙上，在武器架上，陈列着托莱多铁匠铺锻造的最精致、最漂亮的宝剑。但这位好心的绅士已不能享用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他的手脚也不能再舞弄刀剑。也许有人会说，命运存心要以奇特而残酷的方式嘲弄这位绅士。几年来，随着他的财富迅速增加，绅士的体力却日渐不支，身体状况越来越不稳定。绅士渐渐瘦了，憔悴了，精疲力竭了，大小疾病纷纷向他袭来。眼睛蒙上了一层内心痛楚的

阴影。待在托莱多的小院子里度过了几个春秋，身边只有一个孩子作他的仆人，生活十分艰难。他的尊严，他的荣誉感，他根深蒂固的面子观念支撑着他、鼓舞着他。现在，他看到他自己富有了，住上了一所物质丰富、食品充足的房子，却不能享受这些近在身边，伸手可及的财富了。这宝剑干什么用呢？放在雕花核桃木的碗柜里的银器——水碗、托盘、双耳杯——干什么用呢？在风和日丽的五月的上午，当含羞遮面的姑娘们寻求慷慨殷勤的小伙子的时候，他本来可以乘着去河边森林的那架四轮马车干什么用呢？

就连最有经验的医生们也不能断定绅士得了什么病。许多大夫来看过他；在这些厅室里，戴着粗大戒指和玳瑁眼镜的严肃的大夫们曾经列队为他治病。大量的油、糖浆、混合剂、苦味药汤进了他的肚子或涂在他的四肢上。但对他的神秘疾病没起一点儿抑制作用。绅士的脸色越来越苍白，眼圈越来越黑，身体越来越虚弱。有时候，夜里，夜深人静时刻，黎明前的黑沉沉的几个小时，一只狗的叫声——来自很远的，几乎听不到的叫声——使他感到一种说不清的难受。

堂路易斯·德·贡戈拉写过奇特的十四行诗，非现实的与神秘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在大诗人的十四行诗的一首中，好象隐约显现了一个幻觉、梦想

和痛苦的世界。诗人谈到一个人，既未提到他的名字，也未向我们说明他的任何特征。贡戈拉谈到的那个人在世界上奔走。他走入了迷途，他是个朝圣者，他拖着虚弱的病体。他没能走出黑暗，在黑暗中趑趄摸索。对这个朝圣者来说，一切都是迷迷茫茫，没有把握。他不时地发出徒劳的喊叫。有时候，在他神秘的朝圣途中，听到远处一只狗断断续续的叫声。

一声声犬吠，  
既不在附近就在远处，  
他总是醒着，听得清楚……

诗人在诗句里描写的这个人是谁？贡戈拉描写的这位朝圣者发出徒劳的喊叫，总是醒着听到远处的狗叫，他想表现一种什么样的痛苦、悲惨的象征？那些狗，那些在远处、很远处的狗，在夜深人静时刻，在黎明前黑夜沉沉的时刻发出一声声吠叫，传到我们焦躁不安的、失眠中的病人耳朵；那一声声犬吠，很微弱，几乎听不到的犬吠，在这痛苦时刻我们的亲人们听着感到不安，不知为什么内心感到深深的痛苦。在这些狗叫声里有一种深重的悲哀。

我们的绅士夜里总是醒着，听着从远方传来的犬吠声。当曙光初露，东方发白的时候，短暂的宁静才使他的神经安定下来。



遭受这次持续折磨之后八年，一天，我们的绅士想去托莱多，他希望看看他过去的一个仆人——好心的拉撒路——，现在已经结婚了，安居乐业了。正是那时候，一个画家为他画了一幅肖像。普遍认为这个画家不是别人，正是多米尼柯·狄奥托科普利，笔名格列柯。可能是他，这幅肖像配称这位大画家的作品：长长的脸显出畏葸的神色，透明的褶皱领上一脸稀疏的胡子，额头上几绺灰白的头发。他的眼睛深陷，从洞穴似的眼窝里，象看到死神已经临近的人那样，射出一道永恒的光芒。

## 杯子的香味

在托莱多，塞维亚诺和他妻子开设的客店有位名叫孔坦莎的美丽的姑娘。她不是客店老板的女儿，但店主把她当作自己的闺女看待。一天，发现那姑娘的父母原是高贵的老爷和太太。孔坦莎离开了客店，与一位富家子弟结为伉俪，后来到布尔戈斯去了。

在托莱多，对过往客商来说，再没有比塞维亚诺客店更温暖舒适的了。几个世纪以后发展起来的豪华旅馆，在那个时候就是塞维亚诺和他妻子经营的那种客店。保留在那客店里的银器“是很多的”。如果在别的客店，赶脚的必须到河边去饮牲口，那么在这里可以让牲口到院子内的瓦盆里饮水。这里的服务人员又多又勤快。供料的男仆、供水的男仆、女招待、女帮厨等在院子里和在楼上的走廊上不停地来回忙碌。客店里人进人出，络绎不绝，热闹非常。到这里来住宿的有骑士、士兵、学生。教士的黑色丝绸长袍紧挨军官的多彩的军服；红色的、绿色的和黄色的头饰羽毛与修女的黑色头巾互相接

触。一位从轿椅上下来的严肃的法官拄着拐杖走进客店；过一会儿又出现一位军人，马靴在院子的砾石面上咯登咯登发响。一位教士看着祈祷书默默地念诵，从楼上的一个房间传来几个谈论爱情趣闻的士兵的哈哈大笑声，或传来几个学生在木盘上掷骰子的声响。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没有安静的时刻；客店的大门通宵达旦地开着。不分是清晨还是黄昏，院子里的砾石上总响着有力的有节奏的马蹄声；不分是中午还是入夜时分，整个客店里总能听到绅士在大声地呵斥懒怠、贪杯的仆人——蒂尔索和洛贝<sup>①</sup>笔下的那种好挖苦人的仆人。这五花八门的、内容广泛的活动，在塞维利亚诺客店里持久不息。那店里有我们最渴望、最热爱的东西：奇妙怪异的东西，出人意外的东西。

勤快的孔坦莎受到所有人的钦慕。大家从老远地方赶来看她。那女招待不挑逗任何人；她的庄重与美貌并行不悖。客人们对她钦慕与尊重引起了其他女仆对她的嫉恨。阿尔古埃略——一个四十多岁的强悍的女仆——站在女仆队伍最前头。阿尔古埃略是“床位大总管”，她跟客人们调情、吵闹、哄闹，

<sup>①</sup> 蒂尔索(1583? ——1648)，西班牙伟大的戏剧家之一。其《塞维利亚的诱惑者》一剧中塑造了唐璜这个世界性的艺术典型，为西班牙文学宝库增添了一颗璀璨的明珠。洛贝(1563—1635)，西班牙诗人、剧作家，世界大文豪之一。写过剧本一千余部，现犹存四百余部。洛贝的戏剧创作有许多新东西，给后世影响很大，包括他塑造的仆人的丑角形象。

还要拉上客店的其他女仆。

二十五年过去了。塞万提斯在《大名鼎鼎的洗盘子的姑娘》中讲了这段故事。孔坦莎十五岁那年离开客店，现在已四十五岁了。夫妻俩养了两个儿子，一个二十四岁，一个二十岁。一个在那不勒斯总督府当差，一个在马德里为谋求去美洲的一个职务而奔忙。

孔坦莎因年龄关系已显微胖。她高个子，瘦长脸、褐色皮肤。岁月已在她脸上加了一圈柔软的、不厚的肉褶。没有一个家庭主妇象她那么勤快，那么认真。天刚蒙蒙亮，她就起床了，比她的仆人们起得还早。每个角落她都察看到，每件衣服都检查到，从不放过。她手里总是有活，不是在缝制衬衣就是把毛线团绕到线轴上；她不是在厨房里擦拭炊具，就是在忙着制作美味佳肴。在烹调艺术上，她堪称大师。她制做红烧鱼肉；也做可口的凉拌菜肉；她精工腌制肥肉和脊肉；她做的蜜炸果、杏仁羹、粗血肠无人可比。她不停地、紧张地里外忙碌，没有一刻闲着。她的眼睛总是紧盯着上她家做白色衣服的女工；她跟上门收旧货的人讨价还价；她把在街上吆喝着的铜碗匠叫到家里，让他修补瓦盆或大缸；她还向在院子里用弯弯的弹竿弹松褥垫羊毛的弹毛工提出要求 and 意见。

小城的生活节奏是缓慢的、单调的。每天的同一时间发生同样的事情。如果你们的儿童时代和少

年时代是在繁忙而喧闹的市井度过的，那么在一个古城的一所老房子里灰暗单调的生活将使你们很不适应。但不管怎样，你们不能自己欺骗自己；不管你们怎样执著地对某种东西抱有幻想，但进入你们脑海里的总是往日丰富多彩和热闹忙碌的生活。上午，大教堂的浑厚的钟声响彻古城；远处各修道院的银铃般的清脆钟声与大教堂的钟声混合交响。一个流浪汉在僻静的街道通知在某处拍卖货物。过会儿，一个山僧要求施舍：“看上帝分上，请为圣卢西亚施舍灯油，她会保佑您们眼睛明亮。”又过一会儿，一个货郎站在门口吆喝道：“辫绳买吗？荷兰麻布、细纺棉布买吗？葡萄牙棉线、法兰德花边买吗？”过了一月又一月，过了一年又一年。冬天里，近处的山峦变为白色；夏日里，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广场和街道。春季里，玫瑰树上馥郁的玫瑰花竞相开放；到秋天，树叶枯黄，纷纷飘落……孔坦莎常常回想起过去的岁月，回想在塞维亚诺客店度过的少女时代。

孔坦莎的两个儿子中，那个在马德里谋取去美洲供职的已实现了愿望。孔坦莎的丈夫已到京城去了；一个月后，孔坦莎也要上路去为她的儿子送行。到马德里之前，孔坦莎想顺道去托莱多看一看客店。塞维亚诺客店已不用过去的招牌了，托莱多的其他客店抢走了它的老顾客。一切还是老样子。客店中

央是院子，铺砌白色的卵石，四周是几根没有方柱基的柱子撑着的屋檐。楼上有木栏长廊。孔坦莎已走到院子，她的第一个印象是深感奇怪：一切比她心里想的更窄小、更寒碜。客店里谁也不认识她，谁也想不起她。与她同期的女仆男佣中没一个在客店了。

“阿尔古埃略她怎么样了？”孔坦莎问道。在这家客店里过去工作过的仆人中，只有对阿尔古埃略，客店新老板能够介绍点情况。当孔坦莎生活在客店时，阿尔古埃略四十五岁，现在已上七十了。她每天都来要饭；她双目失明了，耳朵也聋了。伊耶斯卡的信使索洛萨诺已经死了；每月都来托莱多的，十分和气风趣的埃斯卡罗那的神父罗曼·基诺内斯也已经去世了。

正当孔坦莎与客店老板和他妻子谈话时，从门厅慢慢地进来一个老太婆，她弯着腰，拄着拐棍，穿一身黑色衣服。这个老太婆摸索着走路，用拐棍探索地面，不时地伸出左手乞讨。

“大妈，您到这儿来。”客店老板娘挽着她的手说道，“那个二十五年前在客店帮过工的孔坦西卡<sup>①</sup>，您还记得她吗？”

老太婆一点也不明白。客店老板娘又大声问了她一遍。

---

<sup>①</sup> 孔坦西卡是孔坦莎的爱称。



“什么？谁？您说孔坦西卡？”

“对，对，孔坦西卡。这会儿呢……”

老太婆什么也不懂。她使劲思索了一会儿，还是不明白。她走出去了；象进来时那样拄着拐棍，摸索着慢吞吞地走了。

两个月后，孔坦莎又回到了布尔戈斯。每天、每刻都是一个样子；每天同一时刻，发生同样的事情。教堂的钟声响了；一个流浪汉在通知拍卖货物；一个货郎走近门口来叫卖。如果在少年时代曾经历过奇妙怪异的东西、意料之外的东西使我们幸福愉快的日子，那么想回头再经历这种日子那是徒劳的。对幸福的过去，我们只能保留回忆，也就是说，杯子的香味。

## 你这野东西……

萨拉曼卡大学在十六世纪就十分繁荣发达了。十六世纪后五十年间就读的学生达一两万之多。在这高贵的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是卡斯蒂利亚人、巴斯克人、安达卢西亚人和埃斯特雷马杜拉人。在平时谈话中，在西班牙各地区方言中，夹杂着英语的喉音或德国人的生硬口音。从早上到下午，在院子里和走廊上，回响着诡辩家们激动的答辩声、哈哈大笑声、大喊大叫声、在宽阔石板上不断走动的脚步声。点心铺和冷饮店挤得水泄不通。许多赌博骗子专事引诱缺乏戒心的青年去伪装的地下赌场。拉皮条的老太婆们缓慢地、小心地走来走去，手里拿着长串念珠、别针、花边和纺线的羊毛。那些纨绔子弟带着一长串仆人、管家和门客，炫耀他们华贵的服饰和家庭财富——如同比维斯在他的《拉丁语对话》中向我们所描述的那样。穷人们生活十分艰难：他们心急如焚地等待着邮差带钱来，但总是迟迟不来；他们为度过难关，想尽办法自救。糖果盒子不见了；宝剑当出去了或廉价出售了；家具劈碎烧火取暖了。最后无计可施，便到处借高利贷，抵

押家产。富人和穷人在欢腾喧闹声中象亲密的伙伴一样聚合在一起。城里没有一天是平安无事而不犯罪行的。揶揄、嘲弄、硬装严肃、炫耀身世的绅士那是司空见惯的；与企图阻止音乐会的司法人员的冲突每天夜里都时有发生。为戏弄初来乍到的新生，用尽最恶毒的手段折磨他们。

在我们所说的那个年代，大学里有位来自一个曼查镇子的青年人。他不喜欢喧闹。他的房子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在城门口田野边上。他跟一家同乡住在一起。他住在房子的顶楼，房间朝一条装铁栏杆的走廊。站在走廊上，通过无数屋顶、小尖塔和天窗向远处望去，可看见大教堂的尖塔显现在天空。从远处一个天井的墙壁之间冒出几棵翠柏的柔软的尖尖的树梢。多少次，我们那位大学生趴在栏杆上，一趴就是几个小时；有时注视着耸入蓝天的尖塔，有时观看慢悠悠或急冲冲地在天上飘游的白云。稍近些，那些柏树的尖顶树冠出现在灰褐色的屋顶上，它们从天井的禁锢中伸出，冲向广阔自由的天空，象是他渴望与追求的一种具体体现。

在大学的课堂上，我们的学生很少有热情向上的表现。《论文汇编》和《学说汇纂》静静地躺在桌子上，积满了灰尘；相反，对彼特拉克、卡蒙斯<sup>①</sup>和

---

<sup>①</sup>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人文主义作家。卡蒙斯(1524?—1580)，葡萄牙诗人、戏剧家。

加尔西拉索的轻松的作品却爱不释手，纷纷传阅。那位年轻人长时间地阅读那些诗人的作品和观察天空。偶尔他的一个同乡朋友来看他，他们就一起在城内或城郊海阔天空，说长论短。两个朋友喜欢在闲逛中窥测每个角落，打听城内的每个美人。不管是他还是他的朋友都热衷于书本上的诗篇，也热爱女性美貌和田野景色中的生动具体的诗情画意。满足了眼欲之后，各自又回到自己的沉思之中；而我们的朋友再次长时间地趴在栏杆上，或远远离开枯燥乏味的教室去欣赏为加尔西拉索或彼特拉克的诗作谱写的轻松愉快的乐曲。

一天，我们的朋友在他的一次朝圣远行中，遇见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在他的同志中，谁也不认识这位姑娘。她是个高个儿、长脸膛、身体苗条的姑娘。她的皮肤是棕色的，她的眼睛闪烁着聪敏而狡黠的光芒。因为突然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那大学生就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姑娘。那是他强烈的内心激情的爆发；那是孤独者的激情、诗人的激情。那姑娘与一位年迈的姨妈和两个仆人住在一起。很快人们就知道，姑娘在卡斯蒂利亚的几个城市有过多次艳遇。那大学生什么也不在乎；面对那姑娘过去不清不白的历史，他没有退缩。不久，与她结了婚，并把她带到了老家。到家后，他对他年迈的父亲说那姑娘是名门望族的女儿，他把她从家里带了出来。

这件事在萨拉曼卡城内议论开了，在《冒充的姨妈》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大学生结婚的消息一传出，就有人写信给小伙子的父亲，说他的媳妇出身低贱。“然而，”小说的作者说，“凭她的乖巧和机灵，运用高明手段百般讨好老公公，即使人家讲那姑娘有更严重问题，他也一定把她视为亲生闺女。”确实，这是真的：开头那些日子里，姑娘迷住了所有人。但是……

（在《堂吉珂德》第一部第五十章中讲到，神甫、理发师和教士把关在笼子里的好心骑士带向村子，他们到了一个凉爽宜人的谷地后就打算吃饭，把饭菜放在了碧绿柔软的草地上。他们吃起饭来，一边愉快地吃着一边亲热地说着话。突然，从树林的一块空地窜出一只美丽的母山羊，又跑又跳的。随着山羊追出一个牧羊人。牧羊人抓住了母山羊，抓着她的双角对她这样大声喊道：

“哎，曼查达，你真野！曼查达，你这野东西！这些天你怎么老是东奔西颠的！我的心肝，什么狼吓着你了？美人儿，你不愿跟我说你到底怎么了？还能有什么缘故！总因你是雌货，不能安安静静地待着，只怪你和你一样的雌货那天生的毛病！”

看到牧羊人的举动和听了他的话，在场的人都放下了饭食，停了好长一会儿，牧羊人那几句奇怪

的话使他们莫名其妙。

“兄弟，我求你，”教士对他说，“消消气，不要急着让这母山羊立刻回羊群去。因为正如你说的，她是雌货，不管你怎么阻拦，她得表现她的天生的本能……”

她得表现她的天生的本能。《堂吉诃德》中这一片段，发现这里面有某种象征意义和神秘色彩的评论家都已提到过了。母山羊顺着她的本性，因情感冲动而在谷地奔跑或在山岩间蹦跳；在这头野性未驯、到处蹦跳的母山羊身上有什么永恒不变的象征意义呢？)

—— 绅士，那个萨拉曼卡大学的老学生，他独自待在他的房子里。两年来，这房子只住着他一个人。每天下午，不分冬夏，那绅士都向那条河走去。河边有水磨坊；挨着磨坊门有条石凳，绅士就坐在石凳上。磨坊里，刮板唱着单调的永无休止的歌。离水磨坊不远，只几步路的地方，架着一座古老的桥。一代又一代的人从这水上窄道经过。那桥下的水象千百年前那样驯顺地流淌，流到下边一片杨树林后缓缓转弯消失了。绅士他坐着，很长时间里他呆呆地出神。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从桥上经过：几位丑角的两轮车、黑毯子盖着一位老爷尸体的大车、樵夫和他的驮运劈柴的毛驴、一群去市场的运送商品的牲口、一位瞎子和他的领路人、一帮去遥远的



神殿朝拜人、一队杂乱的士兵。河水缓缓地、冷漠地流淌，磨坊内刮板唱着它那有节奏的没完没了的歌。

一天傍晚，当绅士回到家里时，发现了一封信。他认出了信封上的笔迹，他一时发呆了，站着一动不动。当天晚上，他就上路走了。第二天下午来到一个遥远的城镇，在一条肮脏的小巷，在一所破旧的房子前停住了脚步。一位仆人站在门口，看着医生的骡子。

在他出生的镇子，绅士每天下午又向河边的磨坊走去。现在他穿着一身孝服。一连几个小时，他呆呆地坐在门边的石凳上。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行人从桥上一一走过，象一百年前一样，象以后两百年内那样。河水缓缓地流淌着，消失在挺拔的、银白色的杨树耸入蓝天的远处，磨坊内刮板仍然唱着它的歌。在万物的洪流中一切都是静止的，永恒的；然而一切，尽管各不相同，将永远地会反复更新。

在绅士的家里，在桌子上的书卷中有本奥维德诗人<sup>①</sup>的《哀悲歌》的书，该书第一篇第十二首挽歌上有个记号，这首歌这么开头：

---

<sup>①</sup> 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古罗马诗人，长诗《变形记》、《岁时记》是其成熟时期作品。50首的“哀歌”是他流放时期的主要作品。

- *Ecce supervacua (quid enim sinit utilis  
nasci.....?)*

诗人说：“纪念我出生的日子到了：多余的一天，因为，生我能得到什么好处？”一天上午，绅士的房子再也没有开门，也没有人再见到过他。十年后，一个从意大利回镇的士兵说，他觉得他远远地看见过绅士；他不能再说什么。

## 夜晚的笛声

啊！无情的光阴！你干了些什么？  
（迪埃戈·拉伊内斯，见纪廉·卡斯特罗<sup>①</sup>的戏剧《熙德的青年时代》）

一八二〇年。一支笛子在夜晚吹响，吹出悠长、悠扬、忧伤的笛声。如果我们从老门进那古城，那么我们得从一道陡坡上去。山脚下是河流；河边平坦的高地上有两行枝叶繁茂的老榆树。相隔一段距离有块做坐凳用的又长又宽的石条。夜晚漆黑一片，我们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影影绰绰的石块。那边，古城入口处，林荫道的尽头，有条明亮的光带切断了通道。光线从一所房子里射出来。让我们走过去吧。那房子有个宽大的门厅。门厅的一边，放着一架古老的织机；另一边，一张桌子上摆着一个带乐谱的乐谱架，桌子前边有个白发老汉和一个男孩。这孩子拿着一支笛子放在嘴边吹。乐曲从笛子里传出，悠长、悠扬、忧伤；夜晚黑沉沉，静悄悄。那

---

<sup>①</sup> 纪廉·卡斯特罗(1569—1631)，西班牙剧作家。

上边是鳞次栉比的古城房舍。城里有座精致的大教堂，里面一个院子中有一个清澈明亮的水池。窄街小巷里有零售店、银器店、马具店。各个宅院前都砌着大理石家徽。一座宫殿内隐藏着一个小花园。到古城来的游客为数极少，都在一个叫明星的客店住宿。每天晚上九点钟，在通向河边的林荫道上，跑过一辆载客大马车。当它经过那所灯光明亮的房舍前面时，它的铁蹄声、木板声淹没了悠长的笛声。过会儿，笛声又悠悠扬扬地响了起来。笛子在漆黑静寂的夜晚反反复复地吹奏。那张织机在白天运转织布，发出有节奏的响声。

一八七〇年。五十年过去了。如果我们想进古城，让我们从老门进去吧。当大马车上桥过河时，让我们下车吧。载客大马车每天晚上九点到达古城。四周寂静无声。那上边，古城的房舍内，亮着几星灯光。我们从陡坡往上走；那些鞣皮作坊——我们在《塞莱斯蒂娜》中见到过——留在了山下边。现在，我们行走在茂盛的古榆树林荫道上。黑暗中隐隐约约能看到白茫茫的石凳。一条明亮的光带穿过道路。会从这所房子里传出我们听到过的那悠长、悠扬、忧伤的，象一碰就断的玻璃丝似的笛子曲吗？在这房子的门厅里有一个老汉和两个男孩；一个在吹笛子，一个睁着又圆又大的蓝眼睛静静地、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在吹奏。那老汉时不时地点拨那吹笛的孩

子。很久以前，当这老汉还是个孩子；他就是在这里，每天晚上从笛子孔里吹出现在这个孩子吹着的曲子。载客大马车经过，铁蹄和木板发出震耳欲聋的嘈杂声响。在这段时间里，悠长的笛声听不见了，过一会儿重新在黑暗中回响。上边，古城的房舍沉睡，林荫道上榆树沉睡，河流与田野沉睡。现在，一个小时过去了，这笛声停歇了。那个静静的、全神贯注的儿童向城里走去；在城里，在广场边上的一所旧房子里，他读起书来，一直读到困得睁不开眼睛。很少有人到这古城来。如果你们到了这古城，你们将在明星客店投宿。没有别的客店。明星客店座落在纳尔瓦埃斯街、快到阿里纳大道的地方，离粮行不远，从堂安赫尔住宅旁出去就到田野。

（多少年过去了？这些年头可能使读者感到愉快。现在，在马德里，在一所房子的顶楼的一间屋里，有位白胡子老汉；他的一对蓝色大眼睛与在古城每天晚上似醉如痴地、聚精会神地注视另一个孩子用笛子吹出悠长、忧伤曲子的那个孩子的眼睛完全一样。这个老汉穿一身朴素的旧衣服，他的靴子已失去了光泽。屋子里有一张桌子，堆满了书。一只大书架上也立着各种书籍。其中许多书逐渐消失，架板上逐渐出现大块空档。墙上挂着两帧美丽的照片。一幅是位太太，额下两只漂亮深沉的眼睛，额

前几绺光亮柔软的卷发。另一幅是一个少女，她象那位太太一样光彩照人，一样的深沉恬静。但是屋子里听不到女人的声音。这位白胡子男人有时在纸上长时间地写作。写一阵便出去到街上蹓跶，拿着稿子走门串户，跟左邻右舍交谈。有时候，他写好的稿子又随着他回到家里，他把这些纸片放进一个抽屉；那抽屉里已放着另一些积满灰尘、被忘却了的稿纸。）

一九〇〇年。每天晚上沿着林荫道，从那边鞣皮作坊所在的河边沿陡坡上行开到古城的载客大马车，几年前已经不奔跑了。现在已修了个火车站，火车在古城边停靠，也是在晚上，但远离林荫道和旧桥，在古城的另一边。每天到站的旅客寥寥无几。今天晚上来了一位：是个白胡子、蓝眼睛老头儿。他裹着一件寒碜的粗呢大衣，手里提着一只纸板行李箱下了火车。当他走出车站、来到大公共汽车前面时，火车已在茫茫黑夜里通过前方的田野远驰而去。公共汽车把旅客送到明星旅馆。这是全城最好的旅馆：它的悠久历史是最有力的保证。旅馆面貌已大为改观；过去它在纳尔瓦埃斯街，现在已迁到广场的一所大宅院里。白胡子旅客已上了车，让车子把他拉走。他不知道经过了哪些地方。当车子在广场的旅馆前停下时，他发现这旅馆就是很多很多年前，他还是少年时代住过的那所房子。接着，给他安排了



一个房间：就是他少年时代大量读书的那个房间。进到那几堵墙之间，这位白胡子男人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手紧紧地按住了胸口。他需要呼吸新鲜的空气；他走出旅馆，在街上闲逛起来。他走呀走呀，走到了古老的林荫道。夜晚沉寂、宁静。在夜晚的寂静中，一支笛子在吹响。它的声音听起来象一条玻璃丝；是一支古老的、悠长的、忧伤的曲子。从一间房子里透出一束灯光。我们的旅客走到了屋子前，看到门厅里有个老汉和一个男孩。那孩子拿着笛子吹出悠长的曲子。那时，白胡子老头坐到路旁的一块石头上，他的手又紧紧地按住了胸口。

## 一点红光

眼泪扑簌簌地流……

(《熙德之歌》)

如果你们想去那埃纳尔山上的房子，你们就从佩耶赫罗斯街出城，沿着通向伊班格兰德磨坊的路往前走，挨着马拉努埃拉的房子过去，然后从纳瓦洛萨坡往上走。埃纳尔别墅就在山头一块宽阔的平地上。房子周围有几棵老榆树；两棵翠柏高高的树梢又尖又直。花园里有长长的大花坛。玫瑰树的青梗绿叶衬托着红色的、白色的、黄色的玫瑰花。从高处望去，眼前一派广阔的景致。那边，你们的右侧，在那个圆山包上，就是老城的圣母神堂；再往远些看，一抹青山挡住了地平线；你们的左侧，一条山间小道在山坡上弯弯曲曲，盘旋而下，直到山脚底下的河道；河边榆树林间掩映着磨坊的红色屋顶。请抬头看天，天空明净、灿烂、蔚蓝，在它无边的拱顶上几片白云正缓缓飘行。再看这里的房子，门关着，窗关着。窗子玻璃已经破裂，积了一层厚厚

的尘土。一个阳台旁挂着一只瓦罐。花园内，花坛里的杂草已蔓延到古树小道上。茉莉树已疯长到果树上；一株西番莲已爬到柏树的下部枝杈，任盛开的花朵垂在树枝下摆动。

夜晚来临了，那房子渐渐消失在黑暗中。没有一线光亮，没有一点儿响声。墙壁在浓黑的夜色中消失了。这时候，那山脚下边，响起一阵短促的、沉闷的、巨大的雷声。几乎同时，在漆黑的夜色中出现一道红光，但立刻消失了。你们已知道这是什么。是每天晚上此时此刻穿过河上铁桥然后隐没在一个小山背后的一列火车。

房子的门窗已经打开了。让我们从小城走到埃纳尔山上去吧。我们从佩耶赫罗斯街出去，然后走上通向伊班格兰德磨坊的路，挨着马拉努埃拉的房子过去，最后从纳瓦罗萨坡向上走。我们从山头看到的景观将会补偿路途的劳累。从山头可看到由不同的小块拼织成的精致的披巾——一片片田畦和块块耕地；有绿色的庄稼畦，有黄色的休闲地。村舍的烟囱冒着炊烟。河水象一条银带，波光粼粼。山头上的小道忽上忽下，忽隐忽现，好象是活的一般。若有一辆车子在路上爬行，可能有人会说，那车子停着没有前进，因为我们反复看那车子，而车子总是在同一地方。

房子里已有了生气。里面住着人。一位形体消瘦、面色苍白、胡子灰白的老爷、一位太太和一位

小姑娘住在这所房子里。小女孩有一头蓬松的金发。从花坛蔓延到小径上的杂草已被割掉。房内桌子上放着圆圆的蓬松的玫瑰花束：白玫瑰、红玫瑰、黄玫瑰。刮风的时候，门窗打开的阳台上飘出白色透明的窗帘，象是船上鼓起的风帆。房子里一切简朴而美观。过去光溜溜的墙上，现在挂着几幅反映教堂、城镇、森林、花园等景色的大幅照片。这位消瘦、苍白的男人的书桌上放着几大堆稿纸和红、黄、蓝各色封面的书本。这个人，每天上午趴在桌子上，用他蝇头小字填满一张张稿子。这样干到两三个小时，太太和姑娘进来了。小姑娘把手轻轻地放在那个男人的头上，而他微微直一直腰；这时候，只见那太太的脸上浮现一丝甜蜜的不无伤感的微笑。

晚上，他们都出来到花园里。请看那天空多么明朗。明朗的天空上，映出两棵柏树的尖梢树冠。在这两棵柏树之间一颗明亮的星星闪耀着绿红相间的光芒。玫瑰树给夜色送来阵阵幽香。请注意听。这时刻将听到那边很远很远的火车过铁桥时的低沉的响声。紧接着火车的红灯将大放光亮，马上又消失在漆黑寂静的夜色中。

花园里。夜晚。玫瑰花阵阵清香。两棵柏树尖长的树冠耸入明朗的天空。一颗明亮的星星在两长条黑墨迹之间闪闪发光。

“那灯光就要出现了。”

“我们马上就会听到火车过桥时的响声了。”

“每天晚上都在同一时刻经过。偶尔迟到一两分钟。”

“我被火车的红灯吸引住了。”

“这东西总是一个样，但每次又是新的。”

“这东西对我有种难以说清的吸引力。这灯光象是命运安排的，永久不变的。不管春夏秋冬，也不分阴晴雨雪，那灯光每天晚上总是在同一时刻出现，亮一会儿就马上消失。它对从一个地方观察它的人都一视同仁，不管他们愉快还是伤心。不论对世上最幸福的人还是最倒霉的人，那红灯照样到时候亮了，到时候消失了。”

女孩子的声音：（红灯出来了。）

火车站离小城的房舍约需半小时的路程。偶尔有一个旅客在那里上车或下车。埃纳尔别墅在那山头上；它已经关闭了，鸦雀无声了。如果我们想去那所房子，我们得走通向伊班格兰德磨坊的路，挨着马拉努埃拉的房子过去，从纳瓦洛萨坡往上走。这山下边，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有座铁桥横跨在一条河上，然后从一个山头的侧面钻了进去。

今天晚上，车站上到了两位旅客：一位太太和一位小姑娘。太太披一条大黑纱巾，小姑娘也穿着一身孝服。透过细密的面纱，很难看清那位太太的面孔。但是我们若能仔细观看，会发现她的眼睛红

红的，周围有一个黑圈。小姑娘的眼睛也是红红的。她们俩默默地在等火车。镇上几个人陪伴着她们。

火车鸣响汽笛，停靠了片刻。两位女旅客上了一个车厢。从山上，从现在门窗紧闭、鸦雀无声的房子，我们若想等待火车经过，我们将看到那红灯出现，然后象以往每晚、每月、每年那样，亮一会儿便隐没了。



## 关闭着的房子

甜蜜地，感人肺腑地……

车子沿着陡峭的小山缓缓地往上爬。车到山岗时，坐在车上的一位旅客问道：

“我们到港口的山头了吗？”

“对，我们到了。”另一位旅客答道，“现在我们快要下山了。”

“从这里大概就看得见整个肥沃的平原了吧？那边远处的大教堂的圆屋顶上金色瓦片大概在闪闪发光。整个田野一定是碧绿葱翠。太阳可能倒映在果园里的沟渠的清水中。不是这样吗？在这个季节里，田野的景色我最喜欢了。有多少次，我曾站在这个山头观看过平原和远处城市的全景啊！右边也有条小路，就是通往诺瓦莱斯的那条老路，路旁树林里隐隐约有座白色的房子，告诉我现在能看到了吗？”

“看见了。好象顶楼的一扇玻璃窗还反射出阳光呢。”

车子已下行驶入平原地带，在鲜绿的草场和菜

园之间行进。枝杈四展的果树挂满了圆圆的黄色的榲桲果、金黄色的苹果、鲜嫩多汁的梨子。

“我觉得我们已经完全进了平原地区了。”一位又说道，“我闻到了牧草、割倒了的苜蓿以及果子的香味了。象以前一样有许多苹果树，对吗？那边果园里有几个老头儿，驼着背弯着腰，晒得黑黑的，象干瘪的木乃伊，象被岁月鞣制成的干皮；他们背朝着天，脸朝着地，在翻地、拔草、整修水渠，对不对？我听到城市的钟声了。现在敲的是大教堂的钟，刚才敲的是贝尔纳多修道院的小钟。城郊有新楼房吗？”

“有，不过不多。左边，埃纳尔圣母堂附近，盖了座带烟囱的工厂。”

“一座工厂？工厂的烟尘不把蓝天弄脏了？这蓝天不象以前那么明净、那么灿烂、那么清澈了，对吗？”

车子开进了小城的狭窄的街道。

“我们到了城里了，我已听到孩子的叫喊声了。这儿，我们经过的地方，过去有许多皮匠和马具匠。他们大概还在吧，我闻到硝皮味了。”

“对，他们在作坊里干活，不过现在人数比过去少了；几乎所有的皮革都是从外地，从工厂里鞣制好了运到这儿来的。”

“现在我们要通过广场了，对吗？我多想把这四周有大石柱房舍的广场看个够呀！过去‘蓝大理花，

商店就在那边的一个角落里。”

“那商店还在那里，另外又开了几家新商店。广场中央建了个小花园。”

“可能是个有几棵枯黄的刺槐和几盏玻璃破裂、积满尘土的路灯的小花园。”

“已经很久没有打扫房子了？”

“每年打扫两三次，不过东西都没有动过。我把这事托给可靠的人了。一切都象十五年前那个样子。”

“每当我闻到这潮湿味，这霉味，我就想到北方的小教堂和教堂里打过蜡的木地板。我看到那些教堂周围是一派苍翠碧绿、柔和明亮的景色。”

“这里是餐厅，就连托盘也整齐地放在餐具柜里。谁看了都会说昨天晚上在这张桌子上有人吃饭来着。”

“我年轻时，就从这走廊的窗户观看平原的景色。那景色对我的精神产生过很大影响。我们进书房看看吧，让我来开门。”

两个参观者进了一个摆着书架的大房间。一面墙上挂着一幅一位骑士的肖像；对面墙上也有一幅画，是位太太的肖像。那太太有一双乌黑的眼睛，额头有几绺卷发。

“画坏了吗？画现在怎么样了？”

“很好。潮气没有影响画像。这个房间通风很

好。”

“你把画像取下来，让我来摸一摸。”

画像取下来了，希望把手轻轻放到画像上的骑士抚摸着画像，心里甜滋滋的。

“我认得出这两幅画像，从镜框我就能区分开来……书都在书架上吗？这些大开本的书，一定是我小时候读的关于旅行的书。我觉得我甚至看见书里几幅我过去非常喜欢的木刻画了：一个美丽的塔、阿兰布拉宫<sup>①</sup>、孔斯坦蒂诺帕拉海峡<sup>②</sup>、尼亚加拉瀑布<sup>③</sup>……”

骑士打开一只抽屉，翻了翻抽屉里的几张纸。

“这大概是一包书信？这里应该有一张我八岁时的画像。”

“对，这就是。都快退成白色了。”

“这些信件的墨汁大概也变黄了吧。你给我念念这一封，怎么开头的？”

“亲爱的胡安：你不知道我们多么想见到你，你离我们这么遥远……”

“不要往下念了。你把信都放在这里，照原来样

---

① 阿兰布拉宫，在西班牙格拉纳达市。原为摩尔人国王王宫，亦称红宫，始建于十三世纪。

② 孔斯坦蒂诺帕拉海峡，即马尔马拉海与黑海之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③ 尼亚加拉瀑布，在北美洲尼亚加拉河，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高49米。

子……我从没在这个书房里学习工作过。我的卧室在楼上，在顶楼我自己装隔的一个小间里。那时候我喜欢随时都能看到城市的全景和平原的远景。让我们上顶楼去吧。”

“这里，这窗子我几乎老是打开着的；挨着窗子，就是我伏着日夜工作过的桌子。休息的时候，我手托着脸，在这里观赏平原上的园林！我常用望远镜观看盛开小红花的石榴树，四季常青的高贵的月桂树，令人垂涎的杏树、永不枯萎的柏树。高高的蓝天，象是光亮照人的瓷器，现在我也看不见了。燕子敏捷地来来去去，快乐地飞舞；多少次擦着窗子飞过，我伸手就可够着。往下面看，楼燕围着大教堂的尖塔飞翔……在这里，对着桌子的墙上挂着一张维拉斯克斯的《侍女》图的大幅照片。已经退色了吧？”

“没有。象原来那样。照片上描绘最细微的部位还清清楚楚的呢。”

“你看到背景上的那位先生了吗？他紧挨小气窗正把一块窗帘布拉起来，他一只脚踏在一个梯阶上，另一只脚踏在另一梯阶上，你看见了吗？他是堂何塞·涅托。我们在这静谧的地方有过多多次交谈。这个遥远的人物——远在油画的背景上，远在过去的年代里——他一直给我很深刻的启示。我不知道他是谁，但他的形象却是那么逼真、那么生动、那么光辉、那么永恒，象一个英雄或一个天才的形象

一样……今天天空明朗吗？”

“是的，只有天边几丝云彩。”

“我在这里的最后一天是个秋日。天空灰蒙蒙的，眼前景色蒙着一层柔和而昏暗的光。远处传来的钟声象是玻璃似的。当时我正在阅读修士路易斯·德·莱昂的作品；我把书丢在了桌子上。书还在这里放着。对，就是这一本。你看见书上的记号了吗？给我念几行，看写着什么。”

骑士的陪同念道：

在死亡深渊的底部  
被捆绑着被禁闭着……

“对，对，我想起来了。这就是在一个灰暗、温和的秋日，在这张日夜伏着工作过的桌子上，面对着平原的景色，我最后念过的诗句。”

（以上选自《卡斯蒂利亚》）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卡斯蒂利亚的花园

作者 = (西班牙)阿索林著 徐曾惠 樊瑞华译

页数 = 309

SS号 = 11400285

出版日期 = 1988年10月第1版

目录

前言

节日

萨里奥

友人萨里奥之死

塞万提斯的未婚妻

看斗牛

公正的法官

挽歌

熬夜人

小城

乌贝鲁阿加

一个绅士

蒙田的理想

晚会

鱼和表

萨迪瓦尔人物剪影

乌贝鲁阿加人物剪影

悲惨的安达卢西亚

(以上选自《市镇》)

坏农夫

制帽姑娘

一位学者

德利卡多

安娜

在莱昂的片刻

女仆

一个可怜的男人

阿拉索拉

一个马德里人

面包房伙计

修伞人

一位小农的生活

皮糖郎

小胡安

胡安娜与胡安尼塔

托斯卡诺，或逆来顺受

（以上选自《西班牙》）

卡斯蒂利亚的花园

绿衣骑士

家庭

春天，阴郁

（以上选自《西班牙文学随笔》）

铁路

客栈、旅店、旅馆

斗牛

小城与阳台

大教堂

大海

云

命中注定

杯子的香味

你这野东西

夜晚的笛声

一点红光

关闭着的房子